

希罗多德 历史 (下册)

第五卷

(1)大流士留在欧罗已交给美伽巴佐斯统率的那些波斯人既然发现佩林托斯人不愿意臣服于大流士，于是便在海列斯彭特人当中首先把他们征服了。这些佩林托斯人先前便已经吃到了派欧尼亚人的很大苦头。因为从司妥律蒙来的派欧尼亚人会遵照看他们的神的神托的指示向佩林托斯人进军，神托指示说，如果和他们对阵的佩林托斯人向他们呼喊，叫出他们的名字，那末便向他们进攻，如果不这样呼喊的话，便不向他们进攻。派欧尼亚人便是这样做的：佩林托斯人在他们的城前屯营的时候，由于挑战的缘故，在两军之间进行了三种单对单的决斗，即人对人，马对马，狗对狗。佩林托斯人在两种决斗中得到了胜利并欢欣鼓舞地喊出了派昂的呼声^①。派欧尼亚人却认为这正是神托所提到的那件事情。于是我以为他们就相互告诉说：“预言里的话这回确实是应验了，现在正是我们动手的时候了”。因此正在佩林托斯人呼喊派昂的时候，派欧尼亚人便向他们发动了进攻，并使佩林托斯人吃了惨重的败仗，他们的敌人在这场战斗中活命的寥寥无几。

(2)佩林托斯人先前已受到派欧尼亚人的这样的打击了。而现在他们却为他们的自由而英勇地战斗，但是由于众寡悬殊他们仍然是为美伽巴佐斯和波斯人征服了。佩林托斯被攻克之后，美伽巴佐斯便率领他的军队通过色雷斯，征服了那一地区每一座城和每一个民族使之服从国王的统治。因为征服色雷斯，这也是大流士给他的命令呢。

(3)除去印度人之外，色雷斯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如果他们由一个人来统治或是万众一心地团结起来，在我看来他们就会是天下无敌的，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但是既然没有一个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一点，他们便由于这个原因而是软弱的了。他们有许多名称，每一个部落都依照他们所在的地区得名。所有这些色雷斯人的风俗习惯都是相同的，例外的只有盖塔伊人、妥劳索伊人和住在克列斯通人上方的人。

(4)自信是长生不死的盖培伊人，他们的风俗习惯我已说过了^①。在所有其他方面的风俗习惯和其他色雷斯人相同的妥劳索伊人，他们在出生和死亡时所做的事情下面我要说一说，当生孩子的时候，亲族便团团围坐在这个孩子的四周，历数着人世间的一切苦恼，并为这孩子生出之后所必须体验的一切不幸事件表示哀悼。但是在葬埋死者的时候，他们却反而是欢欣快乐的，因为他解脱了许多的灾祸而达到了完满的幸福境地。

(5)住在克列斯通人上方的那些人是有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的。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妻子，在一个男人死去的时候，在他的妻子中间会发生很大的争论，而在他们的朋友方面也有激烈的争执，以便证明哪一个妻子是丈夫所最宠爱的。而被制定享有这一荣誉的妻子便受到男子和妇女的称赏，然后她被最亲近的人杀死在她的丈夫的坟墓上，而和她丈夫埋葬在一处。其他的妻子则认为这是一件很倒霉的事情，觉得她们这样是受到了很大的耻辱。

(6)至于其他色雷斯人，则他们的风俗是把他们的孩子作为输出品卖到国外去。他们一点也不去管束他们的少女，而是任凭她们和随便她们所喜好的

^① 希腊人在获得胜利时，要感谢阿波罗神。在他们唱的凯歌里，便重复“伊埃·派昂”的句子。但在这里给派欧尼亚人听起来，好象是呼叫他俩的名字，向他们挑战似的。

^① 参见第四卷第九节。

一些男人发生关系。但是对于自己的妻子，他们却监视得很严并且是用重价从她们的父母那里买来的。刺青被认为是出身高贵的标帜，身上没有刺青则表示是下贱的人了。无所事事的人被认为是最尊贵的，但耕地的人则最受蔑视，靠战争和打劫为生的人被认为是一切人当中最荣誉的。这就是他们的最引人注意的习惯。

(7)他们所崇奉的神只有阿列斯、狄奥尼索斯和阿尔铁米司^①。但是他们的国王却和其他的国人不同，他们所最崇奉的神是海尔美士，国王们只凭着这一个神的名字发誓，他们自称是海尔美士的后裔。

(8)在他们的有钱人当中，葬仪是这样的。他们把死者的遗体在外面陈列三日，然后，他们先为死者哀哭，继而在屠杀一切种类的牺牲以后，便大张饮宴；在这之后，他们或是举行火葬，或是不用火葬而把死尸埋到土里去。而在他们筑起了一座坟墓之后，他们便举行各种的比赛，在比赛中个人的比赛最难的则给以最大的奖赏。色雷斯人的葬仪就是这样。

(9)在这个国家的北面是什么地方，什么人住在那里是没有人能确实地说出来的。渡过伊斯特柯，你所能看到的只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地带。我所能知道住在伊斯特河彼岸的，只有那穿着美地亚人的服装的称为昔恭纳伊人的一种人。他们的马据说全身都长着有五达克杜洛斯长的茸茸的毛，这种马身材小，鼻子短而扁，不能供人乘骑，但如果使它驾车却是十分敏速的。当地的人之所以有驾车的习惯便是由于这个缘故。据说这些人的土地的疆界大概是一直达到亚得里亚海上的埃涅托伊人的地方。他们自称是美地亚人的移民，但是我自己却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是美地亚人的移民。然而在悠长无尽的岁月当中，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不管怎样，我们知道居住在玛撒里亚(今日的马赛——译者)的里巨埃斯人用“昔恭纳伊”一词来表示行商，但是赛浦路斯人则用这个词来表示长枪。

(10)但是根据色雷斯人的说法，伊斯特河彼岸的全部土地到处都是蜂，因此谁也不能到那里去。这一点我看是不可信的，因为那些生物是很不能耐寒的。而在我看来，却勿宁说极北的土地^①没有人居住是由于寒冷的缘故。以上便是关于这一地区的说法。总之，美伽巴佐斯是使它的沿海地区服属波斯人的治下了。

(11)在大流士这一方面，则他一经渡过海列斯彭特并到撒尔迪斯的时候^②，他立刻便记起了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欧斯对他的功劳以及米提列奈人科埃斯给予他的忠告来了。于是他便派人把他们召到撒尔迪斯来并且要他们选取他们所想得到的东西。于是，希司提埃伊欧斯看到自己既然已是米利都的僭主，因此他不再要求这之外的什么统治权，而他只是要求埃多涅斯人的土地米尔后诺司^③，以便使他能在那里建立一个城市。这便是希司提埃伊欧斯所希望的东西，但是科埃斯由于自己不是僭主而只是一介平民，所以他要求能使他成为米提列奈市的僭主。

(12)这两个人的愿望得到允许之后，他们便分头到他们所要求的地点去了，但是大流士却由于偶然看到下面的一件事，而使他想到命令美伽巴佐斯

^① 希罗多德通常把外国的神和希腊的神等一视之。

^② 原义是熊星下的土地——译者。

^③ 参见第四卷第一四三节。

^④ 这是一块富产木材和贵金属的地区。

攻略派欧尼亚人，并且把他们从自己故乡的欧罗巴强行带到亚细亚来，有两个派欧尼亚人，一个叫披格列斯，一个叫做曼图埃司。他们两个人都自己想做派欧尼亚的僭主，而当大流士渡海到亚细亚时他们便来到撒尔迪斯，并且把他们的一个妹妹一同带来，这是一位身材硕长而姿容美丽的妇女。在那里，一直等到大流士坐在吕底亚城郊外的王位之上这个机会到来时，他们才叫他们的妹妹穿上他们有的最好的衣服，然后叫她出来打水。她头上顶着水瓶，一只胳膊拉着马的缰绳，同时手里还纺着亚麻，当她经过大流士的时候，大流士注意到了这个妇女，因为从她做的事情来看，她既不象是波斯人，又不象是吕底亚人或任何亚洲民族。大流士注意到了这件事，他便派他的一些亲卫兵，要他们看一下这个妇女拉着她的马是要干什么，因此这些亲卫兵便跟在她的后面。她来到河边的时候便使马饮水，使马饮了水之后，便把他的水瓶灌满了水，循着原路回来，头上顶着水瓶，胳膊牵看马同时用手转动纺锤。

(13)大流士听到他派去侦察的人们的话和他亲眼看到的事情都感到十分奇怪，于是他便下令把那个妇女带来见他。当她被带来的时候，那在近旁的一个地方窥伺着这一切的她的两个哥哥也跟着来了。大流士问她是哪里的人，年轻的男子就告诉他说他们是派欧尼亚人，这个妇女是他们的妹妹。大流士又问派欧尼亚人是什么人，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又是为了什么来到撒尔迪斯的。他们告诉他说，他们是前来投奔他的，派欧尼亚的城镇都是在司妥律蒙河的岸上，而这个司妥律蒙河是离开海列斯彭特不远的。他们又告诉他说，他们是出身特洛伊的铁岛克洛伊人的移民。这便是他们告诉给他的一切话。于是国王就问他们，他们那里的妇女是否都是非常能干活儿的。对于这个问题，他们也立即回答说确是这样的。原来，他们此来的目的也正是在于这一点。

(14)于是大流士便写一封信给正被大流士留在色雷斯统率军队的美伽巴佐斯，命令他把派欧尼亚人从他们的家乡迁移出来，并把他们以及他们的妻子都带到他这里来。紧接着一名骑兵带着命令很快地向海列斯彭特驶去，而在渡过海列斯彭特之后便把这信交给美伽巴佐斯了。美伽巴佐斯读了信之后，从色雷斯取得向导，便率军向派欧尼亚进发了。

(15)当派欧尼亚人知道波斯人正在向他们攻来的时候，他们便集合到一起到海岸方面去了，因为他们认为波斯人是会试图从那条道路向他们进攻的。派欧尼亚人就是这样地准备邀击美伽巴佐斯大军的进攻，但波斯人知道派欧尼亚人已经集结了他们的兵力并正在海岸地带戒备着攻入他们国内的道路，于是他们找来了向导，改由内地的大道进军了。这样他们便完全出其不意地攻击了派欧尼亚人并进入了已无男子留在里面的城市。在他们进攻时他们发现城是空的，因此便他们就轻取了这些城市。派欧尼亚人知道他们的城市已被攻克，便立刻作鸟兽散，各人走自己回乡的道路并向波斯人投降了。这样，在派欧尼亚人当中，西里欧派欧尼亚人和帕伊欧普拉伊人以及住在一直到普拉西阿司湖地方的所有的人便被强制地从自己的家乡迁移出去并且被带到亚细亚来了。

(16)但是在庞伽伊昂山^①周边以及在多贝列斯人、阿格里阿涅斯人与欧多曼托伊人的地区和普拉西阿司湖本身一带居住的人们，却是无论如何也没有

^① 在司妥律蒙以东。

在美伽巴佐斯面前屈服。他也曾试图强行把湖上的居民^②迁移开去。他们是这样地居住在湖上的。在湖中心的地方有一个绑扎在高柱上面的板台，从陆地上的有一个狭窄的板桥通到那里去。支着板台的柱子是全体部落居民在古昔的时候共同建立起来的，但是后来他们作了这样的一个规定，来安设湖上的柱子。原来木柱是从欧尔倍洛司山取得的，每一个结婚的男子都要为他所娶的每一名妇女从那里取得三根木柱；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许多妻子。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板台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住的一间小屋，而每个人在板台上都有一个通到下面湖里去的墜门。为了不使小孩子掉到湖里去，他们用绳子系住孩子的脚。他们用鱼来喂马和他们的驮兽，他们有这样多的鱼，以致一个人只要打开他的墜门把一个空篮子用绳子放到湖里去，不大的时光他便把满篮子的鱼曳上来了。那里的鱼有两种：一种叫做“帕普拉克司”，一种叫做“提隆”。

(17)这样，派欧尼亚人当中被征服的那些人就被迁移到亚细亚来了。美伽巴佐斯既然俘虏了派欧尼亚人，便把军中身分仅次于他的七个波斯人作为使者派往马其顿。这些人是奉派到阿门塔斯那里去为国王大流士要求土和水的。从普拉西阿司湖到马其顿有一条非常便捷的短路。因为首先接着普拉西阿司湖就是那个后来亚力山大每天可以取得一塔兰特白银的矿山，而当一个人经过这个矿山之后，他只需越过称为杜索隆的一座山便到马其顿了。

(18)奉派的这些波斯人到阿门塔斯这里来见到他之后，便为国王大流士要求土和水。他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把他们当作客人招待，邀请他们参加盛大的宴会并给以热诚的款待。但是在宴会之后，他们坐在一起会饮的时候，波斯人向阿门塔斯说：“马其顿主人，我们波斯人的习惯是在举行任何的盛大宴会之后，还把妻妾们召来，要她们侍坐在男子的身旁。现在既然你热诚地接待并隆重地款待了我们，而且又把土和水给了我们的国王大流士，那就请你遵守我们的习惯罢”。但是阿门塔斯回答说：“波斯人，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习惯。我们是男女不同席的。但你们既然是我们的主人并且这样要求了，那末就照着你们的愿望来办罢”。阿门塔斯这样说，便遣人把妇女们召了来：她们应召来到之后，便在波斯人的对面坐下了。波斯人当时看到姿容秀丽的妇女坐在自己的面前，便向阿门塔斯说，他的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以为如果妇女来到这里不坐在男子的身旁而坐在他们的对面叫他们看着难过，那就反而不如不来了。阿门塔斯不得已而命令妇女们坐在他们的身旁，当她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些喝得酩酊大醉的波斯人便用手摸这些妇女的胸部，有的人甚至试图去吻她们。

(19)阿门塔斯看到了这一切，尽管他心中怒恼：却按着性子不曾发作起来，因为他是非常怕波斯人的。但阿门塔斯的儿子亚力山大，由于年纪轻再加上没有经验过什么不幸的事情，他无论如何再也忍耐不住，便十分愤怒地向阿门塔斯说：“父亲，您已经上了年纪，应当离开这里回去休息，不要再毫无节制地饮酒了。但是我却要留在这里照料客人，以便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阿门塔斯看到亚力山大心里已有了蛮干的打算，于是便向他的儿子说：“儿啊，你现在是十分恼怒了，如果从你的话我推测得不错的话，你是想把我送走以便你可以在这里蛮干。至于我呢，那末我请求你，不要对这些人做出横暴的事情，否则遭殃的正是我们自己，因此还是忍耐忍耐让他们任所欲

^② 在北部意大利、爱尔兰和西欧其他地区都曾发现这一类的住居遗址。

为罢。不过你要是请我退席的话，那我是同意这样做的”。

(20)阿门塔斯作了这样的请求之后便退去了，于是亚力山大就向波斯人说：“客人们，你们有充分的自由来处理这些妇女，你们可以和她们全体或其中任何人发生关系。对于那件事，你们是愿意怎样就怎样的。但是现在既然快到了你们休息的时候，而我看到你们又都饮得酩酊大醉，那末如你们愿意的话，请容许这些妇女离开这里去沐浴，而她们沐浴之后，再要她们回到你们的地方来”。他这样说了之后，波斯人同意了，于是他在妇女出去后把她们送到后宫，随后亚力山大便把同样数目脸上无髭的男子打扮成妇女模样并且把匕首交给了他们。他把这些人带了进来，进来之后他就向波斯人说：“波斯人啊，我想我们招待的饮宴已经使你们完全心满意足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以及此外我们所能弄得到的一切我们都放在你们的面前了，而现在我们把我们最好的最贵重的财产毫不吝惜地提供抬你们，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母亲和姊妹。这样你们就会看到，我们已经把你们应得的充分的尊敬给了你们，请告诉把你们派来的你们的国王，他那担任马其顿太守之职的希腊人怎样地在饮食方面和女色方面款待了你们”。这样说了之后，亚力山大便命令他的打扮好的马其顿男子每人侍坐在一个波斯人的身旁，就仿佛他们自己都是妇女；而当波斯人动手摸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被这些马其顿人杀死了。

(21)波斯的使者们就这样地给结束了性命，他们的扈从也未能例外，因为和使者们同来的有车马、有仆役和他们所带着的那大量的全部行李；马其顿人消灭了所有这一切，就和他们消灭了全体使者本身一样。在这之后不久，波斯人就为了这些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索。但是亚力山大却有足够的智谋来了结这件事，他的办法是把一大笔金钱和他的亲生妹妹巨该娅送给一个叫做布巴列斯的波斯人，这个人就是那些奉派寻找遇害的人们的队长。他用这份礼物中止了搜索。结果这些波斯人的死亡便给隐蔽起来而且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了。

(22)培尔狄卡斯的这些后裔象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希腊人，这件事我自己是偶然得以知道的，而在我的历史的后面还要证明这件事的。而且，那主持奥林匹亚比赛会的海列诺迪卡伊^①也认为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当亚力山大要参加比赛并且为了这个目的而进入比赛场的时候，和他赛跑的那些希腊人却不许他参加比赛，他们说比赛是希腊人之间的比赛，外国人是无资格参加的。但是亚力山大却证明自己是一个阿尔哥斯人，因此他被判定为一个希腊人。在他跑一斯塔迪昂的时候，他是和另一个人共同取得第一名的。这些事情的結果就是这样的了。

(23)但是美伽巴佐斯却带着派欧尼亚人来到海列斯彭特了，他从这里渡海来到了撒尔迪斯。但这时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欧斯正在由于他守卫桥梁之功而请求大流士赏赐的那个地方，即司妥律蒙河畔称为米尔启诺司那个地方修筑工事。美伽巴佐斯知道了希司提埃伊欧斯正在做什么事之后，便在他和派欧尼亚人到达撒尔迪斯之后，立刻就向大流士说：“主公，你所干的是什么事情啊？你竟允许一个奸诈而又狡猾的希腊人在色雷斯筑城。而提起色雷斯这样的一个地方，这里有丰富的造船用的木材，有许多的桡材和银矿，四周又住着许多希腊人和异邦人。这些人如果一旦拥戴他为领袖，他们就会不分日夜地按照他的命令行事了。如果你不想和你自己的臣民发生内战的话，

^① 主持奥林匹亚比赛会的埃里司公民，通常是十个人

那还是要这个人停止干这样的事情罢。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需用温和的手段把他召来就行了。而当你一旦把他控制到手的时候，只注意永远不要使他再回到希腊便是了”。

(24)大流士立刻便同意了这一点，因为他认为美伽巴佐斯对事情的预见是正确的。于是他立刻派使者送这样一个信到米尔后诺司：

“国王大流士致书希司提埃伊欧斯，我在考虑之后，觉得没有一个人对我和对我的国家比你更忠诚了。证明这一点的不是言语而是行动。因此不要叫任何事物阻止你到我这里来，因为我要向你倾述我心中的一些伟大的计划”。希司提埃伊欧斯相信了这些话，而且更由于他会成为国王的顾问而感到骄傲，于是他就到撒尔迪斯来了。当他来到的时候，大流士便对他说：“希司提埃伊欧斯，我要告诉你把你召来的理由。在我从斯奇提亚回来而你离开了我的时候，我心中最迫切想望的事情就是看到你和与你谈话了。因为我知道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就是一位忠诚的和有智慧的朋友了。而且我可以用我个人的经验来证明，你对于我可以说是二者兼备的。因此，既然这次你到这里来得很好，我向你作这样一个建议，离开米利都和你新建的色雷斯的城市，和我一同到苏撒去，到那里去享有我的一切东西，与我同食并与我共同议事吧”。

(25)这就是大流士讲的话，而在任命他的同父兄弟阿尔塔普列涅斯担任撒尔迪斯的太守之后，他便把希司提埃伊欧斯带在自己的身旁到苏撒去了。但是他首先就任命欧塔涅斯为海岸地区居民的统治者。欧塔涅斯的父亲西撒姆涅斯曾是王室法官之一^①，但他由于受贿而审判不公，曾被刚比西斯杀死并被剥下全身的皮，然后刚比西斯把他身上剥下来皮切为皮带，用来蒙复在西撒姆涅斯曾坐下来进行审判的座位上面；这样做了以后，刚比西斯便任命了这个被杀死和剥皮的人的儿子来代替这个被杀死和剥皮的西撒姆涅斯，并诫告他要记住他是坐在怎样的椅子上进行审判的。

(26)而正是坐在这样的椅子上的欧塔涅斯，继美伽巴佐斯之后而担任统帅。他攻陷了拜占廷和迦太基，又攻陷了特洛伊领的安唐德罗斯，此外还攻陷了拉姆波尼昂。他从列斯波司人那里夺得了船舶，而他使用这些船舶征服了当时还住着佩拉司吉人的列姆诺斯和伊姆布罗斯。

(27)然而列姆诺斯人是善战的，他们保卫了自己，直到他们终于遭到灭亡的厄运的时候。于是波斯人便任命一个人来统治列姆诺斯人的残余，这就是曾经是萨摩司的国王的迈安多里欧司的兄弟律卡列托司。这个律卡列托司是他在统治列姆诺斯的期间死去的……原因是他力图奴役和征服所有的人民，说他们之中有些人逃避对斯奇提亚人战争的兵役，说另一些人在大流士的军队从斯奇提亚回师时对之乘火打劫。

(28)当欧塔涅斯被任命为统帅时，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这些。在这之后，当灾祸的事情暂时停止的时候，从那索斯和米利都方面再一次开始有灾祸到临伊奥尼亚人的头上来了。原来那索斯和所有其他的岛屿比起来是最繁荣的，而大约在同时，米利都那时也是正在它的全盛时代，以致它被称为伊奥尼亚的花朵。但是在这之前两代，它却受到了很大的分裂的痛苦，直到米利都人从全体希腊人当中选出了帕洛司人为恢复和平生活的调停者，而帕洛司人又在他，们中间恢复了和平的时候为止。

^① 参见第三卷第三一节。

(29)帕洛司人是用这样的办法为他们进行了调解的：他们的最优秀的人物来到了米利都，而在他们看到米利都的家宅荒废得很惨的时候，就说他们要到国内各地去看看。他们这样做了，于是他们访问了米利都的全部领土，他们在荒废的土地当中不拘什么时候只要发现任何耕作良好的农庄，他们就把农庄主人的名字记下来。然后在巡视了全国并发现了不过很少数这样的人之后，他们一返回城内，立刻便把人民集合起来，任命那些他们发现把土地耕种得良好的人为国家的统治者。原来他们认为，这些人对于国家大事也会象对于他们自己的事一样照料得很好的。于是他们便命令其余那些曾经相互不和的米利都人都应该服从这些人。

(30)帕洛司人这样就在米利都恢复了和平。但现在这些城市却开始给伊奥尼亚带来了麻烦，事情的原委是这样。有一些富裕的人被市民从那克索斯赶了出来之后，这些人便逃到了米利都。但这时代表大流士治理米利都的恰巧是给大流士留在苏撒的吕撒哥拉斯的儿子希司提埃伊欧斯的从兄弟和女婿莫尔帕戈拉司的儿子阿里司塔哥拉斯，因为希司提埃伊欧斯是米利都的僭主，而当过去从来是希司提埃伊欧斯的盟友的那克索斯人到来的时候，他正在苏撒。而那克索斯人在他们来到米利都的时候，便问阿里司塔哥拉斯，他是否多少给他们一些兵力，以便使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土。考虑到如果由于他的力量而他们被送回他们的城市的话，那他自己就会成为那克索斯的统治者，于是他就以他们是希司提埃伊欧斯的朋友为借口，向他们建议说：“对我来说，我并没有权利违反着掌握了你们城市的那克索斯人的意思而给你们兵力来使你们返回国土，因为我听说，那克索斯人拥有八千名持盾的步兵和许多战舰，但是我将尽一切的努力来为这件事设法。我的办法是这样。阿尔塔普列涅斯是我的朋友；但是你们知道，阿尔塔普列涅斯是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和国王大流士的兄弟，他是亚细亚沿海各族人民的统治者，并且拥有一支巨大的陆军和许多舰船。我想这个人会按照我们所希望的去做的”。那克索斯人听到这话之后，便把这件事托付给阿里司塔哥拉斯任凭他尽可能完善地去处理，嘱他保证士兵的赠礼和费用，而他们是愿意担负起这一切的。因为他们指望当他们一出现在那克索斯的时候，那克索斯人就会遵守他们的一切的命令。而其他的岛上居民也会这样做，因为在这些库克拉戴斯诸岛当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岛是臣服于大流士的。

(31)阿里司塔哥拉斯到了撒尔迪斯就告诉阿尔塔普列涅斯说，那克索斯实际上不是一个大岛，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却是一个美好的和肥沃的岛并且是接近伊奥尼亚的。同时在那里还有巨大的财富和大量的奴隶。“因此你可以派遣一支军队去攻打那个地方，把从那里被放逐出来的人带回去。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除去出征的费用之外(因为这是把你请来的我们理当负担的)，我还为你准备了一大笔钱。此外，你还会为国王赢得新的领土，那克索斯本土和属于它的诸岛帕洛司、安多罗斯以及其他所谓库克拉戴斯诸岛。以这些地方作为你的根据地，你将会容易地进攻埃乌波亚岛，这是一个富裕的大岛，它不比赛浦路斯小并且是很容易攻取的。要征服所有这些地方，一百只船足够用了”。阿尔塔普列涅斯回答说：“你所提出的这个计划对于王室是有利的。除去船数这一点之外，你的意见完全是好的。当春天来到时，不是一百只，而是二百只船为你准备着。不过国王自己也必须同意这一点”。

(32)当阿里司塔哥拉斯听到这话之后，他便十分高兴地到米利都去了。阿尔塔普列涅斯派一名使者带着阿里司塔哥拉斯所说的话到苏撒去，大流士

本人也同意了这个计划，于是他便装备了二百只三段橈船，此外还有一支由波斯人及其盟友组成的非常庞大的军队，并任命美伽巴铁斯为他们的统帅。美伽巴铁斯是阿凯美尼达伊家的波斯人，对他自己和对大流士来说都是堂兄弟的关系。而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则正是这个人，他的女儿后来和拉凯戴孟人克列欧姆布洛托斯的儿子帕乌撒尼亚斯订了婚，因为帕乌撒尼亚斯是渴望成为希腊的僭主的。阿尔塔普列涅斯任命美伽巴铁斯为统帅之后，便把他的军队派到阿里司塔哥拉斯那里去了。

(33) 于是美伽巴铁斯^①便从米利都把阿里司塔哥拉斯和伊奥尼亚军以及那克索斯人载到船上，好象是要向海列斯彭特进发的样子，但是当他来到岐奥斯的时候，他却把自己的船只停泊在卡岛卡撒^②，为的是他可以乘着北风一直渡海到那克索斯去。但是由于那克索斯人并不是命中注定要毁在这支远征军的手里，因此发生了下面的一件事情。原来正当美伽巴铁斯到各处巡视船上的哨兵的时候，恰巧在孟多司人的那只船上没有哨兵。美伽巴铁斯十分愤怒，于是命令他的卫兵把这只船的名叫司库拉克斯的船长找来，把他绑起来，把他一半的身子插到橈孔里面去，头朝外，身子在内。司库拉克斯这样被绑了起来，但是有人带信给阿里司塔哥拉斯说他的孟多司的朋友被绑了起来并且受到了美伽巴铁斯的侮辱。于是阿里司塔哥拉斯便前来请求波斯人释放司库拉克斯，但是他的要求丝毫未得到允许。于是他自己前来把这个人给释放了。当美伽巴铁斯听到这件事之后，他非常愤怒而到阿里司塔哥拉斯的地方来大发雷霆。但是阿里司塔哥拉斯说：“这些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阿尔塔普列涅斯不是派你来服从我并且按照我吩咐你的方向航行吗？你为什么这样多管闲事？”这就是阿里司塔哥拉斯的话。但为此而十分激怒的美伽巴铁斯在夜里却派人乘船到那克索斯去，把要对他们所干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了。

(34) 原来那克索斯人根本就没有怀疑到，他们竟会是这次远征的目标。然而，当他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立刻便把郊外的物资搬到城里，储下了防备围攻的饮食品并且加强了城防。这样他们对即将到来的进攻作了一切准备，而当他们的敌人率领船只从岐奥斯来到那克索斯时，他们进攻的城市已经防御好了。于是他们就围攻了四个月。而当着波斯人把他们所带来的军资消耗净尽，此外阿里司塔哥拉斯又消耗了他个人的大量金钱之后，要继续进行围攻，便需要更多的金钱，于是他们便给亡命的那克索斯人构筑了一座要塞，他们自己则非常不得意地返回大陆去了。

(35) 阿里司塔哥拉斯没有办法履行他对阿尔塔普列涅斯的保证。他没有办法筹措远征的费用，他又担心军队的失利和美伽巴铁斯对他的私怨会给他带来不良的后果。他又以为他在米利都的统治权可能被剥夺。既然他心里有这一切的顾虑，他就开始计划叛乱了。因为正好在那个时候，希司提埃伊欧斯的使者从苏撒来到那里，这是一个头上刺上了记号的人，这个记号表示阿里司塔哥拉斯应该谋叛国王了。因为希司提埃伊欧斯很想送一个记号给阿里司塔哥拉斯要他谋叛。但是他没有其他的安全的送信的办法，因为来往的道路都是受了监视的。于是他就剃光了他的最信任的奴隶的头并在这个奴隶的头上刺上了记号，一直等到这个奴隶的头发再长起来的时候。头发一经再长

^① 美伽巴铁斯的出征是在四九九年。

^② 这个海港显而易见是在岐奥斯的西南岸。

起来，他便把这个奴隶派遣到米利都去，这个人没有带着他的什么别的信，他只是嘱咐阿里斯塔哥拉斯在剃光这个奴隶的头发之后检查他的头部。刺在头上的记号是表示要他谋叛，这一点前面我已经提到了。希司提埃伊欧斯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自己被强制拘留在苏撒，对这一点他是感到非常不幸的。但是现在他却有了一个很大的希望：即一旦发生了叛变，他就会就给派到海岸地带去，如果米利都那里不发生任何事情，那他便永远也回不到那里去了。

(36)希司提埃伊欧斯便是带着这个意图派出了他的使者的，而且巧的是这一切事情都是同时发生在阿里斯塔哥拉斯身上的。于是他和他的同党进行了商谈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以及希司提埃伊欧斯给他送来的信。所有其他人等都赞成他的做法，同意发起叛乱，但例外的只有历史家海卡泰欧斯一个人。他向他们历数臣服于大流士的一切民族以及大流士的全部力量，因而劝他们最好不要对波斯的国王动武。但是当他们的意见不被听从的时候，他便劝告他们说，其次一个最好的办法便是使自己取得海上的霸权。他在他的发言中说，(既然米利都是一个实力脆弱的城市)，因此在他看来，办法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如果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奉献给布朗奇达伊的神殿的财富都给他们劫夺过来的话，他便很可以希望他们会取得海上的霸权，这样他们便可以把这笔钱用作军费，而且他们的敌人也不能夺走它。在我这部历史的开头的部分里我已经说过，这笔财富是非常庞大的。但是大家并不同意他的这个意见。虽然如此，他们仍然决定不发起叛变，而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则应乘船到米欧司去，到离开了那克索斯并驻到那里的船队的地方去，打算擒拿在那些船上的将领们。

(37)为了这个目的而被派去的雅特拉哥拉司用计谋拿捉了美拉撒人伊巴诺里司的儿子欧里亚托司、铁尔美拉人图姆涅斯之子希司提埃伊欧斯、大流士赠以米提列奈的埃尔克桑德罗司之子科埃斯、库麦人海拉克利戴斯的儿子阿里斯塔哥拉斯和此外其他许多人。这样做了之后，阿里斯塔哥拉斯便公然叛变，想出一切他能够做到的办法来和大流士相对抗。首先他就故意放弃了他的僭主地位并使米利都的人们获致平等的权利，以便使米利都人可以立刻参加他的叛变的行动，然后对于伊奥尼亚的其他地方他也这样做了。他放逐了一些僭主，至于他从与他一同出征那克索斯的战船上捉拿来的那些僭主，他把他们分别引渡到他们原属的城邦去，因为他是想取悦这些城邦的。

(38)因此当米提列奈人把科埃斯接受下来以后，就立刻把他拉出来用石头砸死了。但是库麦人却放走了他们僭主，其他各城邦的做法也是这样。这样一来各个城邦的僭主便都给废黜了。米利都的阿里斯塔哥拉斯把僭主们取消之后，便命令各个城邦任命自己的统帅；随后他自己便乘坐着一艘三段橈船出使到拉凯戴孟去，因为他认为，他是有必要寻求一个强大有力的同盟者的^①。

(39)在斯巴达，国王列昂的儿子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现在已经不在人世而死去了，执掌王权的则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美涅斯。他所以获致王权并不是由于德能而是由于他的出生的权利。因为阿那克桑德里戴斯娶了自己的亲姊妹的女儿，而且对于这个妻子他是很宠爱的。然而他们却没有孩子。既然如此，五长官就把他召了去对他说：“尽管你自己不关心你自己的利益，但我们仍然不忍坐视埃乌律司铁涅斯一家绝嗣。因此既然你的妻子

^① 阿里斯塔哥拉斯是在四九九年到拉凯戴孟去的。

不能给你生子，那末就把他打发走再娶一位罢。你这样做，斯巴达人便欢喜了”。但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却回答说二者他都不愿意做，他说，他们要他送走他那对他毫无忤犯的妻子而娶另一个的劝告是不当的，因此他不同意这样做。

(40)于是五长官便和元老们进行商议并向阿那克桑德里戴斯作了如下的建议：“既然，如我们亲眼看到的，你十分宠爱你现在的妻子，那末就按照我们的办法去做而不要违抗，免得斯巴达人会作出对你非常不利的决定来。至于你现在的妻子，我们不请求你把她送走，而仍然把你现在给她的一切东西给她，不过你要另娶一位可以给你生子的妻子。”他们是这样说的，阿那克桑德里戴斯同意了。他从此便有了两个妻子，两个家，这样的事在斯巴达是从来没有过的。

(41)不久之后，他的第二个妻子就生下了上面所说的克列欧美涅斯。这样，她就使斯巴达人有了一位王储。然而真是事有凑巧，那从来没有生育的第一个妻子这时也怀孕了。她既然真地怀了孕，第二个妻子的朋友们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就开始想在她身上找麻烦；他们说她是在瞎吹，并且说她是会用假孩子来代替的。正当他们对她十分恼怒的时候，在这期间，她快要临盆了，五长官不相信她，便坐成一圈在她生产时监视着她：她最初生了多里欧司，随后很快地就生了列欧尼达司，在他之后很快地又生了克列欧姆布洛托斯；但有人说多里欧司和列欧尼达司是孪生兄弟。但是他第二个妻子，克列欧美涅斯的母亲，也就是戴玛尔美诺斯的儿子普里涅塔达司的女儿，却再没有生孩子。

(42)故事说，克列欧美涅斯的精神不正常而是疯疯颠颠的。但是多里欧司在与他相同年龄的一切人当中却是出众的。而他自己也深信他会因他的道德才能而成为国王。既然多里欧司有这样的打算，因此当阿克那桑德里戴斯死去而拉凯戴孟人按他们的风俗习惯立长子克列欧美涅斯为王的时候，他就非常地恼怒，并且不能忍耐做克列欧美涅斯的臣民。于是他便请求斯巴达人拨给他一批人和他一起出去开辟殖民地：他既不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他应当到哪里去开辟殖民地，也不做任何习惯上应当做的事情。他在盛怒之下放海到利比亚去，而以铁拉人为其向导。他来到这里，定居在奇努普司河的沿岸，这是利比亚的最好的地方。但是在第三个年头，他却被玛卡伊人、利比亚人和迦太基人所逐而返回了伯罗奔尼撒。

(43)一个埃列昂人^①安提卡列司，根据拉伊欧司的一次神托，在那里劝他在西西里的海拉克列亚地方建立一个殖民地。因为安提卡列司说，海拉克列斯自己曾征服了埃律克斯的全部地区，而这一地区是属于他的后人，即海拉克列达伊家的。当多里欧司听到这话时，他便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问他是不是应当征服他准备去的那个地方：佩提亚告他说他应当这样做，于是他便带着他曾经率领着去利比亚的一行人等出发到意大利去了。

(44)在这个时候^②，依照叙巴里斯人的说法，他们和他们的国王铁律司正准备出征克罗同，而克罗同听到消息之后大感恐慌，便请求多里欧司前来帮助他们。他们的请求得到了允许。多里欧司和他们一同到叙巴里斯去并帮他们攻取了这个地方。叙巴里斯人关于多里欧司和他的一行人等的说法就是

^① 在贝奥提亚的塔那格拉的附近。

^② 约在五一〇年。

这样。但是克罗同人却说。在他们对叙巴里斯作战的时候，除去雅米达伊族的一个埃里斯的卜者卡里亚斯之外，并没有异邦人帮助他们。关于这个人，故事说他曾从叙巴里斯的僭主铁律司那里逃到克罗同去，因为当他为了进攻克罗同而奉献牺牲时，并没有看到有利的预兆。这便是他们的说法。

(45)这两个城邦都提供证据，证明他们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叙巴里斯人所提供的证据是克拉提斯河的干涸的河道旁边的一座神殿和圣域，他们说这是多里欧司在帮助攻克了这座城市之后，为了冠以克拉提亚之名的雅典娜神而修造起来的。此外他们还提出了他的死亡这一最有力的证据，因为他是做了有悖于神托指示的事情才遭到灭身之祸的。原来，如果他只做他原来预定要他做的事情而不做任何本分之外的事情，那末他就会攻克并据有埃律克斯地区，而他和他的军队也就不会死掉了。但是另一方面，克罗同人却提供了在克罗同境内特别给埃里斯人卡里亚斯的许多作为赠礼的土地，而卡里亚斯的后人直到我的时代还是住在这些土地上面的，但是他们说，没有把礼物给予多里欧司和他的后人。他们还说，如果多里欧司帮助他们对叙巴里斯作战的话，那他所得的礼物一定会比给卡里亚斯的礼物多许多倍了。这便是双方所提出的证据。人们可以选择他们认为最可信的一方面。

(46)其他的斯巴达人也和多里欧司一同乘船出发去建立殖民地，这些人是帖撒洛司、帕拉依巴铁司、凯列厄司和埃乌律列昂。这些人和全军人等来到西西里之后，便在一次战斗中给腓尼基人和埃盖司塔人战败并被杀死了。在这些入当中从惨祸之中得到生存的殖民者只有埃乌律列昂一个人，他把他的残余军队集合起来，占领了赛里努司人的殖民市米诺阿，并且帮助赛里努司的人民摆脱掉了他们的国王毕达哥拉斯的统治。在废黜了这个人之后，他自己便试图成为赛里努司的僭主，并且统治了那个地方，不过为时不久：因为当地的人民起来反抗他并且在宙斯·阿哥莱伊欧司(市场的宙斯——译者)的祭坛那里把他杀死了，因为他曾经逃到那里去避难。

(47)与多里欧司同行并和他一同遇难的还有克罗同人布塔后戴司的儿子披力波司。他曾和叙巴里斯的铁律司的女儿订婚并给从克罗同放逐出来。但是他对于婚事感到失望，因此他便乘船到库列涅去，从那里他又追随着多里欧司出发；他带着他自己的三段橈船并且为他的船员承担一切费用。这个披力波司是奥林四亚赛会的一个胜利者，是他当时最出色的希腊人。由于他的美貌，他从埃盖司塔人那里接受了他们从来没有给过其他任何人的荣誉。他们在他的坟墓的近旁建立了一座神殿并且向他奉献牺牲来奉祀他。

(48)多里欧司的死亡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他容忍克列欧美涅斯的统治并且留在斯巴达的话，他是会成为拉凯戴孟的国王的；因为克列欧美涅斯统治的时期并不长久，他死的时候没有儿子而只有一个名叫戈尔哥的女儿。

(49)现在再说，米利都的僭主阿里司塔哥拉斯来到斯巴达的时候，正是克列欧美涅斯当政的时候。根据拉凯戴孟人的说法，当他和国王会谈的时候，他带着一个青铜板，板上雕刻着全世界的地图，地图上还有所有的海和所有的河流^①。在得到允许与克列欧美涅斯面谈的时候，阿里司塔哥拉斯便向他这样说：“克列欧美涅斯，我这样热心地特地赶到这里来请你不要觉得奇怪罢。因为我们目前的情况是这样。伊奥尼亚人的儿子们要成为奴隶而失掉自由，这件事对于所有其他的人们，其中包括你们这些全体希腊人的首脑，特别是

^① 根据斯特拉波的说法，在这个时期的前后，阿那克西曼得发明了地图。

对于我们自己，都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和痛苦。因此我们借着希腊诸神的名字来请求你们，把你们的伊奥尼亚的同胞从奴役中拯救出来罢。这在你们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因为异邦人并不是勇武有力的，但你们在战斗中的勇敢却是首屈一指的。至于他们的作战方法，则他们是使用弓箭和短枪的。他们在出发作战时，腿上穿着裤子而头上则裹着头巾，因此要征服他们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外，那一大陆的居民比所有其他的人们加在一起都有更多的好东西，首先是黄金，还有白银和青铜、色彩绚烂的衣服、驮畜和奴隶；这一切的东西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取得。而他们所居住的国土是相互邻接的，下面我就把这情况告诉你们。这里是伊奥尼亚人，这里是吕底亚人，他们居住的土地是肥沃的并且生产极多的白银。”他说着，便指着他所带来的雕刻在青铜板上的地图。随后，阿里斯塔哥拉斯又说：“紧接着吕底亚人的东面居住的是普里吉亚人，据我所知，他们的家畜和谷物之多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比不上的。紧接着他们的则是卡帕多尼亚人，我们则称他们为叙利亚人。而他们的邻人则是奇里尼亚人，奇里尼亚人的土地一直伸展到那边的海上去，而赛浦路斯岛就是那边海上的；他们每年缴给国王的贡税是五百塔兰特。和奇里尼亚人相接的就是阿尔美尼亚人，这又是一个富有牲畜的民族；接着阿尔美尼亚人的是领有我指给你的这块土地的玛提耶涅人。你还看到奇西亚的土地接连着他们的土地，在那里，就在那个科阿斯佩斯河的岸上，有住看大王的那座苏撒城，那里还有收藏着他的财富帑币的宝库。你们如果把这座城攻取下来，那你们就甚至不需要害怕和宙斯斗富了。老实说罢，你们必得和与你们同样强悍的美塞尼亚人，和阿尔卡地亚人与阿尔哥斯人作战是为了什么呢？对美塞尼亚人作战还不是为了既狭窄、又不肥沃的土地，而阿尔卡地亚人和阿尔哥斯人却又没有可以驱使人们为之战死的黄金或白银。当你们可以轻易地成为全亚细亚的统治者的时候，你们又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这便是阿里斯塔哥拉斯所讲的话。而克列欧美涅斯回答说：“米利都的客人，关于这件事情，两天之后等候我的答复吧”。

(50)他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当着指定给予回答的那天，他们来到他们相互约定的地点时，克列欧美涅斯同阿里斯塔哥拉斯从伊奥尼亚海到国王的地方一共是多少天的路程。到当时为止，阿里斯塔哥拉斯一直都是很狡猾的并且巧妙地欺骗了这个斯巴达人，但是在这里他却失算了。原来，如果他想把斯巴达人引诱到亚细亚去的话，他是永远不应当讲老实话的。然而这一次他讲了并且说从海向内陆是三个月的路程。克列欧美涅斯一听这话，立刻不要阿里斯塔哥拉斯再谈他开始说的关于路程的所有其他的事情，并且向他说：“米利都的客人，请你在日没之前离开斯巴达罢，如果你说你要把拉凯戴孟人从海岸引向内地走三个月的话，那他们是不会听从你的计划的”。

(51)克列欧美涅斯这样说了之后，便返回自己的宫殿去了。但是阿里斯塔哥拉斯却拿了表示请求庇护的橄榄枝到克列欧美涅斯那里去，而在他进入之后，他便利用请求庇护的人的权利请求克列欧美涅斯听他讲话，但首先要让孩子们打发开去，因为克列欧美涅斯的那个名叫戈尔哥的女儿正站在他的身旁。她是他的独生女儿，大约有八九岁。克列欧美涅斯嘱咐他把他愿意说的话讲出来，不要因这个女孩子在场而有所顾虑。于是阿里斯塔哥拉斯便答应给克列欧美涅斯十塔兰特，如果克列欧美涅斯答应他的请求的话。克列欧美涅斯拒绝了，于是阿里斯塔哥拉斯便一直在增加他答应给克列欧美涅斯的钱，直到他增加到五十塔兰特的时候，那个女孩子便叫了起来说：“爸爸，

你躲开他走罢，不然这个生人会把你毁了的”。克列欧美涅斯很高兴他的女儿的劝告，于是到另一间屋子去了。阿里司塔哥拉斯无计可施，只好老老实实地永久离开了斯巴达，因而他竟没得到机会向下叙说从海到内地国王的地方的路程。

(52)下面我要讲一讲这条路的情况^①。在这条道路的任何地方都有国王的驿馆^②和极其完备的旅舍，而全部道路所经之处都是安全的、有人居住的地方。在它通过吕底亚和普里吉亚的那一段里，有二十座驿馆，它的距离别是九十四帕拉桑该斯半。过去普里吉亚就到了哈律司河，在那里设有一个关卡，人们不通过这道关卡是绝对不能渡河的，那里还有一个大的要塞守卫着。过了这一段之后便进入了卡帕多尼亚，在这个地方里的路程直到奇里尼亚的边境地方是二十八个驿馆和一百〇四帕拉桑该斯。在这个国境上你必须通过两个关卡和两座要塞；过去这之后，你便要通过奇里尼亚，在这段路里是三个驿馆和十五帕拉桑该斯半。奇里尼亚和阿尔美尼亚的边界是一条名叫幼发拉底的要渡船才可以过去的河。在阿尔美尼亚有十五个驿馆和五十六帕拉桑该斯半，而那里有一座要塞。从阿尔美尼亚，道路便进入了玛提耶涅的地带，在那里有三十四座驿馆，一百三十七帕拉桑该斯长。四条有舟楫之利的河流流经这块地方，这些河流都是要用渡船才能渡过去的。第一条河流是底格里斯河。第二条和第三条河流是同名的，但它们不是一条河，也不是从同一个水源流出来的^③；前者发源于阿尔美尼亚人居住的地方，后者则发源于玛提耶涅人居住的地方。第四条河叫做金德斯河，就是被居鲁士疏导到三百六十道沟渠中去的那个金德斯河^④。过去这个国土，道路便进入了奇西亚的地带，在那里有十一座驿馆与四十二帕拉桑该斯半长，一直到另一条可以通航的河流，即流过苏撒的那条科阿斯佩斯河。因此全部的驿馆是一百一十一座。这样看来，从撒尔迪斯到苏撒，实际上便有这样多的停憩之地了。

(53)如果这王家大道用帕拉桑该斯我计算得不错的话，如果每一帕拉桑该斯象实际情形那样等于三十斯塔迪昂的话，则在撒尔迪斯和国王的所谓美姆农宫之间，就是一万三千五百斯塔迪昂了，换言之，也就是四百五十帕拉桑该斯；而如果每日的行程是一百五十斯塔迪昂^⑤的话，那末在道上耽搁的日期就不多不少正是九十天(54)因此，当米利都的阿里司塔哥拉斯说从海岸向内地的行程要三个月之久的时候，他对拉凯戴孟人克列欧美涅斯所讲的话就是真话了。但如果有人想把这一段路程更精确地加以计算的话，那我也可以说给他的。因为从以弗所到撒尔迪斯的这段路也应当加到其他的一段上面去。这样，我就要说，从希腊的海到苏撒(美姆农市就是这样称呼的)的路程就是一万四千另四十斯塔迪昂，因为从以弗所到撒尔迪斯是五百四十斯塔迪昂，这样三个月的路程之外，还要加上三天。

(55)阿里司塔哥拉斯既然不得不离开斯巴达，他于是便到雅典去；雅典摆脱统治它的那些僭主的情况是这样。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僭主希庇亚

^① 从撒尔迪斯到苏撒的这条道路比波斯帝国要古老得多。现在有证据表明在卡帕多尼亚有喜特的一个首都，而这条道路的目的就是把这个首都和一面的撒尔迪斯与另一面的亚述联结起来。

^② 国王的信使便住在这些驿馆里。他们把信送到下面一个驿馆后再回到自己的驿馆。

^③ 希罗多德这里所说的显然是指两条札布河了。

^④ 参见第一卷第一八九节。

^⑤ 在另一个地方(VI.101)，希罗多德认为背通一个人一天的行程是二百斯塔迪昂。

斯的兄弟希帕尔科斯作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告他说他将遭惨祸的梦，因而被原来属于盖披拉人的一族的阿里斯托盖通和哈尔莫狄欧斯杀死，但是在这之后雅典人在四年中间却受到了不但不轻于，反而更重于先前的僭主的统治。

(56)希帕尔科斯所梦见的情景是这样的：在泛雅典娜祭的前夜，他梦见一个身量高而姿容美好的男子站在他的面前，向他说出了这样的谜一样的诗句：

用象狮子一样的忍耐心来忍耐那难以忍耐的苦难罢，世界上的任何人做了坏事最后都是要得到报应的。而在天一亮的时候，他立刻便把他的梦告诉了圆梦的人。在这之后不久，为了不再作这样的梦，便去率领一个行列去向神奉献牺牲，而他就死在这个行列里面了^①。

(57)杀死了希帕尔科斯的盖披拉人自称最初是从埃列特里亚来的。但是根据我个人的探讨，他们是腓尼基人，是和卡得莫斯一同来到今天称为贝奥提亚的那一部分的腓尼基人，贝奥提亚的塔那格拉地方被分配给了这些人，而他们也便定居在那里了。卡德美亚人起初是被阿尔哥斯人赶出那里的^②，而这些盖披拉人又为贝奥提亚人所驱逐，于是他们便到雅典去了。雅典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接受他们为市民，但是不许他们参与在这里不值得叙述的许多事情。

(58)盖披拉人所属的，这些和卡得莫司一道来的腓尼基人定居在这个地方，他们把许多知识带给了希腊人，特别是我认为希腊人一直不知道的一套字母。但是久而久之，字母的声音和形状就都改变了。这时住在他们周边的希腊人大多数是伊奥尼亚人。伊奥尼亚人从腓尼基人学会了字母，但他们在使用字母时却少许地改变了它们的形状，而在他们使用这些字母时，他们把这些字母称为波依尼凯亚：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这些字母正是腓尼基人给带到希腊来的。此外，伊奥尼亚人从古时便把纸草称为皮子，因为在先前由于缺乏纸草，他们是使用山羊和绵羊的皮子的。而甚至到今天，还有许多外国人是在这样的皮子上写字的。

(59)在贝奥提亚底比斯地方伊司美诺斯·阿波罗神殿，我自己曾看到过卡德美亚的字母。这种文字刻在某些三脚架上面，它们大部分和伊奥尼亚的字母相似。在一个三脚架上面刻着下面的字句：

阿姆披特利昂从铁列波阿伊人的地方来奉献了我。这是拉伊欧司时代的东西，拉伊欧司是拉布达科司的儿子，拉布达科司是波律多洛司的儿子，波律多洛司又是卡得莫司的儿子。

(60)在另一个三脚架上刻着六步格的诗句：

拳击家斯卡伊欧斯在博得胜利之后把我作为一件十分优美的奉纳品，献给了你，一箭千里的阿波罗神。如果这个斯卡伊欧斯就是奉纳者而不是和希波库昂的儿子同名的另一个人的话，则斯卡伊欧斯就是拉伊欧司的儿子欧伊狄波司的时代的人了。

^① 希帕尔科斯在五一三年遇难。

^② 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这件事发生在特洛伊陷落之后六十年。

(61)在第三个三脚架上，仍然是六步格的诗句：

身为国王的拉欧达玛司把我作为一个十分优美的奉纳品，献给一望千里的阿波罗神。在这个拉欧达玛司，即埃提欧克利司的儿子当政的时候，卡德美亚人被阿尔哥斯人驱逐而逃到恩凯列司人的地方那里去。盖披拉人被留在后面，但是后来为贝奥提亚人所迫而撤退到雅典去：于是，他们在雅典有为他们自己专门修建的神殿，这神殿和其他雅典人没有关系。这些神殿特别是阿凯亚·戴米特尔的神殿和密仪是和其他神殿有所不同的。

(62)这样，我就叙述了希帕尔科斯所作的梦，以及杀死了希帕尔科斯的盖披拉人的来历。现在我必须更进一步，回来叙述我开头所讲的那个故事，即雅典是怎样从僭主们的统治之下把自己解脱出来的。既然希庇亚斯成了雅典人的僭主而且由于希帕尔科斯的死而更加虐待起雅典人来，为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所放逐而亡命的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这一雅典家族，便想用和雅典的其他亡命者共同使用武力的办法归国解放雅典，但是他们并未能做到这一点，反而吃了大亏。他们曾在派欧尼亚的上方里普叙德里昂地方修筑了工事。由于他们想用一切办法来反对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他们便从阿姆披克图昂奈斯那里包筑当时还没有，但是现在才有的戴尔波伊神殿。由于他们既有钱又和他们的父祖一样都是有名的人，他们便把神殿修筑得比原来设计的还好，特别是他们在包工时原规定用石灰石修建神殿，但结果他们是用帕洛司的大理石修建了神殿正面的。

(63)但是，根据雅典人的说法，这些人当时曾留在戴尔波伊并且用金钱贿买了佩提亚，要她不管什么时候有斯巴达人前来向她请示公事或私事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要他们解放雅典。因此，由于拉凯戴孟人总是听到这样的神托，便派遣他们的一位市民、知名之士阿司特尔的儿子安启莫里欧司率领军队把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从雅典骗出，尽管他们原是亲密的朋友。因为神的意旨在他们眼中是比人的意愿更重要的，他们是循看海路用船只派遣了这些人的。因此安启莫里欧司便在帕列隆登陆并且使自己的军队也在那里上了岸；但是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早已经知道了他的计划，于是便派人向与他们结盟的帖撒利亚去请求帮助。帖撒利亚人应他们的请求，在商议之后派出了他们的国王科尼昂人奇涅阿司和他所率领的一千名骑兵。当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得到了这些同盟者的时候，他们便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把帕列隆平原上的树木砍伐净尽以便人们可以在整个平原上驰骋自如，然后派出自己的骑兵和敌军交锋。骑兵进袭敌人并杀死了安启莫里欧司，还有许多拉凯戴孟人，并把残存的人们赶到他们的船上去。这样一来，从拉凯戴孟来的第一批军队就这样地被赶回去了。安启莫里欧司的坟墓在阿提卡的阿罗佩卡伊，库诺撒尔该斯的海拉克列斯神殿附近的地方。

(64)在这之后，拉凯戴孟人便派出更大的一支军队去进攻雅典，他们任命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他们的国王克列欧美涅斯为军队的统帅；这支军队他们是循着陆路，而不是循着海路派出的。当他们侵入阿提卡的时候，首先和他们交锋的就是帖撒利亚的骑兵，但是这支骑兵立刻便被击溃，其中四十多人被杀死，而那些得到活命的人们则尽量地找便捷的道路逃回帖撒利亚去了。于是克列欧美涅斯在他率领着希望取得自由的雅典人来到城前时，便把僭主们的家族赶到佩拉斯吉孔城寨里面去并在那里把他们包围了。

(65)拉凯戴孟人的确到底也没有攻克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要塞(因为佩西司特拉提达伊一族在粮草方面有充分的准备，因此他们即便无意封锁这

要塞)；拉凯戴孟人对这个地方只围攻了几天。便返回斯巴达去了。但是实际上，却发生了一个偶然的事件，这个事件伤害了一方面，却帮助了另一方面，原来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孩子们在他们从那里暗中向安全的地方撤退时被捉住了。这件事情把他们的全部计划都给打乱了，于是为了领回他们的子弟，他们只得服从雅典人向他们提出的条件，即在五天之内离开阿提卡。不久之后，他们便离开到司卡曼德罗斯河岸上的细该伊昂去了，他们君临雅典人有三十六年^①。他们原来也是属于披洛斯人涅列达伊族，那往时是异邦人，但是成为雅典人的国王的科德洛斯族和美兰托斯族也是和他们同样出于同一祖先的。因此，正是这个希波克拉铁斯为了纪念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佩西司特拉托斯，因为涅司托尔的儿子名字就是佩西司特拉托斯。

雅典人就这样地摆脱了他们的僭主之治的桎梏。自从他们取得自由以来，直到伊奥尼亚叛变了大流士而米利都的阿里司塔哥拉斯到雅典人这里来要求雅典人的援助的时候，这之间他们所做的和所经受的一切值得记述的事情，这都是我首先要叙述的。

(66)先前便是强大的雅典，在它从僭主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之后，就变得更加强大了。在那里拥有最大权力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阿尔克美欧尼达伊家的克莱司铁涅斯，人们都知道他曾经笼络过佩提亚：另一个是名门出身的提桑德洛斯的儿子伊撒哥拉司。我说不清楚这个人的身世，但是他的族人曾向卡里亚·宙斯奉献过牺牲的。这两个人各自率领一派争夺政权，而克莱司铁涅斯既然在斗争中处于劣势，便和民众结合到一起了。不久他便把原来是四个部落的雅典人分成了十个部落，他废去了根据伊昂的四个儿子的名字该列昂、埃依吉科列司、阿尔伽戴司和荷普列司所起的部落名称，而用其他英雄的名字来称呼这些部落，在这些名称当中除去埃阿司之外，都是土著的英雄的名字。他所以把异邦人的名字埃阿司加到这里面来，因为它是雅典的邻人和同盟者。

(67)但是在我看来，克莱司铁涅斯这样做，不过是模仿他的母亲的父亲希巨昂的僭主克莱司铁涅斯罢了^①。因为克莱司铁涅斯在对阿尔哥斯人开战之后，便把希巨昂地方行吟诗人的比赛给停止了，理由是在荷马的诗篇里面，几乎全部是以阿尔哥斯人和阿尔哥斯为吟咏主题的。此外，他想把阿尔哥斯英雄塔拉欧司的儿子阿德拉斯托斯从国内驱逐出去，因为这位阿德拉斯托斯的神殿现在还耸立在希巨昂城的市场上。于是他便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他是否应当把阿德拉斯托斯驱除出去、但是佩提亚却回答他说，阿德拉斯托斯是希巨昂的国王，而他却是一个应当给石头砸杀的人。既然神不容许他实现自己的想法，他便回去尽力想可以使他把阿德拉斯托斯铲除掉的什么一个办法。于是当他认为他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便派人到贝奥提亚的底比斯去，说他想把阿斯塔科斯的儿子美兰尼波司迎到自己的国里来。底比斯人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他便把美兰尼波司迎到国内，并且在市会堂给他指定了一块圣所，使他坐镇在那里最坚固的地方。为什么克莱司铁涅斯要把美兰尼波司迎到国里来呢(这一点我也是必须加以说明的)，原来美兰尼波司乃是阿德拉斯托斯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阿德拉斯托斯曾杀死了他的兄弟美奇司铁乌司和他的女婿杜德乌斯。既然给美兰尼波司指定了一块圣所，那

^① 从五四五到五〇九年。

^① 克莱司铁涅斯统治希巨昂的时期是从六〇〇年到五七〇年。

末克莱司铁涅斯便把阿德拉斯托斯的全部牺牲和祝祭拿走，而送给美兰尼波司了。不过希巨昂人对于阿德拉斯托斯一向是十分尊敬的，因为波律包司曾是那个地方的主人，而阿德拉斯托斯又是波律包司的女儿儿子。波律包司死的时候没有儿子，便把王位传给阿德拉斯托斯了。在希巨昂人给予阿德拉斯托斯的其他尊荣之外，他们还由于他的不幸遭遇而用悲剧的歌舞队来祭祀他，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狄奥尼索斯，而是为了阿德拉斯托斯的。但是克莱司铁涅斯把歌舞队仍然给回了狄奥尼索斯，而把其他的祭仪给予美兰尼波司了。

(68)他对于阿德拉斯托斯的处理办法就是这样。但是对于多里斯人的部落，他改变了他们的名字，为的是不使他和希巨昂人与阿尔哥斯人属于相同的部落。在这一点上，他特别对于希巨昂人作了很大的侮辱，原来他给他们起的新名字是从猪和■等词来的，只是把通常表示部落的语尾加到上面去罢了，只有他自己的部落是例外。他给自己的部落起了一个表示自己的统治的名称，把属于这一部落的人们称为阿尔凯拉欧伊(意为人民的统治者——译者注)，而称其他的部族为叙阿塔伊(意为小猪——译者)、欧涅阿塔伊(意为小■——译者)或是科伊列阿塔伊(意为小猪——译者)。希巨昂人不仅是在克莱司铁涅斯的治下，就是在他的死后六十年中间都是使用这些名称的；但是后来，他们进行了商议，而把部落的名称改为叙列依斯、帕姆庇洛伊、杜玛那塔伊。此外，他们还添加了第四个部落的名字，这个名字依照阿德拉斯托斯的儿子埃吉阿列岛斯的名字而称为埃吉阿列依司。

(69)希巨昂人克莱司铁涅斯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克莱司铁涅斯的女儿儿子、因而承袭了他的外祖父的名字的雅典人克莱司铁涅斯，在我看来，他所以沿用他的外祖父的名字，是他也和他的外祖父一样瞧不起多里斯人，因而不愿使自己的部落即雅典人与伊奥尼亚人相同。他既然把当时没有任何权利的雅典平民拉到自己的一方面来，他便给这些部落起了新的名字并且增加了部落的数目，废除了从前的四个部落首长，而设立了十个部落首长，把十个区划分给各个部落。在他把平民争取过来之后，他便比他的对方要强大得多了。

(70)伊撒哥拉司的这一方面既然失败了，他便想出了一个对策来。他请求克列欧美涅斯的帮助，因为克列欧美涅斯从围攻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时候起便是他自己的朋友了。而且由于克列欧美涅斯和伊撒哥拉司的妻子有不清不白的关系，他曾经受到人们的指控。于是，克列欧美涅斯先派使者到雅典去，要求把克莱司铁涅斯和与他同党的其他许多雅典人驱逐出去，他把这些人称为因渎神而受到咒诅的人。他告诉给使者要说的话都是伊撒哥拉司教的。因为阿尔克美欧尼达伊家和他们的同党曾被认为犯了杀人之罪，但伊撒哥拉司与他的朋友并未参与其事。

(71)雅典的那些被咒诅者，他们的名字是这样得来的。有这么一个曾经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获胜的名叫库隆的雅典人，他自视甚高因而竟想成为一名僭主。于是他集结了一批和他年纪相仿佛的人，试图夺占城砦；但是当他在这件事上面未能成功的时候，他便坐到女神神像的旁边去请求庇护。于是当时治理着雅典的纳乌克拉洛司们^①答应决不用死刑来惩罚他们而把库隆和

^① 纳乌克拉里亚是一种行政单位，它的长官纳乌克拉洛司负责征税并为陆海军提供兵员和船只。这里说他们治理雅典与事实似有出入。

他的人们从那里带走，但是他们还是被杀死了，而杀人的罪名就给放到阿尔克美欧尼达伊一家的身上。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佩西司特拉托斯的时代以前的^②。

(72)克列欧美涅斯既然派人去并要求放逐克莱司铁涅斯和被咒诅者，克莱司铁涅斯自己便悄悄离开了城市。尽管如此，克列欧美涅斯随后不久也还是率领着不大的一支军队来到了雅典，到了雅典之后，他便把伊撒哥拉司所指名给他的七百个雅典家族，作为被咒诅者放逐了。这样做了之后，他继而又试图解散议院^③，而把当权的位置交给了伊撒哥拉司一党的三百人。但是议院反抗他而不肯服从，于是克列欧美涅斯和伊撒哥拉司和他们的一党便占领了卫城。这样，站在议院一面的其他雅典人便团结起来，围攻了他们两天：第三天他们便缔结了作战条约，而他们当中的拉凯戴孟人则扫数离开了国内。这样，克列欧美涅斯所听到的预言便应验了。原来当他去城砦想把它占领的时候，他到女神的内殿去打算跟她讲话，但是女祭司却从她的坐位上站了起来，而在他还没有迈到门里面来的时候就说：“拉凯戴孟的客人，回去，不要进到圣堂里面来，因为多里斯人按规定是不能进到这里面来的”。但是他回答说：“妇人，我不是多里斯人，我是阿凯亚人”。于是他便不把这预言放到心上，而是试图按他自己的意思去做，但是正如我刚才已经说的，他和拉凯戴孟人再一次地被赶了出来。至于其他人，则雅典人把他们投入监狱而判处了死刑，在这些人当中就有戴尔波伊人提美西铁乌司。这个提美西铁乌司在膂力和勇武方面成就了若干极其伟大的事业，这些事业都是我能够列举的。

(73)这些人在入狱之后，就都给处死了。在这之后，雅典人便派人去把克莱司铁涅斯和被克列欧美涅斯所放逐的七百家族迎了回来；然后，他们又派使节到撒尔迪斯去，打算和波斯人结为同盟。因为他们知道，拉凯戴孟人和克列欧美涅斯是不会轻轻饶过他们的。当使节到达撒尔迪斯并且按照所吩咐的话说了一遍之后，撒尔迪斯的总督、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阿尔培普列涅斯便问他们，他们这些想和波斯人缔结联盟的人是何许人，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在他听使者说完之后，便给了他们一个答复：这一答复的大意是，如果雅典人把土和水献给国王大流士的话，那末他就和他们结成同盟，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就命令他们回去。使者们在一起商量了一下，结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是一心想缔结联盟的。但是在回国之后，他们却因他们的做法而受到了很大的责难。

(74)另一方面，克列欧美涅斯认为他受到雅典人在言语和行动上的很大侮辱，因此并没有声明纠合的原因，他便从整个伯罗奔尼撒纠合了一支军队，以便对雅典的民众进行报复并且立伊撒哥拉司为僭主。因为伊撒哥拉司也是和他一起逃出了卫城的，于是克列欧美涅斯便率领着大军一直入侵到埃列乌西斯，而贝奥提亚人也便根据商量好的计划，攻取了阿提卡边界地带的欧伊诺耶和叙喜阿伊，同时卡尔后斯人则从另一方面进攻并袭击阿提卡各地。雅典人虽然处于背腹受敌的地步，却决定一时先不去考虑贝奥提亚人和科尔后斯人，而是一直向着侵入埃列乌西斯的伯罗奔尼撒人攻去了。

(75)但是当两军正要交锋的时候，科林斯人他们却首先一致认为他们的

^② 大约在六二〇年和六〇〇年之间。

^③ 这里希罗多德指的大概是新的五百人院。

所作所为是不正当的，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并撤退了。不久之后，斯巴达的另一个国王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也这样做了，尽管他是和克列欧美涅斯一同率领着军队从拉凯戴孟前来的，而且他从来和克列欧美涅斯也没有什么意见不合的地方。由于这一次的分裂而在斯巴达制定了一项法律，即当派遣一支军队出去的时候，两个国王不能一同随军前往，但在这之前，他们却是二人同去的。既然其中的一个国王可以免除军役，那末图恩达里达伊族当中的一人也就要留在家里了。因此在埃列乌西斯，当其他的同盟军看到拉凯戴孟人的两个国王并不一心，而科林斯的军队也离开了他们阵地的时候，他们也同样地撤退并离开了。

(76)这是多里斯人第四次进入阿提卡了。两次他们是作为战争中的侵略者来到这里的，两次则是来帮助雅典平民的。在第一次的时候是他们在美伽拉建立一个殖民地(这次的远征若说是发生在科德洛斯统治雅典的时代是不会错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是他们从斯巴达出发，前来驱逐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第四次就是克列欧美涅斯这次率领着伯罗奔尼撒人一直进抵埃列乌西斯地方。多里斯人第四次入侵雅典的情况就是这样。

(77)这支远征的军队既然这样不光荣地解散，雅典人首先立刻便向科尔启斯人进攻，以便向他们进行报复。贝奥提亚人为了援助科尔启斯人而来到了埃乌里波斯。当雅典人看到对方有援军到来时，他们便决定首先攻击贝奥提亚人，然后再进攻科尔启斯人。他们和贝奥提亚人交锋而获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他们杀死了对方许多人并且抓了他们七百名俘虏。而在同一天里面，雅典人还渡海到了埃乌波亚，在那里他们又和科尔启斯人交锋。而在同样地制服了科尔启斯人之后，便在饲马者的土地上安置下了四千名屯田农民；至于饲马者，则这是富裕的卡尔启斯人的称呼。他们抓了许多科尔启斯的俘虏，他们使这些俘虏全都带上枷锁并将之和贝奥提亚的俘虏一同监禁起来：但是后来他们规定了每人二米那的赎金而把这些俘虏释放了。雅典人把用来拘系囚犯的枷锁悬在卫城上，这些枷锁在我的时代还可以看到，它们是悬在给美地亚人的火灾而烧焦的那一面城墙上，正对着朝西的那座神庙。此外：他们还奉献了十分之一的赎金用来铸造了一具青铜的驯车。这个青铜的驯车，就在卫城正门一进去左手的地方，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雅典的子弟们立了辉煌的战功，他们制服了贝奥提亚和科尔启斯的武力，用狱里的铁锁消灭了敌人的横傲；

他们把赎金的十分之一制成这些马匹呈献给帕拉司。

(78)雅典的实力就这样地强大起来了。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的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因而这一点便表明，当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象是为主人作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个怯懦鬼的，但是当他们的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了。

(79)以上便是雅典人所作所为的一切。但是，随后底比斯人便想对雅典进行报复而向神去请示。佩提亚说，底比斯人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是谈不到复仇的，他们必须把这件事交给民会来办理并且向他们的最近的邻人请求援助。因此在请示神托的人们回来之后，便召开了一次大会，把神托在会上宣布了。而当底比斯人知道神托指示给他们要向最近的邻人求援的时候，他们

一听见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们最近的邻人不正是塔那格拉人、科洛那亚人、铁司佩亚人么！而且这些人一直是我们的战友并且和我们共同戮力作战的。这还需要向他们去请求么？也许神托的话所指的不是这个罢”。

(80)对于神托的话，他们是这样考虑的。但是，终于有一个懂得了神托的意思，于是他说：“我想我是懂得神托告诉给我们的这段话的意思的。铁贝和埃吉纳据说是阿索波司的女儿，既然她们是姊妹，则神的回答的意思：我以为，是应该请求埃吉纳人来为我们报仇”。既然他们对于这个神托没有更好的解释，他们便立刻派人到埃吉纳人那里去，请求他们的帮助，因为这是神托的命令而且埃吉纳人又是他们的最近的邻人。埃吉纳人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说是要派埃伊阿奇达伊族去帮助他们。

(81)底比斯人仗着有埃伊阿奇达伊族和他们在一起而重新挑起了战争，但是他们又吃了雅典人很大的苦头，因此他们便再一次到埃吉纳人那里去要求派出新的人来，而把埃伊阿奇达伊族送了回去。当时埃吉纳人正由于本身的繁荣而洋洋自得，再加上他们和雅典有过旧怨，因而依照底比斯人的请求，没有派使者去宣战就和雅典人打起来了。但雅典人正在忙于对只奥提亚人作战，于是埃吉纳人便乘船下行到阿提卡来，蹂躏了帕列隆和沿岸地带的其他许多市区。这样一来，他们就使雅典人遭受了极大的损害。

(82)埃吉纳人和雅典人之间长期间不得解开的怨仇，原来是这样结起来的。由于埃披道洛斯人的土地什么都不生产，于是他们便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这一灾害的来由。佩提亚命令他们建立达米亚和奥克塞西亚的神像，说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的命运就会好转。埃披道洛斯人继而又问神像是用青铜做，还是用石头做，佩提亚嘱他们既不用青铜，也不用石头，而是用人们在果园中栽培的橄榄树的木头来做。因此埃披道洛斯人便请求雅典人允许他们到那里去砍伐橄榄树，因为他们认为那里的橄榄树是最神圣的。而且据说当时确实是除了雅典之外，任何地方都没有橄榄树。雅典人同意把橄榄树送给他们，但条件是要埃披道洛斯人每年向雅典娜·波里阿司和埃列克铁乌斯奉献供物。埃披道洛斯人同意了这样的条件，于是他们的请求便得到了允许。他们建立起了用这些橄榄木制做的神像；于是他们的土地就生产了果实，而他们也履行了他们和雅典人的约定。

(83)直到当时，都和当时以前的时候一样，埃吉纳人在一切方面都是服从埃披道洛斯人的，特别是埃吉纳人要渡海到埃披道洛斯去，在那里请求判决他们相互间的一切诉讼事件。但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开始造船并且妄自尊大起来，结果竟至叛离了埃披道洛斯人；他们相互之间既然成为寇仇，而且埃吉纳人又占着海上的优势，于是他们便使埃披道洛斯人遭到了很大的损害，同时又把埃披道洛斯人的达米亚和奥克塞西亚的神象偷了去，而把它们安放在他们国家腹地的、离他们的城市大约有二十斯塔迪昂远的一个名叫欧伊亚的地方。把神像安置在这个地方以后，他们便用奉献的各种牺牲和妇女的滑稽歌舞队来奉祀它们，为每一位神的会唱队都任命了十个负担费用的人。而歌舞队中的妇女的挖苦对象不是任何男子，而是当地的妇女。埃披道洛斯人也有同样的仪式，但是他们另外还有不许向别人说的宗教仪式。

(84)但是当这两座神像被偷去的时候，埃披道洛斯人却停止履行他们向雅典人约定的义务了。于是雅典人便派出一名使者到埃披道洛斯人那里去表示自己的愤怒，但是埃披道洛斯人却申辩说他们并没有做错事情。他们说，只要神像留在他们自己的国内，他们是会履行约定的，但是现在他们既然被

劫走了神像，那他们就不应当再向雅典人献纳供物了。而现在应当献纳供物的却是拥有神像的埃吉纳人了。雅典人于是派人到埃吉纳去，要求送回神像，但是埃吉纳人却回答说他们和雅典人是无交道可打的。

(85)根据雅典人的说法，在雅典人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之后，他们就派出了一艘上面载着某些市民的三段橈船，这些代表全体人民被派出来的人到了埃吉纳之后，便想把那用阿提卡的木料制成的神像从座上搬下来带走；但是当他们不能用这种办法得到它们的时候，他们便用绳子把这两座神像绑起来拖它们，而当他们用绳子拖的时候，他们遇见了雷击，同时又遭到了地震。于是那些拖神像的三段橈船的水手们便心神错乱起来，而他们在这种错乱的心情之下，竟相互象对敌人那样地厮杀起来，直到最后他们只剩下了一个人，自己回到帕列隆来了。

(86)关于这件事，雅典人的说法就是这样。但是埃吉纳人却说雅典人不是只乘着一艘船(因为如果雅典人只派来一艘船甚或几艘船的话，那末那使他们自己没有船只，他们也是很容易把雅典人击退的)，而实际上是乘着许多只船在他们那里上陆的，结果他们没有进行海战，便向雅典人投降了。但是他们却从来不能十分明确地指出，是因为他们自己承认自己在海战方面不行才投降的，还是因为他们故意做他们当时所做的事情。埃吉纳人说，在雅典人看到没有人出来和他们作战的时候，他们便从船上下来，着手去搬运神像，然而他们既然不能把神像从台座上搬下来，他们便用绳子缚住神像向下拖，而在他们拖呀拖呀的时候，这件事别人也许相信，但我不相信的，两座神像竟一同向着他们跪了下来。从那时起这两座神像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了。这就是雅典人所做的事情。但是关于他们自己，埃吉纳人说，他们知道雅典人想对他们作战，于是他们便预先保证了阿尔哥斯人对他们的援助。因此当雅典人在埃吉纳地方登陆的时候，阿尔哥斯人便前来援助埃吉纳人，阿尔哥斯人是从埃披道洛斯偷偷地渡海到岛上来的，登陆之后便乘雅典人之不备向他们进攻，把他们和他们的船只切断。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雷，同时还遇到了地震。

(87)这就是阿尔哥斯人和埃吉纳人的说法，而雅典人自己也承认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安全地返回了阿提卡。但是阿尔哥斯人说，把雅典人在只有一个人还的战斗中击溃的正是他们，雅典人则说击溃了他们的是神力。但是雅典人说，即使是这个生还的人也没有得救，而是象下面所说那样地死掉了。原来他自己回到了雅典，把经过的惨事告诉了大家。据说当被派出去进攻埃吉纳的那些人的妻子们知道了这件事的时候，对于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安全返回这件事十分气愤，于是她们便集合在他的周边向他追问她们自己的丈夫在什么地方，并用她们衣服上的别针把他刺死了。这个人就这样地被刺杀了。在雅典人看起来，妇女们所干的这件事情比起他们的不幸遭遇来是更要可怕的。据说，他们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来惩罚这些妇女，便把她们的服装改换成为伊奥尼亚式的。原来直到当时为止，雅典的妇女是穿着和科林斯人的服装非常相似的多里斯式服装。结果这种服装就给变成了亚麻外衣，以便她们不会再用别针。

(88)然而，若是讲老实话，这种衣服不是起源于伊奥尼亚，而是起源于卡里亚的。因为在希腊本上，古代的全部妇女的服装都是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多里斯式的服装一样的。另一方面，至于阿尔哥斯人和埃吉纳人，这一点也正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甚至为他们每一个国家作出一个规定，即他们的别针

应该制作得比过去一般规定的长度长一半，而他们的妇女要特别把别针奉献到以上那些女神的神殿里去；而阿提卡制造的其他任何物品和陶器都不能带到神殿里面去，但是那里却习惯于用国产的器皿来饮水。因此阿尔哥斯和埃吉纳的妇女从那时起便由于和雅典人不和而戴着比先前要长的别针。而直到我的时代她们还是这样做的。

(89)雅典人和埃吉纳人开始结怨的缘由就是我上面所说的了。因此，在底比斯人前来邀请的时候，埃吉纳人立刻就来帮助只奥提亚人了，因为他们还没有忘掉神像的旧事。埃吉纳人蹂躏了阿提卡的沿海地带，雅典人于是立刻开始着手对他们派出讨伐的军队。但是从戴尔波伊却来了一个神托，命令他们在埃吉纳人的这次蹂躏之后三十年中间不要轻举妄动，而在第三十一年里，则给埃阿科斯划出一个圣域来，再对埃吉纳人发动战争。这样他们便可以顺利地达到他们的目的；但如果他们立刻派出一支军队攻打他们的敌人的话，他们诚然最后也可以制服他们的敌人，但是在这期间他们要受很多的苦，而且还要付出极大的气力。当雅典人听到人们把这一神托告诉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便给埃阿科斯划出一个圣域来，这个圣域现在就在他们市场的地方；但是既然埃吉纳人把他们蹂躏得这样苦，他们实在忍不住在三十年中间按兵不动。

(90)但是正当他们准备进行报复的时候，在拉凯戴孟却发生了一件妨碍了他们这样做的事情。原来当拉凯戴孟人知道了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对佩提亚所施的策略以及佩提亚对他们自己以及对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策略的时候，他们由于双重的理由而感到十分气愤，一则是由于他们从他们的祖国驱逐了他们自己的盟友，再则是由于他们这样做而雅典人对他们并没有表示感谢之意。此外，他们还受到神托的嗾使，因为神托警告他们说、雅典人将要对他们做出许多使他们对之结怨的事情来。而在这之前，他们是不晓得这些神托的。但是现在克列欧美涅斯却把神托带到斯巴达来，而拉凯戴孟人也就知道了这些神托的内容。克列欧美涅斯是从雅典的卫城得到了神托的；在当时之前，神托是在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手里，但是当他们被驱逐的时候，他们把它忘在神殿里了。既然被遗忘，这些神托就重新给克列欧美涅斯得到了。

(91)拉凯戴孟人既然重新得到神托并且看到雅典人的实力与日俱增而且根本没有服从他们的意思，他们便觉得，如果阿提卡的人民得到自由的话，则这些人是很可能会有一无做到与他们势均力敌的，但如果这些人受看僭主的统治，那这些人就会是软弱的，并且愿意服从于一个主人。既然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们便派人从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亡命地点海列斯彭特的细该伊昂那里把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希底亚斯召了来。希底亚斯应召来到之后，斯巴达人又把他们其他盟国的使者们也召来，对这些人讲了下面的一番话：“诸位盟友，我们承认我们的所作所为错了。因为我们受到伪造的神托的愚弄，把原来是我们的好友并且还答应使雅典臣服于我们的人们从他们的祖国的国土上驱逐出去了，而这样一来，我们就等于把那个城邦交到无恩无义的民众手里去了；这些人只要借着我们的力量得到自由而抬起头来，他们立刻便会用各种办法侮辱我们和我们的国王，并把我们的国王驱逐出去、而现在他们现在已神气起来并且也越来越强大了。既然他们的邻邦贝奥提亚人和科尔启斯人特别已经知道了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我们认为其他各国不久也会知道他们自己的错误的。但是既然我们过去做错了，现在我们就要试

图借着你们的帮助向他们进行报复，因为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我们才把你们在这里看到的希底亚斯召来，把你们也从你们的城市请来，以便使我们的意见统一起来而力量也结合到一起，这样我们便可以把他带回雅典并归还我们从他那里拿走的东西”。

(92)以上便是拉凯戴孟人所说的一番话，但是他们的话在他们的大部分盟国听起来却是很难接受的。在其他人都默不作声的时候，一个叫做索克列期的科林斯人说：“(a)拉凯戴孟人啊！你们现在正是在破坏平等的原则并准备在各个城邦恢复僭主政治，这真是让天空在大地的下面，大地在天空的上面，让人住在海里，鱼住在陆地上啊。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象僭主政治那样不公正，那样残暴不仁的。如果要僭主统治城邦在你们看来真正是一件好事的话，那么就首先在你们中间立一名僭主，然后再设法给其他的城邦立僭主罢。但是现在如何呢，你们自己从来不去试着立僭主并且用一切办法防范不要任何僭主在斯巴达起来，可是你们对你们的盟国却是不正当的。而且，如果你们也和我们一样有过这样的经验，对于这件事你们的看法就会比你们现在明智得多了。

(β)科林斯人的国家组织形式，现在我想来说一说。统治者是少数人，即称为巴齐亚达伊的少数人，他们执掌着城市的大权，而他们之间又是相互通婚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名叫阿姆底昂的人，他有一个名叫拉布达的跛腿女儿。既然看到巴齐亚达伊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娶她，她便被嫁给了佩特拉市镇的埃凯克拉铁司的儿子埃爱提昂，他原来是拉披塔依人凯涅乌司的后代。他娶了这个妻子或任何其他妻子后都没有给他生儿子，于是他为了孩子的事情到戴尔波伊去问个究竟。而在他刚一进入圣堂的时候，佩提亚立刻向他说出了下列的诗句：

埃爱提昂，虽然你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尊敬，但崇高的荣誉还是应当属于你的。

拉布达不久将要怀孕，她将要给你生下一块圆的石头，这石头注定要落到王族的头上，而对科林斯执行正义。给埃爱提昂的这个神托不知怎的到了巴齐亚达伊族的耳朵里去，而他们对于送到科林斯来的前一个神托也是不了解的，尽管这一神托的意义和给埃爱提昂的那个神托的意义是一样的。神托里的诗句是这样：

雌鹰在山里怀孕，一只雄壮
而凶猛的
狮子将要从那里诞生；它将要
把许多人的膝头解开。
因此，你们这些科林斯人，我要你们
很好地注意一下，
你们这些住在美丽的佩列涅泉的旁边，
住在巍峨的科林斯的人们啊！

(γ)在先前给巴齐亚达伊族的这一神托是他们所不能解释的。但是现在，当他们知道了给埃爱提昂的这个神托的时候，他们立刻懂得，前一个神托和埃爱提昂的这个神托是符合的。他们既然也懂了这个预言，他们便按兵不动地等在那里，打算把给埃爱提昂生下的不管什么东西给毁掉。因此，当他的妻子一分娩的时候，他们便派出了他们同族的十个人到埃爱提昂住的市镇去以便把小孩杀死。这些人来到佩特拉，走进埃爱提昂的住所来要这个孩

子。对他们此行的目的丝毫不晓得的拉布达以为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是由于他们和孩子的父亲的友谊，因此便把它带来了交给其中的一个人。故事说，这些人在道上会商议好，第一个接过孩子的人应当把它摔到地上去。因此当拉布达把孩子带来并交出孩子的时候，由于上天的保佑，这个孩子竟向接过它的那个人微笑起来。这个人看到了他的微笑而恻隐之心使他不忍下毒手，因而他便由于心里发软而把孩子交给了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又交给第三个人，这样经过了十个人的手，却没有一个人想把它杀死。于是他们把这个孩子交回给他的母亲而出去了，他们站在门前相互埋怨和责怪起来，但主要是对那第一个接过了孩子的人，因为他并没有按他们计划好的办法去做。过了一会儿、他们才想到再进去，大家一齐动手来杀死这个孩子。(δ)但是神托注定埃爱提昂的后人将会是科林斯受难的原因。因为拉布达站在离门很近的地方，把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听到了。她害怕他们改变主意而再来拿走这个孩子而把它杀死，于是她便把孩子带走，而把它藏在一个柜子里，因为她认为这个地方是最难找到的。原来她知道，如果他们回来着手搜寻的时候，他们是会把每个地方都搜查到的，而实际上他们正是这样做了。他们前来搜查，但是在搜查不到时，他们便决定回去并且告诉派他们前来的人，说他们已按照命令把一切都办妥了。(ε)这样，他们就离开并且这样报告了。但是埃爱提昂的儿子很快地成长起来了，而且由于他逃脱了那次的危险，他便由于那个柜子而起名为库普赛洛斯(希腊语的库普赛列■ v ψ ■ λ η 原来是柜子的意思——译者)。而当库普赛洛斯长大成人而到戴尔波伊请示神托的时候，戴尔波伊便给了他一个有双重意义的神托。库普赛洛斯相信了这个神托，于是他攻打并取得了科林斯。神托的话是这样的：

到我的圣堂里米的这个人是幸福的，埃爱提昂的儿子库普赛洛斯，著名的科林斯的国王，他自己和他的儿子们是幸福的，但是他的儿子的儿子却不是幸福的。以上就是神托的话。但是库普赛洛斯在取得了僭主的权力以后，却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他放逐了许多科林斯人，他剥夺了许多人的财产，更杀害了为数要多得多的人的生命。

(ζ)他统治了三十年^①并且得到了善终，继他为僭主的是他的儿子佩利安多洛斯。佩利安多洛斯在起初，性情比他的父亲要温和些，但是自从他通过自己的使者和米利都的僭主特拉叙布洛斯有了交往之后，他就变得比库普赛洛斯残暴得多了。因为他有一次曾派遣一名使者到特拉叙布洛斯那里去，去请教他使用怎样的办法最安全地处理事务，才能够把他的城邦治理得最好。特拉叙布洛斯把从佩利安多洛斯派来的这个人领到城外的一块谷地来，而当他经过这块谷地的时候，他便一再地询问来人有关于从科林斯前来的事情，同时却不停地把长得比别的穗子高的穗子剪下来抛掉。他便这样地走过了整块的田地并把谷物中所有最好的和收成最好的部分毁掉了。在这之后，他一言不发，便把使者打发走了。当使者回到科林斯的时候，佩利安多洛斯急于想知道他所带回来的忠告是什么，但是这个使者说，特拉叙布洛斯并没有给他任何忠告，他认为他被派去见的那个人是一个性情奇怪的人，因为他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而且是一个毁掉自己财产的人。于是他把他看到特拉叙布洛斯所做的事情叙说了一遍。

(η)但是佩利安多洛斯明白了他所做的是什么事情并且认识到，特拉叙

^① 从六五五年到六二五年。

布洛斯是劝告他杀死他的城邦中最杰出的人们，并且从此要以非常残暴的手段来对待自己的臣民，用诛杀或是流放的办法。库普赛洛斯所没有做到的事情，佩利安多洛斯都给完成了；而在一天里，由于他自己的妻子梅里莎的原故，他把科林斯的全体妇女都给剥得精光。因为他曾派遣使者到阿凯隆河河畔的铁斯普洛托伊人那里去，请示死者关于一个异邦人委托的物品的神托。但是梅里莎的幽灵出现了，她说她什么也不舍他，也不告他托存的物品在什么地方，因为她说她冷而且没有穿任何衣服。原来佩利安多洛斯虽然把衣服和她一同埋葬，但是没有把衣服烧掉，因此这衣服对她便没有用了。她说她要举出这样一件事情来证明她所讲的话是真实的，即佩利安多洛斯曾把面包放到冷却的灶里面去。当这话给带回到佩利安多洛斯那里去的时候(因为他曾和梅里莎的尸休交媾，因此他知道他所举出的证据是真的)，他听了这话之后立刻宣布说全体的科林斯妇女都应当到希拉的神殿来。因此她们来的时候就象参加节日的庆祝一样，把她们最好的衣服都穿上了。但佩利安多洛斯却把自己的亲卫兵安置在那里，不分贵妇和女仆，一律剥下她们的衣服并且把所有的衣服堆到一个穴里烧掉，同时并向梅里莎进行祷告。当他这样做了之后，第二次派人去到梅里莎那里去，于是梅里莎的幽灵就告诉了他异邦人存放的物品在什么地方。

拉凯戴孟人啊，你们要知道这就是僭主政治，而这就是它所干的勾当。当我们科休斯人看到你们把希底亚斯召来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十分惊讶的。但现在听到你们这样讲话，我们便更加惊讶了。因此借着希腊诸神的名字，我们恳求你们不要在各个城邦建立僭主政治罢。如果你们不停止这样做，而不正当地试图把希底亚斯带回来的话，那末你们可要知道，科林斯人是不会同意你们的做法的。”

(93)以上便是科林斯的代表索克列斯所讲的一番话。和他答话的是希底亚斯，他和索克列斯一样呼告诸神前来作证，他说，当科林斯人注定要为雅典人所烦扰的宿命时刻到来时，则科林斯人的确是会比任何人都更想念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希底亚斯所以这样地来回答，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确切地体会到神托的含意。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保持沉默的其他盟邦代表，在他们听到索克列斯的无所顾忌的发言时，他们也就都讲了话并且表示同意科林斯人的意见，他们都请求拉凯戴孟人不要对希腊的城邦实施任何革新。

(94)这样一来，这个计划便作罢了。希底亚斯不得不离开了。马其顿人的国王阿门塔斯想把安铁莫斯给他，而帖撒利亚人则想把约尔科司给他。但是他都不愿意要，而是再回到细该伊昂，这是佩西司特拉托斯用武力从米提列余人那里夺取过来的市邑，而在把它征服之后，他便把他和一个阿尔哥斯妇人之间所生的庶子海该西斯特拉托司安置在那里做僭主。但是海该西斯特拉托司并未能和平无事地保有他从佩西司特拉托斯所承受过来的地方，因为米提列奈人和雅典人在长年中间从阿奇列昂和细该伊昂城出兵兴战。米提列奈人出兵是要收回失地，雅典人则是不承认它，他们所持的论据则是爱奥里斯人对于伊利亚斯的领土，并没有比他们本身。或是比帮助美涅拉欧司为海偷之被动复仇的其他任何希腊人更多的权利。

(95)在这一战争的战斗当中，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是下面的这件事情是值得记的：在雅典人取得胜利的一次战斗中，诗人阿尔凯峨斯临阵脱逃了，但是在跑开时他的武器却被雅典人得到并且给悬挂在细该伊昂地方雅典娜的神殿里。阿尔凯峨斯因此做了一首诗送到米提列奈去，在这首诗里他向他的

朋友美兰尼波司陈述了他自己的不幸遭遇。但是，至于米提列奈人和雅典人，则库普赛洛斯的儿子佩利安多洛斯给他们讲了和，他们在这件事上服从了他的仲裁。讲和的条件是每一方面各自保有他们原有的地方。这样一来，细该伊昂便归雅典来统治了。

(96)但是从拉凯戴孟来到亚细亚的希庇亚斯却玩弄了各式各样的手段，他向阿尔塔普列涅斯诽谤雅典人，用一切办法想使雅典展服于他和大流士。而正当希庇亚斯这样做的时候，雅典人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他们派使者到撒尔迪斯来，警告波斯人不要相信这些被放逐的雅典人。但是阿尔塔普列涅斯却命令他们把希庇亚斯迎回去，如果他们愿意求得安全的话。当这个命令被带回给雅典人那里去的时候，雅典人却不同意这样做。既然他们不同意这个办法，那他们便得对波斯进行公开的战争了。

(97)他们作了这样的打算，因此也便对波斯人表示了敌视的态度。正在这时，被斯巴达人克列欧美涅斯从斯巴达赶了出来的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来到了雅典，因为雅典这个城市是比其他任何城市都要强大的。阿里斯塔哥拉斯来到民众面前，便象在斯巴达那样地讲述了一番，他谈到了亚细亚的富藏，又谈到了波斯人怎样习惯于在作战时既不带盾牌，又不带长枪，因而是很容易被战胜的。他说了这一番话之后，又说米利都人是从雅典移居过去的，而拯救他们这一非常有钱的民族，这是十分正当的事情。他用一切办法来保证他的恳求的诚意，直到最后他把雅典人说服的时候。看来，真好象欺骗许多人比欺骗一个人要容易些，因为他不能欺骗一个人，即拉凯戴孟的克列欧美涅斯，但是他却能欺骗三万名雅典人。这样，雅典人便被说服了，他们议决派遣二十只船去帮助伊奥尼亚人，指定一个在各方面都享有令誉的雅典市民美兰提欧斯为海军统帅。派出去的这些船只就成了后来希腊人和异邦人的纠纷的开始。

(98)阿里斯塔哥拉斯比其他人都要早地乘船出发了。他来到米利都之后，便想了一个办法，不过这个办法并没有使伊奥尼亚人得到好处，(诚然他的计划的目的原来也不在此，而只是想跟国王大流士找找麻烦而已)。他派一个人到普里吉亚的派欧尼亚人那里去，这些人是被美伽巴佐斯作为俘虏从司妥律蒙河那里带来的，现在则不和别人杂居地住在普里吉亚的一个地区和一个村落里；而当这个人来到派欧尼亚人的地方时，他就说：“派欧尼亚人，我是米利都的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派来给你们指出解放的道路的，如果你们愿意追随他的话。整个伊奥尼亚现在都已起来反抗国王，而你们是有力量安全地夺回你们自己的国土的。你们所负责的部分是一直到大海的地方，过去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事情了”。派欧尼亚人在他们听到这话的时候，是非常欢喜的。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害怕危险而住在原地不动，但是其余的人却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逃向大海去了。到了那里之后，派欧尼亚人便渡海到了岐奥斯；而当着一大队波斯骑兵紧紧地追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那里。波斯人既然无法追上他们，他们便派人到岐奥斯去，命令派欧尼亚人回来；派欧尼亚人不肯这样做，却给岐奥斯人从岐奥斯带领到列斯波司去，而列斯波司人又把他们带到多里司科斯那里去。从那里他们便循着陆路迈回派欧尼亚了。

(99)至于阿里斯塔哥拉斯，则当雅典人率领着他们的二十只船来的时候，当雅典人和其他联盟者都来齐了的时候，阿里斯塔哥拉斯便拟定了一个向撒尔迪斯进军的计划。和雅典人的二十只船同来的，还有五艘埃列特里亚

人的三段桡船，埃列特里亚人前来参加战争不是为了取悦雅典人，而是为了米利都人，前来报答米利都人对他们的恩谊的(原来在这之前，当埃列特里亚人对卡尔启斯人作战时，米利都人曾是他们的联盟者，但同时萨摩司人却来帮助卡尔启斯人以对抗埃列特里亚人和米利都人)。他本人并不和军队一同前进而是仍旧留在米利都，并任命其他人担任米利都人的统帅，这就是他自己的兄弟卡罗披诺司和另一个叫做海尔摩庞托司的市民。

(100)带着这样的兵力来到了以弗所的伊奥尼亚人、在以弗所境内的科列索司地方下了船。他们自己率领着一支大军向内地迈进，而使以弗所人在路上作他们的向导。他们沿着凯科斯河行进并且从那里越过特莫洛斯山，这样他们便到了撒尔迪斯并攻占了它，而没有受到任何抵抗。他们攻占了它所有的地方，留下的只有卫城，因为那里有阿尔塔普列涅斯率领一支大军防守着。

(101)但下面的情况使他们不能劫略这座城市。撒尔迪斯的较大部分的房屋都是茅草造成的，即使有一些砖造的房屋，它们的屋顶也都是茅草盖成的。结果是，如果有一个兵把这样的一所房子点着。大火就会一所房屋接着一所房屋地在全城烧起来。在城市看火的时候，吕底亚人和市内的全体波斯人，由于火烧了外围而从四面八方向着他们迫来，而他们又无法逃出城外，因而他们便都拥到市场以及流经市场的帕克托罗司河的地方来，帕克托罗司河从特莫洛斯山把金砂带了下来，象海尔谟斯河流入海里那样地流入海尔谟斯河。吕底亚人和波斯人集合在帕克托罗司河河畔的市堤上，并不得不在那里保卫自己。当伊奥尼亚人看到他们的某些敌人保卫自己，又有一大群人迫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害怕了，于是便从城里向名为特莫洛斯的方面去，到入夜的时候，他们就离开那里上了船。

(102)这样，撒尔迪斯和在那里的当地女神库贝倍的神殿就化为灰烬了^①；而后来波斯人便以这座神殿的焚烧为借口，把希腊的神殿都给烧掉了。但是，这个时候，住在哈律司河这一边的波斯人，在听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便集结起来前来援助吕底亚人。不过他们却发现伊奥尼亚人已经不在撒尔迪斯了。但是他们却在后面追踪而在以弗所追上了伊奥尼亚人。伊奥尼亚人在那里列阵迎击他们，但是吃了惨重的败仗。他们中间有不少知名之士死在波斯人的刀下，特别是埃列特里亚人的统帅埃瓦尔启戴司，这个人曾因在比赛时获胜而获得桂冠并且曾受到凯欧斯的西蒙尼戴斯的很大的赞赏。在战斗中幸而活命的那些伊奥尼亚人便各自逃散，返回自己的城市去了。

(103)他们当时便是这样进行战斗的。但是不久雅典人便完全离开了伊奥尼亚人并拒绝帮助他们了，尽管阿里司塔哥拉斯曾派使者前去恳切请求。虽然伊奥尼亚人失去了他们的雅典联盟者，却仍是同样积极地继续准备对国王的战争(原来他们对大流士从一开始就已经这样干了)。他们乘船到海列斯彭特去并且征服了拜占廷以及那一地区的所有其他城市。然后他们又乘船离开了海列斯彭特到卡里亚去，并使大部分的卡里亚人都站到他们的一面来。因为甚至直到当时不愿意和他们结成联盟的卡乌诺斯，在撒尔迪斯被烧之后都和他们结合起来了。

(104)而且，除去阿玛图司人以外，全体赛浦路斯人也都自愿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因为他们也叛离了美地亚人，叛离的经过是这样。有一个叫做欧涅西洛司的人，他是撒拉米司人的国王戈尔哥斯的弟弟、凯尔西司的儿子埃

^① 这是四九八年的事情。库贝倍是音里吉亚人和吕底亚人的伟大女神。

维尔顿的儿子西罗莫斯的孙子。这个人以前常常劝说戈尔哥斯叛离大流士，而当他知道伊奥尼亚人也叛离了的时候，他也便立刻极力催促戈尔哥斯这样做。但是当他不能说服戈尔哥斯的时候，他和他的一党便等待着他的哥哥走出撒拉米司城的时候，把城门关上不许他进来。失去了自己的城市的戈尔哥斯亡命到美地亚人那里，而欧涅西洛司便成了撒拉米司的国王。他说服全赛浦路斯与他一道叛离了大流士，例外的只有不肯听从他的阿玛图司人。于是他便围攻了他们的市邑。

(105)于是欧涅西洛司便围攻了阿玛图司。但是当大流士听说撒尔迪斯被攻克并且给雅典人和伊奥尼亚人烧掉，而米利都人阿里司塔中哥拉斯又是结党策谋这个计划的首脑人物的时候，据说他刚一听到这话并不把伊奥尼亚人放在心上，因为他确信所有他们都不能因叛变行动而免于惩罚，而只是问雅典人是什么样的人。当人们告诉他之后，他便要人们把弓给他拿来，他放一支箭在弓上并把它射到天上去，在把这支箭射到上空去的时候他祈求说：“哦，宙斯，容许我向雅典人复仇罢！”自是而后，每到他用饭的时候，他都要他的一个仆人在他的面前说三次：“主公，不要忘掉雅典人啊！”

(106)在发出了这样的命令之后，大流士便把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欧斯召到他的面前来，这时他已把希司提埃伊欧斯留在身旁有很长一个时候了。大流士于是问他：“希司提埃伊欧斯，我听说你把米利都付之管理的那个代理官已经叛离了我。他从对面的大陆渡海把人们带了过来，说服了因其行为而应受我的惩罚的伊奥尼亚人和他们纠合到一起，并且掠夺了我的撒尔迪斯城。因此现在我要问你，你认为这样的做法对不对？而且不是你从中策划，这样的事情又如何能够做出来？你可要小心今后不要叫人发现你是要对这些行动负责的。”听了这话之后，希司提埃伊欧斯便回答说：“主公，你讲的这是什么话？我是绝不会出那会使你招致不论是大的或小的损害的任何主意的！而且我要这样做，我是想干什么呢？我又是缺少什么呢？你所有的一切东西我都可以有，而且我又有这样的荣誉来和你商量一切事情。而且，如果我的代理官确实做出了象你所说的那样的事情，那请你确信，这他是自己想这样做的。至于我本人，我甚至不能相信这样的情报，说米利都人和我的代理官背叛了你。但如果他们真是这样做了，而且国王你所听到的事实是真实的事情的话，那末我就请你好好地注意一下，当初你把我从海岸地带调出来，你是做了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这样一来，由于我被调离伊奥尼亚人的视界，伊奥尼亚人便借着这个机会实现他们久已想望的事情，而如果我在伊奥尼亚的话，那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城邦作乱了。因此，请尽速把我派到伊奥尼亚去，这样我便可以使那个地方恢复原来的安定秩序并且把策训这一切的那个代理官引渡到你的手里。因此，当我依照你的意旨把这件事完成的时候，我用你们王室的诸神来发誓，在我使海上最大的萨尔多岛^①向你纳贡之前，我决不脱掉我下去到伊奥尼亚时所穿的服装”。

(107)希司提埃伊欧斯就是这样说的，他的本意在于欺骗，但是大流士却同意他的话并且放他走了。大流士命令希司提埃伊欧斯，要他在完成他许下的事情的时候，再到苏撒前来见他。

(108)一方面，当关于撒尔迪斯的消息传到国王这里来，而大流士象我说的那样用弓箭射了天空之后，他便和希司提埃伊欧斯商量；希司提埃伊欧斯

^① 即萨地尼亚。

得到了大流士的允许，便到海岸地带去了。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下面我所说的事情。正当撒拉米司的欧涅西洛司围攻阿玛图司人的时候，他得到消息说，一个叫做阿尔图比欧司的波斯人被认为正在率领着一支波斯的大军乘船到赛浦路斯来。欧涅西洛司知道这件事之后，便派使者到伊奥尼亚各地去召集人民，而伊奥尼亚人在稍加考虑之后便率领一支大军来到了。因此，当波斯人从奇里后亚渡海后循着陆路向撒拉米司推进的时候，伊奥尼亚人正在赛浦路斯，同时腓尼基人正乘船绕过了一个称为赛浦路斯之钥的地岬。

(109)既然事情的情况是这样，赛浦路斯的僭主们于是把伊奥尼亚人的将领们召集起来，向他们说：“伊奥尼亚人！我们赛浦路斯人任凭你们选择你们作战的对手，波斯人或是腓尼基人。因为，假如你们愿意在陆地上列阵并且和波斯人一决雌雄的话，那末你们现在就应当下船在陆上列阵，而我们则登上你们的船对腓尼基人作战；如果你们宁愿意和腓尼基人较量，那你们当然也可这样做。不过不管你们选择什么人为作战对象，都务必要做到使伊奥尼亚和赛浦路斯得到它们的自由，因为它们是指望着你们的”。于是伊奥尼亚人回答说：“可是，我们是伊奥尼亚根据全体一致的决定派出来保卫海洋的，不是把船交给赛浦路斯人而自己在陆地上和波斯人作战的。因此我们将努力在交付给我们的事情上勇敢地完成任务。而你们也必须奋起勇敢作战，因为你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给美地亚人做奴隶时的痛苦的。”

(110)伊奥尼亚人便是这样回答的。波斯人不久就来到了撒拉米司平原，于是赛浦路斯的国王们便下令列阵备战，他们把撒拉米司人和索罗伊人的最精锐的部分选出来和波斯人对抗，而用其余的赛浦路斯人来抗击敌军的其他部分。欧涅西洛司自己则选了一个阵地率军与波斯的将领阿尔图比欧司相对峙。

(111)阿尔图比欧司所骑的马受过这样的训练，这种马一遇到和披甲的步兵作战时就要直立起来。欧涅西洛司听到这种情况之后，便向他那精干战术并且非常勇敢的卡里亚族的盾手说：“我听说阿尔图比欧司的马会直立起来并且会把任何它遇到的人猛踢猛咬。你想一下并立刻告诉我，你所伺伏和要打击的是哪一个，是阿尔图比欧司本人还是他的马”。于是他的这个走卒回答他说：“国王，我准备打其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是两个都打，你怎样吩咐，我就怎样做。但我愿意告诉你我认为对你最合适的做法。在我看来，国王和将领是应当对付国王和将领的(如果你杀死一个敌人的将领的话，那你就成就了一件伟大的功业，而如果，当然我希望不会有这样的事，他杀死了你的话，那末被一个够得上是对手的人杀死，死亡的悲惨程度也是会减少一半的)，而对于我们这些仆从来说，那我们是应当和与我们同样身分的仆从，乃至和马匹作战的。不要害怕马的那些把戏。我向你保证，它再也不会和任何人在战斗中玩这套把戏了。”

(112)以上便是他说的话。紧接着两军在陆上和海上的激战就开始了。伊奥尼亚人那一天在海上表现出占着很大的优势，他们打败了腓尼基人；在他们当中，萨摩司人是最勇敢的。在陆地上，当两军相会时，他们便相互交起锋而打起来了。下面我要说一说关于这两个将领的事情。阿尔图比欧司拍马向欧涅西洛司攻来，而欧涅西洛司则象他和他的盾手约定的那样，一下子把乘马向他打来的阿尔图比欧司刺下马来，而当阿尔图比欧司的马直立起来把它的前脚踏在欧涅西洛司的盾牌上的时候，这个卡里亚人立刻使用他的新月形的刀把马腿割了下来。这样一来，波斯的将领阿尔图比欧司和他的马便都

战死了。

(113)当其他人等还在作战的时候,库里昂的僭主斯铁塞诺尔却率领着他的一批人数不算少的人投敌了。据说这些库里昂人是阿尔哥斯人的移民。在库里昂人投敌的时候,撒拉米司人的战车也学了他们的样子。这样,结果就使波斯人占了赛浦路斯人的上风。因此军队被击溃了,许多人被杀死了。阵亡的人当中有发动了赛浦路斯人起事的凯尔西司的儿子欧涅西洛司,还有索罗伊人的国王阿里司托库普洛司。阿里司托库普洛司是披罗库普洛司的儿子,而当雅典的梭伦在他到赛浦路斯来的时候,曾在一首诗里称赞这个披罗库普洛司,说他比所有其他的僭主都好。

(114)关于欧涅西洛司,则阿玛图司人是把他的头割了下来带到阿玛图司去。他们把这个头高悬在城门之上,因为他曾经围攻过他们的城市。在欧涅西洛司的首级挂在那里若干时候后,里面就空了,于是一群蜜蜂飞到里面去满满地造了窠。由于有了这样的现象(阿玛图司人便请示关于这个髑髅的神托),神托指示他们把这个髑髅拿下埋起来,并且每年象对英雄那样地向欧涅西洛司奉献牺牲。神托说,他们这样做,运气就会变好。

(115)阿玛图司人这样做了,他们直到我的时候还是这样做的。但是当着在赛浦路斯的海面上进行海战的伊奥尼亚人知道欧涅西洛司的一切已经垮台,而除了撒拉米司人交给了他们先前的国王戈尔哥斯的撒拉米司之外赛浦路斯的一切城市均被围攻的时候,他们一接到消息立刻乘船跑到伊奥尼亚去了。在赛浦路斯的城邦当中,被围攻得最长久的是索罗伊人。波斯人在第五个月里用了把对方城墙下面掘空的办法才攻克了这座城邦。

(116)这样,赛浦路斯人虽然在一年中间争得了自由,结果却再一次遭到了奴役^①。同样是波斯的将领,而同样又都娶了大流士的女儿的达乌里塞司,叙玛伊埃司和欧塔涅斯追击那些远征撒尔迪斯的伊奥尼亚人并把他们赶到他们的船上去。在这一胜利之后,他们就在他们中间分配了各个城邦并且把它们劫掠一空。

(117)达乌里塞司向海列斯彭特的各个城市进兵,他先后攻占了达尔达诺斯、阿比多斯、佩尔柯铁、拉姆普撒柯斯和帕依索司。他攻占每一座城市所费的时期是一天。正当他从帕依索司向帕里昂进兵的时候,他得到消息说,卡里亚人和伊奥尼亚人同谋背叛了波斯人,于是他便离开了海列斯彭特,率领军队向卡里亚进发了。

(118)但是,结果怎样呢,在达乌里塞司到达以前,卡里亚人就知道了这个消息;而当卡里亚人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便在玛尔叙亚斯河河畔的一个叫做白柱的地方集合起来。这个玛尔叙亚斯河的发源地是伊德里亚司地区,最后流注到迈安德罗司河里去。他们在那里集合时提出了许多计划,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计划中最好的是金杜埃司人,娶了奇利启亚国王叙恩涅喜斯的女儿为妻的玛乌索洛司的儿子披克索达洛司所提出的计划。披克索达洛司的计划的要点是,卡里亚人应该渡过迈安德罗司河而背着这条河进行战斗,因为这样他们既然被切断退路而不能逃跑,那他们便不得不坚守阵地,这样他们就一定会比平时更加勇敢了。不过披克索达洛司的这个意见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却反而是另一种看法占了上风,这就是要波斯人而不是卡里亚人背向着迈安德罗司河,理由是如果这样的话,在波斯人被战败而退却时

^① 四九七年。

他们无法逃脱而是会被赶到河里去的。

(119)不久之后，当波斯人到来并渡过了迈安德罗司的时候，他们和卡里亚人就在玛尔叙亚斯河的河畔交锋了。卡里亚人进行了长时期的顽强的战斗，但是他们终因寡不敌众而败北了。波斯人死在那里的有两千人，而卡里亚人阵亡的则多到一万人。他们当中逃出战场的人们则逃往拉布劳昂达，在那里被赶到洋梧桐的大圣林、即宙斯·司特拉提欧司的圣域中去。在我们所知道的人们当中，只有卡里亚人是向宙斯·司特拉提欧司奉献牺牲的。在被赶到那里去之后，他们便商量如何能使他们自己得到最大的安全，是自己向波斯人投降好呢，还是全体一致退出亚细亚好呢。

(120)但是正当他们商量的时候，米利都人和他们的同盟军前来增援了。于是卡里亚人便放弃了他们先前的计划并准备重启战端。他们迎击波斯人的进攻，但是吃了比前一次还要惨重的败仗；他们的全军中阵亡的人很多，不过米利都人所受的打击都是最重的。

(121)但是后来卡里亚人从这次的灾祸恢复过来，又开始准备战斗了。他们听说波斯人又出发向他们的城市进攻了，于是他们在佩达索斯地方的大道上设下了埋伏，结果波斯人在夜间中了他们的伏兵而全部阵亡了，和他们同时丧命的还有他们的将领达乌里塞司、阿摩尔盖司和昔西玛凯司。巨吉斯的儿子密尔索斯也和他们一同阵亡了。指挥这一支伏兵的人就是美拉撒人伊巴里诺司的儿子海拉克列戴斯。

(122)这些波斯人就这样地阵亡了。那些追讨远征撒尔迪斯的伊奥尼亚人的人们中的一人叙玛伊埃司现在是向普洛彭提斯推进并在那里攻克了美西亚的奇欧司。而在他征服了这个地方之后，当他听到达乌里塞司已经离开海列斯彭特并向卡里亚挺进的时候，他便离开了普洛彭提斯而率军前往海列斯彭特。他征服了住在伊里翁地方的全部爱奥里斯人，以及古昔的铁乌克洛伊人的遗族的盖尔吉斯人。但是当叙玛伊埃司正在征服这些民族的时候，他自己也病死在特洛阿司了。

(123)他就是这样地死在那里了。于是撒尔迪斯的太守和第三位将军欧塔涅斯便受命率军征讨伊奥尼亚和与它相邻接的爱奥里斯的领土。因此他们便攻占了伊奥尼亚的克拉佐美纳伊和爱奥里斯人的库麦。

(124)从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他的行动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有气魄的人物,因为在他扰乱了伊奥尼亚并且引起了巨大的动乱之后,当他看到他所做事情的后果时,他却想逃之夭夭了。此外,他还认为要想战胜大流士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当城市被攻克时,他便把与他共同谋叛的人们召来商议,说他们如果被逐出米利都,他们最好是先搞一个避难的地方。阿里斯塔哥拉斯问他们,他是应当把他们从那里率领到萨尔多去殖民呢,还是到希司提埃伊欧斯从大流士那里作为礼物得到并且用工事来防御的、埃多涅斯人的米尔尼诺司去。

(125)但是,海盖桑德罗斯的儿子、历史家海卡泰欧斯的意见是,他们不到这两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地方去,但阿里斯塔哥拉斯如果从米利都被逐出的话,他应当在列罗司岛给自己修造一座要塞在那里安定地住下来,在这之后,他再离开这座岛,从那里返回米利都。

(126)海卡泰欧斯的劝告便是这样。但是阿里斯塔哥拉斯本人却认为最好是退到米尔尼诺司去。于是他便把米利都委托给一位知名的市民毕达哥拉斯,他自己则带着愿意追随他的任何人乘船到色雷斯去并且占有了他所要去的那个地方。他从那里出兵攻打色雷斯人,但是在他围攻一个市邑,而那里的色雷斯人甚至准备在停战的条件之下撤退的时候,他和他的军队却死在色雷斯人的手里了。

第六卷

(1)在激起了伊奥尼亚人的叛变之后,阿里斯塔哥拉斯就象上面所说那样地死去了。但是米利都的僭主希司提埃伊欧斯在得到大流士的允许离开之后,就来到了撒尔迪斯。当他从苏撒到了那里的时候,撒尔迪斯的太守阿尔塔普列涅斯便问他伊奥尼亚人叛变的原因是什么。希司提埃伊欧斯说他不知道,又说他对于当前发生的事情是感到十分突然的。在这里他是装做对目前的骚乱毫无所知的样子。但是阿尔塔普列涅斯却看出他是在装聋作哑,而他对于叛变的真相都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于是就对他说道:“希司提埃伊欧斯,让我来告诉你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罢。鞋子是你缝的,阿里斯塔哥拉斯不过是把它穿上罢了”。

(2)关于叛变的事情,阿尔塔普列涅斯是这样讲的。希司提埃伊欧斯看到阿尔塔普列涅斯对事情知道得这样清楚而十分害怕,就在天一黑的时候逃到海岸方面去了。因为他欺骗了大流士,他曾答应大流士征服最大的一个岛即萨尔多岛,但暗地里却是想对大流士兴兵而使自己成为伊奥尼亚人的领袖。在他渡海到达岐奥斯的时候,他就被岐奥斯人捉住和绑了起来,因为岐奥斯人认为他是给大流士派来做不利于他们的事情的。但是当他们知道他所以仇恨国王的全部始末的时候,他们就把他释放了。

(3)于是伊奥尼亚人便问希司提埃伊欧斯,为什么他这样热心地唆使阿里斯塔哥拉斯背叛国王并且使伊奥尼亚人遭到了这般巨大的损害。但真正的原因他却根本没有全部告诉他们,而只是向他们说,国王大流士曾打算把腓尼基人强行移走并使这些人定居在伊奥尼亚,而使伊奥尼亚人移居于腓尼基;他说,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才作了这样的布置。国王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打算,希司提埃伊欧斯这样说不外是要吓一吓伊奥尼亚人罢了。

(4)不久希司提埃伊欧斯便通过一个名叫赫尔米波司的阿塔尔涅乌斯人作使者送信给撒尔迪斯的波斯人。他这样做是因为这些人在先前曾和他商谈过叛变过的事情。但是赫尔米波司并没有把信送给他被指定送去的人们,而是把信带交给阿尔塔普列涅斯。阿尔塔普列涅斯知道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便命令赫尔米波司把希司提埃伊欧斯的信送到他应送去的人们那里去并且把波斯人送给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回信再交给他。这样阿尔塔普列涅斯就知道了哪些人是准备叛变的,于是他立刻把许多波斯人杀死了。

(5)这样,在撒尔迪斯便发生了骚动。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希望既未得遂,岐奥斯人便应他本人的请求把他带回了米利都。但是米利都人摆脱了阿里斯塔哥拉斯之后真是大喜过望,他们当然不愿接受任何僭主到自己的国内来,因为他们已经尝到了自由的味道。当希司提埃伊欧斯试图在夜里借武力之助强行进入米利都的时候,他被一个米利都人刺伤了大腿。因此,既然被逐出了自己的城市,他便返回了岐奥斯;在那里,当他不能说服岐奥斯人把船给他的时候,他便渡海到米提列奈去,尽力想说服列斯波司人把船送给他。他们装备了八艘三段橈船,和希司提埃伊欧斯一同驶往拜占廷。他们在那里驻扎下来之后,便把驶出黑海的一切船只都给拿捕了,除非这些船上的人员表示愿意给希司提埃伊欧斯效劳的时候。

(6)希司提埃伊欧斯和米提列奈人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些。至于米利都本身,则它是会受到一支庞大的海、陆军的进攻的。因为波斯的将领曾把他们的兵力集合起来组成一支大军,用来进攻米利都,他们不去进攻别的城市,

这是由于波斯人认为别的城市乃是无关紧要的。在海军当中，腓尼基人是士气最旺盛的，和他们同来的作战的有降服不久的赛浦路斯人，奇利尼亚人和埃及人。

(7)于是这些人前来进攻米利都和伊奥尼亚的其他地方，但是在伊奥尼亚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便派遣他们的使者到帕尼欧尼翁去商讨对策^①。当这些人到了那里并在那里进行了商议以后，便决定不纠合陆军来对抗波斯人，而是让米利都人防守他们的城墙，他们则把他们的船只一只也不留地装备起来，尽快地集合在拉戴，在那里用海战来保卫米利都。这个拉戴是米利都城附近海上的一座小岛。

(8)伊奥尼亚人很快地就带着他们所装备好的船只到了那里，和他们同来的有住在列斯波司的全部爱奥里斯人。他们是用这样的办法来布置战斗的。米利都人自己带着八十只船列阵为东面的一翼，紧接着他们的是拥有十二只船的普里耶涅人和拥有三只船的米欧司人，接在米欧司人后面的则是拥有十七只船的提奥斯人，再下面是拥有一百只船的岐奥斯人。此外，接着他们严阵以待的还有拥有八只船的埃律特莱伊人和拥有三只船的波凯亚人，在他们的后面则是拥有七十只船的列斯波司人；在这一条线上最后地方的是拥有六十只船的萨摩司人，他们形成了西面的一翼。以上总计起来，是三段桡船三百五十三只。

(9)以上就是伊奥尼亚的船。异邦人的船是六百只。而既然这些船只来到了米利都的海岸而他们的全部陆军也来到了这里，波斯人的将领们在他们知道了伊奥尼亚人的船只数目的时候，便开始害怕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制服希腊人，因此，如果他们不能取得制海权，他们便不能取得米利都并且或许有受到大流士的严厉惩罚的危险。既然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们便把伊奥尼亚人的僭主们集合在一起，这些僭主都是被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剥夺了统治权之后亡命到美地亚人那里去的，而现在他们也正好是在攻击米利都的军队里面。等这些在军队中的全部僭主都集合起来的时候，他们便向这些僭主说：“伊奥尼亚人，现在是你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向王室表示效忠的时候了。你们每一个人分别试图把他本国的人民从其他的同盟者那里分离开来罢。把这一点告诉他们，同时向他们保证决不会因他们的背叛而受到惩罚，他们的神殿和房屋也都不会被烧掉，而且他们也决不会再受到比先前更加残暴的对待；但如果他们不愿意这样做，而只是想作战的话，那末就对他们进行恐吓，告诉他们他们一定要吃到很大的苦头。告诉他们罢，如果他们打了败仗的话，他们将会变为奴隶，我们将要阉割他们的男孩子，把他们的女孩子送往巴克亚拉并且把他们的土地送给异邦人”。

(10)这便是波斯将领们说的一番话。伊奥尼亚的僭主们于是在夜里各自派人送信给他们本国的人；但是接到这些信的伊奥尼亚人的态度是固执的，他们各自认为波斯人只是通告他们自己的，因此不肯做出背叛的事情来。以上是波斯人来到米利都之后不久所发生的事情。

(11)不久之后，集合到拉戴的伊奥尼亚人便举行了会议。我认为在会议上向大家发言的人们当中，有一个波凯亚的将领狄奥尼修斯，他是这样说的：“伊奥尼亚人，我们当前的事态，正是处在我们要作自由人，还是要作奴隶，而且是逃亡的奴隶的千钧一发的决定关头了。因此如果你们同意忍受困

^① 参见第一卷第一四八节。

苦，你们当前是会尝到苦头的，但是你们却能够战胜你们的敌人而取得自由。但如果你们仍然这样闲散和不加整顿，我看就没有任何办法使你们不因背叛而受到国王的惩罚了。因此我请你们务必要听我的话，把你们自己托付给我，而我向你们保证，如果上天也嘉佑我们的话，我们的敌人不会和我们交战，而即或他们向我们动手，他们也会遭受彻底的失败的”。

(12)伊奥尼亚人听到这话之后，便把自己交到狄奥尼修斯的手里了。

于是他着手每天使船只在海上列为纵队，他训练划船手使他们能够相互突入对方的队列并且使船上的人员作战斗的准备，而在一天其余的时间里都把船只用锚系起来；他整天都使这些伊奥尼亚人不停地工作着。在七天里他们都听他的话并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了，但是过了这七天之后，他们不习惯这样的劳苦，而且因艰苦的工作和烈日的灼热而疲惫不堪，于是伊奥尼亚人便开始相互这样说：“我们是得罪了哪一位神，才叫我们吃这样的苦头呢？我们竟把自己交给了不过出了三只船的波凯亚的吹牛皮的家伙，我们真正是精神错乱和发疯了。这个人控制了我们之后，他就叫我们受到极其苛酷的虐待，结果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已经病倒了，而许多人也快要病倒了。不管我们遇到什么倒霉的事情也比当前的苦头好些，即使是我们有受到奴役的危险，不管是多么苦的奴役，也不会比我们现在受到的压迫再坏了。真的，我们不能再任凭他来摆布了！”这就是他们所讲的话。而从那一天起，就没有人再服从他了：他们象是陆军那样地在岛上给自己张开天幕，在里面躲避日晒，他们再也不肯到船上去，再也不愿意操练了。

(13)但是当萨摩司军队的将领们听到伊奥尼亚人的这种做法的时候，他们就想起了叙罗松的儿子阿伊阿凯司曾经奉波斯人之命送给他们的一个要他们脱离伊奥尼亚联盟的信。因此，当他们看到伊奥尼亚方面乱作一团的时候，他们便同意按照送给他们的信里的意思去做了。而且，他们还认为要想战胜国王的兵力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他们知道的很清楚，纵然他们战胜了大流士当前的海军，他们还会遭遇到另外一支有五倍大的海军的。故而，当他们一看到伊奥尼亚人拒绝听受使唤的时候，他们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作为口实，认为他们这样做，正是很幸运地反而保全了他们的神殿和他们的家宅。萨摩司人答应按照送给他们的信去做，送信的这个阿伊阿凯司是阿依阿凯司的儿子叙罗松的儿子。他曾是萨摩司的僭主，直到他和伊奥尼亚人的其他僭主一样，被米利都人阿里司塔哥拉斯剥夺了统治权的时候。

(14)因此，当腓尼基的水师前来向他们挑战的时候，伊奥尼亚人方面的船只便排成纵队出海迎击了。当他们双方接近并打了起来的时候，在随后的海战当中，哪些伊奥尼亚人英勇战斗，哪些伊奥尼亚人临阵怯懦，我这部历史是说不确实的，因为他们都是相互推卸责任的。但是据说，萨摩司人，根据他们和阿伊阿凯司的协定，当时确是掉头离开了他们的阵列，返回萨摩司去了。只有他们的十一艘三段橈船的船长不服从他们的统帅的命令，留在原地作战。由于这一次的行動，萨摩司的人民因他们的勇敢容许把他们的和他们的父亲的名字刻在一个石柱上，这个石柱现在还耸立在他们那里的市场上。但是列斯波司人看到他们的邻人溜之大吉了，便也学了他们的样。这样一来，较大部分的伊奥尼亚人也就都这样做了。

(15)在那些留在原地不动进行海战的人们当中，受损失最大的是岐奥斯人，因为他们不愿意作懦夫，而是想成就武勋。前面我已经说过，他们带来了一百只船参加海军，每只船上又有从他们市民当中选出的四十名精锐士

兵。他们看到自己受到他们大部分同盟者的欺骗，便认为如果他们自己也象其他人等那样地卑怯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此他们便仍然和帮助他们少数同盟者继续战斗并杀到敌人的阵列里面去，结果他们竟然击破了敌人的许多船只，不过他们自己却也损失了大部分的船只。因此，岐奥斯人便偕同他们剩下的船只逃回了他们的本国。

(16)但是岐奥斯人的那些由于破损而行驶不灵的船只上面的水手，他们在受到追击的时候便逃到米卡列去了。在那里，他们把船拖上岸把它们丢在那里，而后便从那里徒步穿行过了大陆。但是当岐奥斯人在他们行进之际进入以弗所的领土时，正巧是在夜里，而那里的妇女又正在举行铁斯莫波里亚祭。而且以弗所人先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岐奥斯人的事情，因此在他们看到有一支军队进攻他们的国土时，他们便深信，这是想来劫掠他们的妇女的一群强盗。于是他们便火速地把他们的全部兵力集合起来，把岐奥斯人杀死了。岐奥斯人于是遭到了我上面所说的惨祸。

(17)关于那个波凯亚人狄奥尼修斯，则当他看到伊奥尼亚人的事业已经垮台的时候，他便偕同他所俘获的三艘敌船从海上逃跑了。但是他不是逃到波凯亚去，因为他知道的很清楚，那地方是会和伊奥尼亚的其他地方一同被奴役的，他是立刻一直向腓尼基驶去，他在那里击沉了一些大商船，劫得了大量的财富，随后又扬帆前往西西里，拿那里作为据点，干起海盗的生意来。他只向迦太基人和第勒塞尼亚人，却不向希腊人打劫。

(18)当波斯人在海上击败了伊奥尼亚人的时候，他们便从海陆两方面包围了米利都。他们在城墙下面掘地道，还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攻城办法，直到在阿里司塔哥拉斯叛变之后的第六个年头，他们才完全攻克了该城并且奴役了全城的市民。这样看来，米利都城所遭受的惨祸就和神托关于米利都的话符合了。

(19)原来当阿尔哥斯人在戴尔波伊请示有关他们城市的安全的神托的时候，他们曾得到一个双关的神托。神托的一部分是关于阿尔哥斯人本身的，但是后来追加的神托都是关于米利都人的。关于阿尔哥斯人的那部分神托，在我的历史叙述到那一部分时，我还要提到，但下面的预言却是关于当时没有在场的米利都人的：米利都，你这个谋划坏事的人，到了那个时候，你会成为许多人桌上的珍馐美味，成为掠夺者丰富的赠品，你的妇女们将要为许多长发的老爷们洗脚而我的狄杜玛^①的神殿也要由别人来守护了。预言中的一切现在在米利都人的身上都应验了；因为他们的大部分男子都给留着长发的波斯人杀死了，他们的妇女和小孩子也被变成了奴隶，而狄杜玛的神殿和它的圣堂与神托所也被劫掠和烧毁了。关于这座神殿中的财富，在这部历史的其他地方我已经屡次提到了。

(20)在这之后，米利都人的俘虏便被押解到苏撒去了。国王大流士没有再对他们加以更多的伤害，而是把他们安置在所谓红海岸上的一个叫做阿姆培的城市里，底格里斯河就是流过这座城市而入海的。至于米利都的土地，波斯人自己只占有紧接着城市的地区和平原，却把山地交给了佩达撒的卡里亚人来占有。

(21)当米利都人因波斯人而遭受到上述的一切苦头时，被剥夺了自己的城市并定居在拉欧斯和司奇多洛斯的叙巴里斯人却没有对米利都人加以公正

^① 米利都附近地名，也叫做布朗奇达伊。

的回报。原来当叙巴里斯被克罗同人攻克时，全体米利都人不分老幼都剃光了他们的头，而大家一致表示了很大的哀悼。据我所知，没有任何城市，有过象这两座城市之间那样的交情。雅典人和叙巴里斯人却完全不相同。原来雅典人除了用许多其他方式表示了他们对米利都失陷的深切哀悼之外，他们特别还做了这样一件事：普津尼科司写了一个题名为“米利都的陷落”的剧本并且演出了这个剧本，结果全体观众全都哭了起来。于是他们由于普津尼科司使他们想起了同胞的令人痛心的灾祸而课了他一千德拉克玛的罚金，并且禁止此后任何人再演这出戏。

(22)于是，米利都地方的米利都人便被一扫而光了。但是，至于萨摩司人，则他们中间有钱的人们很不高兴他们的将领对美地亚人的所作所为，在海战之后，他们便立刻进行商谈并决定在僭主阿伊阿凯司来到他们的国家之前，他们与其留下做美地亚人和阿伊阿凯司的奴隶，勿宁扬帆远去到他乡去殖民。因为正在这个时候前后西西里的臧克列人派使者到伊奥尼亚来，请伊奥尼亚人到卡列·阿克铁(意为美丽的海岸——译者)去，希望他们在那里建立一个伊奥尼亚的城市。这个所谓卡列·阿克铁是西西里的一个地方，它是面对着第勒塞尼亚的。因而由于这次的邀请，伊奥尼亚人当中只有萨摩司人偕同逃出的那些米利都人应邀出发了。

(23)在他们的途中，又发生了我下面所叙述的一件事情。他们向西面里航行的途中，萨摩司人到达了埃披捷底里欧伊·罗克里斯人的土地，到达的时期正是在臧克列的人民和他们的名叫司枯铁斯的国王围攻一个西西里的市邑而想把它攻克的时候。当时和臧克列人不和的、列吉昂的僭主安那克西拉欧斯听到这件事之后，便和萨摩司人取得协议并说服了他们改变初衷。他说他们最好不要再到卡列·阿克铁去，而是在臧克列人不在的时候攻取臧克列城。萨摩司人同意这样做，就把臧克列攻克了。可是臧克列人当他们知道自己的城池被攻克的时候，便前来救援。他们把他们的同盟者、盖拉的僭主希波克拉铁斯召来帮助他们。但是当希波克拉铁斯率兵前来帮助他们的时候，他却由于司枯铁斯失城而把臧克列的国王司枯铁斯和他的兄弟披托盖涅斯捉起来上了枷锁，并且把他们送到伊努克斯去。至于臧克列的其他人等，他把他们骗到萨摩司人的手里去，原来他本人曾和萨摩司人进行过商谈并交换了誓约。萨摩司人约定要付给他的代价是，希波克拉铁斯应取得城内家财和奴隶的一半以及城外的一切。较大部分的臧克列人都被带上镣铐而成为希波克拉铁斯个人的奴隶。他把臧克列人当中的三百名知名之士交到萨摩司人手中去处死，但是萨摩司人却没有按他的要求去做。

(24)臧克列的国王司枯铁斯从伊努克斯逃到了喜美拉，而在他从那里到达了亚细亚之后，他便到国王大流士的地方去了。在大流士看来，他是从希腊来到自己这里来的一切人当中最诚实的人物，因为他得到国王的允许返回了西西里，但是又从西西里回到大流士那里去。他最后是死在波斯的，他死时享了高龄并且拥有巨大的财富。萨摩司人从美地亚人的手中逃出来以后，便这样轻而易举地定居在臧克列这座极其优美的城市里面了。

(25)在为米利都而进行的那场海战结束之后，腓尼基人便遵照波斯人的命令把叙罗松的儿子阿伊阿凯司由于他的殊勋和他的巨大功业而带回萨摩司。由于在海战当中他们船只的逃跑，在背叛大流士的民众当中，只有萨摩司人的城和他们的神殿没有被烧掉。米利都被攻克之后，波斯人立刻又占有了卡里亚，有些市邑自动投降了他，再有一些市邑则是用武力征服的。

(26)上面事情的经过情况就是我说的那样了。但是当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欧斯在拜占廷拿捕伊奥尼亚人的驶出黑海的那些商船时，他知道了在米利都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便把有关海列斯彭特的一切事件托付给阿波罗旁涅司的儿子、阿比多斯人比撒尔铁司，他自己则和列斯波司人乘船到岐奥斯去，并在岐奥斯的所谓“科伊利”(意为“窪地”——译者)的地方和不放他们进去的岐奥斯卫戍部队打了起来。他杀死了他们的许多人；当地的其他人曾在海战当中受到很大的挫折，现在也给以岐奥斯的波里克涅为根据地的希司提埃伊欧斯和他手下的列斯波司人征服了。

(27)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朕兆的。因为在这一切灾祸发生之前，岐奥斯人是曾经看到了巨大的征兆的。在他们送到戴尔波伊去的一个由一百个少年组成的合唱团当中，只有两个人回来，其余的九十八个人都中了瘟疫死了。此外，在大约同时，也就是在海战稍前的时候，一个学堂的屋顶落到孩子们的身上，结果在一百二十个孩子当中只有一个人倖免死亡。这都是上天垂示给他们的朕兆。在这之后，他们便遇到了海战，这一海战征服了他们的城市，紧接着海战又有希司提埃伊欧斯和他手下的列斯波司人继续前来进攻；岐奥斯人既已经被搞得疲惫不堪，他们当然便很容易地给他征服了。

(28)希司提埃伊欧斯从这里又率领着一支由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组成的大军向塔索斯进攻。但是当他围攻塔索斯的时候，他得到一个消息说，腓尼基人正在乘船从米利都向伊奥尼亚的其他地区进攻。他接到了这个情报以后，没有劫掠塔索斯便离开了那里，然后率领着他的全军向列斯波司赶来了。因此，由于他的士兵缺乏食粮，他便渡到对岸去打算刈取阿塔尔涅乌斯地方的谷物以及属于美西亚的凯科斯平原上的谷物。但是恰巧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波斯人哈尔帕哥斯率领着一支不小的军队驻在那里，当希司提埃伊欧斯登陆的时候，哈尔帕哥斯便和他作战，生俘了他并且杀死了他的大部分军队。

(29)希司提埃伊欧斯是这样被俘的。希腊人和波斯人在阿塔尔涅乌斯地方的玛列涅作战，他们双方在长时期中间未分胜负，但终于波斯的骑兵向希腊人发起了进攻，因此骑兵解决了问题。希腊人在溃逃的时候，希司提埃伊欧斯以为大流士不会因他这次的罪过而把他处死，便干出了这样一件表明出他是多么爱惜性命的事情。在他逃跑之际被波斯人追上，被捉住并将被刺死的时候，他竟而用波斯语喊了起来并且说明他就是米利都的希司提埃伊欧斯。

(30)但是，如果他被俘并且给带到国王大流士那里去的话，我想他是不会受到伤害，而国王是会宽恕他的罪过的。但是实际上希司提埃伊欧斯却给带到了撒尔迪斯去，在那里由于他自己的所做所为，以及由于害怕他会被赦免一死并再一次得到国王的恩宠，因而撒尔迪斯的太守阿尔增普列涅斯和捉住了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哈尔帕哥斯，就地立刻把他磔杀，并把他的首级制成木乃伊送到苏撒地方国王大流士那里去。当大流士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是不高兴这样做的人们的，因为他们没有把希司提埃伊欧斯活着带到他的面前来。他下令把希司提埃欧斯的首级洗过并收拾干净，并非常隆重地加以埋葬，就象对待一个对大流士本人和波斯都立过大功的人的首级一样。希司提埃伊欧斯的遭遇便是这样了。

(31)波斯的水师是在米利都过冬的，他们在第二年出海，不费什么气力便把大陆附近的一些岛屿岐奥斯、列斯波司和提涅多斯征服了。每当他们攻

取了一个岛的时候，异邦人都在攻陷每个岛之际网捉居民。他们的网捉居民办法是这样。他们一个个地牵起手来从北海一直延展到南海的地方，这样从全岛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来猎取居民。他们用同样的办法来攻取大陆上的伊奥尼亚城市，尽管他们不是用网捉居民的办法，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32)因此，波斯的将领们在他们与伊奥尼亚人对峙时向伊奥尼亚人发出的威吓并不仅仅是空话。因为当他们控制了这些城市的时候，他们便把最漂亮的男孩子选了出来，把这些孩子的生殖器割掉，从而使他们不能成为男子而成了阉人，至于那些最美丽的女孩子，则他们把她们带到国王那里去；他们这样做了之后，就把伊奥尼亚人的城市以及神殿烧掉了。这样一来，伊奥尼亚人便第三次被变为奴隶：第一次是受到吕底亚人的奴役，第二次和现在的一次都是受波斯人的奴役。

(33)随后，波斯的水师便离开了伊奥尼亚向海列斯彭特进发，而把海列斯彭特人口左侧的全部地方都给攻陷了。因为它的右侧早已被波斯人自己从大陆方面给征服了。这些地方是属于海列斯彭特的欧罗巴诸地区：拥有许多市邑的凯尔索涅索斯，佩林托斯、色雷斯沿岸的要塞、塞律姆布里亚以及拜占廷。拜占廷人和对岸的迦太基人，甚至不等到腓尼基人水师的到来，便离开他们自己的国土，逃往黑海的内部并在那里的美撒姆布里亚市定居下来了。腓尼基人把上面所说的这些地方烧掉之后，便转向普洛孔涅索斯和阿尔塔开，而在他们把这些地方也都烧掉之后，他们便乘船回到凯尔索涅索斯，把他们先前登陆时没有毁掉的那些残余的市邑再扫数毁掉。但是他们却根本没有到库吉科司去，因为库吉科司人在水师这次到来之前便根据一项协定，已经自认是国王的臣民了。这项协定是他们和达司库列昂的太守、美伽巴佐斯儿子欧伊巴雷司签订的。至于凯尔索涅索斯的市邑，除去卡尔狄亚以外，都给腓尼基人救平了。

(34)这些人直到当时是被司铁撒哥拉斯的孙子、奇蒙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统治着的。这个统治权先前是库普塞洛斯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用下面的办法争得的。领有这个凯尔索涅索斯的是多隆科伊人，他们原本是色雷斯人，而当时由于他们在战争中受到阿普新提欧伊人的迫害，因此派遣他们的王公们到戴尔波伊去请示关于战争的神托。佩提亚在她回答时嘱咐他们把在他俩离开神殿时第一个款待他们的人带到城中去建立他们的国家。于是多隆科伊人便循看圣路行进并通过了波奇司和贝奥提亚。由于没有一个人招待他们，他们便转向雅典去了。

(35)这时雅典的最高统治者是佩西司特拉托斯，但是库普塞洛斯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也是一个有势力的人物。他出自一个拥有驷车的家庭，他的始祖来自埃阿科斯和埃吉纳，但是在后来的系谱中，他却是雅典人了；这一家族当中的第一个雅典人是埃阿司的儿子披莱欧司。这个米尔提亚戴斯当他坐在自家门口的时候，看到穿着外国式样的衣服和拿着外国式样的长枪的多隆科伊人走过，于是他便向他们欢呼并且在他们走近来的时候给他们以住处和款待他们。而且他们也同意了。而当他把他们当作客人加以招待的时候，他们便把神托的话全都告诉了他并且恳求他服从神的意旨。米尔提亚戴斯听到这话之后，便相信了他们所说的话，因为他已不能忍受佩西司特拉托斯的统治并且想把它摆脱掉。因而他立刻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他是否可以按照多隆科伊人所请示的办法去做。

(36)佩提亚也要他同意这样的做法，于是在这之前曾在奥林匹亚赛会上

取得驷车比赛的胜利的、库普塞洛斯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便把所有愿意和他一同起事的雅典人集合起来，和多隆科伊人一同乘船出发去取得了他们的国土；而那些把他带回本国的人们便推他为僭主。首先，他从卡尔狄亚市到帕克杜耶，横贯看凯尔索涅索斯地峡修筑一道长城，这样阿普新提欧伊人便不能攻击这个地方来伤害他们。这个地峡的宽度是三十六斯塔迪昂；地峡这一面的凯尔索涅索斯的全长是四百二十斯塔迪昂。

(37)横过凯尔索涅索斯的颈部修筑了一道长城，因而把阿普新提欧伊人赶回去之后，米尔提亚戴斯首先便对拉姆普撒柯斯人开战了；拉姆普撒柯斯人进行伏击而俘获了米尔提亚戴斯。但是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是深知米尔提亚戴斯的，因而在克洛伊索斯听到了发生的事情之后，便派人去警告拉姆普撒柯斯的人们，要他们把米尔提亚戴斯放走。他恐吓说，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他就要象刨松树那样地把他们消灭掉。拉姆普撒柯斯的人俩在他们商议的时候，完全无法捉摸克洛伊索斯所说要把他们象刨松树一样地消灭掉这种恐吓是什么意思，而经过苦心的思索之后，他们中间的一位长老终于把真正意义告诉了他们，即松树是唯一在砍伐之后不再生出嫩枝而要完全枯死的一种树。因此，由于害怕克洛伊索斯，拉姆普撒柯斯人便把米尔提亚戴斯释放了。

(38)这样一来，克洛伊索斯便救了米尔提亚戴斯。但是后来在米尔提亚戴斯死的时候他没有儿子，因而把他的主权和财产留给了他的异父同母的兄弟奇蒙的儿子司铁撒哥拉斯。而自从他死之后，凯尔索涅索斯的人们便一直按照一般的习惯把他作为开国的国王向他奉献牺牲，并且创办不许拉姆普撒柯斯人参加的赛马和运动比赛。但是在反对抗姆普撒柯斯人的战争中，司铁撒哥拉斯也死去了并且没有留下子嗣。他是被一个男子在市会堂用斧头砍死的。这个人外表上装成是一个跑来投降的人，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凶暴的敌人。

(39)司铁撒哥拉斯既然这样死了，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便派遣奇蒙的儿子和死去的司铁撒哥拉斯的兄弟米尔提亚戴斯乘着一只三段橈船到凯尔索涅索斯去掌握那里的政权。这些人装得仿佛他们与他的父亲奇蒙的死亡无关的样子而在雅典地方也待他很好。关于他的死亡的经过情况，在我的历史的另一个地方还要提到的。米尔提亚戴斯来到凯尔索涅索斯之后，便闭门家居，扬言这是为了给自己的兄弟司铁撒哥拉斯致哀。当凯尔索涅索斯的人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当权的人们便从他们四面八方的一切城市集合到了一起，打算和他共同致哀以示吊慰之忱。但是他把他们捕了起来。这样米尔提亚戴斯便成了凯尔索涅索斯的主人。他在那里搞了一个五百人的亲卫队，并且娶了色雷斯国王欧罗洛司的女儿海该西佩列。

(40)但是在奇蒙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这个人来到凯尔索涅索斯之后不久，他便遇到了比以前更加沉重的祸事。原来在这之前三年^①，游牧的斯基提亚人曾受到国王大流士的煽动把自己的兵力集合起来一直长驱到上面所提到的凯尔索涅索斯的地方，因此就把米尔提亚戴斯从那个地方给赶出来了。米尔提亚戴斯不敢等到他们攻来便从凯尔索涅索斯逃跑了，直到斯基提亚人离开而多隆科伊人把他又带了回去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现在他所遇到的事情的三年前的时候。

(41)但是这一次，知道腓尼基人已经到了提涅多斯，他便带着满载着自

^① 四九三年。

己身边的财货的五艘三段橈船到雅典去了。他从卡尔狄亚出航，渡过了美拉司湾(意为黑湾——译者)，而当他经过凯尔索涅索斯的时候，遇上了腓尼基人的船只。米尔提亚戴斯本人和他的四只船逃到伊姆布罗斯去，但是第五只船却受到腓尼基人的追击并被拿获了。而正巧这只船的船长是米尔提亚戴斯的长子美提欧科司，这是他和另一个妻子，而不是和色雷斯人欧罗洛司的女儿所生的。腓尼基人把这个人和他的船一并拿获了，而当他们知道他是米尔提亚戴斯的儿子的时候，便把他带到国王那里去；他们认为他们这次干的事情是会受到国王的非常的感谢的，因为当斯奇提亚人要求伊奥尼亚人毁掉舟桥并各自回航他们本国的时候，米尔提亚戴斯在伊奥尼亚人中间是发表过意见，主张按斯奇提亚人的要求去做的，但是当腓尼基人把米尔提亚戴斯的儿子美提欧科司带到大流士的面前时，大流士不但不伤害他，反而很照顾他，给了他房屋和财产，又送给他一个波斯的女子，这个女子给他生了被认为是波斯人的几个孩子。至于米尔提亚戴斯，则他从伊姆布罗斯到雅典去了。

(42)在这一年^①当中，波斯人对伊奥尼亚人就再没有做出任何一件有怀有敌意的事情。但是在这同一年里，却发生了一些对伊奥尼亚人十分有利的事情。撒尔迪斯的太守阿尔塔普列涅斯曾把各个城市的使节召到他那里去，强迫伊奥尼亚人在他们本身中间缔结协定，以便使他们遵守法律的规定并在相互间不进行掠夺抢劫。他是强迫他们这样做的。他以帕拉桑该斯为单位测量了他们的土地，帕拉桑该斯是波斯人为三十斯塔迪昂的长度所起的一个名称。他又指定每一地方的人民都要按照这次的测量交纳贡税，这种贡税从那时到今天就和阿尔塔普列涅斯所规定那样地一直不变地确定下来了。规定的数额和从来所缴的贡税相差不多。

(43)因此，这样的做法给他们带来了和平的生活。但是在初春^②的时候，其他将领被国王解职，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一个年纪轻而最近又娶了大流士的女儿阿尔桃索司特拉的人物，率领着一支非常庞大的陆海军来到了沿海的地带。当玛尔多纽斯率领着这支军队来到奇里尼亚的时候，他本人便登上了船并和他的其他船只一同出发，而陆军则由其他将领率领到海列斯彭特。当玛尔多纽斯沿着亚细亚的海岸航行到伊奥尼亚的时候，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我把这件事情记下来是为了使不相信七人当中的欧塔涅斯曾宣布说波斯最好的统治形式应当是君主政体的那些希腊人大吃一惊^③。玛尔多纽斯废黜了所有伊奥尼亚的僭主而在他们的城邦中建立起民主政治。他这样做了之后，便火速地赶到海列斯彭特去，大量的船只和一支庞大的陆军早已在那里集结起来了。于是波斯人便乘船渡过了海列斯彭特，穿拉欧罗巴直向埃列特里亚和雅典进军了。

(44)这些城邦便是他们此次远征的口实了。但是他们的意图却是尽可能多地征服希腊的城邦，因此他们的舰队首先便征服了塔索斯人，塔索斯人几乎没有抵抗。随后，他们的陆军又把马其顿人加到他们已有的奴隶里面去，因为在此之前，比马其顿离他们更近的一切民族便都已经被波斯人征服了。此后，他们又从塔索斯渡海到对岸，顺着大陆的沿岸前进直到阿坎托司地方，再从这个地方出发打算绕过阿托斯山。但是当他们航行的时候，他们遇到了

^① 四九三年。

^② 四九二年。

^③ 参见第三卷第八〇节。

一阵猛烈的、不可抗拒的北风，这阵风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许多船舶被吹得撞到阿托斯山上面去了。据说，毁坏的船总数达三百只，失踪的人数有两万多人。原来，既然阿托斯的这一带的海里有许多怪物，因而有一些人便是给怪物捉去，这样便失踪了。再有一些人是撞到了岩石上的。那些不会游泳的人溺死在水里了，又有一些人给冻死了。因此上述的一切便是水师的遭遇了。

(45)至于玛尔多纽斯和他的陆军，则当他们驻屯在马其顿的时候，色雷斯的布律戈依人在夜里向他们进攻，杀死了他们许多人，并且使玛尔多纽斯本人也负了伤。尽管如此，甚至这些人本身也未能逃脱波斯人的奴役。因为玛尔多纽斯是在把他们征服之后才离开了那些地方的。然而在他把他们征服的时候，他却率领着他的军队返回了本土，因为他的陆军曾吃了布律戈依人的很大的苦头，而他的水师又在阿托斯一带遭到了一次更大的打击。因此，这次出征便在这样的不光荣的祸事之后返回亚细亚了。

(46)在这之后的第二年^①，大流士首先就派使者到塔索斯人那里去，命令他们毁掉他们的地墙并且把他们的船只带到阿布戴拉来。原来塔索斯的邻邦居尺错误地报告说塔索斯人在准备叛变。因为塔索斯人既然曾经受到米利都的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围攻并且有丰厚的收入，故而他们使用他们的财富修造战船并且用较坚固的城墙把他们自己围起来。他们收入的来源是大陆和矿山。从斯卡普铁·叙列的金矿，他们大概收入八十塔兰特，而从塔索斯本土的矿山虽收入较少，然而农产物不纳税的塔索斯人从大陆和矿山的收入每年大概是二百塔兰特，而收入最高的时候则是三百塔兰特。

(47)这些矿山我自己都去看过。在这些矿山当中，比其他矿山要出色得多的是和塔索斯同来并且在这个岛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的腓尼基人所发现的那些矿山；而且这个岛现在便是因这个腓尼基人塔索斯而得名的。这些腓尼基的矿山是在萨摩特拉开对岸，塔索斯的所谓阿伊努拉地方和科伊努拉中间；这是一座大山，它已被寻矿的人们给挖得翻过来了。关于矿山是事情我只说这些。塔索斯人奉了国王的命令毁了他们的城墙并且把他们的全部船只移转到阿布戴拉夫。

(48)在这之后，大流士又去设法打听希腊人是打算对他作战，还是打算向他投降。因此他便把使者分别派遣到希腊的各个地方去，命令这些使者为国王要求一份土和水的礼物。他把这些人派到希腊去，又把另一些人分别派到沿海地方向他纳贡的城市去，命令它们修造战船和运送马匹的船只。

(49)因此这些城市便着手进行这些准备工作。到希腊去的使节们得到了国王声明要求的東西。许多大陆上的住民是这样，受到使节的要求的所有岛上住民也是这样。在把土和水送给大流士的岛上住民当中有埃及纳人。但是埃及纳人这样做的时候，雅典人立刻前来向他们责问，因为雅典人认为他们是由于仇视雅典才把这样的礼物送给大流士的，这样他们便会和波斯人结合起来向雅典人进攻。实际上，雅典人正欢喜有这样的一个借口，他们于是到斯巴达去，在那里控诉证明埃及纳人已经背叛希腊的行为。

(50)由于这次的控诉，当时身为斯巴达人的国王的克列欧美涅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便渡海到埃及纳去，以便可以把埃及纳人当中的那些罪魁逮捕。但是当他试图将他们逮捕的时候，波律克利托斯的儿子克利欧斯

^① 四九一年。

在其他埃吉纳人的支持之下对他加以反抗并且嘱告克列欧美涅斯不要逮捕任何埃吉纳人，否则将悔之无及。他说克列欧美涅斯这样做并没有得到全体斯巴达人的批准，而是接受了雅典的贿赂才这样做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是一定会 and 另一位国王同来逮捕他们的。他是受到戴玛拉托斯的一封信的指示才讲了这一番话的。既然不得不因此而离开埃吉纳，克列欧美涅斯便问克利欧斯他叫什么名字。当克利欧斯把名字告诉了他的时候，克列欧美涅斯就向他说：“牡羊(克利欧斯原文 nplos 的意思是牡羊——译者)，现在是你把青铜包在你的角上的时候了，因为你是必须要和大灾大难进行战斗的。”

(51)在这个时候，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住在斯巴达并且到处对克列欧美涅斯进行诽谤。这个戴玛拉托斯也是斯巴达的国王，但是就门第而论却要差一些。但是在其他任何方面他诚然并不差(因为他们出于同一祖先)，只是埃乌律司铁涅斯家方面由于是长门的关系而比另一家总要尊贵一些。

(52)但是根据拉凯戴孟人的与任何一位诗人都不同意说法，把他们率领到他们今天占据的地方的是阿里司托戴莫斯，而不是他的儿子们。这个阿里司托戴莫斯是阿里司托玛科司的儿子，克列奥达伊欧斯的孙子，叙洛斯的重孙子。不久之后，阿里司托戴莫斯的名叫阿尔该娅的妻子就给他生了儿子。他们说她是欧铁希昂的女儿，而欧铁希昂则是提撒美诺斯的儿子、铁尔桑德洛斯的孙子、波律涅凯斯的重孙子。她给他生了孪生子。阿里司托戴莫斯曾活着看到孩子们，但不久他便病死了。当时的拉凯戴孟人决定按照他们的习俗使双生儿当中较大的一个作国王。但既然这两个孩子在一切方面都是相同的，他们因而不知选谁好；而当他们无法在二者中间判断的时候或恐怕甚至比他们试图这样做更早的时候，他们便去问母亲。但是她说，她也不比拉凯戴孟人知道的更清楚，她也分不出谁大一些。她是这样说的，虽然在实际上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为她想用个什么办法使两个人都作国王。据说，拉凯戴孟人当时不知如何做才好，他们便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处理这件事的办法。佩提亚命令他们使二人都为国王，但是对年长的那个人更要尊敬些。得到佩提亚的回答之后，拉凯戴孟人仍然不知道哪一个年纪较大，一个名叫帕尼铁司的美塞尼亚人便提出了一个建议。他的建议是这样：他们注意母亲，看她先洗和喂这两个孩子当中的哪一个，如果她总是按照一个规则来做的话，那他们便得到他们寻求和想要发现的一切了。但如果她在这样做时随意改变的话，那他们便可以看到她并不比拉凯戴孟人知道的更多，那时他们再给自己想别的办法。于是斯巴达人便按照美塞尼亚人的建议做了，而在他们注意阿里司托戴莫斯的孩子的母亲时，发现她在喂和洗孩子们时总是先照顾先生的一个的，不过她并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注意她。于是他们便把首先受到母亲照目的孩子抱了来，把他当作长子由公家出钱抚养。他们称年长的为埃乌律司铁涅斯，称另一个孩子为普罗克利斯。据说，当这两兄弟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二人一生中间都是不和的，他们的后人也是一直是这个样子。

(53)这便是拉凯戴孟人的说法，不过其他希腊人却不是这样讲。但是我在下面所写的都是依照希腊的一般说法。我认为希腊人在列举多里斯人的这些国王而一直回溯到达纳耶的儿子培尔赛欧斯，但不提到神的时候，是正确的。而且他们还证明上面所列举的国王都是希腊人。因为在培尔赛欧斯的时代，他们已经被认为是希腊人了。我回溯诸王一直到培尔赛欧斯而不更向上回溯，这是因为培尔赛欧斯的上面没有一个凡人的父亲的名字，正好象阿姆披特利昂对于海拉克列斯那样。因此，很明显，我在自己的一方面有充分的

理由来说，希腊的纪录是一直回溯到培尔赛欧斯的。从这里再向上，如果从阿克里西欧斯的女儿达纳耶回溯的话，则可以看出多里斯人的首领都是道地的埃及人。

(54)以上我是按照希腊人的说法来回溯他们的系谱的。但是波斯人的说法是，培尔赛欧斯本人是一个亚西里亚人，但是后来他变成了希腊人，不过他的祖先并不是希腊人。波斯人还说，阿克里西欧斯的祖先和培尔赛欧斯并没有血统关系，而正如希腊人所说，他们实际上是埃及人。

(55)这些事情就说到这里为止了。但是其他的人们还提到，是什么理由而且由于什么功业，这些埃及人竟成了多里斯人的国王。因此这里我就不再讲了。我要讲的则是别人没有提到的事情。

(56)于是斯巴达人便把这样的一些特权给了他们的国王。他们将拥有为宙斯·拉凯戴孟和宙斯·乌拉尼欧斯所设置两个祭司职位；他们可以随便对任何国家开战而任何斯巴达人都不能加以阻止，否则就会受到咒诅。在他们的军队出征时，出发之际国王要在最前面，归来之际国王要在最后面。在他们出战的时候，他们有一百名精兵保卫着他们。在他们出征的时候，他们可以用尽可能多的牲畜作为牺牲，并且他们把一切牺牲的皮革和脊肉收归自己所有。

(57)以上是他们战时的权利。平时给予他们的权利则有如下述。在举行任何公共的牺牲奉献式的场合，国王都要坐在首席，最先受到款待，而且他们每个人所得到的任何东西都要比其他的客人多一倍。他们有最先举行灌奠之礼，有取得牺牲的皮革的特权。每到新月和每月的第七日的时候，都由公费为他们每一个人向阿波罗神殿奉献一头成熟的牺牲，一美狄姆诺斯的大麦粉和一拉科尼亚。铁塔尔铁的酒，而在比赛的时候，也特别为他们保留正面的席位。此外，他们还有权利任命任何愿意申请担任的市民担任异邦人保护官，他们还可以为他们每一个人选两名佩提欧伊。佩提欧伊乃是被派往戴尔波伊请示神托的使者，他们是用公费陪着国王进餐的。而如果国王不参加公宴的话，则要把两科伊尼库斯的大麦粉和一科杜列的酒送到他们家里去，如果他们前来参加的话，则一切东西他们都要得双份。在他们应私人的邀请参加宴会时他们也享受同样的荣誉。一切下赐的神托都要交给国王保存，但也必须要佩提欧伊知道。只有国王才有权裁决一位未婚的女继承人应当嫁给什么人，如果她的父亲没有把她嫁出去的话。关于公路也是这样，但是在其他的情况之下便不是这样了。如果有人想收一名养子的话，他必须当着国王的面做。他们和二十八名长老共同在评议会上商量事情。如果他们不来参加的话，则长者中和他们关系最近的享有国王的特权，他们代国王投两票之后，到第三票才是他们自己的。

(58)国王从斯巴达国家方面得到的这些权利都是终身的。当他们死的时候，他们的权利是这样处理的。骑士们到拉科尼亚鲁地宣布他们的死讯，在市内，则妇女们敲着锅到鲁地去报信。而当这件事做完了以后，每家当中的两个自由人，一男一女一定要服丧，否则的话便要受到重罚。拉凯戴孟人在他们国王死去时的风俗和亚细亚的异邦人是相同的，因为大部分异邦人在他们的国王死时，风俗都是一样的。原来当拉凯戴孟人的国王死去的时候，除去斯巴达人之外，从拉凯戴孟全土要有一定数日的佩里欧伊科司^①被强制前来

^① 斯巴达的全部居民分成三个阶级，最高的是占统治地位的斯巴达人，他们是征服者乡里斯人的后裔，从

参加葬仪。这些人和希劳特和斯巴达市民本身共几千人集合在一个地方，再加上妇女，于是他们就拼命拍打他们的前额并表示无限的哀悼，他们把最近死去的国王，不管这个国王是谁，总是称为他们的国王当中最好的一位。如果一位国王战死的话，他们便给他做一个像，把它放在一个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床位上抬着去下葬，而在下葬之后十天里，不许举行任何集市或是选举长官，而是一直要进行哀悼。

(59)在另一件事上，拉凯戴孟人也是和波斯人相似的。当一个国王死去而另一个国王接替他的时候，这个新王便免除任何斯巴达人对国王或是对国家所负的任何债务。在波斯人那里，当新王即位之时，他也是豁免一切城邦未缴清的贡税的。

(60)此外拉凯戴孟人还有和埃及人相似的地方，即他们的报信人和吹笛人和厨子等职业都是世袭的；吹笛人的儿子是一个吹笛者，厨子的儿子是一个厨子，报信人的儿子是一个报信人。没有别的人由于自己的嗓音响亮而来作报信人，从而会占夺了他们的地位。他们从一生下来便有从事他们的行业的权利。这些事情的情况就是这样。

(61)但是在我所谈到的那个时候，也就是当克列欧美涅斯从埃吉纳做着后来对整个希腊有利益的事情的时候，戴玛拉托斯便对他进行诽谤，这与其是由于他关心埃吉纳人，勿宁说是由于嫉妒和恶意。当克列欧美涅斯从埃吉纳回来的时候，他就计划把戴玛拉托斯从王位上放黜出去。他为什么这样攻击他，下面我来说一说这个原因。斯巴达的国王阿里司通娶了两个妻子，但是都没有给他生孩子。他相信不生孩子的责任不在他的身上，于是他娶了第三个妻子。他娶这个妻子的经过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个斯巴达人，他是阿里司通的最亲爱的朋友。这个人有一个妻子，她在斯巴达妇女中间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美女，不过现在她虽然是最美丽的，在先前却是最丑陋的。原来，她既然长得丑陋，她的乳母想到一个有钱家庭的女儿却长得这样难看而她的双亲又为自己女儿的容貌这样担心，于是因这样的一些理由给她想一个办法；乳母每天把这个孩子带到海伦的神殿去，这座神殿在所谓铁拉普涅地方^①的波伊勃司神殿的上方。乳母把孩子带到这里来，将她放在神像的旁边，祈求女神改变这个孩子的丑陋容貌。因此在一天里，正当这个乳母离开神殿的时候，据说有一个妇女在她的面前显现，问她抱着的是什么。乳母回答说是一个婴儿，那个妇女要乳母把这个孩子给她看。乳母说她不能这样做，因为婴儿的父母不许把婴儿给任何人看。但是这个妇女无论如何也要看一下这个孩子。因此当乳母看到这个妇女非常热心地想看这个孩子的时候，她便真地把孩子给这个妇女看了。于是这个妇女便拍了一下这个孩子的头，说她将会变成一切斯巴达妇女当中最美丽的。据说，从这一天起，这个孩子的面容就改变了。而当她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时，她就嫁给了阿里司通的朋友，这就是阿尔开达司的儿子阿盖托斯。

(62)但是看来阿里司通是爱上了这个妇女的，于是他便想了这样一个办法来得到她。于是他答应他的朋友，即这个妇女的丈夫说，他愿意从他的所

事征战并享有完全的政治自由；其次是佩里欧伊科司（或称边区居民），他们是被征服的阿凯亚人的后裔，主要从事工商业，享有人身自由，但是没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最后是希劳特，他们的地位和奴隶没有什么区别。

^① 在斯巴达的东南；传说是美涅拉欧司和海伦的葬地。那里到今天还可以看到一座神殿的基址。

有物当中把他的朋友随意选择的任何一件东西送给他的朋友，条件是他的朋友也答应他同样的请求。阿盖托斯看到阿里司通自己也有一个妻子，便不为自己的妻子担心，于是他答应这样做了。他们为这个协定立下了誓约。于是阿里司通便把阿盖托斯从他的财富当中所选取的东西给了他；至于他自己要从阿盖托斯那里取得的报偿，则他是试图取得他的朋友的妻子。阿盖托斯说，除去这一点之外，他什么都能同意。但是由于他自己的誓约和把他欺骗了的狡计，他竟不得不容许阿里司通把他的妻子带走。

(63)这样，阿里司通便和第二个妻子离了婚，把第三个妻子带回家里来了。而在不满十个月的一个较短的时期里，他的妻子就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戴玛拉托斯。当他家里的一个仆人来告他说他得了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正在和五长官一道举行会议。他是记得他的婚期的，于是他便屈指计算并发誓说：“这不会是我的儿子”。五长官听到了他讲的话，但是当时根本未加以注意。在这个男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阿里司通后悔他所讲过的话，因为他已相信戴玛拉托斯确乎是他的儿子了。他所以称他戴玛拉托斯，是因为在这之前，全体斯巴达人民都为他祈求一个儿子，因为他们都认为阿里司通是斯巴达的历代国王当中最出色的一位。因此这个孩子便被命名为戴玛拉托斯(原文的意思是“人民祈求的”——译者)。

(64)久而久之，阿里司通逝世了。戴玛拉托斯于是作了国王。但是看来这些事件注定是要被发现的，而戴玛拉托斯便由于这样一个原因失去了自己的王位。在这之前，克列欧美涅斯当戴玛拉托斯把自己的军队引离埃列乌西斯的时候，便是非常仇视他的，特别是这次当克列欧美涅斯本人渡海到埃吉纳去惩罚支持波斯人的埃吉纳人的时候，便更加仇视他了。

(65)因此，克列欧美涅斯既然想进行报复，他便和戴玛拉托斯家中的一个人，即阿吉斯的孙子、美那列斯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缔结了一项协定，即如果他使列乌杜奇戴斯代替戴玛拉托斯做国王的话，那末列乌杜奇戴斯要随他一同去攻打埃吉纳人。原来列乌杜奇戴斯乃是戴玛拉托斯的一个死敌，因为他曾和戴玛尔美诺斯的孙女、奇隆的女儿培尔卡洛斯订了婚，但是戴玛拉托斯使用了计谋，夺走了列乌杜奇戴斯的新妇，他把新娘在婚前拐跑而使她和自己结了婚。这便是列乌杜奇戴斯和戴玛拉托斯反目的理由。而现在由于克列欧美涅斯的唆使，他便对戴玛拉托斯提出了控诉，起誓说戴玛拉托斯并不是斯巴达的合法的国王，因为他本来不是阿里司通的儿子；在作出了这个誓证之后，他便到法庭上去控告戴玛拉托斯，因为他一直记得，当仆人生男孩子的事告诉阿里司通，而阿里司通在计算了月份之后曾誓言这个男孩子并不是他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便以这句话为根据，力图证明戴玛拉托斯根本不是阿里司通的儿子或斯巴达的合法的国王。他召请五长官前来作证，因为他们当时都曾列席会议并且听见过阿里司通说这样的话。

(66)结果在这件事上面发生了争论，于是斯巴达人决定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问戴玛拉托斯是否阿里司通的儿子。这件事被送到佩提亚那里去，征求她的意见，这也是克列欧美涅斯出的主意。原来当时克列欧美涅斯曾得到戴尔波伊最有势力的人物、阿里司托庞托斯的儿子科邦的帮助；这个科邦曾说服了那里的女祭司培莉亚拉，要她说出克列欧美涅斯要她说的话。结果当使者向她请示的时候，她便断定说戴玛拉托斯并不是阿里司通的儿子。但是后来，这种行为被发觉了。科邦被驱出了戴尔波伊，而女祭司培莉亚拉也被褫夺了她的光荣职务。

(67)以上便是戴玛拉托斯被剥夺了王位的情况。而他从斯巴达亡命到美地亚人那里去，乃是由于受到了下面我要说的一种非难。戴玛拉托斯被褫夺了王位之后，曾当选担任一个官职。但是在举行吉姆诺帕伊狄阿伊^①的时候，戴玛拉托斯曾前往参观。这时列乌杜奇戴斯纯乎是为了嘲笑和侮辱的目的把他的从仆派到戴玛拉托斯那里去，问戴玛拉托斯在作国王之后担任一名官吏有何感想。戴玛拉托斯听到这个问题，心中着实恼怒，于是他回答说，和列乌杜奇戴斯有所不同，他两种经验都有了；他还说，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对拉凯戴孟人来说，是会引起无限灾祸或无限福祉的。他这样说了之后，便蒙看自己的脸离开了剧场回家去了；回家之后，他立刻作了准备，向宙斯神献了一头牡牛，奉献完了之后，他便呼唤他的母亲。

(68)他的母亲来了，于是他把牺牲的一部分脏腑放到她的手里，向她恳求说：“娘啊，我以其他诸神的名义，特别是以咱家的守护神宙斯的名义恳求你，请你如实地告诉我，到底谁是我的亲生父亲。因为列乌杜奇戴斯在与我争论的时候说，当你嫁给阿里司通的时候，你已经由于你前一个丈夫而怀孕了。而另外一些人则有一种更加不负责任的说法，他们说你会和一个看■的仆人通情，而我就是你们两个人所生的儿子。因此我以诸神的名义恳求你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因为，假若你做了象他们所说的那样的事的话，则不仅是你，其他许多妇女也都是这样的。而在斯巴达则大家都传说，阿里司通命中注定是不会有孩子的，否则他的前妻也就会给他生孩子了。”

(69)在他说了这一番话之后，他的母亲便回答他说：“儿啊，既然你祷告并恳求我把真情告诉你，那末我就把全部真实情况对你讲了罢。

在阿里司通把我带到他家的第三个夜里，有一个象是阿里司通的幻影到我这里来与我交合，然后把他的花环给我戴上。可是在这个幻影离开之后不久，阿里司通就来了。他看到我所戴的花环，便问我这是谁给的，我就是他给的，但是他不承认。于是我便发誓，说如果他否认的话那是不对的；我对他说，原来就是在不一会儿之前的时候，他来了和我交配并且把花环给我戴上。当阿里司通看到我为这件事发誓的时候，他便认识到这乃是神的所作所为了。花环显而易见是从那在大门口旁边、他们称为阿司特罗巴科斯神殿的那座英雄神殿里来的，而且卜师们也都说，到我这里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英雄阿司特罗巴科斯。因此，儿啊，你想知道的一切你已经都知道了；或者你就是那位英雄的儿子，这样则你的父亲是那位英雄阿司特罗巴科斯，或者阿里司通是你的父亲，因为正是在那一夜里，我有了你。至于他们攻击你的时候所持的理由，即当阿里司通接到生你的音信时，他当着许多人的面说你不是他的儿子，（因为我生你时离我初怀你时还不到十个月），那末这乃是他由于不知道这样一些事情的真相，才随便这样讲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妇女怀孕都满十个月的，有一些人在九个月之后，甚至七个月之后便生产了。儿啊，你就是我在怀孕七个月后生的。不久之后，阿里司通自己也知道他自己所说的是愚蠢的话了。不要相信任何其他有关你的出生的胡言乱语罢。因为我告诉你的，都是千真万确的话。反而是列乌杜奇戴斯本人和说这样的话的其他人等，他们的妻子会跟着媼人私通生孩子罢。”

(70)以上便是他的母亲所说的一番话。戴玛拉托斯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一切之后，便作了上路的准备，他借口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而出发到埃里司

^① 斯巴达地方大群裸体的男子与少年在仲夏所举行的节日。

去了。但是拉凯戴孟人怀疑他打算逃走，于是就追踪在他的后面。但是戴玛拉托斯却想办法赶在他们的前面，便从埃里司渡海到札昆托斯去了。拉凯戴孟人随着他渡过了海，很想逮捕他，而把他的仆人从他身边带走。但是札昆托斯人拒绝引渡他，随后他便从那里渡海到亚细亚，到国王大流士那里去了。大流士盛大地欢迎了他，给了他土地与若干城市。戴玛拉托斯经过这样的奔波之后，便这样地到达了亚细亚。这个人在拉凯戴孟曾由于自己的许多成就和本身的智慧而博得了赫赫的声名，特别是由于他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取得骰草比赛的奖赏，从而给自己的城邦取得了胜利的荣誉。在斯巴达的国王当中，是只有他一个人做了这样事情的。

(71)戴玛拉托斯被黜之后，美那列斯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便继承了他的王位。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名叫杰乌克西戴莫斯儿子，有些斯巴达人则把他的这个儿子称为库尼司科斯。这个杰乌克西戴莫斯始终也没有成为斯巴达的国王，因为在列乌杜奇戴斯活着的时候他便死了，身后留下一个名叫阿尔奇戴莫斯儿子。列乌杜奇戴斯既然失掉了杰乌克西戴莫斯，便又娶了一个妻子埃乌律达美，她是美尼欧斯的姊妹，又是狄雅克托里戴斯的女儿。他们之间也没有生男孩子，却生了一个名叫拉姆披多的女儿，而列乌杜奇戴斯便把她许配给了杰乌克西戴莫斯儿子阿尔奇戴莫斯。

(72)但是列乌杜奇戴斯本人也未能在斯巴达享高年。由于对戴玛拉托斯的所作所为，他受到了下面的惩罚。他率领一支拉凯戴孟的军队去进攻帖撒利亚^①，而当他行将征服帖撒利亚全境的时候，他接受了很大的一笔贿赂；但是这件事由于他有一次在营帐里坐在一个满装着银子的手笼上面而被发觉，随后他便受到了审判，结果他被从斯巴达放逐出去；他的家宅也被毁掉，他自己则亡命到铁该亚去并且死在那里了。

(73)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但是在当前我说的这个时候，克列欧美涅斯在有关戴玛拉托斯的事件上成功以后，他立刻带着列乌杜奇戴斯出发惩罚埃吉纳人去了。由于埃吉纳人曾经侮辱过他，因而他便极端仇恨埃吉纳人。当埃吉纳人看到两个国王都来讨伐他们的时候，他们便认为还是以不加抵抗为妙。国王们于是从埃吉纳选出在财富和门第方面占最高地位的十个人来，在这十个人当中有埃吉纳的两个最有势力的人物，即波律克利托斯儿子克利欧斯和阿里司托克拉铁斯儿子卡撒姆包斯：他们把这些人带到阿提卡去，把他们交到他们的死敌雅典人的手里去看管。

(74)在这之后，人们知道了克列欧美涅斯对戴玛拉托斯所玩弄的好计；克列欧美涅斯害怕斯巴达人，便偷偷地溜到帖撒利亚去了。从那里他又到阿尔卡地亚去，在那里造成了混乱的局面。原来他尽力想把阿尔卡地亚人纠合起来去反对斯巴达，除去用其他办法要他们发誓不拘他领他们去干什么事他们都追随他之外，他还想把阿尔卡地亚的首脑人物带到挪纳克利斯市去，要他们凭看司图克斯河的河水发誓。据阿尔卡地亚人的说法，则在这个市邑的附近就有司图克斯河的河水，而这种河水的性质则有如下述：它看起来不过是从岩石流向窪池的一股小小的水流，在窪他的四周有一道圆形的石壁。这个水泉所在的挪纳克利斯是阿尔卡地亚地方离培涅俄斯不远的一个市邑。

(75)当拉凯戴孟人知道克列欧美涅斯有这样的打算的时候，他们害怕了，于是他们把他召回斯巴达，让他以和先前相同的条件来担任国王。但是克列欧美涅斯在这之前就有些精神不正常，归来之后就得了癡狂症，因为他不拘遇到任何斯巴达人，他都要用他的王笏打击对方的脸。由于他这样的行动以及他所得的癡狂症，他的近亲便把他看了起来，给他上了足枷。但是当他在禁闭中看到看守他的人只剩下一个，其余的人都已离开的时候，他便向这个看守人索取一把匕首。看守人起初拒绝了他的请求，但是克列欧美涅斯威吓这个看守人说以后如果他得到自由，他会对这个看守人怎样怎样，(身为希芳特的)这个看守人被他的威胁吓住了，于是便把匕首交给了他。克列欧美涅斯得到了这个匕首之后，便开始从自己的胫部向上切了起来，从胫部向上切到大腿，从大腿又切到臀部和腰部和胁腹部，最后竟一直到腹部，而且都

^① 时期不能确定。大概是在四七五年或四七〇年。

是顺着切，切成了条条的肉，他便这样地死去了。据大多数的希腊人的说法，他所以有这样的下场，是因为他说服佩提亚编造了对戴玛拉托斯很不利的一番话；唯独雅典人却说，这是因为他入侵埃列乌西斯并且蹂躏了女神们的圣域。阿尔哥斯人则认为，这是因为当阿尔哥斯人为躲避战祸而到他们的阿尔哥斯神殿去避难时，他把他们从那里赶了出来并把他们杀死，他又不把圣林放到眼里，却用火把它烧掉了。

(76)原来当克列欧美涅斯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的时候，曾有一个神托告诉他说，他应当攻取阿尔哥斯。因此，当他率领着斯巴达人到达据说是发源于司图姆帕洛斯湖的埃拉西诺斯河(他们说，这个湖的湖水流入地下的一个裂缝里去，然后再在阿尔哥斯出现，而从那里开始，这条河便被阿尔哥斯人称为埃拉西诺斯河)，当着克列欧美涅斯到达这条河的时候，他便向这个河奉献牺牲。但尽管他这样做，牺牲却丝毫没有呈现出有利于他渡河的吉兆，于是他就说他是敬佩埃拉西诺斯河的，因为它不出卖它的本国人民，同时他又说，甚至这样他也是不会轻轻饶过阿尔哥斯人的。不久他便从那里撤退，率领大军朝着大海的方向到杜列亚去了，在那里他向大海奉献了一头牡牛作为牺牲之后，便下令自己的士兵登上了船，把他们带到提律恩司地区和纳乌普利亚去了。

(77)阿尔哥斯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便到海岸地带来和他们作战了。当他们走近提律恩司，到达一个叫做海西佩阿的地方时，他们就在拉凯戴孟人的对面扎下了营，两军相隔只有不多的地方。阿尔哥斯人并不害怕在那里进行正堂堂的战斗，他们勿宁是害怕中了敌人的诡计；原来，女祭司同时给阿尔哥斯人和米利都人的那个神托，便正是指着这件事说的。神托的话是这样：当一个妇女战胜了男子，把他驱离战场，并且在阿尔哥斯人中间赢得荣誉的时候，许多阿尔哥斯妇女就会在哀痛中撕裂自己的双颊。

而在将来的时候，会有人这样说：

“可怕的卷作三圈的蛇将被刺死在长枪之下。”弦一切的事情凑到一起，就使阿尔哥斯人感到害怕了。因此他们决定使敌人的传令人也给自己一方面服务，而在这样决定之后，则每当斯巴达的传令人向拉凯戴孟人传达任何命令的时候，他们也就按照他的吩咐做同样的事情。

(78)当克列欧美涅斯看到阿尔哥斯人按照他的传令人所吩咐的去做的时候，他便下令说，当传令人发出要大家吃早饭的口号的时候，他们便拿起他们的武器，向阿尔哥斯人发起进攻。拉凯戴孟人按照这样的吩咐做了。结果在拉凯戴孟人进攻的时候，他们发现阿尔哥斯人正在遵照传令人的口号在那里吃早饭呢。他们杀死了许多阿尔哥斯人，但是却有多得多的阿尔哥斯人逃避到阿尔古司圣林中去，而拉凯戴孟人便在圣林的四周扎营，把他们严密地监视起来。结果，克列欧美涅斯竟而想出了这样的办法。

(79)他的身边有一些投降他的人，他向这些人打听了一番之后，便派遣一名传令人去呼喊那些把自己关在圣域之内的阿尔哥斯人的名字，要他们出来，并且说他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赎金。因为在伯罗奔尼撒人当中，对于每一个俘虏都要付出一定数目的赎金，即每人两米那。这样克列欧美涅斯便把大约五十个阿尔哥斯人一个一个地召请出来，出来之后便把他们杀掉了。然而，还留在圣域之内的其他人却不知道这些人被诛杀的事情。因为这个林子是很茂密的，林子里面的人们看不到外面的人们遇到什么事情，直到他们有一个人爬上了树，才看到外面所发生的事情。自此以后，传令人再呼喊的时候，

他们便再也不出来了。

(80)因此克列欧美涅斯便下令全体希劳特在圣林的四周堆起薪材来；他们遵照命令行事，于是他便把圣林放火点着了。当火正在燃烧的时候，他就同一个投降者这座圣林是献给哪一位神的。那个投降者就说这座圣林是献给阿尔古司神的。他听见这话，便大声悲叹地说：“哦，宣托之碑阿波罗啊，你说我应当攻陷阿尔哥斯，那你真是把我骗苦了。但是我以为，你的预言却在这件事上实现了”。

(81)不久克列欧美涅斯便把他的大部分军队派回了斯巴达，他自己则率领着他的一千名最精锐的部队，到希拉的神殿^①那里去奉献牺牲，但是当他本来正要在祭坛上奉献牺牲的时候，祭司却禁止他这样做，他所持的理由是按规规定不许任何异邦人在那里奉献牺牲。于是克列欧美涅斯便命令希劳特们把这个祭司从祭坛拖开毒打一顿，他自己则在那里奉献牺牲。这样做了之后，他便回到斯巴达去了。

(82)但是在他回国之后，他的政敌就把他带到五长官面前，说他是由于接受了贿赂，才没有攻陷那本来可以很容易攻陷的阿尔哥斯。可是克列欧美涅斯却说，当然，他说的话是真是假我不能明确判断。但他却是这样说，当他拿下阿尔古司神殿时，他以为神的预言就已经应验了，因此他就以为最好是先不要进攻这个城，而是先用奉献牺牲的办法请示一下，看神是允许他攻取这座城市还是反对他这样做。而当他在希拉的神殿里请求赐予朕兆时，从神象的胸部闪射出火焰来，因此他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即他不应当去攻取阿尔哥斯了。因为，他说，如果火焰是从神象的头部射出，那他就会从上到下地完全攻陷该城；但是火焰从胸部射出，这便表明，神心里想要他做的事情，他已经做到了。他的这种辩解的理由在斯巴达人听来是可以相信的，又是合理的，于是他就大大地胜过了向他控诉的人们而获释了。

(83)然而阿尔哥斯的成年男子却损失到这样程度，以致他们的奴隶竟掌握了一切；他们取得政权进行统治，直到战死者的儿子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到那时，这些人便为自己恢复了阿尔哥斯并且把奴隶们驱逐出去。奴隶们被驱逐出去之后，又用强力夺取了提律恩司。他们相互之间暂时处于相安无事的地位。但是不久之后一个叫做克列昂德罗斯的占卜者到奴隶们这里来，这是一个阿尔卡地亚地方的披伽列亚人。他游说奴隶们向他们的主人进攻。从这时开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当中，他们相互之间都在进行着战争，直到最后，阿尔哥斯人好不容易才把奴隶们制压下去^①。

(84)根据阿尔哥斯人的说法，这就是克列欧美涅斯发疯和他的惨死的原因。但是依照斯巴达人自己的说法，克列欧美涅斯的发疯并不是神的意旨，而是由于他与斯奇提亚人交往，结果他变成了一个饮不调水的烈酒的人，因而就变疯了。他们说，原来游牧的斯奇提亚人在大流士侵略他们的土地以后，便想对他进行报复，而派使者到斯巴达去和斯巴达人缔结了联盟；结果便约定，斯奇提亚人本身应试着从帕希斯河进攻美地亚，斯巴达人则依照他们的建议应从以弗所出发向内地进军与斯奇提亚人相会。当斯奇提亚人抱着这个目的到来的时候，据说克列欧美涅斯和他们交往得过于频繁，而由于太亲密的缘故，他从他们那里学会了饮用烈酒，而斯巴达人便认为这是他发疯的原

^① 在阿尔哥斯东北约六、四公里。

^① 大概是在四六八年。

由。正象他们自己所说的，从此以后，每当他们想饮用烈酒的时候，他们就说“象斯奇提亚人那样地斟酒吧”。斯巴达人关于克列欧美涅斯的说法就是这样。但是在我看来，他得到这样的下场，正是由于他对戴玛拉托斯的所作所为的报应。

(85)当克列欧美涅斯死去而埃吉纳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便派遣使者到斯巴达来为被拘留在雅典的人质的事情对列乌杜奇戴斯进行控诉。于是拉凯戴孟人便召集了一个法庭，并且制定列乌杜奇戴斯曾对埃吉纳人做了暴乱不法的事情；而他们就判了他的罪把他引渡到埃吉纳去作为被拘留在雅典的那些人质的补偿。但是当埃吉纳人正要把列乌杜奇戴斯带走的时候，斯巴达的一位知名之士，列欧普列佩斯的儿子铁阿西代斯向他们说：“埃吉纳人啊，你们打算干的这是什上事情啊？难道你们愿意市民把斯巴达人的国王引渡给你们，而你们把他带走么？假如说现在斯巴达人是由于他们发火才这样决定的，那末可要小心，将来如果你们按照你们的打算去做的话，他们会把你们的国家给彻底毁灭掉的”。埃吉纳人听到这话之后，便不再把国王带走而是缔结一项协定，规定列乌杜奇戴斯要和他们一同到雅典去，把拘留在那里的人质送回到埃吉纳人这里来。

(86)因此当列乌杜奇戴斯来到雅典并要求放还过去委托给他们的那些人的时候，雅典人却无意把这些人放还，故而他们提出借口说，既然他们是受托于两位国王，则今天他们只把这些人交还给一位国王而缺另一位国王，那是不对的。

(α)而当雅典人拒绝放还这些人的时候，列乌杜奇戴斯就对他们说：“雅典人啊，你们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罢。如果你们把这些人放还，那你们就做了正义的事业，如果不放还的话，那你们就做了与之相反的事业。听我给你们讲一段在斯巴达发生的关于委托的东西的事情。我们斯巴达人有一个传说，说从现在起向前大约数三代，在斯巴达有一个叫做格劳柯斯的人，他是埃披库代斯的儿子。传说这个人除去其他的各种优良品质之外，特别在公正这一点上，他的声誉是超出当时居住在拉凯戴孟的一切人之上的。但是据说在一定的时期到来的时候，在他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个米利都人到斯巴达来，想和格劳柯斯谈话并且向格劳柯斯作下列的建议。他说：“格劳柯斯啊，我是一个米利都人，我来到你这里是为了领受你的公正无私的恩惠的。在希腊各地以及在伊奥尼亚，人们对你的正直无不交口称誉，我自己则以为伊奥尼亚是经常要遭到危险的一块地方，但伯罗奔尼撒却是一个十分安定的地方，而且在伊奥尼亚，从看不到财富永远聚集在同样一些人的手里。我反复思考和研究了这些事情之后，便决定把我的一半财产变为现银并把它委托给你，因为我深信，把它交给你为我保存那会是安全的。请你收下这笔钱并且接受和保管这信符。凡是拿着同样的信符前来索取银子的，那末就请把这笔银子交付给来人罢”。

(β)这就是从米利都来的异邦儿所说的话。格劳柯斯也就按照约定接受了委托给他的东西。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之后，把金钱委托给格劳柯斯保存的那个人的儿子们到斯巴达来了；他们和格劳柯斯面谈，拿出信符给他看，要求格劳柯斯把银子归还给他们。但是格劳柯斯却在他们面前不承认这件事情，他回答他们说：“这件事我记不得了，你们所讲的话也丝毫不能使我联想到那件事情。让我想一想罢，我是会尽量公正处理这件事的；如果我接受了这笔钱，我是会照样归还给你们们的，如果我根本没有接受过你们这笔钱，

我就要根据希腊人的法律来对付你们了。请容许我在从现在起的四个月之内，再答复你们解决的办法罢”。

(γ)米利都人因为别人夺取了他们的财产，只得伤心地走开了。但是格劳柯斯却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当他请示神托他应否起誓并把财产强行夺取过来的时候，佩提亚便角下列的诗句责难他说：

埃披库代斯的儿子格劳柯斯听着，如果你能够起誓致胜并且强夺了异邦人的财产那对你目前是有很大好处的：

你就起誓罢，死亡甚至等待着忠于誓言的人啊，不过誓言却有一个儿子，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向伪誓进行报复的人，它既没有手，也没有脚；

可是他却迅速地追踪，终于捉住这个人并把他的全家全族一网打尽。

但是，那忠于誓言的人的子子孙孙却日益昌盛。当格劳柯斯听见这话之后，他便请求神宽恕他刚才所说的话。但是佩提亚却回答他说，试探神意和做这样的事其后果是相同的。

(δ)于是格劳柯斯便派人把米利都的异邦人召来，把银子还给他们了。雅典人啊，你们听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现在格劳柯斯的后代已经没有了，再也没有哪一家的名字叫做格劳柯斯了。他和他的这一切在斯巴达已经完全被绝根了。因此，关于受委托的东西，在要求归还的时候除了照样归还之外，最好是不要作其他任何非非之想罢”。这便是列乌杜奇戴斯所讲的一番话；但甚至这样，雅典人都不肯倾听他的话，于是他便离去了。

(87)但是埃吉纳人在他们因先前为取得底比斯人的欢心竟对雅典人犯下了横暴之罪而受到惩罚之前，却做了下面的一件事情。他们既然憎恨雅典人并认为自己是被害者，他们便准备向雅典人进行报复。这时雅典人正好在索尼昂举行每隔四年才有一次的祭典；于是埃吉纳人就用伏击的办法拿获了一只参加祭典的人们所乘的朝圣船，船里面有许多雅典名流，他们把这些雅典名流俘获之后，就把这些人镣铐入狱了。

(88)雅典人吃了埃吉纳人的这样的苦头之后，便立刻想一切办法来向他们进行报复。在埃吉纳有一位知名之士、克诺伊托斯的儿子尼科德罗莫斯。由于他以前曾被埃吉纳人从乌上放逐而怀恨埃吉纳人，而现在又知道雅典人正在设法加害埃吉纳人，于是他便和雅典人约定向雅典人出卖埃吉纳，约定了一个他发动攻击和雅典人必须来声援他的日子。不久之后，尼科德罗莫斯便按照他和雅典人的约定占领了所谓旧城，但是雅典人却没有按着约定的日期来到这里。

(89)原来，他们恰巧没有足够的船舶来和埃吉纳人相抗衡。于是他们便请求科林斯人借船只给他们，但是在这耽搁的期间，他们的事业失败了。科林斯人在那时是雅典人的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同意了雅典人的请求，给了雅典人二十只船，价钱是每只五德拉克玛。因为根据他们的法律，是不许无偿赠送的。雅典人取得了这些船再加上自己的船，把全部的七十只船都配置了人员之后就驶向埃吉纳去了，他们到那里去的时期比规定的时期要晚一天。

(90)但是尼科德罗莫斯在约定的一天看到雅典人不来，便乘船从埃吉纳逃走了。其他的人也和他一同逃走了，雅典人于是把索尼昂送给他们居住：他们把那个地方变成了自己的根据地之后，便掠夺岛上的埃吉纳人。

(91)但这是我所说的那个时代以后的事情了^①。但是埃吉纳的富人们却制服了和尼科德罗莫斯一同起来反抗他们的平民，他们把平民俘虏之后，便拉出去处死了。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受到了一次罪谴，而他们不拘使用什么办法想求得神的慰解也不能摆脱这次的罪谴，而是在女神对他们加惠之前就给驱出了乌。他们原来俘获了七百名平民，当他们把这些平足拉出去处死的时候，其中有一人挣脱了绑绳逃到立法者戴美特尔神神殿的门口去请求庇获，他抓住了那个门的把手不肯放开，因而当他的敌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从那里把他拉开的时候，他们便把他的双手砍了下来，这样把他带走了；但是那两只手却还是紧紧地抓在门的把手上面。

(92)埃吉纳人相互之间做了这样的事情。当雅典人到来的时候，他们便使用七十只船来和雅典人作战；在海战中失败之后，他们就和先前一样地向阿尔哥斯人求援。但是这一次阿尔哥斯人并不愿意帮助他们，因为阿尔哥斯人对埃吉纳人有不高兴的地方；这是由于埃吉纳人的船只曾被克列欧美涅斯用武力强夺而泊入阿尔哥斯的海岸，但是埃吉纳人却和拉凯戴孟人一齐上岸了。此外，希巨昂船上的人也参加了这次登陆。阿尔哥斯人罚了他们一千塔兰特，每个民族五百塔兰特。希巨昂人承认自己做了错事，还支付一百塔兰特的罚款而安全不受惩罚地离开，但是埃吉纳人不表示歉意而是十分顽强。由于这个原因，阿尔哥斯人便不答应埃吉纳人的请求去帮助他们，只有一千名志愿兵到那里去，这些人的统帅是一个精通五项运动^②，名叫埃乌律巴铁斯的人。这些人大半从此没有回来，而是在埃吉纳给雅典人杀死了；他们的统帅埃乌律巴铁斯本人单独作战，杀死了三个人，但是给第四个人杀死了，这第四个人是戴凯列亚的儿子梭帕涅斯。

(93)埃吉纳的战船乘着雅典人的混乱向他们进攻并且取得了胜利。埃吉纳的战船俘获了四只雅典的船和上面的船员。

(94)这样，雅典和埃吉纳便陷入相互作战的状态中去了。但是波斯人这方面却在准备着他自己的事情。原来他的仆人一直在提醒他要他不要忘记雅典人^③，而佩西司特位提达伊家也一直在他身旁诽谤雅典人，再加上大流士想用这样的一个借口来征服不把土和水呈献给他的所有希腊人。至于那个远征失败的玛尔多纽斯，大流士解除了他的统帅职务而任命其他的将领率领着他的军队去进攻雅典和埃列特里亚，这两个将领是美地亚人达提斯和他自己的侄子、阿尔塔普列涅斯的儿子阿尔塔普列涅斯。在他们出师时，他交付给他们的命令是，征服和奴役雅典和埃列特里亚并把这些奴隶带到他自己的面前来。

(95)当接受任命的这两位统帅率领着装备精良的一支大军离开国王的面前而到达奇里尼亚的阿列昂平原的时候，他们便在那里扎下了营，随后分配给各个地方准备的水师也全都赶到了。此外，运马船也来了，这是前一年大流士命令自己的各个纳贡地准备起来的。他们把马匹装上了船并使陆军乘上了船之后，就和六百只三段橈船一同向伊奥尼亚出发了。从这里他们不是直指海列斯彭特和色雷斯沿着大陆前进，而是从萨摩司出发在伊卡洛司海海上逐乌前进。在我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最害怕绕行阿托斯的那段路，

^① 这是四九〇年和四八〇年之间所做的事情。

^② 五项运动是跳远、铁饼、标枪、赛跑和角力。

^③ 参见第五卷第一〇五节。

这是由于在前一年在这条航线上他们受到了极大的灾祸。此外，那克索斯也阻止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还没有把那个地方拿下来。

(96)当他们从伊卡洛司海驶近那克索斯并在那里上陆的时候(原来，波斯人正是想首先进攻那克索斯)，那克索斯人记起了先前所发生过的事情^①，因此还不等波斯人到来就逃到山里去了。波斯人把所有他们俘获的人变为奴隶，甚至烧掉了他们的神殿和他们的城市。在这样做了之后，波斯人就出发到别的岛去了。

(97)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狄罗斯人也逃离了狄罗斯，跑到铁诺斯去避难了。但是达提斯在他的大军向岸边行驶的时候，却乘船行在大军的前面并下令他的舰队不要在狄罗斯投锚，而是渡海到对面的列那伊亚岛去投锚，而当他知道狄罗斯人是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他便派了一名使者到他们那里去，向他们宣告说：“神圣的人们，为什么你们竟会这样不了解我的意思而跑开？我个人的愿望和国王给我的命令都是不伤害曾产生了两位神^②的土地，既不伤害土地的本身，也不伤害住在这块土地上面的人。因而我现在命令你们回到你们的家里来，住在你们的岛上”。他向狄罗斯人作了这样的宣告之后不久，就在祭坛上放了三百塔兰特重的乳香并且把它烧掉了。

(98)这样做了之后，达提斯就率领大军首先驶往埃列特里亚。他还使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跟他同行。在他从这里启程之后、在狄罗斯发生了一次地震；而据狄罗斯人说，这是在我的时代之前最初和最后的一次地震。我以为这是上天垂示的朕兆，说明世界上将有灾祸到临。因为在三代的时期当中，也就是在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大流士的儿子克谢尔克谢斯和克谢尔克谢斯的儿子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的时代^③，希腊遭受的灾祸比大流士之前的二十代中间所遭受的灾祸还要多。这些灾祸部分来自波斯人，部分来自他们本族首领中间争夺霸权的战争。因此在狄罗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地震，那就毫不奇怪了。还有一个关于狄罗斯的神托，神托的话是这样的：

我将要使从来没有震动过的狄罗斯发生震动。关于上面所说的那三位国王的名字，如果用希腊语来解释，则大流士的意思是做事的人，克谢尔克谢斯的意思是战士，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的意思是伟大的战士。因此，希腊人用他们的语言来这样称呼他们是不会错的。

(99)异邦军从狄罗斯出发到海上之后，曾停泊在各个海岛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又集合了一支军队并且把岛民的子弟带走作为人质。当他们巡航诸岛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卡律司托斯(卡律司托斯人不把人质交给他们并且拒绝跟他们结合在一起去讨伐相邻的城邦，而这样的城邦在他們是指埃列特里亚和雅典而言)，因此波斯人便包围了他们，蹂躏了他们的土地，直到最后卡律司托斯人也站到他们的一方面来了。

(100)当埃列特里亚人知道波斯大军正在乘船向他们进攻的时候，他们便请求雅典人方面的帮助。雅典人并不拒绝给予帮助，但是雅典人给埃列特里亚人作为援军的是拥有卡尔后斯饲马者^④采地的四千人。但是埃列特里亚人的计划好象都是不固定的，因为他们虽然派人到雅典去求援，但是他们自己人

^① 这里可能是指在本卷三一和三二而节中所记述的、波斯人如何对待反抗他们的人们的的事情。

^② 指阿波罗和阿尔铁米司。

^③ 五二二年到四二四年。

^④ 参见第五卷第七七节。

当中的意见还不是一致的。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的计划是离开城市而逃到埃乌波亚高地去，但是另一部分人则打算进行背叛的行动，指望使自己从波斯人方面得到好处。于是身为埃列特里亚的首要人物之一的诺同的儿子埃司奇涅斯，由于他知道这两个计划，便把当时的情况告知了前来的雅典人，此外还请求他们离开此地回到本国去，以免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地同归于尽。于是雅典人按照埃司奇涅斯的劝告回去了。

(101)因此，他们便渡海到奥洛波斯去，从而保全了自己。波斯人在海路上是向属于埃列特里亚的铁美诺斯、柯伊列阿伊和埃吉列阿行进，而他们把这些地方占领之后，就立刻使马匹上陆并且作向他们的敌人进攻的准备。埃列特里亚人并没有出来应战的计划。既然他们中间是以不放弃城市的这个意见占上风，则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守住他们的城壁，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城墙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六天之内双方都有很多人阵亡。但是在第七天，两位知名的埃列特里亚人阿尔后玛科斯的儿子埃乌波尔勃司和奇涅阿司的儿子披拉格罗斯却和波斯人勾结把城市出卖了。波斯人闯进了城市，他们劫掠和焚烧了神殿，用来报复在撒尔迪斯被烧掉的神殿，此外他们还遵照大流士的命令，把这里的市民变卖为奴隶。

(102)他们征服了埃列特里亚，又停留了数日之后，就乘船向阿提卡的领主出发了。他们紧紧地逼到雅典人跟前，只为他们可以象对付埃列特里亚人一样地对付雅典人。而马拉松在阿提卡的土地里是最适于骑兵活动的场所，离埃列特里亚也最近，而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希庇亚斯就是把他们引导到那里去的。

(103)当雅典人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也赶到马拉松来了。有十位将领率领着他们的军队，而其中的第十位就是米尔提亚戴斯，这个人的父亲、司铁撒哥拉斯的儿子奇蒙曾由于希波克枕铁斯的儿子佩西司特拉托斯的缘故而不得不从雅典亡命外出。在亡命的时候，他很幸运地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获得了四马战车的胜利，而由于这一胜利，他便得到了和他的异父兄弟米尔提亚戴斯相同的荣誉。在下一次的奥林匹亚比赛会上，他以同样的牝马而再度获胜。但是他却把优胜者的光荣让给了佩西司特拉托斯；而由于让出了他的这次胜利，他便在和解的协定下返回了故国。他只同样的牝马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又取得了第三次的胜利；在这之后，佩西司特拉托斯便不在人世，可是命运却注定使米尔提亚戴斯给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们杀死了。他们指使了一些人，乘着夜里伺伏在市会堂的地方把他杀死。奇蒙被埋葬在城市的门前，在所谓科伊列路的那一面，那使他三次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获得优胜的那些牝马则葬在他的对面。除去拉科尼亚人埃瓦哥枕斯的牝马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牝马有过这样的成绩了。而奇蒙的儿子中最年长的司铁撒哥拉斯这时正在凯尔索涅索斯地方他的叔父米尔提亚戴斯的抚养之下，但是年纪较幼的叫做米尔提亚戴斯的那个儿子则在雅典留在奇蒙本人的身旁，这个儿子的名字是因在凯尔索涅索斯开辟了居民地的那个米尔提亚戴斯而得名的。

(104)因此，这个米尔提亚戴斯当时是从凯尔索涅索斯到来的并且在两度逃脱了死亡之后成了雅典军队的将领。原来，把他一直追赶到伊姆布罗斯的腓尼基人，一心想把他捉住并把他送到国王的面前去。而当他从腓尼基人的手中逃回自己的国家而自认已得到安全的时候，又遇见了自己的政敌。他们把他拉上法庭并且对他在凯尔索涅索斯的僭主统治加以控诉。但他又从他们

的手中逃脱出来，在这之后，他便因人民的推选而成了雅典军队的一位将领。

(105)而当将领们还在城内的时候，他们首先派一名使者到斯巴达去，这个使者是一个名叫披迪披戴斯的雅典人，此外这个人还是一个长跑的能手并且是以此为职业的。正如这个披迪披戴斯自己所讲并且告诉雅典人的，当他在铁该亚上方的帕尔铁尼昂山那里的时候，曾遇到了潘恩神。潘恩神叫披迪披戴斯的名字，命令他告诉雅典人说，既然潘恩神是雅典人的朋友，以前常常为雅典人服务而今后也将会如此，但为什么雅典人却根本不把潘恩神放到眼里。雅典人认为他说的这件事是真的，因此当他们的城邦得到安定繁荣的时候，他们就在卫城之下修建了一座潘恩神的神殿，而且由于神的那番话，他们每年还向他奉献牺牲并举行火炬赛跑以求神的嘉惠。

(106)但是现在，当他受到将军们的派遣并且说潘恩神曾对他显现的时候，这个披迪披戴斯在离开雅典之后的第二天，便已经在斯巴达了。他到斯巴达人领袖们那里去，对他们说：“拉凯戴孟人啊，雅典人请求你们给他们帮助而不要看着希腊的一个最古老的地邦陷到异邦人的奴役之下。因为现在甚至连埃列特里亚都已经受到了奴役，而由于失掉一座名城，希腊就使得更加软弱了”。披迪披戴斯就按照命令这样地向拉凯戴孟人报告了，于是拉凯戴孟人便决定帮助雅典人。但是他们并不能立刻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愿意打破他们的惯例：原来，那时正是一个月的第九天，而他们说，在第九天月亮还没有圆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出征的。

(107)因此他们便等候满月的时候。而在波斯人这一方面，则他们被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希底亚斯引导到了马拉松。希底亚斯在前一个夜里曾作了一个梦，在梦里他梦见他和自己的母亲同寝。他解释这个梦的意思说，他应当回到雅典去并恢复他的统治权，并且在他的故国享尽天年之后才死去。他是这样来解释这个梦的。而这时，他既然是波斯人的向导，他便把在埃列特里亚抓到的俘虏带到司图拉人的称为埃格列亚的岛上去；此外，他还使军船到达马拉松时在那里投锚，而当异邦人的士兵登陆时，他又使他们排列成队。而当他正在处理这些事情时，他觉得他比平时更加厉害地打起喷嚏和咳嗽起来。他已经上了年纪，大部分的牙齿都动摇了，因此激烈的咳嗽竟使他的一颗牙齿给喷了出来。牙齿掉到了砂子里去，希底亚斯于是拼命去寻找它，但是由于哪里也找不到这个牙齿，于是他便伤心地向站在他身旁的那些人说：“这块土地不是我们的，而我们也不能使这块土地屈服了。我的牙齿已经把我所应得的那一份土地占有了”。

(108)而希底亚斯认为这就是他的梦已经应验了。雅典人在海拉克列斯的圣域之内列队，而普拉铁阿人的全军也都来帮助他们；因为普拉铁阿人曾使自己受雅典的保护^①，而雅典人曾为普拉铁阿人出了很大的气力。普拉铁阿人委身于雅典人的保护之下的经过是这样：由于普拉铁阿人受到底比斯人的压迫，他们便想投靠他们最初遇到的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美涅斯和拉凯戴孟人，但是这些人不肯收纳他们，并向他们说：“我们往的地方太远，而我们的帮助对你们来说只是一种使人扫兴的慰安罢了。因为当我们知道这件事之先，你们可能已被奴役许多次了。我们劝告你们去要求雅典人的保护，雅典人是你们的邻人，他们是完全可以很好地保卫你们的。”

拉凯戴孟人向普拉铁阿人提出这样的意见与其说是出于他们对普拉铁阿

^① 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III，68），这是五一九年的事情。

人的好意，勿宁说是他们想使雅典人与只奥提亚人交恶而给雅典人找麻烦。于是拉凯戴孟人便作了这样的建议：普拉铁阿人照看他们的话做了，而当雅典人正在向十二神^②奉献牺牲的时候，普拉铁阿人来请求他们的庇护并且坐到祭坛的下面，这样就求得了雅典人的保护。底比斯人听见这个消息之后，就发兵去攻打普拉铁阿人，于是雅典人便来帮助普拉铁阿人了。但是正当他们要接战的时候，正好在那里的科林斯人却不许他们动手。双方都愿意请他们作调停者，他们在双方之间划了一条界限，条件是当贝奥提亚人中间有不愿意再归属贝奥提亚的时候，底比斯人不加干涉。在作了这样的规定之后，科林斯人就离开了。但是当雅典人回家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只奥提亚人的袭击并且被打败了。于是雅典人便突破了科林斯人给普拉铁阿人划定的界限，而把阿索波司河本身定为底比斯在普拉铁阿和叙喜阿伊方面的境界。普拉铁阿人就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取得了雅典人的保护，而现在他们到马拉松来帮助雅典人了。

(109)但是雅典统帅中间的意见也是不一致的。有的人认为他们不应当作战(因为要和美地亚军队作战他们的人数太少了)，但是另有一些人，其中也包括米尔提亚戴斯，认为他们应当作战。在十位将领之外，还有一个人也有投票权，这就是抽签选出担任波列玛尔科斯的那个雅典人(原来根据往昔雅典的习惯，波列玛尔科斯是和将领们有同样的投票权的)，而这时的波列玛尔科斯就是阿披德纳伊区的卡里玛柯斯。将领们的意见既然分歧而错误的意见又有占上风的趋势，于是米尔提亚戴斯就到这个人那里去，对他说：“卡里玛柯斯，今天是在两件事情当中任凭你来选择的日子，或者是你使雅典人都变为奴隶，或者是你使雅典人都获得自由，从而使人们在千秋万世之后永远怀念着你，甚至连哈尔莫狄欧斯和阿里斯托盖通都比不上你。因为雅典目前正在遭受看建城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危险，如果雅典人对美地亚人屈服的话，则他们将要被交到希庇亚斯的手里去，那它要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就很明确了。但如果这个城得救的话，则它就很可能成长为希腊的第一座城市。怎样才能实现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些事情的决定性关键是在你的手里，我现在就要解释给你。我们这十位将领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有的人主张要我们作战，有的人反对。现在如果我们不战的话，则我担心某种激烈的倾轧将会影响和动摇我们人民的决心直到他们竟会对美地亚人妥协；但如果在某些雅典人沾染上不健康的想法之前我们交战的话，只要是上天对我们公正，我们是很可能取得胜利的。现在这一切都关系到你，一切都在于你了。因为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你就可以使你的国家得到自由，使你的城市成为希腊的第一座城市；但如果你站到要我们不作战的人们的那一面去的话，那你便正是违反我上面所谈到的那些利益了”。

(110)由于这次的游说，米尔提亚戴斯把卡里玛柯斯争取到自己的一方面来了。而正是由于加上了波列玛尔科斯的一票，结果是决定作战了。自此之后，那些主战的将领虽然可以每日轮流地掌握全军的大权，他们却把这项大权让给了米尔提亚戴斯。米尔提亚戴斯接受了这个权力，但是在轮到他本人掌握全军大权的那一天到来之前，他是不肯接战的。

(111)而等轮到他的日子的时候，雅典人于是编起准备战斗的队列来，队

^② 十二神是宙斯、希拉、波赛东、戴美特尔、阿波罗、阿尔铁米司、海帕伊司托斯、雅典娜、阿列斯、阿普洛狄铁、海尔美士、希司提亚。

列的编制是这样。统率右翼的是波列玛尔科斯卡里玛柯斯：因为按照当时雅典的习惯，统率右翼的应当是担任波列玛尔科斯的人。他在右翼担任统帅，而接在他后面则按照顺序依次配到了各个部落，配列在最后的普拉铁阿人则占着左翼的地方。自从那次战争以来，每当雅典人在每五年举行一次的祭典上的集会上奉献牺牲的时候，雅典的传令人总是祈求上天同样降福给雅典人和普拉铁阿人的。但是现在，当雅典人在马拉松列队的时候，他们的队列的长度和美地亚人的队列的长度正好相等，它的中部只有数列的厚度，因而这里是全军最软弱的部分，不过两翼却是实力雄厚的。

(112)准备作战的队列配置完毕而牺牲所呈献的朕兆又是有利的，雅典人立刻行动起来，飞也似地向波斯人攻去。在两军之间，相隔不下八斯塔迪昂。当波斯人看到雅典人向他们奔来的时候，他们便准备迎击；他们认为雅典人是在发疯而自寻灭亡，因为他们看到向他们奔来的雅典人人数不但这样少，而且又没有骑兵和射手。这不过是异邦人的想法；但是和波斯人厮杀成一团的雅典人，却战斗得永难令人忘怀。因为，据我所知，在希腊人当中，他们是第一次奔跑着向敌人进攻的，他们又是第一次不怕看到美地亚的衣服和穿着这种衣服的人的，而在当时之前，希腊人一听到美地亚人的名字就给吓住了。

(113)他们在马拉松战斗了很长的一个时候。异邦军在队列的中央部分取得了优势，因为进攻这一部分的是波斯人自身和撒卡依人。异邦军在这一部分占了上风，他们攻破希腊人的防线，把希腊人追到内地去。但是在两翼地方，雅典人和普拉铁阿人却得到了胜利。而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他们只得让被他们打败的敌人逃走，而把两翼封合起来去对那些突破了中线的敌人进行战斗。雅典人在这里取得了胜利并且乘胜追击波斯人，他们在追击的道路上歼灭波斯人，而一直把波斯人追到海边。他们弄到了火并向船只发动了进攻。

(114)但是在这次的战斗里，身为波列玛尔柯斯的卡里玛柯斯在奋勇作战之后阵亡了，将领之一特拉叙拉欧斯的儿子司铁西位欧斯也死了；埃乌波利昂的儿子库涅该罗斯^①也在那里阵亡了，他是在用手去抓船尾时手被斧头砍掉因而致命的。还有其他许多的雅典知名人士也都阵亡了。

(115)雅典人便这样地俘获了七只船，异邦军队则率领着残余的船只驶离了海岸，他们从他们安置埃列特里亚的奴隶的海岛上带走了这些奴隶，绕过索尼昂海岬，打算在雅典人回来之前先到达雅典城。在雅典，普遍流传着一种指责，说这个计划是根据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的计策产生出来的，据说这一族曾和波斯人相勾结，他们举起盾来给那些现在在船上的波斯人作为暗号。

(116)他们就这样地绕过了索尼昂。但是雅典人却全速地赶了回来保卫他们的城市，而且是在异邦军的军队到来之前就赶到了。他们是从马拉松的一个海拉克列斯圣域那里来的，现在则屯营在库诺撒尔该斯的另一个海拉克列斯圣域里。异邦军的船队在帕列隆(因为这是当时雅典的海港)的海滩停泊了一些时候；他们在那里投了锚，然后又从那里回到了亚细亚。

(117)在马拉松的这一战役当中，异邦军当中阵亡的有六千四百人左右，雅典人方面则是一百九十二人。这是他们双方阵亡者的人数。但是在那里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个雅典人枯帕戈拉斯的儿子埃披吉罗斯，

^① 诗人埃司库洛斯的兄弟。

正当他奋勇鏖战的时候他失去了视力，虽然他身上的任何部分都没有受到创伤，也没有受到暗器的射击。但是从那一天起，他终生就一直瞎了下去。我听说他是这样叙述他的不幸遭遇的。他说他遇到了一个身材高大，全身穿着重甲冑的男子，这个男子的胡须遮满了他的盾牌。这个幻象走过埃披吉罗斯的身旁，但是把和他并排的一个人杀死了。这就是我听到的埃披吉罗斯所说的事情。

(118)另一方面，达提斯却率领着他的军队到亚细亚去了。在他到达米科诺斯之后，他作了一个梦。没有人说过他作了什么样的一个梦。但是在天刚刚破晓的时候，达提斯便对他的各个船只进行了搜索。而当他在一只腓尼基船里找到一座镀金的阿波罗神象时。他就打听这件物品是从什么地方劫来的。等他知道了这座神象是从哪个神殿来的之后，他就乘着自己的船到狄罗斯去了。狄罗斯人那时已经返回了他们的海岛，而达提斯就把神象供在那个地方的神殿里，并且命令狄罗斯人把这座神象送回到底比斯人的代立昂地方去，这个代立昂就在卡尔启斯对面的海岸上。达提斯这样下令之后便乘船回去了。不过狄罗斯人却根本没有把这座神象送走。在那之后二十年，底比斯人才依照一个神托的指示，把这座神象移送到代立昂去。

(119)当达提斯和阿尔塔普列涅斯在航程中到达亚细亚时，他们就把埃列特里亚的奴隶带到内地的苏撒去了。国王大流士在把埃列特里亚人俘虏以前，由于他们曾无端对他作出横暴的事，因此他对埃列特里亚人感到极端地愤恨。但是看到他们被带到他的面前来并且已向他屈服，他却对他们不加伤害，反而把奇西亚领土的一块名叫阿尔代利卡的直辖地送给他们居住。这块地方离苏撒有二百一十斯塔迪昂，离开出产三种物品的并则有四十斯塔迪昂。所谓出产三种物品，就是说人们可以从这井里取得沥青、盐和油。取得这三种东西的办法是这样：在汲水的时候是使用绞盘的，绞盘上系着半个皮囊来代替桶。而人们便把它浸到井里去，然后把汲取的东西拉上来倒到一个水池里去，从那里再倒到另一个水池里去，这时汲上来的东西就分成了三类。沥青和盐立刻便变成了固体，波斯人称为拉迪那凯的油^①是黑色的并且发出刺鼻的臭味。大流士就把埃列特里亚人安置在那里，而他们到我的时候一直都住在那里，并且保存了他们的原来的语言。埃列特里亚人的遭遇便是这样。

(120)在满月之后，两千名拉凯戴孟人来到了雅典，他们是这样匆忙地赶路，以致在他们离开斯巴达之后的第三天他们就到了阿提卡。

虽然他们来得太晚，已赶不上作战，他们仍然想见到美地亚人；于是他们到马拉松见到了美地亚人。随后他们就称赞了雅典人和他们的成就，而后回国去了。

(121)说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和波斯人勾结，举起盾牌来给波斯人作暗号，而想使雅典屈服于异邦人和希庇亚斯，这件事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是不可相信的。因为很明显，比起帕埃尼波斯的儿子、希波尼柯斯的父亲卡里亚斯来，他们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的憎恨僭主的人。在佩西司特拉托斯从雅典被放逐出去之后国家拍卖他的财产时，在雅典人当中只有卡里亚斯是敢于买佩西司特拉托斯的财产的。而且他还计划了其他一切对他非常敌视的行动。

^① 这显而易见是石油。

(122)^① [这个卡里亚斯由于并多理由都是值得万人的怀念的。首先，象我已经说过的，是因为他是立下了解放祖国的大功的杰出人物。第二，是由于他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的成绩。他在这一比赛会上取得了赛马的胜利，在四焉战车的比赛中取得第二名，而在这以前又得过佩提亚比赛会上的胜利，同时又以最能挥金如上在希腊享盛名。第三，是由于他对他的三个女儿的做法。原来当她们到达婚期的时候，他给了她们极其丰厚的妆奁，并使她们每个人所选的丈夫都十分称心，因为他答应她们每一个人都能和她为自己从全雅典人当中所选择的丈夫结婚。] (123)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是和卡里亚斯一样的反对僭主的人。因此，说他们竟然举起盾来作暗号，这在我看来是一种既不可理解，又不可相信的非难，因为他们一直是在躲避着僭主的，而且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子弟们之放弃僭主地位便是出于他们的策划的。因此，在我看来，他们比起哈尔莫狄欧斯和阿里斯托盖通来，在更大的程度上使雅典得到了自由。因为这些人不过是由于杀死希帕尔科斯。才激怒了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其他人等，却丝毫没有阻止其他的人们成为僭主。但是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却非常明显地使他们的国家得到了自由，如果象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他们确是真正地说服了佩提亚，要她舍诉拉凯戴孟人说他们应当使雅典得到自由。

(124)可是，也许有人会说，他们大概是对雅典民众有什么怨恨，因此他们才背叛了他们祖国的罢。然而在雅典，他们偏偏又是最有声誉和最受尊敬的。因此我们有显然的理由不去相信，他们会由于任何这样的原因而举起盾来作暗号。诚然是有人举起了一个盾牌的，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因为这样的事是做了的，然而我不知道是谁做这件事的，并且再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来。

(125)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在古时便已是雅典的名门，而从阿尔克美昂^①，还有美伽克利斯以来，他们的声誉就更加提高了。原来，当克洛伊索斯派吕底亚人从撒尔迪斯来到戴尔波伊神托所的时候，美伽克利斯的儿子阿尔克美昂曾为他们尽了斡旋之劳，并且热心地帮助他们。因此，当克洛伊索斯从访问神托所的吕底亚人那里听到阿尔克美昂对他的照顾的时候，便派人把阿尔克美昂请到撒尔迪斯来，在那里送给他一笔礼物，即他个人可以一下子尽其所能地带走的那样多的黄金。既然给他这样的一份礼物，阿尔克美昂便想了一个办法并且按照这个办法做了。他穿了一件肥大的衣服，衣服上缝了一个根深的袋子，他又穿上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双最肥的长统靴，这样被领进了宝库。在那里，当他遇到了一堆金沙时，他首先就在他的腿的四周把金沙尽可能多地塞满了他的长统靴。然后，他又把他的衣服上的袋子装满了黄金，并且把金沙洒在他的头发上面，此外还把一些金沙放到嘴里，直到他离开宝库时，长统靴里的金沙重得使他几乎不能走路了。他简直已经不像一个人的样子了，因为他鼓着嘴巴，而且全身也都膨胀起来了。当克洛伊索斯看到阿尔克美昂的时候不禁大笑起来，他不但把阿尔克美昂已经拿到的全部黄金送给他，并且给了他价值不比黄金少的其他东西。自此而后，他这一家成为巨富，而阿尔克美昂便开始饲养驷马战车的马，从而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取得

^① 这一节一般被认为是后来谁的附记而掺入了正文的。它只在原文的一个抄本上发现，而且里面有非希罗多德的词句。

^① 阿尔克美昂的盛时是在五九〇年左右；克洛伊索斯的统治时期是从五六〇年到五四六年。

了胜利。

(126)后来在下面的一代，希巨昂的僭主克莱司铁涅斯^①把这一家捧得更高，因此它在希腊也变得比先前更加有名了。因为安德烈阿斯的儿子米隆，米隆的儿子的阿利司托尼莫斯、阿利司托尼莫斯的儿子克莱司铁涅斯有一个女儿名字叫做阿伽莉司铁，他想把她嫁给他在希腊所能物色到的一个最优秀的人物。因此，在当前举行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上，他取得了四马战车比赛的优胜的时候，克莱司铁涅斯便作了一个声明，要任何一个自认为够得上作他的女婿的希腊人在从当时算起的第六十天或是更早的时候到希巨昂来；而克莱司铁涅斯说，他将在希巨昂地方从第六十天起的一年之内决定下他的婚姻的诺言。于是所有对自身和他们的出身门第十分有信心的人们便都来向这个女孩子求婚了。克莱司铁涅斯为了选婿的目的，就为他们建造了赛跑场和角力堤以便进行比较。

(127)叙巴里斯人希波克拉铁斯的儿子司敏杜里代斯从意大利来了，他是当代生活得最阔绰豪华的人物(而且叙巴里斯当时又正是处于全盛时代)，还有被人称为智者的、昔利斯人阿米里斯的儿子达玛索斯也从意大利来了。以上是从意大利来的人。从伊奥尼亚湾来的则有埃披达姆诺斯人埃披司特洛波斯的儿子阿姆庇姆涅司托斯，从伊奥尼亚湾来的人只有这一个人。从埃托利亚来的是玛列士，这个人是个膂力冠绝整个希腊，但是却因厌世而离开众人隐遁到埃托利亚最边远的地带去的那个提托尔莫斯的兄弟。从伯罗奔尼撒来的是阿尔哥斯僭主庇东的儿子列奥凯代斯，这个庇东曾经给伯罗奔尼撒人制定了度量衡而且他是比任何其他希腊人都要骄横的，就因为他曾把埃里斯人的比赛审判官取消掉，而自行对奥林匹亚比赛会发号施令。现在来的是这个人的儿子。此外还有特拉佩佐斯出身的阿尔卡地亚人吕库尔戈斯的儿子阿米安托斯；帕伊欧斯市出身的阿塞尼亚人埃乌波利昂的儿子拉帕涅斯；根据阿尔卡地亚的传说，这个埃乌波利昂曾在家里款待狄奥斯科洛伊，而从那时起便把大门对一切人打开了；江有埃里斯人阿伽依欧斯的儿子奥诺玛司托斯。这些人都是从伯罗奔尼撒本地来的。从雅典来的是美伽克利斯，他的父亲阿尔克美昂曾拜访过克洛伊索斯；在他之外还有提桑德洛斯的儿子希波克里代斯，这个提桑德洛斯是雅典最富有，而且风采也最好的人物。从当时十分繁荣的埃列特里亚来的是吕撒尼亚斯，他是从埃乌波亚来的仅有的一个人；从帖撒利亚来的是克兰农地方司科帕达伊家的狄雅克托里戴斯；而从莫洛西亚来的则是阿尔孔。

(128)上面所列举的就是向她求婚的人们。当他们在指定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克莱司铁涅斯首先便询问每一个人的籍贯和家世；然后他在一年里都把这些人的留在自己的身旁，体察他们的德行、气质、教养和日常的行为。他的体察的办法是和他们个别的人，或是和他们全体交往，叫他们中间的比较年轻的人在体育上进行较量，特别注意在会餐时他们的一举一动。原来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在任何方面都不放处对他们的照顾并且始终毫不吝惜地款待他们。但是，在求婚者当中最使他中意的却是从雅典来的几个人，而在这几个人当中他认为最好的又是提桑德洛斯的儿子希波克里代斯，这不仅是由于他的德行，而且由于就他的身世而论，他是属于科林斯的库普塞里达伊家的。

^① 希巨昂的克莱司铁涅斯与阿尔克美昂是同时代人。

(129)当指定举行婚宴,和克莱司铁涅斯宣布他要在所有的人当中选择谁为婿的日子到来时,克莱司铁涅斯便举行了一次百牛大祭并且宴请了求婚者们本人和整个希巨昂的人们。在宴会终了之后,求婚者们便相互比赛音乐并就某一题目相互进行辩论。当他们饮宴正酣之际,远出其他众人之上的希波克里代斯命令吹笛者给他吹奏,而当吹笛者遵命演奏的时候,他就开始跳起舞来,而且他是跳得极其尽兴的。但是克莱司铁涅斯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却对于全部事体产生了很大的疑虑。过了一会儿之后,希波克里代斯便命令人们带一只桌子过来,而桌子搬来的时候,他首先就在桌子上面跳了拉科尼亚式的舞蹈,然后又跳了阿提卡式的舞蹈,最后,他又把头顶在桌子上,用两腿朝天表演各种花样。这时克莱司铁涅斯在看到希波克里代斯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舞蹈时,他便由于这个人的舞蹈和无耻,再也不忍想到希波克里代斯竟是他的女婿了。然而他克制住了自己,而不愿向希波克里代斯发泄自己的怒气。但是当他看到希波克里代斯两腿朝天表演花样的时候,他就再也不能保持缄默而喊道:“提桑德洛斯的儿子啊,跳得好,你连你的婚事都跳跑了”。但是希波克里代斯却回答说:“希波克里代斯根本不在乎!”

(130)从那天起,这句话竟变成了一句谚语。于是克莱司铁涅斯便命令他们大家静下来,向所有在场的人们说:“向我的女儿求婚的诸位,我对于你们所有的人都是很是满意的。如果可能的话,我是会使你们每一个人都不失望的,既不选一个人出来认为他比别的人好,也不轻视其余的人。但是既然我只有一个女儿可供考虑,因而无法使你们全都满意,对于你们中间在婚事上未能称心的各位,我送给这些人每人一塔兰特的白银,用来感谢他之想娶得我家的女儿和他之离开自己的家而住到我这里来。现在我依照雅典人的法律,把我的女儿阿伽莉司铁许配给阿尔克美昂的儿子美伽克利斯”。于是美伽克利斯便接受了婚约,而克莱司铁涅斯这样便把这件婚事决定下来了。

(131)以上便是选择求婚者这件事情的经过。这样,阿尔克美欧尼达伊家的名声便在希腊宣揭开了。由于这次的缔婚而生下了给雅典人确立了部落制度和尺主政治的那位克莱司铁涅斯;他的这个名字是跟着他的那个希巨昂人,即他母亲的父亲取的。他和希波克拉铁斯都是美伽克利斯的儿子;希波克拉铁斯又是另一个美伽克利斯和另一个阿伽莉司铁的父亲。而这一个阿伽莉司铁则是跟着克莱司铁涅斯的女儿阿伽莉司铁而取名的。她和阿里普隆的儿子克桑提波司结婚,而在怀孕时做了一个梦,梦里自己生了一个狮子。几天之后,她就给克桑提波司生了一个儿子伯里克利斯。

(132)自从波斯人在马拉松战败之后,在雅典本来就有声望的米尔提亚戴斯的声望就更加提高了。他向雅典人要求七十只船,一支军队,还有金钱,但是不告诉他们他要率领他们去进攻哪一个国家,而只是说如果他们追随他的话,他会使他们发财致富;因为他要把他们带到这样一个国家去,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从这个国家取得大量的黄金。当他要求船只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保证的。雅典人听了这话深信不疑,就把船给他了。

(133)米尔提亚戴斯率领着交给他的军队乘船到帕洛司去了,他的借口是,帕洛司人在先前曾首先派遣三段桡船和波斯人一起来到马拉松,因此要得到这样的对待。这便是他的口实,然而他之所以怨恨帕洛司人,是因为帕洛司人提细亚斯的儿子吕撒哥拉斯曾经在波斯人叙达尔涅斯面前讲过他的坏话。米尔提亚戴斯到达了他航行的目的地之后,便率领着他的军队把帕洛司人赶进他们城里去,并在那里包围了他们。他派了一名使者去向对方索取一

百塔兰特，他说如果他们不给他这笔钱的话，他的军队就一定要把他们的城市攻克才收兵。帕洛司人根本不考虑把钱给米尔提亚戴斯的事情，他们除了保卫他们的城市之外，不作其他打算。他们保卫城市的办法是在夜里把城墙最容易受到攻击的部分加高一倍，此外还用了其他种种办法。

(134)全体希腊人都谈到的事情，就到上述的地方为止。再向下就是帕洛司人自己说的了。他们说，米尔提亚戴斯既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个名叫梯摩的帕洛司女奴隶曾和他谈过话，她是冥界的女神们的副祭司。她到米尔提亚戴斯这里来，劝他说如果他无论如何也要攻克帕洛司的话，那他就应当按照她的建议去做。在听取了她的建议之后，他立刻便向着城前的小山挺进，而在他来到立法者戴美特尔的神殿而不能打开门的时候，他便跳过了围墙；跳了进去以后，他便向神祠的地方走去，或者是想动那不许动的东西。或者是有什么别的意图。但是当他走到门前时，他立刻就感到极大的惊恐而循着原道返回了。在他从墙上跳下时，他扭伤了大腿，有的人又说他跌伤了膝头。

(135)因此米尔提亚戴斯便十分不光彩地回来了，他既没有带回财富，也没有占领帕洛司；他把这座城围攻了六十二天并且蹂躏了这个岛。帕洛司人听到冥界的女神们的副祭司佛摩曾经作过米尔提亚戴斯的响导，便想为这件事惩罚她，而现在他们既然已经不再被围，因而派使者到戴尔波伊去请示，他们应不应由于这个副祭司引导了敌人并向米尔提亚戴斯泄露了任何男人们都不应知道的密仪从而使祖国陷于敌手而把她处以死刑。但是佩提亚却禁止他们这样做，她说犯错误的并不是梯摩，是米尔提亚戴斯命中注定要遭到凶死的命运，一个幻影曾引导他遇到了这些不吉利的事情。

(136)佩提亚对帕洛司人的宣托有如上述。另一方面，当米尔提亚戴斯从帕洛司回来的时候，雅典这里有许多人攻击他，克桑提波司的儿子阿里普隆在人民大会的面前弹劾他，要求把他处死，因为他欺骗了雅典人。米尔提亚戴斯到了会，但是他不能给他自己辩护(因为他的大腿那时已经开始腐烂了)。不过在出席法庭时他却躺在床上，他的朋友们替他辩护，他们一直在提到马拉松战役，提到列姆诺斯的征服：米尔提亚戴斯怎样惩罚了佩拉司吉人，怎样攻取了列姆诺斯之后把它交给雅典人。人民赞成不判他的死刑，但是他们由于他的错误而判处了他五十塔兰特的罚金。不久米尔提亚戴斯便由于大腿的坏疽和腐烂而死去了，他的儿子奇蒙付出了五十塔兰特的罚金。

(137)奇蒙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占领列姆诺斯的经过是这样。佩拉司吉人被雅典人赶出了阿提卡^①，这件事做得正当还是不正当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我只能把人们传说的记述下来。不过海该桑德罗斯的儿子海卡泰欧斯在他的历史中却宣布说这一行动是不正当的。原来，海卡泰欧斯说，当雅典人看到叙美托斯山山下的土地的时候，当雅典人看到这以前荒瘠而又毫无价值的土地由于经过耕耘而变得十分肥美的时候，他们就起了羡慕之心而想取得这块地方，因此便不用什么其他口实就把佩拉司吉人赶出去了。这块地方起初是为了报偿佩拉司吉人先前在围城四周修筑城墙的劳动而送给佩拉司吉人居住的。但是雅典人自己却说，他们驱逐佩拉司吉人的理由是正当的。他们说，佩拉司吉人以他们在叙美托斯山下的居住地为据点向外进击，他们曾经这样地对雅典人做了不正当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不拘是雅典人还是希腊任何其

^① 根据传说，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大约六十年，由于贝奥提亚人的迁徙，佩拉司吉人被赶入了阿提卡。

他居民还都没有奴仆，而他们的子女是经常要到恩涅阿克路诺斯泉^②（意为九泉——译者）去打水的。而每当他们来的时候，佩拉司吉人便出于横傲与轻侮的想法而虐待他们。然而他们还不满足于这样做，他们终于竟被发现是在准备进攻雅典。雅典人表现出他们自己是比佩拉司吉人要公正得多的人，因为在发现对方的阴谋时，他们本来是可以把佩拉司吉人杀死的，但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而只是命令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于是佩拉司吉人便离开了，他们在其他的地方之外还占领了列姆诺斯。这是雅典人的说法，而前者则是海卡泰欧斯的说法。

（138）这些佩拉司吉人当时住在列姆诺斯，想对雅典人进行报复，又熟悉雅典的各个祭典的日期，于是他们搞到了一些五十桡船，而当雅典的妇女们在布劳隆庆祝阿尔铁米司祭典时就设伏等看她们。他们掳去了许多妇女，她们把她们安置在船上带到列姆诺斯去，使她们作自己的侍妾。而既然这些妇女生了越来越多的孩子，她们就教她们的孩子阿提卡语和雅典人的风俗习惯。这些孩子不愿意和佩拉司吉妇女生的儿子们交往。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挨了佩拉司吉妇女所生的孩子当中的一个人的打的时候，他们便一致来帮助他并且相互帮助。而且雅典妇女生的孩子甚至认为应该统治另一类的孩子，而且比另一类的孩子是要强得多的。当佩拉司吉人看到了这一点时，他们便进行了商议。在他们商议的时候，想到如果这些孩子决心相互帮助以对抗正妻的儿子们并且还立刻便试图统治后者，则等他们好大成人的时候，这些孩子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时，这一点实在是使佩拉司吉人十分担心的。因此佩拉司吉人便认为最好是把阿提卡妇女生的儿子杀死；他们这样做了，而且把这些男孩子的母亲也给杀死了。由于这件事情以及妇女们先前于的一件事情，即她们杀死了她们那与托阿斯^①在一起的丈夫，在整个希腊，人们通常便把任何一件残酷的行为称之为“列姆诺斯人的勾当。”

（139）但是当佩拉司吉人杀死了他们自己的儿子和那些妇女的时候，他们的土地便不再生长果实，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家畜也不象先前那样的生育了。在饥馑和无子的困迫之下，他们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摆脱目前灾祸的办法。于是佩提亚使命令他们向雅典人赔偿雅典人自己所规定的任何赔偿物。于是佩拉司吉人到雅典来，因自己的全部罪行而向雅典人建议赔偿。雅典人在他们的市会堂里放置了一张装璜得尽可能富丽堂皇的寝床，旁边还有一张上面满放着所有各种各样财宝的桌子，然后告诉佩拉司吉人，要他们象这个样子地把国土交给雅典人。佩拉司吉人回答税：“当一只船借北风之助在一日之内能够从你们的国家到我们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呈献给你们”；他们讲这样的话，是因为他们深信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阿提卡是远在列姆诺斯的南方的。

（140）当时的事情就只有这些了。但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当海列斯彭特的凯尔索涅索斯屈服于雅典的时候，奇蒙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借着当时不断刮看的埃铁西阿伊风^①的帮助，乘着一艘船完成了从凯尔索涅索斯的埃莱欧

^② 在雅典东南，伊利索司附近。

^① 列姆诺斯的妇女们因怠于阿普洛狄铁的祭祀而受到咒诅，结果身上发出恶臭；列姆诺斯人于是娶了色雷斯的妇女为妻。但列姆诺斯的妇女们却合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只有国王托阿斯由于被女儿叙普希拔列藏了起来而幸免一死，但不久他即被发现，结果还是被杀死了。他的女儿也被卖为奴隶。

^① 一种在七月、八月和九月刮的东北季节风。

斯到列姆诺斯的航程。而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他便向佩拉司吉人声明，要他们记起他们认为永远不会实现的神托的话而离开他们的岛。于是海帕依司提亚人便按照他的话做了。但是米利纳人却不承认凯尔索涅索斯是阿提卡的领土，而继续抗拒围攻，但结果他们也屈服了。这样，米尔提亚戴斯和雅典人便占领了列姆诺斯。

第七卷

(1)当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听到了马拉松之役的战报的时候,因雅典人攻击撒尔迪斯而对雅典人非常气愤的大流士就更加愤怒,因此他也便更加想派一支军队去攻打希腊了。他于是立刻派遣使者到一切城市,命令它们装备一支军队,要它们每一个城市提供远比以前为多的船只、马匹、粮饷和运输船。由于这些通告,亚细亚忙乱了整整三年^①,精壮的人们都给征入了讨伐希腊的军队并且为这件事作了准备。在第四个年头,刚比西斯所征服的埃及人叛离了波斯人;因而大流士便更加想对二者都加以讨伐了。

(2)但是,当大流士准备讨伐埃及和雅典的时候,在他的儿子们中间发生了一场夺取国家主权的巨大纷争。原来他的儿子们认为,他必须按照波斯人的法律,在率军出发之前,宣布他的王位的一位继承者。大流士在他成为国王之前,在他和他的第一个妻子即戈布里亚斯的女儿之间生了三个儿子;在他成为国王之后,在他和居鲁士的女儿阿托撒之间又生了四个儿子。在前妻生的儿子们当中,最年长的是阿尔托巴札涅司;后妻生的儿子们当中,最年长的是克谢尔克谢斯;由于他们是异母兄弟,因此处于敌对的地位。阿尔托巴札涅司的论据是,他是大流士的全部子女当中最年长的,而不拘什么地方的风俗都是最年长的继承王位,但克谢尔克谢斯则认为他乃是居鲁士的女儿阿托撒的儿子,而使波斯人获得自由的正是居鲁士。

(3)当大流士在这件事上犹豫未决的时候,正好这时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来到了苏撒,他是在斯巴达被褫夺了王位之后,自愿从拉凯戴孟被流放出来的。据传说,当这个人听到大流士的儿子们之间的纷争的时候,他就到克谢尔克谢斯那里去劝告克谢尔克谢斯在自己的理由之外再加上一项论据,这就是,他是在大流士已经成为波斯的国王和统治者之后才生的。但是当阿尔托巴札涅司生的时候,大流士却还是一介平民。因此克谢尔克谢斯便应当说,任何在他之外的人如果取得继承王位的特权那都是既不合理又不正当的;因为根据戴玛拉托斯的建议,纵使在斯巴达也向来有这样的习惯,即如果在父亲成为国王前生了儿子而在父亲成了国王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则王位应当落到后生的儿子的身上。克谢尔克谢斯按照戴玛拉托斯的意见去做了,大流士认为他的论据是正当的,因此宣布他为国王。但是我以为即使没有这个建议,克谢尔克谢斯仍会成为国王;因为阿托撒握有绝对的权力。

(4)大流士在宣布克谢尔克谢斯为国王之后,就准备走上征途了。但是在这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埃及叛变的第二年,正当他进行准备的时候,他死了;他一共统治了三十六年^①。他既未能惩办叛乱的埃及人,也未能惩办雅典人。大流士既死,王位便转到他的儿子克谢尔克谢斯的身上去了。

(5)原来克谢尔克谢斯在一开头的时候根本就无意于讨伐希腊,不过他却纠合军队准备征服埃及。但是大流士的姊妹的儿子、克谢尔克谢斯的表兄弟、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是和国王接近的人,而在宫内的波斯人当中对克谢尔克谢斯有最大的影响,他是一直这样主张的:“主公,在雅典人对波斯人做了这样多的坏事之后却丝毫不受到惩罚,那是不妥当的。而我的主张是,目前你做你正在着手做的事情,而当你把横傲不逊的埃及征服以后,你

^① 四八九至四八七年。

^① 五二一至四八五年。

再率领着你的军队去时代雅典，以便使你能够在众人中间赢得令名，同时人们也就会懂得，侵犯你的领土的人，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他的这个论据，是以报复为目的的，但是他不经心地又加上了一个理由，即欧罗巴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它生产人们栽培过的一切种类的树木，它是一块极其肥沃的土地，而在人类当中，除去国王，谁也不配占有它的。

(6)他这样讲，是因为他想进行冒险活动，而他自己想担任希腊的太守。他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而说服了克谢尔克谢斯按照他的意见去做了：因为还有其他的事情加在一起也帮助了他赢得克谢尔克谢斯的同意。首先，从帖撒利亚的阿律阿达伊家(这个阿律阿达伊家是帖撒利亚的王族)派来了使者，他们十分诚恳地邀请国王到希腊去。其次，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的人们来到了苏撒，他们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他们的理由和阿律阿达伊家的理由一样，而此外答应给克谢尔克谢斯的东西甚至比阿律阿达伊家答应的还要多。和他们同来有一个雅典的占卜师即穆赛欧斯神托的收集整理者奥诺玛克利托斯：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曾和这个人有旧怨，但是在来此之前他们之间的纠纷已经得到了和解。原来奥诺玛克利托斯曾被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希帕尔科斯驱出雅典，因为他曾在穆赛欧斯的神托中间插进了一段神托，说列姆诺斯附近海上的诸岛将要沉没到海里去，但是这个行为被赫尔米昂涅人拉索司^①看破了。因此希帕尔科斯驱逐了他，虽然在这之前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但现在他和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的人们一同来到苏撒了；而每当他谒见国王的时候，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的人们总是为他吹嘘一番，而他本人也就背诵一些他所知道的神托；所有那些预言波斯人的灾难的神托他都避而不谈，而只是选诵那些对异邦人最有利的的神托，如谈到海列斯彭特时，就说它怎样必须由一个波斯人来架桥，此外也谈到了进军的情况。克谢尔克谢斯这样便纠缠到奥诺玛克利托斯的神托以及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和阿律阿达伊家的意见里面去了。

(7)克谢尔克谢斯被说服派遣一支大军去讨伐希腊之后，就在大流士死后的第二年，向背叛者进军了。他征服了埃及人并使埃及人受到比在大流士的时代要苦得多的奴役；他把埃及的统治权交给了大流士的儿子、他的亲兄弟阿凯美涅斯。但是后来^②在阿凯美涅斯担任埃及太守的时候，他却被一个利比亚人、普撒美提科斯的儿子伊纳罗司杀死了。

(8)征服埃及之后，克谢尔克谢斯现在又打算着手准备出征雅典了，于是他便召集波斯的第一流人物前来会商，召开这一会议的目的是他可以听取这些人的意见，同时他自己又可以当着他们的全体宣布他自己的看法。当这些人都集合到一起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就对他们说：

(α)“波斯人！并不是从我这里开始第一个采用和在你们中间制定新法律，我不过是把它从父祖那里继承下来并加以恪守罢了。我从我们的年长人那里听说，自从居鲁士废黜阿司杜阿该斯，而我们从美地亚人手中赢得霸权以来，我们就从来没有过安定的日子。但这乃是上天的意旨。而我们经历的许多事情，其结果是给我们带来了好处。现在居鲁士和刚比西斯和父王大流士所曾征服从而加到我们的国土上面来的那些民族，那是没有必要再列举给你们了；这一切是你们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但是从我个人这一方面来说，自

^① 诗人兼乐师，又是品达洛司的教师。

^② 在四六〇年，参见第三卷第十五节。

从我登上王位以来，我就在想我怎样才能在这一光荣的地位上面不致落在先人的后面，怎样才能为波斯人取得不比他们更差的威力；而在我深思熟虑之后就觉得，我们不仅可以赢得声名，而且可以得到一块在质和量方面都不次于我们的土地，这块土地比我们现有的土地还要肥沃；这样我们既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又达到了报复的目的。

(β)我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把你们大家召集起来，为的是我可以向你们披沥我个人的看法。我打算在海列斯彭特架一座桥，然后率领我的军队通过欧罗巴到希腊去，以便惩罚曾对波斯人和我的父王犯下了罪行的雅典人。你们已经看到，父王大流士是曾想讨伐这些人的。但是他死了，他已经无法来亲自惩罚他们了；而我却要为他 and 全体波斯人报仇，不把雅典攻克和烧毁决不罢休，以惩罚雅典人对父王和对我本人无端犯下的罪行。首先，他们和我们的奴隶米利都人阿里司塔哥拉斯来到撒尔迪斯，焚烧了那里的圣林和神殿；其次，当我们的由达提斯和阿尔塔普列涅斯率领的军队登上他们的海岸时，他们是怎样地对待我们，我想这是你们大家全都清楚的。

(γ)由于这样的一些原因，日此我决定派一支军队去讨伐他们，而在我考虑之后，我认为我们将会因此得到不少的好处。如果我们征服了那些人和他们的邻居，即居住在佩洛普司地方的普里吉亚人，我们就将会使波斯的领土和苍天相接了，因为，如果我得到你们的助力把整个欧罗巴的土地征服，把所有的土地并入一个国家，则太阳所照到的土地便没有一处是在我国的疆界以外了。

因为，我听说将没有一座人间的城市、人间的民族能和我们相对抗，如果我所提到的那些人一旦被我们铲除掉的话。这样，则那些对我们犯了罪的和没有犯罪的人就同样不能逃脱我们加到他们身上的奴役了。

(δ)从你们的那一方面来说，这就是你们使我最称心满意的事情：当我宣布要你们前来的期限时，你们每一个人必须立刻前来，不许有勉强的情绪。凡是率领着拥有最优良的装备的军队前来的人，我将要赠给他在国内被认为是最尊荣的礼品。上述的事必须做到。但是你们谁也不要认为这是我擅自决定的，我把这事向你们大家提出，有意见的人我是希望他能够讲出来的。”克谢尔克谢斯说完了这一番话之后，便沉默不语了。

(9)在他之后发言的是玛尔多纽斯，他说：“主公，你在过去和未来的一切波斯人当中都是最杰出的人物；因为对于其他一切事情，你都是说得既精彩又真实的，此外，你还不能容许住在欧罗巴的伊奥尼亚人来嘲笑我们，因为他们这样做是非分的。我们先前征服和奴役了撒卡依人、印度人、埃西欧匹亚人、亚述人以及其他许多伟大民族，并不是因为这些民族对我们作了坏事，而只是因为我们想扩大自己的威势；可是现在希腊人无端先对我们犯下了罪行，而我们却不向他们报复，那诚然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α)有什么使我们一定要怕他们呢？他们有强大的军队或是充足的财力使我们害怕吗？我们知道他们的作战方法，知道他们的实力是不足道的。我们曾经征服和拘留他们的子弟，就是住在我国并被称为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人和多里斯人的那些人。先前由于你父亲的命令，我曾经讨伐过这些人，因此那时我自己跟他们较量过；我一直进吉到马其顿并几乎到达雅典，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应战。

(β)我听说，希腊人由于自己的顽固和愚蠢，他们在作战时是胡来一通的。当他们相互宣战的时候，他们是来到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和最平坦的

地方在那里作战，因此结果胜利者在战斗结束时也同样会遭到巨大的损失，而战败者，那就更不消说，他们全部被歼灭了。既然他们使用相同的语言，他们本应当通过传令人和使者来结束他们之间的纠纷，应当用战争以外的任何其他办法来结束纠纷。纵然他们无论如何必须作战的时候，他们也应当各自去寻找他们的最难于受到攻击的地点，然后在那里再一决胜负。因此希腊人的办法并不是一个好办法；而当我进军直到马其顿的时候，他们还都不想作战。

(γ)国王啊，当你率领着全亚细亚的大军和你的全部战船出征的时候，谁能对你作战呢？在我个人看来，希腊人是不会有那样大的胆量来作战的。但如果时间证明我的判断错误而他们蛮性发作，竟然和我们作战的话，那我们就会教训他们，要他们知道我们原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总之，不拘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要退缩罢。因为任何事物都不会是自行产生出来的，而人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经过多次的尝试才得到的。”

(10)玛尔多纽斯结束了自己的发言，这样他就把克谢尔克谢斯的意见说得更加动听了。其他的波斯人保持了缄默，不敢发表与已经提出的意见相反的任何看法，随后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阿尔塔巴诺斯发言了，他是国王的叔父，因而他正是仰仗着这个身分才敢发言的。他说：

(α)“哦，国王，如果大家不发表相互反对的意见，那就不可能选择较好的意见，而是必须遵从已发表出来的意见；但是，如果有反对的意见，那就能够选择较好的意见了。甚至黄金的成色单从它本身都不能加以鉴别，但是黄金和黄金如果都在试金石上磨擦，那我们便可以把成色较好的黄金鉴别出来。我曾经谏阻我的哥哥、你的父亲大流士率军去攻打在本国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住人的城市的斯奇提亚人。但是他一心想征服游牧的斯奇提亚人而不愿意听我的话。他率领了他的军队出征，而从出征回来的时候，却丧失了他的军队中的许多勇武之士。哦，国王，你现在是正在打算率领你的军队去攻打远比斯奇提亚人为优秀的人们，这些人据说在海陆两方面都是极其勇敢的人物。因此我是应当向你指出你这次出征的危险性的。

(β)你说你要在海列斯彭特地方架桥，然后率军通过欧罗巴向希腊进发。但是，我以为事情的结果可能你或是在陆上，或是在海上，甚或同时在陆上和海上被战败。据说他们都是勇武的人物。

而我们很可能预料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随达提斯和阿尔塔普列涅斯到阿提卡去的这样一支大军都被雅典人独力歼灭了。可是我俩还可以假定他们在海上和陆上没有得到成功；但如果他们用他们的舰船进攻并在海战中得到胜利的话，那他们就会乘船来到海列斯彭特，随后更把你的桥梁毁掉。哦，国王，这对你可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了。

(γ)我所以这样推测决不是出于我一个人的智慧。这是因为我记得了过去我们几乎遇到的一次大灾难；在当时，你的父亲登上色雷斯的波斯波鲁斯的海岸并在伊斯特河河上架桥之后，便渡过去向斯奇提亚人进攻。那时斯奇提亚人却使用了一切办法请求受命守卫伊斯特河河上的桥的伊奥尼亚人把这个通路摧毁；而在当时，如果米利都的僭主希司提埃伊欧斯同意了其他僭主的意见而不加反对的话，波斯的兵力就要全部垮台了。而且在人们听到说，国王全军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仅仅是一个人的手里的时候，那甚至可说是一件令人心悸的事情了。

(δ)在丝毫没有这个必要的时候，你还是不要作冒任何这样危险的打

算，而是听从我的劝告吧。现在你先把这个集会解散；随后，在你自己先把这件事考虑好以后，什么时候你愿意，你都可以宣布你认为是最有利的办法。因为在我看来，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乃是最有利的。因为纵然这个计划后来失败了，它仍然不能说是考虑得不好，而只不过是运气不好才失败罢了。可是一个考虑得不好的计划，却由于运气好而得以成功，这也不过是他的机遇凑巧罢了，他的计划仍然是考虑得不好的。

(ε)你已经看到，神怎样用雷霆打击那些比一般动物要高大的动物，也不许它们作威作福，可是那些小东西都不会使他发怒。而且你还会看到，他的雷箭怎样总是投掷到最高的建筑物和树木上去；因为不容许过分高大的东西存在，这乃是上天的意旨。因此，一支人数众多的大军却会毁在一支人数较少的军队的手里，因为神由于嫉妒心而在他们中间散布恐慌情绪或是把雷霆打下来，结果，他们就毫不值得地毁掉了。原来神除了他自己之外，是不容许任何人妄自尊大的。

(ζ)而且，任何事情如果着急的话，那总是要失败的；而失败又常常会引起严重的损害。可是待机行事都是有利的；这利益在目前虽然还看不出来，但到一定的时候它是会显示出来的。

(η)国王啊，这就是我对你的劝告。可是，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我看你还是不要再胡说关于希腊人的事情了，他们是决不应受到诽谤的。正是由于你诽谤了希腊人，这才嗾使国王进行了这次出征的。而且我以为，你在那里拚命张罗，其目的也不外就是这一点了。我看一定会象你想的那样罢！诽谤是一件极坏的事情。因为在诽谤当中，关系到两个人；一个是做坏事的人，一个是受害的人。进行诽谤的人，在别人不在的时候说他的坏话，这样便伤害了别人，而在知道全部真象之前便完全相信对方的话的那个人，也同样是做了不正当的事情。而由于不在场因而并没有听到别人说到他的话的那个人就受到了双重的损害，因为一个人诽谤他，而另一个人又把他看成了坏人。

(θ)然而，如果无论如何也要派一支军队去讨伐希腊人的话，那末可以这样做。让国王本人留在波斯人居住的土地上，并让我们两个人用我们的孩子来打赌。然后，随便你选拔怎样的人，随便你要多么大的一支军队，你就率领看他们出发，如果事情象你所说的那样，结果对国王有利，那你就把我的儿子杀死，连我也和他们一道杀死。如果结果和我所预言的相同，那你的儿子也这样处理，如果你回来的话，你也不例外。但如果你自己不愿意这样做，又想无论如何也要率军渡海远征希腊的话，那我深信留在这里的人将会听到，玛尔多纽斯在给波斯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之后，将会在雅典的土地上，或是在拉凯戴孟的土地上，说不定也许是在到那里去的道路上，被狗和鸟撕得粉碎。这样你就知道你想说服国王去进攻的那些人是怎样的一些人了。”

(11)以上就是阿尔塔巴诺斯所说的话，但是克谢尔克谢斯忿怒地回答说：“阿尔塔巴诺斯，亏了你我是我父亲的兄弟；否则你将会因你的这些蠢话而受到应得的惩罚。可是，对于你这种怯懦的、没有骨气的表现，我要使你受到这样的耻辱，那就是，不许你随着我和我的军队去征讨希腊，而是和妇女们一道留在这里。而我自己没有你的帮助，仍然会完成我方才所说的一切的。因为，假如我不向雅典人亲自进行报复，那我就不是阿凯美涅斯儿子、铁伊司佩斯儿子、刚比西斯儿子、居鲁士儿子、铁伊司佩斯儿子、阿里阿拉姆涅斯儿子、阿尔撒美斯儿子、叙司塔司佩斯儿子、大流士

的儿子了。我知道的很清楚，如果我们安安静静地呆在这里，则他们不仅仅是不会善罢干休，而且肯定是会向我们的国土发动进攻的，假如我们可以从他们已经做出来的事情来推断的话，因为他们不但把撒尔迪斯烧掉，而且进兵亚细亚了。因此，不管从两方面的哪一方面来讲，撤退都是不可能的，当前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主动地去进攻和被动地等着挨打这两种情况中间选择一个：或是把我们的一切归希腊人统治，或是把希腊人的一切归我们统治。在我们的争论里，折衷的道路是没有的。因此，我们的荣誉感要求我们应当报复我们身受的一切灾害。这样我当然也就可以领教一下，在我征讨这些希腊人的时候，我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危险；甚至我的祖先的奴隶普里吉亚人佩洛普司都曾经彻底败平过这些希腊人，而且直到今天，人们还是用他们的征服者的名字来称呼他们和他们的国土的”。

(12)他的话就说到上面的地方为止了。跟着就到了夜里；这时克谢尔克谢斯却因阿尔塔巴诺斯的意见而深感不安了。他在夜里反复加以考虑，这样便清楚地看到，派一支大军去征讨希腊对他未必是有利的。在他作了这第二个决定以后，他就睡着了；但是，根据波斯人的传说，就是在那一夜里，好象他作了这样一个梦。克谢尔克谢斯梦见一个姿容秀丽、体格高大的男子站在他的身旁，对他说：“哦，波斯人，在你宣告纠合你的波斯大军之后，现在你却又改变主意，不去率军征讨希腊了吗？你改变自己的主意是不相宜的，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同意你这样做的。我看你还是按照你白天的决定去做罢”。梦中人这样说了之后，克谢尔克谢斯就看他仿佛是飞去了。

(13)当天亮的时候，国王根本不去理会他夜里的梦，而是把他先前召集到一起的那些波斯人重新召集来，这样对他们说：“波斯人啊，请你们原谅我突然改变自己的主意罢，因为我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还未能充分发探自己的智慧，而那些劝我做我前面所提到的那件事的，又是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身边的人们。在我听到阿尔塔巴诺斯的意见的时候，由于我这年轻人血气方刚，那时我诚然是立即发起火来，乃至我讲出了对年长者不应该讲的和卤莽无礼的言词。不过现在我认识了我的过错，我愿意采纳他的意见。因此你们要知道，我已改变了先前我想去征讨希腊的意思，请你们安安静静地呆着罢”。波斯人听了这话不胜欢喜，他们向他礼拜致意了。

(14)但是到夜里克谢尔克谢斯睡着的时候，那个梦中人又站到了他的身旁，向他说：“大流士的儿子啊，你已经在波斯人面前公然打消了你那征讨希腊的意图了。你丝毫不把我的话放到心上，就好象你从来没有听到这话似的。现在我就确实实地告诉你，如果你不立刻率军出征，你就会招致这样的后果：在短期间你虽然变得强大，可是很快地你就又会衰微下去了。”

(15)克谢尔克谢斯作了这个梦之后心中大为惊恐，他从床上跳了下来，立刻派一名使者到阿尔塔巴诺斯那里去请他；阿尔塔巴诺斯到来之后，克谢尔克谢斯就向阿尔塔巴诺斯说：“阿尔塔巴诺斯，曾有一个时候我是非常愚蠢的，我竟用愚蠢的言词回答了你的有益的忠告。可是我很快地就后悔起来并认识到我是应当采纳你的意见的。虽然我愿意这样做，但我仍然不能这样做。因为自从我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和后悔自己的错误以来，我就总是梦见一个人，他无论如何不同意我按照你的建议去做，而现在他就是刚刚在恐吓了我以后离开的。因此，如果这个梦中人是神派来的，则我们出征希腊这件事情，就正是神十分欢喜要我们做的事情了，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会作同样的梦，而梦中人也会向你发出同样命令的。而我相信，如果你把我的全

套衣服穿起来，然后坐在我的王位上，跟着再到我的床上去睡，这样你是很可能遇到同样的事情的”。

(16)克谢尔克谢斯向他说了上面的话；但是阿尔塔巴诺斯起初不愿意服从克谢尔克谢斯的命令，因为他认为他是不配坐在王位上面的，但由于克谢尔克谢斯一定强迫他这样做，他终于照着克谢尔克谢斯吩咐的做了；不过在这之前，他讲了这样的话：

(α)“主公，根据我个人的判断，能想出好办法的人和愿意听从别人提出的好办法的人，他们的价值是相同的。虽然你具有这两种优良的品质，可是和坏人的交往却成了你的持身之累。这就和海洋一样，人们常说它在万物当中本来对人是最好用处的，然而向海上袭来的烈风却使它无法顺从它自己固有的本性。至于我本人，则使我感到痛心的与其就是你的粗言暴语，勿宁说是下面的一种情况，即当着两种意见摆在波斯人的面前，一种意见是想助长他们的傲慢情绪，而另一种意见是克服他们的这种傲慢情绪，并向他们指明，教给人的心灵在它已有的东西之外，总是不断食求更多的东西，这是一件多么坏的事情的时候，在这两个意见当中，你却选择了对你本人以及对波斯人是危险的一个意见。

(β)因此，你现在既然改变主意，选择了比较贤明的决定，你却说当你愿意放弃征讨希腊的想法的时候，有某一位神派来的梦中人屡次来到你这里，不许你放弃这次的出征。可是我的孩子，这样的事情决不会是上天的意旨。在人们的梦里跑来跑去的幻影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呢，让我这个年纪比你大得多的人教给你罢。梦里游荡在人们身边的那些梦中人，大多数就是人们在白天所想的那些东西；而近日里，我们便一直是拼命忙着这次出征的。

(γ)虽然如此，如果这件事不是象我所判断的那样，而是在其中有什么神意的话，则事情的最后处理办法仍然应由你自己来决定。就让这个梦中人和对你一样地向我显现并发出命令来罢。但如果这个梦中人真正有意出现的话，则我看倒不一定要脱下我的衣服而把你的衣服换上，也不一定要不睡在我自己的床上而睡在你的床上。不拘你在梦里所看到的是什么东西，我想他在看到我的时候，他肯定决不会愚蠢到因为他看到你的衣服便会把我认成是你。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他是不是不把我放到眼里，是不是不屑于经常在梦中向我显示，不管我是穿着你的还是穿着我自己的衣服。如果它真地接连不断地在你的梦里出现，那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乃是奉神的意旨前来了。但如果你决定事情必须这样做，而且是无可回避，那我就非得在你的床上睡一睡不可了。我就这样做罢；而在我睡到你床上的时候，让那个梦中人也来向我显示吧。不过在他向我显示之前，我还是要坚持我目前的意见的”。

(17)阿尔塔巴诺斯这样说了之后，便按照所吩咐的做了，他所指望的是要证明克谢尔克谢斯对他讲的话原是不值一提的。他穿上了克谢尔克谢斯的衣服并坐到国王的宝座上。随后，当他躺下熟睡的时候，那个常常到克谢尔克谢斯梦里来的梦中人，便来到了阿尔塔巴诺斯的面前，向他说：“你是不是想劝说克谢尔克谢斯不去征讨希腊，而打算用这样的办法来照顾他那个人？可是，你这种力图扭转命运注定的事情的做法，使你不拘是在今后，还是在目前，都是不能逃避上天的惩罚的。我也已经向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宣布，如果他不从命的话，他会落到怎样的下场”。

(18)阿尔塔巴诺斯感觉到，梦中人在说了这样的威吓的话之后，好象是要用灼热的铁把他的眼睛烧出来似的，于是他大叫一声便从床上跳了起来，

随后就坐在克谢尔克谢斯的身旁，把他在梦里所看到的一切源源本本地告诉了克谢尔克谢斯，跟着他说：“哦，国王啊，象我这样一个在一辈子看到许多强大的力量被比较弱小的力量所打倒的人，是不愿意要你完全逞自己的血气之勇的。我知道贪得无厌是一件多么不好的事情，因为我没有忘记了居鲁士征讨玛撒该塔伊人和刚比西斯征讨埃西欧匹亚人的结果，而且我自己还亲自追随着大流士去征讨过斯奇提亚人。既然知道这一点，故而我的看法就是，你最好是安安静静地过活，这样世人就会认为你是最幸福的了。不过，既然天意非如此不可，而看来诸神又注定了希腊的毁灭，那我自己也就改变初衷并更正我自己的看法了；现在你把上天的意旨向波斯人宣布，命令他们服从你最初所下的、进行相应准备的命令。既然是神允许你这样做的，则在你的这一方面就得把一切准备齐全了”。在这次谈话之后，他们两人便都因梦中人的话而得到了勇气，因此到天亮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便把这件事通告波斯人，而阿尔塔巴诺斯现在也公然赞同先前只有他一个人公开反对的那种做法了。

(19)在这之后，克谢尔克谢斯现在既然已有了出征的打算，就在睡着时作了第三个梦。而当玛哥斯僧们听到这个梦的时候，便解释说这是指着全世界而言，并表示全人类都要成为他的奴隶。他作的是这样一个梦。克谢尔克谢斯以为他戴上了一顶橄榄枝的王冠，王冠的嫩枝蔓延开来，遮复了整个大地，但不久之后他的这顶王冠便从他头上消失了。玛哥斯僧就是这样来圆梦的。而后，集合起来的波斯人等，便各自立刻这回自己的管地，万分热心地执行克谢尔克谢斯的命令，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得到悬赏的赠物。这样，克谢尔克谢斯便从大陆的每一个地方搜集人力，把他的大军纠合起来了。

(20)在平定埃及以来的整整四年中间^①，他一直在整顿大军，并准备出征所必需的一切；而在第五年里，他便率领着一支大军踏上了征途。在我们所知道的远征军当中，这支选征军断乎是最大的一支，以致过去的任何一支远征军都无法和它相比，大流士远征斯奇提亚人的军队也好，追击奇姆美利亚人时突入美地亚^②并征服和统治了上亚细亚的几乎全部土地，而后来大流士又曾因这件事而想对之进行报复的斯奇提亚人的大军也好，传说中阿特列欧斯的儿子们所率领进攻伊里翁的大军也好，在特洛伊战争之前渡过博斯波鲁斯进入欧罗巴，在那里征服了全部色雷斯人，下至伊奥尼亚海并向南进军直到佩涅欧司河的美西亚人和铁乌克洛伊人的大军也好，都无法和它相比。

(21)所有这些远征的军队，再加上这些之外如果有的其他任何军队，都不能和单是这一支军队相比。因为亚细亚的哪一个民族不曾给克谢尔克谢斯率领去攻打希腊呢；除去那些巨川大河之外，哪一条河的水不是给他的大军喝得不够用了呢？有人把船只供应给他，有人参加了他的陆军，有人提供了骑兵、有人提供了随军运送马匹的船只以及军中的服务人员，有人提供作桥梁用的战船，还有人提供食粮和船只。

(22)首先，由于第一次远征的军队在试图回航阿托斯的时候遭到了覆舟的命运，所以在大约三年当中，他一直为应付阿托斯而做准备。三段桡船都停泊在凯尔索涅索斯的埃莱欧斯地方，而以这些船为据点，军中所有各种各类的人们都在鞭子的驱使之下被迫去挖掘壕沟，他们是陆续不间断地去干活

^① 四八四至四八一年。

^② 参见第一卷第一〇三节；第四卷第一节。

的。而在阿托斯周边住的人们也同样地要去挖掘壕沟。监督人们干活的是美伽巴佐斯的儿子布巴列斯和阿尔泰欧斯的儿子阿尔塔凯耶斯。他们两个人都是波斯人。这个阿托斯乃是向海中突出的一座著名的大山，而且在这座山里是有人居住的。这座山在大陆方面的一端，是半岛形状的，它是一个大约有十二斯塔迪昂宽的地峡；这是从阿坎托司地方的海到托罗涅前面的海之间的、一块有一些小丘的平野。在阿托斯山终点的这个地峡上面，有一个称为撒涅的希腊城市。但是从撒涅到海之间以及从阿托斯到陆地的方面又有其他的一些城市，而波斯人现在就打算把这些城市变成岛城，而不是大陆的城市。这些城市就是狄昂、欧洛披克索斯、阿克罗托昂、杜索司、克列欧奈。

(23)以上是阿托斯的城市。异邦人是这样挖掘的，他们把上面的几个不同民族所住的地方区分开来。他们在撒涅城的附近画了一条直线；而当壕沟挖掘到一定深度的时候，有的人就站到壕沟的底部挖掘，另一些人则把挖出来的土接过来，把它递给站在更高一层的人们，而这些人则又递给站在更上面的人们，这样一直传到站在最高处的人们。这些人就把挖出来的土带走抛掉了。除去腓尼基人之外，对于其余所有的人来说，由于壕沟陡峭的两岸发生崩坏和下陷的事情，这便形成了他们的双重的劳苦。原来他们把壕沟上面和沟底弄成相同的宽度，所以这样的事情就必然会发生了。但腓尼基人特别是在这件事上，也和他们在其他一切工作上一样，同样地表现了他们的技巧。他们接受了分配到他们手上的那部分工作之后，便把壕沟最上面的口掘成所需要的壕沟宽度的一倍，而在向下掘的时候却渐渐地使它变窄，直到底下的时候，他们挖的就和其他人同样宽了。在那里的附近有一片草地，他们便利用那片草地作为交易的场所。而经常有大量磨过的谷物从亚细亚运到他们这里来。

(24)根据我用猜测的办法所作的制断，克谢尔克谢斯是出于傲慢的心情才下令进行这次挖掘的，因为他想显示他的威力并且想给后世留下足以想见他的丰功伟绩的东西。原来，他们若想把自己的船只拖过地峡，这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情。但他仍然命令他们从海到海挖掘一道壕沟，它的宽度足够两艘三段橈船相并划行而过。而且受命进行挖掘工作的那些人，同样又受命在司妥律蒙河上架了一座桥。

(25)克谢尔克谢斯就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另一方面，在架桥这件事上，他命令腓尼基人和埃及人制造纸草和白麻的绳索并要他们腓备军粮，为了使他的军队和驮兽在进军希腊时不致陷于饥饿。在调查了各个地点的形势之后，他就下令要他们把粮草贮备在最适当的场所，而从亚细亚的一切地方用货物船和运输船把粮草运到这样的一些地方去。他们把粮草的大部分运到色雷斯的所谓列乌凯—阿克铁(意为白岬——译者)的地方去，其余的则分别运到佩林托斯人的国土上的图洛迪札，或是运到多里司科斯，或是运到司妥律蒙河上的埃翁，或是运到马其顿去。

(26)正当这些人从事于指定给他们的劳役时，已经集合起来的全部陆军却在克谢尔克谢斯的率领之下从卡帕多尼亚的克利塔拉开拔向撒尔迪斯进发了。凡是随克谢尔克谢斯本人从陆路进军的全部大军都是指定在克利塔拉集合的。不过我说不出克谢尔克谢斯的太守当中，哪个人由于带来了装备最好的军队而得到了国王所悬赏的赠赐。因为我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是否曾确定下来。但是当他们渡过哈律司河并进入普里吉亚之后，他们就通过那个地方而到达了凯莱奈，这个地方是两条河流的发源地，一条是迈安德罗司河，一条

是和迈安德罗司河同样大的卡培拉克铁斯河。卡培拉克铁斯河就发源在凯莱奈的市场地方并注入迈安德罗司河。昔列诺斯的玛尔叙亚斯的皮肤也挂在那里；根据普里吉亚人的传说，是阿波罗剥下了玛尔叙亚斯的皮并把它挂在那里的。

(27)一个吕底亚人、阿杜斯的儿子披提欧斯就在这个城市等候着他们；他极其隆重地款待了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和他的全部军队，他自己并且宣布说他愿意提供作战的资金。披提欧斯这样把钱拿出来之后，克谢尔克谢斯便问他左右的波斯人这个披提欧斯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有多少财富而能献纳出这样多的金钱。于是他们回答说：“哦，国王，这就是曾经把黄金的筱悬木和黄金的葡萄树赠送给你的父亲大流士的人。在我们所知道的人们当中，他的财富是仅次于你的一个人”。

(28)克谢尔克谢斯听了最后的这句话大为吃惊，随后他自己就问披提欧斯本人，问他有多少财富。披提欧斯说：“哦，国王啊，我不愿意向你隐瞒我的财富，也不愿意装做我不知道的样子；我知道我有多少财富并愿意把真实情况告诉你。当我一知道你下行到希腊海这边来的时候，由于我愿意向你提供作战的资金，于是我便进行了仔细的调查，计算的结果是我有两千塔兰特的白银和差七千不到四百万达列科斯·斯塔铁尔的黄金。这一切我都愿毫不吝惜地奉献给你。至于我本人，则我的奴隶和我的田庄已足够维持我的生计了”。以上便是披提欧斯所讲的话；克谢尔克谢斯对他的话深感满意，就对他说了：

(29)“我的吕底亚的朋友啊，自从我离开波斯以来，除去你一个人以外，我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自愿款待我的军队，也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自动地前来见我并提供我作战的资金。可是你却隆重地款待了我的军队，并且提供我大量的资财。因此，为了回答你的好意，我用这样的一些办法来酬谢你：我使你成为我的朋友并从我自己的财富中给你七千斯塔铁尔使你补足四百万，这样你的四百万便不会缺少七千了。而且在我补足之后，你便可以有整整四百万的数目了。继续保持你现有的财富并要注意到永远设法保持自己象现在的样子；因为不拘是现在，还是今后，你都不会为你目前的所做所为而后悔的”。

(30)克谢尔克谢斯这样说并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以后，就不停地继续前进了。经过了一个叫做阿恼阿的普里吉亚市邑和产盐的湖之后，他们便到了普里吉亚的一个名叫科罗赛的大城市；在这里，吕科斯河注入地上的一个裂缝而消失，然后在大约五斯塔迪昂之外的地方再显示出来，它和另一条河一样，也是流入迈安德罗司河的。大军从科罗赛向普里吉亚人和吕底亚人的边境进发而来到了库德辣拉，在那里有克洛伊索斯树立的一个石柱，上面有表明疆界的铭文。

(31)经过普里吉亚进入吕底亚之后，他便来到了道路分歧的一个地方。左手的道路通向卡里亚，右手的道路通向撒尔迪斯；如果走后面的这条道路，就必须渡过迈安德罗司河和经过卡拉铁渡司市；而在卡拉铁波司市，那些手艺人是用杨柳和小麦粉来造蜜的。克谢尔克谢斯走了这条路并找到了一株筱悬木，由于这株筱悬木的美丽，他给它加上了黄金的装饰，并命令他的一个精兵看守它。而在第二天，他便来到了吕底亚人的首府。

(32)到达撒尔迪斯以后，他首先派遣使者到希腊去要求土和水，并下令为国王准备饭食。他派人到所有其他的地方去要求土，就是不派人到雅典和

拉凯戴孟去。他第二次派人索取土和水的原因是这样：凡是先前在大流士派使者去索取土和水的时候而不给的人们，他相信他们这次一定会由于害怕而不得不献出来，因而他把使者派出去，想确实了解一下这件事。

(33)在这之后，他便准备向阿比多斯进军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手下的另一部分人就在海列斯彭特架设欧罗巴和亚细亚之间的桥梁。但是，在海列斯彭特近旁的凯尔索涅索斯地方，在赛司托斯市和玛杜托司之间，有一个巍峨的海岬，一直伸入紧对着阿比多斯的海面。就是在这里，不久之后，将领阿里普隆的儿子克桑提波司麾下的雅典人拿获了赛司托斯的太守、波斯人阿尔塔乌克铁斯并把他活活地钉死在木板上。这个人过去经常把女人带到埃莱欧斯的普洛铁西拉欧斯神殿去并在那里干见不得人的渎神勾当。

(34)于是，担负了架桥这样一项任务的人们以阿比多斯为起点，便把桥架到那个地岬上去；腓尼基人用白麻索架一座桥，而埃及人用纸草架第二座桥。从阿比多斯到对岸的距离是七斯塔迪昂。但是海峡上的桥刚刚架起的时候，立刻便刮来了一阵强烈的暴风，把工程全部摧毁粉碎了。

(35)克谢尔克谢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为震怒，他于是下令把海列斯彭特笞打三百下并把一付脚铐投到那里的海里去。而且，在这以前我就曾听到，在上述的做法之外，他还把烙印师派到那里去给海列斯彭特加上烙印。他的的确确曾命令那些他派去笞打的人们，说出了野蛮和横暴无礼的话。他要他们说：“你这毒辣的水！我们的主公这样惩罚你，因为你伤害了他，尽管他丝毫没有伤害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国王克谢尔克谢斯也要从你的上面渡过去；任何人不向你奉献牺牲，那是正当不过的事情，因为你是一条险恶而苦咸的河流”。因此他便下令这样地来惩罚了海，并下令把监督造桥的人们梟首了。

(36)接受了这个不讨好的任务的那些人把他的命令执行了；另一些匠师们着手架桥了。他们架桥的办法是这样。为了能够保持绳索的紧张程度，他们在黑海这一面的桥下把三百六十只五十橈船和三段橈船连结起来，而在另一面的桥下则把三百一十四只五十橈船和三段橈船连结起来：这些船只与彭托斯^①形成直角，都和海列斯彭特的水流平行。把船只这样连结起来之后，他们便投下了非常巨大的锚；有的锚是从靠近彭托斯的船只投下去的，为的是顶住从那个海上面吹过来的风，而另一头向着西方和爱琴海方面的，则所投下的锚是为了抵御西风 and 南风。此外，他们还在一排五十橈船和三段橈船^②之间留出一个通路，为的是任何人如果愿意的话，都可以乘着轻便的船只出入彭托斯。做完这以后，他们便从陆地上把绳索引了过来，用木轆轤把它们拉紧。他们不是象先前那样地把两种材料分开使用，而是每座桥上用两根白麻索和四根纸草索。这些绳索是同样粗，同样美观，但是白麻索按比例来说是要重一些，它的每一佩巨斯的重量有一塔兰特。当海峡上的桥这样架起来以后，他们便把木材锯成和索桥的宽度相同的长度并把它们依次摆在拉紧的绳索上，依次摆好之后，他们便把它们系紧在上面了。而在做完这一步之后，他们就把树枝铺到桥面上，在这一切做完之后，再把土铺在上面压结实了。然后，他们在桥的两旁安设栅栏，为的是驮畜和马匹在过桥时不致因为看到下面的海而受惊。

^① 黑海。

^② 修德本 τριχό(，这里从施泰因本 τριηρηών。

(37)当桥梁和阿托斯那里的工事已经准备好，而又接到在壕沟口的地方为了防止在海潮上升时淤塞壕沟口而修筑的防波堤以及壕沟本身全部完工的报告时，大军过了冬天之后，便在春天到来之际^②作了准备，从撒尔迪斯出发进军阿比多斯了。但当他们正要进发的时候，太阳离开了它在天上的本位而消失了，虽然天空澄明没有云影，不过白天却变成了黑夜。当克谢尔克谢斯看到和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为这一点很感不安，于是他询问玛哥斯僧，这个天象是什么意思。他们告他说，这是神向希腊人预示他们的城市的毁灭。他们说，因为太阳是希腊人的预言者，而月亮则是他们自己的预言者。克谢尔克谢斯听了这话之后心中万分欢喜，便继续走上他的征途。

(38)当他即将率军离去的时候，被天象吓住，但是由于得到国王的赠赐而得意起来的那个吕底亚人披提欧斯到克谢尔克谢斯这里来向他说：“主公，我希望你能够赐给我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在你赠赐起来很容易，但对我这个接受者来说却是珍贵的了”。克谢尔克谢斯以为披提欧斯绝不会要求他真正要求的东西，于是回答说愿意答应他的请求，并命令他说出他所要求的东西。于是披提欧斯便鼓起勇气来说：“主公，我有五个儿子，他们都不得不随你去远征希腊。可是，国王啊！请你垂怜于我这样一个年迈的人，免除我的一个儿子，就是我的长子的兵役，好让他照料我和我的财产吧。让我的其他四个儿子和你同去吧，并希望你能完成你拟订的全部计划，凯旋归来”。

(39)克谢尔克谢斯大为震怒，他这样回答说：“你这卑劣的东西。你看，我是亲征希腊的，和我一同走上征途的便有我的亲生儿子和亲兄弟，有我的亲戚和朋友；而你是我的奴隶，是应当带着全家和你的妻子一同随我出征的，怎么现在竟敢向我提起你的儿子？因此你要好好记住这一点，一个人的精神就住在他的耳朵里，当它听到好言好语的时候，整个身体就充满了欢喜，但当它听到相反的话时，全身便胀满了怒气。当你对我做好事并且更向我提出做好事的保证的时候，你尚且决不能夸口，说你在慷慨大度这一点上超过了国王，现在你既然不顾廉耻，那你将要得到的，就要少于你所应得的了。你对我的款待挽救了你本人和你的四个儿子的性命，但是要罚你最喜爱的一个人的性命”。他这样回答之后，立刻命令受命这样做的人们把披提欧斯的长子找来并将之分割为二。这样做了之后，又把他的尸体在道路的右旁和左旁各放一半，为的是使军队从这两半中间通过去。

(40)他们按照命令做了，而军队便从这中间走过去了。在前面引路的是搬运辎重的士卒和驮兽，随在他们后面的是不按民族区分，而是由所有各个民族混合而成的一个兵团；当军队的一大半开过去的时候，中间留了一个间隔，为的是使上面所说的那些兵和国王区别开来。在这之后是全波斯人当中最精锐的一千名骑兵作为前驱，随后则是全波斯人当中最精锐的一千名枪兵，他们在行进时拿枪是枪尖向下的；在枪兵之后，是装饰得极其富丽堂皇的十匹称为涅赛欧伊马的圣马。这些马所以称为涅赛欧伊马，是因为在美地亚有一个称为涅赛昂的大平原，而这些高大的马就是在那里饲养起来的。在这十匹马的背后，是八匹白马拉着的、宙斯神的神圣战车，战车手徒步跟着牵引的白马，手里拉着缰绳。原来任何世间的人都不能乘坐在这个战车的位子上面。在这之后就是克谢尔克谢斯本人了，他乘坐在涅赛欧伊马拖着的战车上，他的陪乘的战车手是波斯人欧塔涅斯的儿子帕提拉姆培司。

^② 大概在四八〇年四月中。

(41)克谢尔克谢斯就这样地从撒尔迪斯出发了。但是只要在他想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从战车上下来，改乘马车。在他的后面是波斯最精锐和出身最高贵的一千名枪兵，他们是按照通常的方式带着枪的。枪兵后面又是一千名精锐的波斯骑兵，骑兵后面则是从其余的波斯人当中选拔出来的一万名步兵。其中一千名步兵的枪柄上安着金石榴来代替枪尾，他们就围在其他人的外面。里面的九千人则是枪柄上安着银石榴的。枪头向地带着枪的人们也是安着金石榴的，而侍卫在克谢尔克谢斯身旁的人们则安着金苹果。在这一万人后面配置着一万名波斯骑兵。在这些人后面是两斯塔迪昂的一段间隔，在这后面就是剩下的杂军了。

(42)大军从吕底亚开向凯科斯河和美西亚的领土，从凯科斯出发，左手沿着卡涅山，穿过阿塔尔涅乌斯而来到了卡列涅市。从这里他们行经底比斯平原，通过阿特拉米提昂市和佩拉司吉人的安唐德罗斯市；然后就左手顺着伊达山，进入了伊里翁的领土。然而在这之前，当他们先在伊达山的山下过夜的时候，他们受到了雷电交加的风暴的袭击，结果就有相当多的人死在那里了。

(43)从大军自撒尔迪斯开放以来，司卡曼德罗斯河是第一条水流不足并不敷大军及其畜类饮用的河流。因此当大军到达司卡曼德罗斯河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便登上了普利亚莫斯的卫城，想观望它一下；在他看完并垂询了和那里有关的一切一切之后，他便向伊里翁的雅典娜奉献了一千头牛的牺牲，而玛哥斯僧更向那里的英雄们行了灌奠之礼。在他们这样做了之后，全军在夜里感到了恐慌。

到天明的时候，他们便从那里继续进发，这时在他们的左手是洛伊提昂、欧普里涅昂和与阿比多斯接壤的达尔达诺斯，而在他们的右手则是盖尔吉斯·铁乌克洛伊人。

(44)当克谢尔克谢斯来到阿比多斯的时候，他想检阅一下他的全军。

他所以能检阅全军，是因为先前在这里的一个小山上特别为他设了一个白石的宝座(这是阿比多斯人遵照国王先前的命令制造的)。克谢尔克谢斯就坐在那里俯视海滨，从而把他的陆军和他的水师收入眼底。而当他了望这一切的时候，他想看一下船与船之间的比赛。他们这样做了，结果是西顿的腓尼基人取得了胜利；克谢尔克谢斯对于这次比赛以及他的大军深感满意。

(45)但是当克谢尔克谢斯看到他的水师遮没了整个海列斯彭特，而海滨以及阿比多斯的平原全都挤满了人的时候，他起初表示他自己是幸福的，但随后他就哭泣起来了。

(46)克谢尔克谢斯的叔父阿尔塔巴诺斯，就是在起初毫无顾虑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劝阻克谢尔克谢斯不去远征希腊的那个阿尔塔巴诺斯看到克谢尔克谢斯哭了起来，便问他说：“国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和你刚才的所作所为怎么有这样大的差别呀！你刚刚说你自己是幸福的，可是转眼之间你就哭起来了”。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你看这里的人们，尽管人数是这样多，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到一百岁。想到一个人的全部生涯是如此短促，因此我心中起了怜悯之情”。但是阿尔塔巴诺斯回答说：“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比这更加可悲的事情。因为，尽管我们的生命是短促的，不拘是这里的人，还是其他的人，还没有一个人幸福到这样的程度，即他不会不只是一次，而是多次，不由得产生与其生勿宁死的念头。我们遭到各种不幸的事故，我们又受到疾病的折磨，以致它们竟使短促的人生看来都会是漫长的。结果

生存变成了这样一种可悲的事物，而死亡竟成了一个人逃避生存的一个求之不得的避难所。神不过只是让我们尝到生存的一点点的甜味，不过就是在这一点上，它显然都是嫉妒的”。

(47)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阿尔塔巴诺斯，让我们不要再谈你给了定义的人生罢，而在我们目前万事顺遂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再去想那些不吉利的事情罢。不过告诉我这一点。如果你在你的梦里没有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个梦中人的话，你是不是还要坚持你先前的意见并劝我不去远征希腊，还是你改变了这个想法？你来明确地告诉我这一点罢”。阿尔塔巴诺斯回答说：“国王，但愿我在梦中所看见的那个人达成我们两个人都期望的那个结果罢。但是谈到我本人，则我甚至现在仍然是充满了恐惧和不安，我所以这样自有其他许多的理由，特别是由于这样的一点，即我看到世界上最重大的两件东西是敌视你的”。

(48)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你这人讲的话实在奇怪。你说的最敌视我的这两件东西是什么呢？是不是你看到我的陆军的人数不足？还是以为希腊大军的人数要比我们军队的人数多得多？还是你以为我们的水师比不上他们的？还是你以为这两种情况都有？因为，假如在这方面你以为我们的大军有什么不够的地方的话，那最好是尽快地再去集合一支大军”。

(49)阿尔塔巴诺斯回答他说：“国王啊，任何一个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不能发现这支陆军或船数有什么不够的地方。而如果你纠集更多军队的话，则我所提到的那两件东西也便更加敌视你了。这两件东西就是土地和海洋。因为，我认为，如果起了狂风暴雨的话，海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海港大到可以保证容纳下你的水师并搭救你的船只。而且即使有这样的海港，则单是一个地方有也不行，而是要在你所经过的大陆沿岸都要有这样的海港。既然看到没有海港可以容纳你的水师，那末就要记着，人不能控制事故，而是要受到事故的摆布。现在这两件东西我已经告诉你一件，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件。我要说明为什么土地是你的敌人。如果在你的进军途中没有任何东西阻挡你的话，则你在前方茫茫一无所知的土地上向前行进得越远，土地也就越发表现出是你的敌人，因为任何人都不会充分满足于他所得到的成功的。因此，我说，如果没有任何人抵抗你的话，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扩大的领土也会产生饥谨的。在决策的时候由于考虑到他会遭遇到的一切而胆怯，但是在行动上十分果敢，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最有智慧的人了”。

(50)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阿尔塔巴诺斯，关于这些事情你的见解都是很精当的。但是我以为，既不要害怕任何东西，也不要对每一种面临的情况都加以同样严重的考虑。因为，假如不拘在任何情况之下，你都想对所有的事情加以同样的考虑，那你根本就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了。与其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害怕，结果没有遭到任何危险，那在我看来，反而是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抱着坚定勇敢的信念，宁可遭到一半的危险好些了。如果你反对所提出的任何意见，而你自己却又不能提出确实的办法，则你的一方面便势必要和那提出了相反意见的人一样，同样会是错误的。因此，就这一点而论，二者并无什么区别。一个不过是世间的平常人的人物，他如何能知道哪个是确实的办法呢？我以为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以为获利的大抵是那些有实行的愿望的人，而不是那些徘徊观望，对任何事情都加以考虑的人。你已经看到，波斯的国力已强大到什么程度。这样说来，在我以前的那些国王如果和你有相同的意见，或者他们自己没有这样的意见，却有象你

这样的顾问的话，你便不会看到我们的国运象今天这样的兴隆了。老实说，先王们正是冒了危险，他们才把国威提到这样的高度的，因为只有冒巨大的危险才能成就伟大的功业。因此，我们也应当仿效他们的榜样。我们现在是利用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来进军，因此我们在任何地方也不会遇到饥馑，也不会遇到任何其他不快意的事情，而我们在征服整个欧罗巴之后就会回来的。因为首先，我们在进军时携带着充裕的粮草；再者，我们所进攻的土地和民族的粮食也要转到我们手里来；而且我们所要进攻的对象，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务农的民族啊”。

(50)于是阿尔塔巴诺斯就说：“国王，我看既然你不许我们害怕任何危险，那末就请再听一下我的这个意见罢。当我们要谈的事情是这样多的时候，则我们的话也就不得不多了。刚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把只有雅典人除外的全部伊奥尼亚人征服，并使他们向自己纳贡。因此我的意见是，你决不能率领这些伊奥尼亚人去进攻他们父祖的国土。即使没有他的帮助，我们也完全能够制服我们的敌人。因为，假如他们随着我们的大军出征，他们或者是极不公正地奴役他们的祖国，或者是十分公正地帮助它得到自由。而如果他们做得很不公正，他们也决不会因此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可是他们若做得十分公正，则他们便很可能因此使你的军队遭到巨大的损害。因此，请你记住这句话说得极好的古老的名言：‘在每件事开头的时候，是看不到它的结果的’”。

(52)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阿尔塔巴诺斯，你害怕伊奥尼亚人倒戈，这个看法在你所发表的意见当中要算是最错误的了。关于伊奥尼亚人，我们有最确实的担保，而你本人和所有随大流士出征斯奇提亚的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那就是当波斯全军的命运都在他们的手里，任凭他们摧毁或救援的时候，他们却表现了正义与信谊，而丝毫没有作出不正当的事情的意思。再者，他们既然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和财产都留在我们的国内，我们就更不必担心他们可能会有什么叛变的行为了。因此也不必为这件事担心罢。鼓起勇气来守护我的家和我的王位罢，要知道在所有的人当中，你是我可以托之以王笏的唯一的人物了”。

(53)克谢尔克谢斯讲完这话并把阿尔塔巴诺斯运到苏撒去之后，继而便把那些最知名的波斯人召集了来。当这些人到来之后，他就对他们说：“波斯人啊，我召集你们来是为了向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你们应当成为勇敢的人，决不可玷辱波斯人先前成就的伟大而又光荣的勋业。让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全体黽勉从事罢，因为我们这样地尽力而为，乃是为了天下万民的公共利益。因而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方请你们尽心竭力地去作战，因为据我所听到的，我们所要进攻的也是很勇武的人们。而如果我们打败了他们，人间就再没有大军可以和我们抗衡了。我们先向波斯国土的那些守护神祈祷，然后就让我们渡过去罢。”

(54)在那一整天里，他们都在为渡过去而作准备。而在第二天，他们就一面在桥上点起各种各样的香并在桥面的路上撒了桃金娘的枝子，这样地等候太阳的升起。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就用黄金盞向海中行灌奠之礼并向太阳祷告说，在他到达欧罗巴的极远的边界之前，不要叫他遭受任何意外致使他无法完成征服欧罗巴的事业。祷告之后，他便把这只黄金盞投入海列斯彭特，和它同时投入的还有一个黄金的混酒钵和他们称为“阿齐纳凯斯”的波斯刀（一尺左右长的短剑——译者）。我不能正确制定，他把这些

东西投到海里去，是把它们奉献给天上的太阳，还是由于后悔他的答打海列斯彭特的行为，故而送礼物给海作为赔偿。

(55)这些事做完之后，他们便渡桥了。全部步兵和骑兵是从靠近彭托斯方面的桥渡过去的，而驮畜和杂役人等则是从靠近多岛海方面的桥渡过去的。在前面引路的是一万名波斯人，他们的头上都戴着冠；在他们后面，刚是由所有各民族混成的大军。在那一天，就是这些人渡过去了。第二天首先是骑兵，他们是枪尖向下地带着枪的；他们也是戴冠的。在他们之后是圣马和神圣战车，再后面是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和枪兵以及一千名骑兵，再后面就是其余的军队了。就在这时，水师也启程驶向对岸了。但是在这以前，我还听说国王是最后渡过去的。

(56)克谢尔克谢斯渡海到欧罗巴之后，就看他的军队在笞打之下渡过。他的军队一刻不停地渡了七天七夜。有一个故事说，当克谢尔克谢斯渡过海列斯彭特的时候，一个海列斯彭特人向他说：“宙斯啊，为什么你变成一个波斯人的样子并把自己的名字改变成克谢尔克谢斯，而率领着全人类前来，想把希腊灭亡？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帮助，你也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

(57)当所有的人都渡了过去，而他们即将继续进军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朕兆。这个朕兆虽然很容易解释，但克谢尔克谢斯却完全没有把它放到心上。这个朕兆就是：一匹马生了一只兔子。

这一朕兆的意义是容易猜到的，即克谢尔克谢斯率军出征希腊的时候，是十分堂皇又非常神气的，可是在他回到同一地点的时候，他却是逃命了。在撒尔迪斯地方，他还遇到了另外的一个朕兆。一个骡子生了一个兼具男女两性的生殖器官的骡子，而男性的生殖器官位于上方。

(58)他根本不把这两个朕兆放到心上，却带领着他的陆军继续前进了。他的水师驶出了海列斯彭特，沿着陆地行进，但它的方向却是和陆军的方向相反的。原来水师是向西行进的，目的地是撒尔佩东岬，因为克谢尔克谢斯曾命令他们开到那里去等待他。但是大陆上的军队却向着东方，即日出的方向行进，他们经过凯尔索涅索斯，右手是阿塔玛斯的女儿海列的坟墓，左手是卡尔狄亚市，进而穿过了一个叫做阿哥拉的市邑的中央。从那里转过了称为美拉司的海湾而来到了水流不足因而不敷大军之用、同时美拉司湾因之而得名的美拉司河。而在渡过了这条河之后，他们便向西行进，经过了爱奥里斯人的阿伊诺斯市和司顿托里司湖，最后到达多里司科斯。

(59)多里司科斯地区位于色雷斯，这是沿海的一个广大的平原，一条名为海布罗斯的大河流经这个地区。在这里构筑过一个称为多里司科斯的王室要塞，而自从大流士出征斯奇提亚的时候起，他便把一支波斯的卫戍部队设置在那里。因此克谢尔克谢斯便认为这里是他列队点兵的一个方便的地方。而且他这样做了。现在已经来到多里司科斯的全部水师奉克谢尔克谢斯之命在水师提督们的率领之下，移向与多里司科斯邻接的海岸，而在这部分的海岸之上，有萨摩特拉开的撒列市和佐涅市；在它的尽头则是著名的塞列昂岬。这个地方往昔乃是奇科涅司人的领土。他们把他们的船靠拢到这一带的海岸并且把船拖到岸上进行检修。另一方面，克谢尔克谢斯这时便在多里司科斯点兵。

(60)我不能精确地说出，每一个地方各出多少人(因为没有人提过这一点)。但是全部陆军的总数看来是一百七十万人。人数是这样计算起来的。把一万人集合在一个地点，而当他们尽可能地密集起来的时候，就在他们的四周划一个圆圈；圆圈画好之后，这一万人便退出去，然后在这个圆圈上面建造一道到人的脐部那样高的石墙。石墙造好之后，便使另外的人们也到石墙里面去，直到所有的人都用这样的办法计算完毕。人数计算完毕之后，他们便按照他们各个民族的区分排列起来了。

(61)参加出征的军队的人们是这样的。先说波斯人，他们的装束有如下述。他们头上戴着称为提阿拉斯的软毡帽，身上穿着五颜六色的带袖内衣，上面有象鱼鳞那样的铁鳞；腿上穿着裤子。他们没有一般的盾牌，而用的是细枝编成的盾，盾的背面挂着他们的箭筒。他们使用短枪、长弓、芦苇制成的箭，此外还有挂在右胯腰带地方的短剑。他们的统帅是克谢尔克谢斯的妻子阿美司妥利斯的父亲欧塔涅斯。在古昔的时候，希腊人称这些波斯人为凯

培涅斯，但是波斯人自己和他们的邻国人则称之为阿尔泰伊欧伊。但是当达纳耶和宙斯的儿子培尔赛欧斯来到倍洛斯的儿子凯培欧斯这里，并娶了他的女儿安多罗美达的时候，培尔赛欧斯就得了一个他命名为培尔谢斯的儿子，而且他把这个儿子就留在那里，因为凯培欧斯是没有男性的子嗣的。波斯人的名字便是从这个培尔谢斯来的。

(62)军中美地亚人的装束是和波斯人的装束一样的。老实说，上述样式的戎装与其说是波斯的，还勿宁说是美地亚的。他们的将领是出身阿凯美尼达伊家的提格拉涅斯。在往昔，所有的人都把这些人称为阿里亚人，但是当科尔启斯人美地亚从雅典来到阿里亚人这里的时候，他们便象波斯人那样地也改换了他们的名字。这是美地亚人自己关于他们本身的说法。军中的奇西亚洲人的装束和波斯人相同，但是他们不戴软毡帽，而是戴着头巾。他们的将领是欧塔涅斯的儿子阿纳培司。叙尔卡尼亚人^①的装备和波斯人一样，他们的将领是美伽帕诺斯，这个人后来成了巴比伦的太守。

(63)参加出征的军队的亚述人头上戴着青铜的头盔，它是人们用青铜以一种难于形容的异邦样式编成的。他们带着埃及式的盾牌、枪和短剑，此外还有安着铁头的木棍；他们穿着亚麻的胴甲。希腊人称这些人为叙利亚人，但异邦人则称他们为亚述人。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迦勒底人。他们的将领是阿尔塔凯耶斯的儿子欧塔司佩斯。

(64)从军的巴克妥利亚人头上戴的和美地亚人头上戴的极为相似。

他们带着本国制造的藤弓和短枪。属于斯奇提亚人的撒卡依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他们穿着裤子，带着他们本国自制的弓和短剑，此外还有他们称之为撒伽利司的战斧。这些人虽是阿米尔吉欧伊·斯奇提亚人，却被称为撒卡依人，因为波斯人是把所有斯奇提亚人都称为撒卡依人的。巴克妥利亚人和撒卡依人的将领是大流士和居鲁士的女儿阿托撒之间所生的儿子叙司塔司佩斯。

(65)印度人穿着木棉制的衣服，他们带着藤弓和安着铁头的膝箭，这就是他们的装备。他们是配置在阿尔塔巴铁斯的儿子帕尔纳扎特列斯的麾下出征的。

(66)阿里亚人是装备看美地亚弓的，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和巴克妥利亚人一样。他们的将领是叙达尔涅斯的儿子西撒姆涅斯。从军的帕尔提亚人，花拉子米欧伊人、粟格多伊人、健达里欧伊人和迪达卡伊人的装束和巴克妥利亚人的装束一样。帕尔提亚人和花拉子米欧伊人的将领是帕尔那凯斯的儿子阿尔塔巴佐斯：粟格多伊人的将领是阿尔泰欧斯的儿子阿扎涅斯；健达里欧伊人和迪达卡伊人的将领是阿尔塔巴诺斯的儿子阿尔杜庇欧斯。

(67)从军的卡斯披亚人穿着皮裘，他们带着国产的藤弓和短刀。这就是他们的装备了。他们的将领是阿尔杜庇欧斯的兄弟阿里奥玛尔多斯。萨朗伽伊人由于穿着染色的袍子而十分引人注目。他们穿着高到膝盖的靴子，带着美地亚的弓和枪。他们的将领是美伽巴佐斯的儿子培伦达铁斯。帕克壮耶斯人也穿着皮裘，他们带着本国制的弓和短剑；他们的将领是伊塔米特列斯的儿子阿尔塔翁铁斯。

(68)乌提欧伊人、米科伊人和帕利卡尼欧伊人的装备和帕克杜耶斯人的装备相同。统率乌提欧伊人和米科伊人的将领是大流士的儿子阿尔撒美涅

^① 在第三卷大流士的臣民当中没有提到叙尔卡尼亚人；他们住在里海的东南岸。

斯。统率帕利卡尼欧伊人的是欧约巴佐斯的儿子西洛米特列斯。

(69)阿拉伯人穿着腰间系带的称为吉拉袍子。在他们的右面带着长弓，这种弓在把弓弦放开的时候两端是向后弯曲的。埃西欧匹亚人穿着豹皮和狮子皮的衣服，他们带着不下四佩巨斯长的、椰子树干制成的弓和藤制的短箭，箭头不是铁的，而是磨尖了的石头，也就是人们用来刻印章的那种石头。他们还带着枪，枪头是用羚羊角削制而成的。此外，他们还带着有木节的棍子。当他们出战的时候，他们把他们一半的身体涂上白垩，身体的另一半涂上赭红。指挥阿拉伯人和住在埃及上方的埃西欧匹亚人的将领是大流士和居鲁士的女儿阿尔杜司托涅所生的儿子阿尔撒美斯；阿尔杜司托涅在大流士的妻子当中是最受宠爱的，大流士曾下令用打薄了的黄金给她造象。埃及上方的埃西欧匹亚人和阿拉伯人的将领就是阿尔撒美斯了。

(70)而从日出的方向那一面来的埃西欧匹亚人(原来参加出征的有两种埃西欧匹亚人)是配置在印度人的部队里的。他们和另一部分的埃西欧匹亚人在外表上没有任何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言语和头发而已。原来东方的埃西欧匹亚人是直头发的，但是利比亚的埃西欧匹亚人却有着全人类当中最富于羊毛性的头发。亚细亚的这些埃西欧匹亚人的装备大部分是和印度人一样的，但是他们在头上却戴着从马身上剥制下来的整个前头部，马的耳朵和鬃毛还都留在上面。他们用马鬃来代替冠毛，他们并使马的耳朵硬挺地竖在那里。他们不用盾牌，而是用仙鹤皮当作一种防护武器。

(71)利比亚人是穿着皮革制的衣服参加出征的，他们用给火烤硬的一种木制投枪。他们的将领是欧阿里佐斯的儿子玛撒该斯。

(72)参加出征的帕普拉哥尼亚人头上戴着编制的头盔，他们带着小盾、不大的枪，此外还有投枪和短刀。他们穿着他们本国特有的、到下腿一半地方高的靴子。里巨埃斯人、玛提耶涅人、玛利安杜尼亚人和叙利亚人的装备和帕普拉哥尼亚人的装备一样。波斯人把这些叙利亚人称为卡帕多尼亚人。帕普拉哥尼亚人和玛提耶涅人的将领是美伽西多罗斯的儿子多托司，玛利安杜尼亚人、里巨埃斯人和叙利亚人的将领是大流士和阿尔杜司托涅之间所生的儿子戈布利亚斯。

(73)普里吉亚人的装备除去很小的差别之外，大都和帕普拉哥尼亚人的装备一样。根据马其顿人的说法，这些普里吉亚人当他们住在欧罗巴，与马其顿人为邻的时候，他们称为布利该斯人；但是当他们移居到亚细亚去的时候，他们便也改变了自己的名称并称为普里吉亚人了。从普里吉亚移居来的阿尔美尼亚人的武装和普里吉亚人的装备一样。他们这两种人都是以大流士的女婿阿尔托克美斯为统帅的。

(74)吕底亚人的武装和希腊人的武装十分相似。吕底亚人先前被称为迈奥涅斯人，而后来则改变了名字并按照阿杜斯的儿子吕多斯的名字来称呼了。美西亚人在头上戴着他们本国特有的盔，他们带着小盾和用火烤硬的木制投枪。这些人是从吕底亚来的移民，他们由于奥林波斯山而被称为奥林皮埃诺伊人。吕底亚人和美西亚人的将领是曾和达提斯一道进攻马拉松的、阿尔塔普列涅斯的儿子阿尔塔普列涅斯。

(75)从军的色雷斯人头上戴着狐皮帽，身上穿着紧身内衣，外面还罩着五颜六色的外袍。他们的脚上和腰部穿着幼鹿皮的靴子，同时带着投枪、小圆盾和小短剑。这些人在他们渡海到亚细亚之后便称为比提尼亚人，但在这之前，他们自己说，由于他们居住在司妥律蒙河河畔，他们便称为司妥律蒙

人。他们说，他们是被铁乌克洛伊人和美西亚人赶出了他们自己的故土的。亚细亚的色雷斯人的将领是阿尔塔巴诺斯的儿子巴撒凯斯。

(76) [披西达伊人] 带着生牛皮的小楯，他们每个人使用两支猎狼用的投枪；他们带着青铜的头盔，在这种头盔上有青铜制的牛耳和牛角，在这上面还有顶饰。他们的腿上裹着紫色的布带。在他们的国土上有一个奉祀阿列斯神的神托所。

(77) 卡贝列斯人是迈奥涅斯人；他们被称为拉索尼欧伊人，他们的装束和奇里尼亚人相同，而在我列举到奇里尼亚人列阵的地方时，我还要加以叙述的。米吕阿伊人带着短枪，他们的衣服是用别针扣起来的。他们当中有的人带着吕奇亚的弓，头上戴着皮帽子。统率所有这些人的将领，是叙司塔涅斯的儿子巴德列斯。

(78) 莫司科伊人头上戴着木盔，他们带着盾和短枪，但短枪的枪头却是很长的。从军的提巴列诺伊人、玛克罗涅斯人和摩叙诺依科伊人的装备和莫司科伊人的装备是相同的。至于统率他们的将领，则莫司科伊人和提巴列诺伊人的将领是阿里奥玛尔多斯，他是大流士和居鲁士的儿子司美众迪斯的女儿帕尔米司所生的儿子；玛克罗涅斯人和摩叙诺依科伊人的将领是担任海列斯彭特的赛司托斯的太守的、凯拉司米斯的儿子阿尔塔乌克铁斯。

(79) 玛列斯人戴着他们本国特别编的头盔，他俩带着革制的小盾和投枪。科尔后斯人戴着木盔，带着生牛皮的小盾、短枪，此外还有刀。玛列斯人和科尔后斯人的将领是铁阿司披斯的儿子帕兰达铁斯。从军的阿拉罗狄欧伊人和撒司配列斯人的装备和科尔后斯人的装备相同。他们的将领是西洛米特列斯的儿子玛西司提欧斯。

(80) 从红海(埃律特列海)方面以及从国王使所谓“强制移民”定居的那些岛来的岛上部落，他们的装束和武器酷似美地亚特人。这些岛民的将领是巴该欧司的儿子玛尔东铁司，这个人在下一年率军在米卡列作战时，就在那里的战斗中阵亡了。

(81) 以上便是参加陆师并被编入步兵的各个民族。这支大军的将领们就是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人，也正是这些人整顿和检点队伍，并任命千夫长和万夫长，至于百夫长和十夫长则是由万夫长来任命了。此外还有军队和民族的头目。不过，以上所我的人们都是将领。

(82) 统率这些人以及全部陆军的将领是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对远征希腊的事情提出了反对意见的那个阿尔塔巴诺斯的儿子特里坦塔伊克美斯、欧塔涅斯的儿子司美尔多美涅斯(这两个人都是大流士的侄子，因此他们和克谢尔克谢斯是叔伯兄弟)，大流士和阿托撒的儿子玛西斯铁斯、阿里亚佐斯的儿子盖尔吉司和佐披洛司的儿子美伽比佐斯。

(83) 以上便是万人队以外的全部陆军的将领。叙达尔涅斯的儿子叙达尔涅斯是这一万名波斯精兵的将领，这一万人由于下面的原因而被称为“不死队”。即如果在他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因死亡或因病而出缺的话，便选拔另一个人代替他，因此他们便从来不会多于或是少于一万人。在全体兵员当中，波斯人是装束得最华丽的、他们又是全军中最勇敢的，他们的装备就是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在这之外，他们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他们拥有大量的黄金。同时他们随身还带着有盖的马车，里面载着妾媵和许多装束很好的仆从：他们的粮食和军队的其余人等的粮食分别开来，它们是用骆驼和驮兽载运的。

(84)这些民族都有骑兵，不过，并不是他们都提供了骑兵，而只有我下面所列举的。首先，波斯人的装束和他们的步兵相同，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戴着锻制的青铜和铁的头饰。

(85)此外还有某些称为撒伽尔提欧伊人的游牧民。他们讲的是波斯语，但他们的装束却是在波斯人和帕克杜耶斯人之间；他们提供了八千名骑兵。除去只有匕首之外，他们的习惯是不使用青铜的或是铁的武器，而只使用革纽编成的轮索。在他们出战的时候，他们就是抑仗着这些武器的。下面就是他们的作战方法。当他们和敌人遭遇的时候，他们就把皮索投出去，皮索的一端有一个套圈。不管他们用这个套圈套住什么，人也好马也好，他们就把对方向自己的这一面拉，这样敌人就被捲在套圈里绞死了。这就是他们的作战方法，他们在军中是配列在波斯人的身旁的。

(86)美地亚人的骑兵和他们的步兵的装备是一样的。奇西亚人也是一样。印度人的骑兵和他们的步兵同样装备，他们乘着战马，并且驾着马和野骡拉着的战车。巴克妥利亚人的骑兵的装备和他们的步兵一样，卡斯披亚人也是一样。利比亚人的骑兵也和他们的步兵的装备一样，他们也都驱着战车。同样，卡斯披亚人和帕利卡尼欧伊人的装备也和他们的步兵一样。阿拉伯人的装备和他们的步兵的装备一样。他们全都骑着速度决不比马差的骆驼。

(87)只有这些民族是提供了骑兵的。骑兵的人数，除去骆驼和战车以外，是八万人。所有其余的骑兵分列为若干队，但阿拉伯人配置在最后面，因为马是看不得骆驼的，他们配置在后面，就为的不使马受惊。

(88)骑兵的统帅是达提斯的儿子哈尔玛米特雷斯和提泰欧斯。另外一个和他们一同担任骑兵统帅的是帕尔努凯斯，但他由于生病而被留在撒尔迪斯了。原来他们正在从撒尔迪斯出发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件悲惨的意外事件。他骑在马上的时候，一只狗在马腿下面跑；马出其不意地看到狗，受到惊吓而用两只后腿直立了起来，这样便把帕尔努凯斯摔下来了。在他摔下来之后，他吐了血，因此受伤憔悴下去，终于再也没有康复的希望了。那匹马立刻依照帕尔努凯斯的命令受到了处分；他的仆从把这匹马牵到它把主人摔掉的地方，从膝盖的地方砍掉了它的腿。这样，帕尔努凯斯便失掉了他的统帅地位。

(89)三段橈船的数目是一千二百零七艘。提供了这些船的是如下的人们。首先，腓尼基人和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一道，提供了三百只。至于他们的装备，则他们头上戴着和希腊的样式很相似的盔，穿着亚麻制的胴甲，带着没有框的盾牌以及投枪。根据腓尼基人他们自己的说法，这些腓尼基人在古昔是住在红海的岸上，而从那个地方迁移过来之后，他们便定居在叙利亚的沿岸地带。叙利亚的那块地方以及一直到埃及的地方总称为巴勒斯坦。埃及人提供了二百只船。他们头上戴着编成的盔，拿着大边的、向里面凹的盾牌，海战用的矛和大战斧。他们大多数的人穿着胴甲并带着大刀。

(90)以上就是他们的装备。赛浦路斯人提供了一百五十只船，说到他们的装备，则他们王公的头上都缠着头巾，他们的一般人则穿着紧身衣；在所有其他方面，他们是和希腊人一样的。按照赛浦路斯人自己的说法，他们是由以下的一些民族构成的。有一些人是撒拉米司和雅典出身的，有一些人是阿尔卡地亚出身的，有一些人是库特诺斯出身的，有一些人又是埃西欧四亚出身的。

(91)奇里启亚人提供了一百只船。他们也戴着他们本国特有的盔，拿着生牛皮制造的圆牌代替盾牌使用，穿着羊毛的紧身衣。他们每个人都带着两

支投枪和一把与埃及的弯刀很相似的刀。这些奇里后亚人在古昔是叫做叙帕凯奥伊人，他们现在的名字是由于腓尼基人阿该诺尔的儿子寄里科斯而得到的。帕姆底利亚人提供了一百只船，他们的装备是和希腊人相似的。这些帕姆底利亚人是和阿姆披罗科司与卡尔卡司一道从特洛伊离散出来的那些人的后裔。

(92)吕奇亚人提供了五十只船。他们穿着胴甲和胫甲，带着山茱萸制的弓和没有羽毛的箭以及投枪。他们的后上披着山羊皮，头上戴着四周有一圈羽毛的帽子。他们还带着匕首和弯刀。吕奇亚人是克里地出身的，过去他们是叫做铁尔米莱人。他们的名称来自雅典人潘迪昂的儿子吕科斯。

(93)亚细亚的多里斯人提供了三十只船，他们的武器是希腊式的，而他们自己则是伯罗奔尼撒地方出身的，卡里亚人提供了七十只船，他们带着弯刀和匕首，但是在其他方面却和希腊人一样。在我这部历史一开头的地方^①我就谈到了他们，而且提到了他们先前叫做什么名字。

(94)伊奥尼亚人提供了一百只船，他们的装备和希腊人相似。这些伊奥尼亚人，当他们居住在伯罗奔尼撒的今天称为阿凯亚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在达纳岛司和克苏托斯来到伯罗奔尼撒之前，正如希腊人所说，他们是叫做沿海地区佩拉司吉人的^②：他们的伊奥尼亚人的名称则来自克苏托斯的儿子伊昂。

(95)岛上居民提供了十七只船。他们的装备是希腊式的。他们也是属于佩拉司吉族的，他们后来由于与雅典出身的十二城市^③的伊奥尼亚人相同的理由而被称为伊奥尼亚族。爱奥里斯人提供了六十只船。他们是希腊式的装备。按照希腊人的说法，在先前他们被称为佩拉司吉人。阿比多斯人以外的海列斯彭特人(阿比多斯人曾奉国王的命令留在家里守卫桥梁)，其他自彭托斯随军出征的人们提供了一百只船，他们是希腊式的装备。他们是伊奥尼亚人和多里斯人的移民。

(96)在所有的船只上，波斯人、美地亚人和撒卡依人是战斗员。提供了行驶得最好的船只的是腓尼基人，而在腓尼基人当中则是西顿人。这些人和编入陆师的那些人一样，也各自有他们本族的首领，我在这里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因为对于我的历史的目的来说，我并不是非这样做不可的。各族的这些个别的首领是不值一提的，而且每个民族的每个城市又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首领。不过他们不是以将领的资格，而是以和其余的参加军队的人们同样的隶臣资格参加出征的。至于那些最高统帅是什么人，而每族的波斯统帅又是什么人，这我已经说过了。

(97)统率水师的将领是大流士的儿子阿里阿比格涅斯、阿司帕提涅斯的儿子普列克撒司佩斯、美伽巴铁斯的儿子美伽巴佐斯、大流士的儿子阿凯美涅斯：统率伊奥尼亚和卡里亚水师的则是大流士和戈布里亚斯的女儿之间所生的儿子阿里阿比格涅斯；统率埃及水师的是克谢尔克谢斯的同胞兄弟阿凯美涅斯，其他二人则指挥其余的水师。至于集合到一起的三十桡船、五十桡船、轻艇以及运送马匹的长船，则算起来总针有三千之数。

(98)除去上述的水师提督们以外，船上的人们当中最有名的是这样一些

^① 参见第一卷第一七一节。

^② 希罗多德把希腊已知的最古老的居民通称为佩拉司吉人。

^③ 参见第一卷第一四二节。

人：西顿人阿努索斯的儿子铁特拉姆涅司托斯、推罗人西罗莫斯的儿子玛顿、阿拉多斯人阿格巴罗斯的儿子美尔已罗斯、奇里后亚人欧洛美东的儿子叙恩涅喜斯、吕奇亚人西卡司的儿子库贝尔尼司科斯、赛浦路斯人凯尔西司的儿子戈尔哥斯和提玛戈拉斯的儿子提莫纳克斯，在卡里亚人中间则有图姆涅斯的儿子希司提埃伊欧斯、叙塞尔多莫司的儿子披格列斯和坎道列斯的儿子达玛西提摩斯。

(99)除去只有阿尔铁米西亚之外，关于其他队长的事情我就不谈了、因为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阿尔铁米西亚以妇女之身，竟然随着大军出征希腊，这实在是使我惊叹不置的事情。原来在她的丈夫死时，她只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因此她便亲自执掌国政。这次她不是由于必要，仅仅是由于逞勇好胜才参加了出征。阿尔铁米西亚是她的名字，她是吕戈达米斯的女儿，因而从她的父系来说，她是一个哈利卡尔那索斯人，但从她的母系来说，她是一个克里地人。她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科斯人、尼叙洛斯人、卡律德诺斯人的首领，她提供了五只船。她的船在全部水师当中，是仅次于西顿的最出名的好船。在所有的同盟者当中，是她向国王提供了最好的意见。我上面所说的，由她领导的城邦，我敢说都是多里斯族的；哈利卡尔那索斯人是特罗伊真人，其余的人则是埃披道洛斯人。

(100)关于水师的事情，我就说到这里为止了。当克谢尔克谢斯检点和配列了他的大军之后，他想乘上战军对大军来一次检阅。在这之后不久他就这样做了，他乘着一辆战军走过了每一民族的士兵，他向他们进行询问，而他的书记便把他们的回答记录下来，直到他从一端到另一端检阅完了全部骑兵和步兵。检阅完毕而舰船也已被拉下来出海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便下了战军，乘上西顿的一只船，坐在那里的黄金华盖下面，航过了各船的船头，和对陆军一样地向他们进行询问并且也下令把回答记录下来。船上的首长们把船驶到离岸四普列特隆的地方并在那里投锚列队、船头向着陆地的方向，而船上的战斗员也武装起来作了战斗的准备。克谢尔克谢斯是通过船头和陆地之间约海面对它们进行了检阅的。

(101)在他同样地检阅了他的全部水师并从船上下来之后，他便派人去召见随他一同出征希腊的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他叫来戴玛拉托斯之后就问他：“戴玛拉托斯，现在我很高兴问你一些想问你的事情。你是一个希腊人，而你和跟我谈话的其他希腊人都告诉过我，你是一个既非最小又非最弱的希腊城市的人。因此告诉我，希腊人有没有力量抵抗我，因为我以为，纵然全体希腊人和所有其他西方的人们集合到一起，如果他们不同心协力的话，他们也没有力量受得住我的进攻。虽然如此，我还是愿意听一听你的意见，听一听你对于他们的看法”。听到这个询问之后，戴玛拉托斯就回答说：“国王，我还是讲老实话呢，还是讲你欢喜听的话呢？”克谢尔克谢斯要他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并告他说他决不会因此便失宠于国王的。

(102)戴玛拉托斯听到这话以后就说：“国王啊，既然你命令我无论如何都要讲老实话，并且要我讲今后不会被你发现是虚伪的话，那末我就说，希腊的国土一直是贫穷的，但是由于智慧和强力的法律。希腊人自己却得到了勇气；而希腊便利用了这个勇气，驱除了贫困和暴政。对于居住在多里斯地方的全体希腊人，我是赞赏他们的，不过下面我不打算把他们一一谈到，而只谈一谈拉凯戴孟人。关于他们，我要说的是，首先，他们决不会接受你那些等于使希腊人变为奴隶的条件；其次，纵使在所有其余的希腊人都站到你

的这一面来的时候，他们也会对你进行抵抗的。至于他们的人数，你无需问我会做出我所说的那样事情来的人有多少，一千人也好，比一千人多或是少也好，总之他们的军队是一定要对你作战的。”

(103)克谢尔克谢斯听到这话之后笑了，他说：“戴玛拉托斯，你讲的这是什么话！一千人竟然敢和我的这样大的一支军队作战！我要你告诉我，你说如果你是这些人的国王的话，你是不是愿意立即同十个人作战？而且如果你的国家的规定是象你所说的那样，则你既然是他们的国王，当然也就按照你们的法律对付多一倍的敌手了。这样，如果那些希腊人的每个人对付我的军队的十个人的话，那你显然就一定要对付二十个人了。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你讲的话是真实的，可是如果这样给自己大吹大擂的你们希腊人，和你以及来谒见我的希腊人身材一样的话，那未恐怕你所讲的话也不过是一种无聊的法螺罢了。认我们根据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考察一下罢：一千人、一万人或甚至五万人也好，如果他们同样是自由而不是在一个人的统制之下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够抵抗我这样大的一支军队呢？而假使你们希腊人有五千人的话，那我们比他们每一个人还要多一千人。因为，倘若他们按照我们的习惯由一个人来统治的话，那他们就由于害怕这个人而会表现出超乎本性的勇敢，并且在鞭笞的威逼之下可以在战场之上以寡敌众；可是当他们都被放任而得到自由的时候，这些事情他们便都做不到了。在我个人来看，我以为纵令希腊人的人数和波斯人相等，他们和波斯人单独作战也不会是波斯人的对手。老实讲，你所说的这种能力，正只是我们，而不是别的人才有，不过即使在我们中间这样的人也不多，而只有少数。在护卫我的波斯枪兵当中，有一些人是可以不费什么气方便同时对三个希腊人作战的，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人，却在这里大讲昏话了。”

(104)戴玛拉托斯听了这话之后，就回答说：“国王啊，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我讲了真实话，你听了是会不高兴的。但既然你一定要我尽可能讲我自己心里的话，那我就把斯巴达人的情况向你讲了罢。虽然如此，至于我是否对他们有什么偏爱，你自己是知道得最清楚的，斯已达人夺去了我的尊荣的职位以及我一家世代代的特权，并且使我变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亡命者。而正是你的父亲收容了我，把住所和生计赐给了我。如果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拒绝接受你父亲的显然的好意，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倒是应当对这件事表示最恳切的感谢的。至于我个人，我不能担保我能够和十个敌人作战，也不能担保我能够和两个敌人作战，而如果问我自己的意思，则我甚至不愿和一个敌人作战；可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或是在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使我非如此做不可的时候，我也甘愿和自称一个可顶三个希腊人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人作战。拉凯戴孟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单对单作战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都不差；在集合到一起来作战的时候，他们就是世界上无敌的战士了。他们虽然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自由的。他们受着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我可以拿出证据来证明他们确是这样：凡是法律命令他们做的，他们就做，而法律的命令却永远是一样的，那就是，不管当前有多么多敌人，他们都绝对不能逃跑，而是要留在自己的队伍里，战胜或是战死。如果我说的这番话在你看来只不过是愚蠢的话，那个后就不要叫我讲话好了；因为我现在的话也是迫不得已才说的。不过，国王啊，我是希望你的希望能实现的。”

(105)以上就是戴玛拉托斯回答的话。克谢尔克谢斯把他的这话当成笑

谈，而没有发火，他把他十分客气地送走了。在和戴玛拉托斯谈了话以后，克谢尔克谢斯便任命美伽多司科斯的儿子玛司卡美斯担任那个多里司科斯的太守并黜免了大流士过去在那里任命的人。随后，他便率军经由色雷斯向希腊进发了。

(106)他留下的这个玛司卡美斯乃是这样的一个人，克谢尔克谢斯只把赠品赐给这个人，因为他认为在他或大流士所任命的一切太守当中，玛司卡美斯是最勇敢的人物。他每年都下赐赠品，克谢尔克谢斯的儿子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对于玛司卡美斯的后裔也是这样。原来在这次远征之前，在色雷斯和海列斯彭特的到处就都设置太守了。那个地方的全部太守，除去多里司科斯的太守之外，在这次远征之后全给希腊人赶下来了；但是任何人却都不能把多里司科斯的玛司卡美斯赶下来，虽然有并多人试图这样做。由于这个原因，波斯的国王在任何时候都把赠品赐给他。

(107)在那些给希腊人赶下来的人们当中，克谢尔克谢斯认为没有一个勇敢的人物，例外的只有治理埃翁的波鼓司。克谢尔克谢斯对这个波该司从来就是赞不绝口的，而对于波该司死后还生活在波斯的他的儿子们，则给以极大的荣誉，实际上波该司看来也完全是值得受到一切赞扬的。当他给在米尔提亚戴斯的儿子奇蒙统率之下的雅典人包围起来的时候，他本来是可以给在缔结城下之盟之后离开埃翁并返回亚细亚的。虽然如此，他却不愿这样做，因为他害怕国王会以为他是由于怯懦而贪生怕死的，这样他便抵抗到底了。而当他的城内粮食用尽的时候，他便架起一个大木堆，把他自己的妻子儿女、妾嬖、仆从等人扫数杀死投到火里，然后把城里的全部金银拿出来从城上投到司妥律蒙河内。做完这一切之后，他自己也就投到火堆里烧死了。因此直到今天波斯人还称赞他，这完全有道理的。

(108)克谢尔克谢斯从多里司科斯出发向希腊进军，在征途上他不拘遇到什么人，都强迫这些人加入他的军队。原来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直到帖撒利亚的全部土地都由于美伽巴佐斯和在他之后的玛尔多纽斯的征服而受到奴役并成了国王的纳贡者。在他从多里司科斯上路以后，他首先经过了萨摩特拉开人的要塞，而在最西端修建的那座要塞是一座称为美撒姆布里亚的市邑。接着它的则是塔斯人的司安律美市。在这两个市邑之间流着一条利索司河，这条河现在竟不够克谢尔克谢斯大军的饮用而给搞乾了。所有这一的地方过去是叫做伽拉伊凯，现在则叫做布里昂提凯。但若按照正当的根据，这也应当是奇科尼亚人的地方。

(109)在渡过了当时已经乾涸的利索司河的河床之后，他又走过了玛罗涅亚、狄凯亚和阿布戴拉这几个希腊城市。在走过了这些城市以后，他又经过了它们附近的一些有名的湖；在玛罗涅亚和司安律美之间有伊兹玛里司湖，在狄凯亚附近有比司托尼斯湖，而特拉沃斯河与孔普桑托斯河便是流入这个湖的。在阿布戴拉附近，克谢尔克谢斯并没有经过任何有名的湖，都渡过了流入大海的涅司托斯河。从这些地方他又经过了大陆上的一些城市，其中一个城市的附近有一个周匝大约有三十斯塔迪昂长的湖，湖水很咸而湖中又有很多的鱼。单是叫牲畜喝水就把这个湖给喝乾了。这个城市叫做披司图洛斯。克谢尔克谢斯在进军的道路上经过了沿海的这些希腊城市，这些城市都是在他的左面的。

(110)他所经过的土地上面的色雷斯人的部落，有帕依托伊人、奇科尼亚人、比司托尼亚人、撒帕依欧伊人、戴尔赛欧伊人、埃多诺伊人、撒安拉伊

人。这些部落当中凡是住在海边的都上船参加了水师，我上面所提到的住在内地的人们则全部被迫参加了陆军，例外的只有撒安拉伊人。

(111)据我们所知道的，撒安拉伊人从来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役使，在全体色雷斯人当中，只有他们是直到今天还保持着自由的。原来他们居住在复盖着各种树木和雪的高山上，而且他们又是非常卓越的战士。狄奥尼索斯的神托所便是属于他们的，这个神托所位于最高的一座山峰之上，这个庙的预言音(解释神托的人——译者)是撒安拉伊人当中的倍索伊人，降神的人，则和在戴尔波伊的情况一样，也是一个女祭司。这里并没有什么比那里更加玄妙的事情。

(112)通过了上述的地方之后，克谢尔克谢斯继而又通过了披埃里亚人的要塞，一个要塞叫做帕格列斯，一个要塞叫做培尔伽莫斯。在这条道路上，他是沿着这些要塞的城墙行进的，在他的右手就是既高且大的宠伽伊昂山；山上有披埃里亚人、欧多曼托伊人、特别是撒安拉伊人所开发的金银矿。

(113)经过居住在宠伽伊昂山以北的、称为多贝列斯人和帕伊欧普拉伊人的派欧尼亚人所注的地方之后，他便向西行进，一直来到了司妥律蒙河和埃翁市。治理埃翁市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当时还在世的波该司。在宠伽伊昂山周边的全部地区是叫做披利斯。这个地方向西一直伸展到流入司妥律蒙河的安吉铁斯河，南面到司妥律蒙河本身；玛哥斯僧在这条河的岸上屠宰白马来献神以求吉兆。

(114)在河岸上施行了这样的以及其他一些魔法之后，他们便在埃多诺伊人的一个叫做“九路”的市邑那里渡过了河，因为他们发现那里已经架上了桥。在他们知道“九路”是那个地方的名字以后，他们便把当地人当中那个数目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活埋了。活埋是波斯人的一种习惯。我听说当克谢尔克谢斯的妻子阿美司妥利斯到了老年的时候，她活埋了波斯的名门子弟十四人，她这样做是为了替自己向传说中的冥界之神表示谢意。

(115)大军从司妥律蒙出发，经过了阿尔吉洛斯；阿尔吉洛斯是一座希腊的市邑，位于向着日落的方向展开的海岸上。这个市邑所在的地方以及它的上方是叫做比撒尔提亚。克谢尔克谢斯从那里，左手沿着波赛东神殿附近的海湾，穿过了他们所说的叙列乌斯原野，路过一个叫做司塔吉洛斯的希腊城市而到达了阿坎托司。他把所有这些部落以及居住在宠伽伊昂山附近的人们都强制地编入自己的军队，就好象对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人的办法一样，住在沿岸地方的人参加他的水师，住在内地的人们则参加他的陆军。对于国王克谢尔克谢斯进军的这一条道路，色雷斯人既不加毁坏，也不在上面播种什么，而直到我的时候，他们对这条路都是十分尊重的。

(116)当克谢尔克谢斯来到阿坎托司的时候，他便宣布说阿坎托司人是他的客人和朋友，并且把美地亚的衣服送给他们，克谢尔克谢斯称扬阿坎托司人是因为他看到他们作战时十分卖力气，同时又听到了他们开凿运河的事情。

(117)正当克谢尔克谢斯留在阿坎托司的时候，监督开凿运河的阿尔塔凯耶斯病死了。这个出身阿凯美尼达伊家的人是克谢尔克谢斯十分宠信的。

(由于他的身高五王室佩巨斯差四达克杜洛斯)他的身躯在波斯是最高的，他的声音也是世界上最响亮的，因此克谢尔克谢斯对阿尔塔凯耶斯表示了深切的哀悼，为他举行了极其豪华的殡仪和葬礼，全军都来为他修筑坟墓。阿坎托司人按照神托的指示把阿尔塔凯耶斯当成是一个英雄，他们呼叫着他

的名字向他奉献牺牲。克谢尔克谢斯就是这样地哀悼了阿尔塔凯耶斯的死。

(118)但是欢迎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并且款待了国王本人的希腊人却遭到了极大的不幸，他们甚至被逐出了自己的家宅。原来当塔索斯人代表他们本上的市邑迎接和款待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的时候，他们选出了市民中同一位最知名的人士、奥尔盖乌司的儿子安提帕特洛斯主持这件事，可是他在向他们报账的时候，他说他为了这次宴会化费了四百塔兰特的白银。

(119)在所有其他的市邑，当事人所提出的报告也都和这差不多。原来设宴的命令既然在很久以前便已发下来，而这事又被认为十分重要，因此宴会大概是这样安排的。首先，当市民从到各处宣告的传令人那里一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们立刻便把市内的谷物在他们中间分配，在好多个月里制造小麦粉和大麦粉。此外，他们为了款待大军，又不惜出最高的价钱买了最好的家畜来饲养，并把陆禽和水禽分别养在笼子里和池子里。他们还制造金银的怀盃、混酒钵以及食桌上的各种各样的用具。这些东西是为国王本人以及陪同他进餐的人们制作的。对于军队的其他人等，则他们只是供应食物罢了。在大军到来的时候，那里建起了一座帷幕供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居住，而他的军队便都住在露天里了。到用膳的时候，招待的人们真是忙得不可开支。而在大军尽情吃饱并在那里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他们就从地上拆卸了帷幕，收拾了一切道具用品，然后便开拔了，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无论什么都没有留下来的。

(120)因此，一个名叫美伽克列昂的阿布戴拉人就说出了甚为得体的话。他劝告阿布戴拉人，不分男女老少全都到他们的神殿中去，在那里恳求诸神，将来保护他们使他们免遭会到临他们头上的所有灾难的一半，而且他还劝告他们为过去照顾他们的事情衷心感谢诸神，因为克谢尔克谢斯每天并没有吃两顿饭的习惯。不然的话，如果他们奉命以和晚餐同样的方式准备一顿早餐的话，则阿布戴拉人就不得不或是在克谢尔克谢斯到来之前逃跑，或是留在那里等候他，以便遭到最悲惨地灭亡的命运。

(121)这样，虽然他们经历了很大的困难，却仍旧完成了指定给他们的任务。而克谢尔克谢斯在离开阿坎托司的时候曾下令给他的水师提督们^①，要水师在铁尔玛等候他，在这之后，他便把他的船只打发开，要它们继续自己的航程了。铁尔玛临着铁尔玛湾，铁尔玛湾就是因这个铁尔玛而得名的。原来，他听说，这是一条最便捷的道路。至于从乡里司科斯到阿坎托司，陆军是以这样的衣序行进的。克谢尔克谢斯把全部陆军分成三部分。他指令一部分沿着海岸与水师并进，这部分军队的统帅是玛尔多纽斯和玛西司铁斯：另三分之一的陆师则奉命向内地挺进，这部分军队的统帅是特里坦塔伊克美斯和盖尔吉司；第三部分是克谢尔克谢斯自己跟着，它在前两部分中间行进，而它的统帅则是司美尔多美涅斯和美伽比佐斯。

(122)因此，当水师驶离了克谢尔克谢斯并通过在阿托斯那里开凿的运河而到达阿萨、披罗洛斯、辛哥斯、撒尔铁诸市邑所在的海湾时，也就从这些市邑把兵员吸收到船上来，然后便全速向铁尔玛湾进发了。水师绕过了托罗涅的阿姆培洛斯岬，驶过了托罗涅、伽列普索斯、谢尔米列、美库倍尔纳、欧伦托斯等希腊人的市邑并从这些市邑征收了船只和兵员。那个地方叫做西托尼亚。

^① 从施本 τ ο ν ν α ν τ ι χ ο ν β τ ρ α τ ο ν ——译者。

(123)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从阿姆培洛斯岬一直驶行到帕列涅地方向海中最突出的那个卡纳司特隆岬并从现在称为帕列涅，但过去称为普列格拉的地方的那些市邑，那波提戴阿、阿底提司、涅阿波里司、埃给、铁拉姆波司、司奇欧涅、门戴、撒涅诸市征发了船只和兵员。他们沿着这一海岸行驶，到指定的地点去，而且从在帕列涅附近、和铁尔玛湾相接的诸市邑取得了兵员：这些市邑的名字是里帕克索斯，科姆布列阿、里赛、吉戈诺司、坎普撒、司米拉、埃涅亚。

这些市邑所在的地方到今天还叫做克罗赛阿。从我上面所列举的市邑当中的最后一个市邑埃涅亚，水师又向铁尔玛本湾和米哥多尼亚地区进发，一直达到指定的地点铁尔玛，以及辛多斯城和阿克西奥司河岸上的卡列司特拉城；阿克西奥司河是米哥多尼亚地区和波提埃阿地区的交界，而在波提埃阿地方沿海的一块狭窄的土地上，则有伊克奈和培拉两个市邑。

(124)因此水师就在阿克西奥司河、铁尔玛市以及它们之间的市邑附近锚列阵，等候国王的到临。但是克谢尔克谢斯和他的陆军从阿坎托司出发，却横穿过内地，想由这个捷径直达铁尔玛。他们穿过派欧尼亚和克列司托尼亚两个地方而达到埃凯多洛斯河，这个埃凯多洛斯河发源于克列司托尼亚地方，流进米哥多尼亚地方而注入阿克西奥司河畔的沼泽地带。

(125)正当着克谢尔克谢斯向着这个方向进军的时候，狮子袭击了他那载运着粮食的骆驼。原来狮子每到夜里便离开了它们的巢窟专门出来捕捉骆驼，而对于人和驮畜等其他的东西则不闻不问。我奇怪是什么理由迫使狮子对其他一切不加闻问，却专门捕捉在当时之前它们从来没有看见过或是试过的动物骆驼。

(126)在那些地方，狮子是很多的；那里还有野牛，野牛有人们输入希腊的非常巨大的角。狮子出没之地的边界是流经阿布戴拉的涅司托斯河和流经阿卡尔那尼亚的阿凯洛司河。不拘是在涅司托斯河以东的欧罗巴前部地方，还是在阿凯洛司河以西的大陆其他地方，人们都看不到一只狮子。但是在这两条河之间，人们是看得到狮子的。

(127)克谢尔克谢斯到达铁尔玛之后，便把军队驻屯在那里了。军队在沿海地带张起的营幕从铁尔玛和米哥多尼亚地方一直伸展到吕第亚斯河和哈里亚克蒙河：这两条河合流成一条成为波提埃阿和马其顿领土之间的境界的河流。异邦军就在这个地方扎营了。在上面所提到的河里，从克列司托尼亚地方流出的埃凯多洛斯河是仅有的一条不够大军饮用的河流，因而它就乾涸了。

(128)当克谢尔克谢斯从铁尔玛看到帖撒利亚的极其巍峨的奥林波斯山和欧萨山，知道佩涅欧司河流经它们之间狭窄的峡谷，并得悉这里有一条通向帖撒利亚的道路的时候，他便很想看一看佩涅欧司河的河口，因为他打算沿着上手的道路通过马其顿人居住的内部高地到佩莱比亚人的地区和戈恩诺斯市，因为他听说这乃是最安全的一条道路。既然这样想，他就这样做了。在他想做这样一阵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乘坐在西顿人的船上面的。他登上上面顿人的船以后，他便向其他的人们发出了启航的信号，却把他的陆军留在原来的地方。当他来到并看了佩涅欧司河的河口时，他大为吃惊了。于是他把响导人召了来，向他们垂询是不是可以改变河流的水道，使它循着另一条水道入海。

(129)据传说，帖撒利亚在古时是一个湖，四周有崇山峻岭围绕着。山麓

相交在一处的佩里洪山和欧萨山封住了它的东面,向着朔风的那一面(即北面——译者)有奥林波斯山,西面有品多斯山,向着日中和向着南风的一面则有欧特律司山作为屏障。而在上述诸山当中就是帖撒利亚的谷地了。而既然有许多河流入这个谷地,而其中最著名的五条河的名字是佩涅欧司、阿披达诺斯、欧诺柯挪斯、埃尼培乌司、帕米索斯,因此当这五条河流从帖撒利亚四周的山向一处汇流的时候,它们各有自己的名称,但它们最后却汇流到一起,经过一条狭窄的峡谷流注入海。但它们一经汇流到一起,佩涅欧司的名称便占了上风并使其他的河川无名了。据说在古昔的时候,是还没有这个峡谷和河口的,但那些河流以及那些河流之外的波依贝司湖,虽然它们没有象今天一样的名称,水量却和今天同样地多,这样便把整个的帖撒利亚变成了一片海。不过,按照帖撒利亚人自己的说法,佩涅欧司流经的这个峡谷是波赛东造成的,这话颇有道理。因为什么呢?原来不管是谁,只要他相信波赛东震撼过大地,而因地震产生的裂痕乃是神的事业,那他只要一看这个峡谷,就会相信这是波赛东造成的。在我来看,显然是地震的力量才使这些山裂开的。

(130)克谢尔克谢斯向他的向导打听佩涅欧司河是不是有别的出海口,由于这些人十分熟悉当地的情况,便回答他说:“国王,这条河除去这个出海口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外海口了,因为在全部帖撒利亚的四周,是有一圈山的”。据说,克谢尔克谢斯在听了这话之后就说出了下面的话。“这些帖撒利亚人是质明的。由于其他的原因,特别是由于他们有一块容易被征服和迅速被攻陷的国土,故而很久之前他们考虑更好的对策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原来只需用河堤堵住峡谷并使河流离开当前的河道而把河水引到他们的土地上来,这样全部帖撒利亚,除去山以外,就都要浸没在水下面了”。他讲这话的时候,特别是指看阿列乌阿斯的儿子们说的,因为他们在帖撒利亚人当中是第一批向国王投诚的。克谢尔克谢斯认为,当他们向他表示友好的时候,他们是代表着他们的全民族讲话的。他讲了这话并结束了他的视察以后,就乘船回到铁尔玛去了。

(131)他在披埃里亚一带停留了几天,因为他的三分之一的军队都在马其顿的山区地带开辟道路以便使他的军队能够从这条道到佩莱比亚人的地区去。这时,被派往希腊去要求土的使者们回来了,他们有的是空着手回来的,有的是带着土和水回来的。

(132)献出了土和水的人是:帖撒利亚人、多罗披亚人、埃尼耶涅斯人、佩莱比亚人、罗克里斯人、玛格涅希亚人、玛里司人、普提奥梯斯的阿凯亚人、底比斯人以及除铁司佩亚人和普拉培伊阿人之外的所有其他的贝奥提亚人。为了对付这些人,和异邦人宣战的希腊人立下了一个严肃的誓言,誓言说,如果他们在战争中顺利的话,他们就把自愿向波斯人投诚的全部希腊人的财产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戴尔波伊的神。以上就是希腊人所立的誓言。

(133)但是克谢尔克谢斯却没有派使者到雅典和斯巴过去要求土,理由是这样。在当初大流士派人向他们提出同样要求的时候,一个城市把要求者投到巴拉特隆(地坑——译者)里去,另一个城市则把要求者投到井里去,他们命令要求者从这里取得土和水带给国王。就因为这个原因,克谢尔克谢斯才不派人去作这样的要求。雅典人这样对待来使,除去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城市遭到蹂躏以外,此外还遇到怎样的灾难我说不出了,但是我以为这不是由于上述的原因,而是汪还另外的原因。

(134)不过,拉凯戴孟人确是遇到了阿伽美姆农的使者塔尔图比欧斯的神

谴的。原来在斯巴达有一座塔尔图比欧斯的神殿，而塔尔图比欧斯的子孙则称为塔尔图比阿达伊家。他们享有担任自斯巴达派出的一切使者的特权。在发生了上述的事情之后，斯巴达人在奉献牺牲时不能取得吉兆，而且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都是这样。拉凯戴孟人为这件事十分发愁，认为这是一件很倒霉的事情。他们常常召集民众大会并发出布告征询是否有拉凯戴孟人愿意为斯巴达就出自己的生命，于是两名出身高贵而又十分富有的斯巴达人，阿涅和司托斯的儿子司佩尔提亚斯和尼柯拉欧斯的儿子布里斯自愿为了在斯巴达被处死的、大流士的使节而向克谢尔克谢斯偿命。于是斯巴达人便把他们派到美地亚人那里去送死了。

(135)这些人的勇敢行为是值得赞叹的，而我下面记述的、他们所讲的话也是这样。正在他们到苏撒去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个名叫叙达尔涅斯的波斯人的地方，这是亚细亚沿海地带居民的一位统帅。他欢迎并且款待了他们，而正当他款待他们的时候，他就问他们说：“拉凯戴孟人，为什么你们不愿和国王交朋友呢？只要看一看我和我的情况，你们就可以判断出来，国王是多么善于敬重有品德的人物。因此，你们(在他看来显然你们也是有品德的人物)如果为国王效劳的话，那你们便都可以被赐以一块希腊的土地而成为统治者”。但斯巴达人回答他说：“叙达尔涅斯，你对我们的劝告是欠公平的，因为你的劝告在一方面来说虽然证明你是有经验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却又说明你是没有经验的。对于作一名奴隶，那你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但是你却从来没有体验过自由，不知道它的味道是不是好的。如果你尝过自由的味道的话，那你就会劝我们不单单是用枪，而且是用斧头来为自由而战了”。

(136)他们就是这样回答了叙达尔涅斯的。从那里他们来到苏撒，见到了国王，可是当国王的卫兵命令并且想强制他们匍匐跪拜在国王面前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决不肯这样做，即使他们被头朝下地栽倒也决不肯这样做，因为他们说他们没有对凡人跪拜的习惯，而且这也不是他们此来的目的。在他们顽强地拒绝了这样做以后。他们又说：“美地亚人的国王啊，拉凯戴孟人把我们派来是为了给你那在斯巴达被杀死的使者来偿命的”，此外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话。克谢尔克谢斯听他们讲这话的时候，就十分豁达大度地说，他是不愿意学拉凯戴孟人的做法的，他认为他们杀死了来使从而破坏了全人类的法律，但是他却不愿做出他责备他们不应做的事情，也不想作为报复把他们杀死，从而使拉凯戴孟人免除了这一罪恶行为。

(137)这样，虽然司佩尔提亚斯和布里斯返回了斯巴达，斯巴达人还是用这样的行动一时地缓和了塔尔图比欧斯的愤怒。但是在那之后很久，根据拉凯戴孟人的说法，这种愤怒又在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中被引起来了。在我看来，这的确确是表现了上天的意旨的。塔尔图比欧斯的怒气要发泄到使者的身上，在不得到满足时决不罢休，这乃是十分合乎正义的事情。但是这怒气却发泄到为了国王发怒的缘故而到国王那里去的人们的儿子，即布里斯的儿子尼柯拉欧斯和司佩尔提亚斯的儿子阿涅利司托斯身上，这一点就使我看的很清楚，这是上天因塔尔图比欧斯发怒之故而做出来的事情。这个阿涅利司托斯在满载兵员的商船上航行时，曾征服过提律恩司地方出身的哈里埃斯人。这两个人曾奉拉凯戴孟人的派遣出使亚细亚。他们给色雷斯国王铁列欧司的儿子西塔尔凯司和阿布戴拉人披铁阿斯的儿子尼姆波多洛斯所出卖，结果在海列斯彭特上的比桑铁被捕并给送到阿提卡去，就在那里给雅典人杀死了。和他们一同丧命的，还有一个科林斯人阿迪曼托司的儿

子阿利司铁阿斯。

不过这是在国王远征以后多年发生的事情了，现在我仍要接着我前面的话讲下去。

(138)国王在这次出征中，是扬言打算进攻雅典的，但他进攻的目的实际上都是整个希腊。希腊人在很早以前便听说这一点，不过并不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抱着同样的看法。那些曾向波斯人献出了土和水的人们在心里是有底的，因为他们相信异邦人不会加害于他们；但是那些拒绝献纳土和水的人们却是十分害怕，因为在希腊并无足够的船只可以抗击侵略军，而且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_不想作战，而是急于想站到美地亚人的那一面去。

(139)在这里，我不得不发表自己的一个见解，虽然大多数的人是不会喜欢这个见解的。可是，如果在我看来是真实的见解，那我是决不能把它放在心里不讲出来的。如果雅典人因逼临到头上的危险而惊惶万状，从而离弃他们自己的国家，或者他们虽不离开，却留在那里向克谢尔克谢斯投降的话，那末就没有任何人想在海上和国王对抗了。因此，如果没有人在海上和他对抗的话，我以为在陆上就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伯罗奔尼撒人在地峡上修筑了不是一层，而是好几层城壁作为他们的屏障，拉凯戴孟人的同盟者还是会离开他们，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们自己。他们的同盟者离开他们不是自愿如此，而是不得已的，因为这些同盟者的城市一座座地给异邦人的水师攻陷了。既然这样地被孤立起来，他们就势必得对敌人大战一场并光荣地战死。这便是他们会遭到的命运，否则在他们看到希腊的其他部分都站到敌人一面去的时候，他们也就会和克谢尔克谢斯缔结城下之盟了。上述两种情况不管是哪一种发生，希腊都是会给波斯人征服的。因为，当国王制霸海上之陈，我看不出在地峡上修筑城壁会带来什么好处。但实际上，如果说雅典人乃是希腊的救主的话，这便是十分中肯的说法了。雅典人站到哪一方面，看来优势就会转到哪一方面。雅典人既然认为希腊应当继续保有它的自由，他们便激励剩下的没有向波斯人屈服的那一部分希腊人，而且正是他们这些人，继诸神之后(遵照诸神的意旨——译者)，击退了国王。来自戴尔波伊并使他们感到很大恐怖的神托也没有打动他们离开希腊，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国土上面，鼓起勇气来等候侵略他们国土的人们。

(140)原来雅典人曾派遣使节到戴尔波伊去，请求给他们一个神托。

当他们在神殿那里行礼如仪并坐到内部的圣堂里面去的时候，那个名叫阿利司托尼凯的佩提亚就向他们回答说：

不幸的人们啊，为什么你们还坐在这里？

逃离你们的家，你们那轮形城市的高耸入云的卫城，
跑到大地_的尽头去罢。

身躯和头同样都不能安全无恙，

下面的脚，手，以及它们中间的一切也都无济于事，
它们都要毁灭掉。

因为火和凶猛的阿莱司神(战神——译者)飞快地驾着叙利亚的战车，要把这座城市毁掉。

他要把不仅仅是你们的，而是许许多多的城砦毁掉。

他还要把神的许多神殿支付火焰吞食；

它们立在那里吓得流汗，由于害怕而战慄。

从它们的屋顶有黑色的血流下来，预示着他们的无可避免凶事。

因此我要你们离开神殿，拿出勇气来制服你们的不幸遭遇罢。

(141)当雅典的使者们听到这些话时，他们真是惊恐万状。由于这一十分不吉利的预言，他们已陷于绝望了。这时戴尔波伊人当中的最知名的一位人士、安多罗布洛斯的儿子提蒙就向他们建议，要他们带着表示请求庇护的橄榄枝，再一次到那里去，这样就是以请求庇护的人的身分去请求神托了。雅典人按照他的话做了。他们说：“主啊，看在我们把这些请求庇护的橄榄枝带到你跟前这件事的面上，请赐给我们关于我们祖国的一个比较好的预言罢。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离开你的神殿，直到死都一直留在这里了。”于是，佩提亚便向他们宣布了第二个神托：

用许多话来请求，用高明的意见来劝说，

帕拉司都不能缓和宙斯的怒气。

然而我仍愿向你们讲一句象金刚石那样坚硬的话。

在开克洛普斯圣城和神圣的奇泰隆谷地里目前所保有的一切都被夺去的时候，远见的宙斯终会给特里托该涅阿一座难攻不落的木墙用来保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

且莫安静地居留是你们原来的地方，因为从大地方面来了一支骑兵和步兵的大军；你们倒应当在他们来时撤退，把背向着敌人：不过你们终有一天会和他们交战的。

神圣的撒拉米司啊！在播种或是收获谷物的时候，你是会把妇女生的孩子们毁灭掉的。

(142)从表面上来看，并且实际上，这个神托都是比前一个神托要温和些的。于是他们把它记录下来，就返回雅典了。当使节们离开了戴尔波伊并把神托报告给人民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一神托的含意作了许多解释，而在人们发表的许多看法当中，特别有两种最相反的看法。有一些比较年老的人认为，神的启示的意思是应当把卫城留下，因为在古昔，雅典卫城的四周是有一道栅栏的，而在他们看来木墙就是指这道栅栏了。但是另外的一些人则以为神所说的木墙是指着他们的船只说的，而他们的意思是什么都不做，只把船只装备起来。不过在佩提亚的回答中，它的最后两行神圣的撒拉米司啊！在播种或是收获谷物的时候，你是会把妇女生的孩子们毁灭掉的。却使主张木墙即是船只的那些人难于自圆其说了。这两行诗句使那些以为他们的船便是木墙的人们十分困惑了。原来那解释神托的人认为这两行诗的意思是：他们如果在撒拉米司附近的海上准备作战的话，他们是会在那里全军复没的。

(143)这时有一个不久之前才显露头角而成为一流人物的雅典人，他的名字叫做铁米司托克利斯，人们称他为尼奥克利斯的儿子，他说解释神托的人并没有把神托的全部含意正确地阐述出来。他的看法是这样。如果这些诗句所谈的真是雅典人的话，那神托就不会用一个这样温和的词，它就要说残忍的撒拉米司，而不会说神圣的撒拉米司了，因为当地的居民实际上都是要死在那里的。因此他以为，如果要正确理解这个神托的话，则神的这番话的意思，勿宁说是指着敌军，而不是指着雅典人说的。他劝告说，他们应当相信木墙是指着他们的船只说的，因而要作海上作战的准备。铁米司托克利斯把自己的看法向雅典人宣布之后，雅典人便认为他对神托的解释是要比神托解释者的解释高明，因为后者不愿意雅典人作海战的准备，简言之，也就是干脆不进行抵抗，而是离开阿提卡，移居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144)铁米司托克利斯在这之前还提出过一个十分合于时宜的意见。原来

雅典人从拉乌利昂地方的矿山曾为自己的国库取得巨额的岁入，因而当着他们从这部分的铁里每人要分得十德拉克玛的时候，铁来司托克列斯便劝告雅典人不要分配这笔钱，而是用这笔钱修造二百只战船，也就是说，用来对埃及纳作战。正是由于爆发了这次的战争，这才拯救了希腊，因为它使雅典人不得不从事于海上作战的准备。这些船只并未用于当初建造它们时的目的，可是在希腊需要它们的时候，结果却用上了。这样，这些船便修造起来并且已经为雅典人服务了，不过现在他们在这之外还要修造更多的船只。在他们接到神托并进行讨论以后，他们便决定，他们应该相信神意，使他们的全部人民再加上愿意和他们联合到一起的所有其他希腊人都乘上他们的船只，用水师来邀击前来侵犯的异邦人。

(145)以上就是雅典人所得到的神托了。所有那些愿意希腊今后会好起来的希腊人于是集合到一起，相互商议并相互保证了信谊，在这以后他们就议决首先结束他们之间的一切不和和相互之间的战争，不管它们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在其他的人们中间固然也有战争，不过其中最大的却是雅典人和埃及纳人之间的战争。他们一听说克谢尔克谢斯和他的军队已经在撒尔迪斯，他们便计划把间谍派到亚细亚去，以便侦察国王的活动情况，同时又把使节派出去，有些人是到阿尔哥斯，这些人是想把阿尔哥斯人变成和他们共同抵抗波斯人的同盟者：另一些人则是到西西里地方狄诺美涅斯的儿子盖隆那里去；再一些人则是到柯尔库拉去为希腊去请求援助；还有一些人则是到克里地去。原来他们以为，既然全部希腊都同样地受到危险，因此他们希望全体希腊血统的民族结成一体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同心奋斗。而且据说盖隆的势力是很大的，要远远地超过希腊的任何其他力量。

(146)在作了这样的决定并调解了他们之间的争端以后，他们首先把三个人作为间谍派到亚细亚去。这几个人来到撒尔迪斯，就对国王的军队进行了侦察，但是他们被发觉，因此经过陆军将领们的审讯之后，他们便要给拉出去处决了。这样他们就被宣布了死刑。可是在克谢尔克谢斯听见这事的时候，对于他的将领们的判决却大不以为然，于是他派了他的几名卫兵前去，命令他们把间谍带到他那里去，如果他们发现这些间谍还活着的话。这些间谍那时既然还未被处死，就被带去见国王了。于是克谢尔克谢斯便向这些间谍探问他们此来的目的，随后就命令他的卫兵引导他们到备处去。把他的包括骑兵和步兵在内的全部陆军指点给他们看；而在间谍们把这一切都看够了的时候，他们又毫不加伤害地被送到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去。

(147)克谢尔克谢斯所以发出这样的命令，他说乃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把这些间谍处死的话，则希腊人就难于在事先很快地知道他那宠大到难以尽述的兵力，而且杀死三个敌人，波斯人也不能因此使敌人遭到巨大的损害；与此相反，如果把他们放回希腊的话，即当希腊人听到他的兵力情况时，就会在波斯人出征之前，自发地把自己那特有的自由呈献过来，这样波斯人就不需要再费事征讨他们了。克谢尔克谢斯在其他的场合，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

当克谢尔克谢斯在阿比多斯时，曾看到载运谷物的船只从彭托斯驶出通过海列斯彭特，航行到埃及纳和伯罗奔尼撒去。侍坐在他旁的人们看到这是敌人的船，便打算拿捕它们；他们望着国王，想得到他的命令。但是克谢尔克谢斯却问他们这些船是到哪里去的。他们回答说：“主公，它们是载运着谷物到敌人那里去的”。于是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我们不是和他们一样，

也带着谷物以及其他物品到同样的地方去吗？既然他们是替我们把食粮运到那里去，这又有什么害处呢”。

(148)间谍看完了这里的一切以后，就被送回去，这样便回到了欧罗巴。希腊人当中那些稀结盟约以对抗波斯人的人们，在他们把间谍派出去以后，又把使节派到阿尔哥斯去。阿尔哥斯人从他们的一方面对于这件事是这样讲的。在开头的时候，他们就听说异邦人在准备征讨希腊人。他们知道了这件事并且打听到说希腊人想要取得他们的帮助以对抗波斯人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便派使者到戴尔波伊去，在那里请示神他们最好应当怎样做。原来在不久之前^①，他们有六千人被拉凯戴孟的军队及其将领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美涅斯杀死了。他们说，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他们才把使者派了出去。对于他们的询问，佩提亚是这样回答的：被周围的邻人所憎恨，却为不死的神所喜爱的人们啊。

怀里抱着长枪，象一个戒备着的战士那样地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罢，好好防备看你们的脑袋，这样，脑袋就可以保卫你们的身体了。佩提亚已经述出了这样的神托，随后使节才来到了阿尔哥斯，他们访问了长老院并按照所命令给他们的讲了话。于是据阿尔哥斯人的说法，阿尔哥斯是这样地回答了他们的讲话的：即，如果阿尔哥斯人能够和拉凯戴孟人缔结三十年的和约并取得联盟军的一半的统帅权，那他们是愿意答应他们的请求的。他们说，尽管他们有正当的权利来要求统帅全部军队，但他们却愿意满足于一半的统帅权。

(149)他们说，虽然神托禁止他们和希腊人结成同盟，但他们的长老院却仍作了这样的回答。而且虽然他们害怕这个神托，但是他们仍然切望能缔结一项三十年的和约，以便他们的子弟在这一段岁月当中可以长大成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和约，则从他们本身的利害来推论，当他们在已经遭到的这个灾害之后，再受挫于波斯人，那他们便害怕将来他们要成为拉凯戴孟人的奴隶了。于是在使节当中从斯已达来的人们对长老院所说的话回答说，关于缔约的事情将要提交他们的人民大会去裁决，至于统帅权，则他们本身曾受命回答。于是他们就说，斯巴达人有两个国王，但阿尔哥斯人只有一个国王，虽然不可能剥夺任何一个斯巴达国王的统帅权，可是却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妨碍阿尔哥斯国王和两位斯巴达国王有同等的投票权。阿尔哥斯人说，这样一来，他们便认为斯巴达人的傲慢是难以忍耐的，因此与其他他们向拉凯戴孟人屈服，却不如受治于异邦人了。于是他们便命令使者在日落之前，离开阿尔哥斯的国土，否则，他们便要把使者当做敌人论处。

(150)以上便是阿尔哥斯人对于这件事的说法，但是在希腊却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根据这种说法，则在克谢尔克谢斯出发征讨希腊之前，他曾把一名使者派到阿尔哥斯去，这个使者到达阿尔哥斯之后，就说：“阿尔哥斯的人们，国王克谢尔克谢斯要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我们认为，我们的祖先培尔谢斯的父亲是达纳耶的儿子培尔赛欧斯，他的母亲是凯培欧斯的女儿安多罗美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你们这个民族的后裔了。因此，我们不当进攻我们祖先的国土，而你们也不应当帮助别人和我们为敌，这是完全正当合理的事情。你们应当安静不动地呆在原来的地方；如果你们按照我所期望的一切来做的話，那我对你们的尊重就要高过其他的任何人了。”阿

^① 四九四年提律恩司一役；参见第六卷第七七节。

尔哥斯人听到这话的时候，认为这件事非同小可；虽然一时他们没有答应什么或是要求什么，可是任希腊人想取得他们的帮助的时候，他们既然知道拉凯戴孟人不许他们分享统帅权，便要求一部分的统帅权，这样，他们就可以有借口安静地呆在那里按兵不动了。

(151)有一些希腊人还说，有一件事虽是在多年之后发生的，可是它却和上述的事情相互印证。原来，希波尼柯斯的儿子卡里亚斯和与他同行的人们以雅典使节的身分因事来到美姆农的市邑苏撒的时候，阿尔哥斯人这时也派了使节到苏撒来，向克谢尔克谢斯的儿子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探询，过去阿尔哥斯人和克谢尔克谢斯之间缔结的友谊现在在他们之间是否继续有效，还是他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敌人？于是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他认为这友谊实际上是没有改变的，而且任何城邦对他来说都不能比阿尔哥斯更亲密。

(152)克谢尔克谢斯是不是真地派一个使者带着上述的话到阿尔哥斯去，而阿尔哥斯的使节是不是到苏撒来向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探询有关他们之间的友谊的事情，我说不确实了。而且除去阿尔哥斯人自己所说的话以外，现在我是不发表什么见解的。不过我所深知的只有这一点。如果所有的人都把他们自己的灾祸带到一个共同集会的地方去，想用来和邻人的灾祸交换的话，则只要他对于别人的灾祸加以仔细的观察以后，他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把他自己带来的灾祸仍旧带回家去的。这样看来，阿尔哥斯人的行动便不能说是最卑劣的行动了。至于我本人，则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原来的确还流行着另外一种说法。根据这种说法，则好象是阿尔哥斯人把波斯人邀请到希腊来的。因为在阿尔哥斯人对拉凯戴孟人作战失败之后，和他们当前所陷入的痛苦处境比起来，没有一件事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了。

(153)关于阿尔哥斯人的事情，就说到这里了。此外联盟者还把使节派遣到西西里去和盖隆进行谈判。在这些使节里有拉凯戴孟派出的叙阿格罗斯。这个盖隆的一个曾在盖拉定居的祖先是从小特里欧庇昂附近海面上的铁洛斯岛上来的。正当罗德斯的林多斯人和安提培莫斯开拓盖拉的时候，他也参加这一事业了。久而久之，他的后人就成了冥界女神的执事祭司并继续担任着这个职位。他们的一位祖先铁里涅司是这样取得了这个职位的。有一些在党争中失败的盖拉人被放逐到盖拉上方的一个马克托利昂市去，可是铁里涅司却使他们回到了盖拉，他并不是借着人力的帮助，而只是借着敬神用的圣物，就做到了这一点的。他从什么地方取得这些东西，他是不是自己想办法找到了这些东西，我是说不出的。不管怎样，正是借了这些圣物的力量，他才使亡命者回到了盖拉，条件则是他的后人应担任女神的执事祭司。我所听到的这个故事使我十分惊讶铁里涅司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因为我一直以为一般人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的，而能做出这样事情来的只有那具有勇敢精神和堂堂男子汉的力量的人。可是据西西里的居民说，恰好相反，铁里涅司是一个柔弱并且有女人气质的人物。

(154)不管怎样，他就这样地取得了这个特权。另一方面，潘塔列斯的儿子克列昂德罗斯在作了盖拉的七年僭主之后，被该城的一个叫做撒必洛斯的人杀死了；在他死后，统治权就转到克列昂德罗斯的兄弟希波克拉铁斯的手里去了。当希波克拉铁斯担任僭主的时候，执事司祭铁里涅司的一个后人盖隆是希波克拉铁斯的一名近卫兵，就和其他许多人以及帕塔伊科斯的儿子埃涅西戴谟司一样。但不久之后，他便因勇武出众而被任命为全部骑兵的统帅。原来希波克拉铁斯在围攻卡利波里斯人、那克索斯人、臧克列人、列昂提诺伊人、还有西拉库赛人以及其他许多异邦人的时候，盖隆在那些战争中表现了赫赫的武助。结果在上述城市当中的人们，除去西拉库赛人之外，完全给希波克拉铁斯变成了奴隶。西拉库赛人在埃洛罗斯河畔被战败，但是得到了科林斯人和柯尔库拉人的援助，他们为西拉库赛人缔结了一项和约，条件是西拉库赛人把原来属于他们的卡玛里纳让给希波克拉铁斯。

(155)当希波克拉铁斯也统治了和他的哥哥克列昂德罗斯同样年数的时候，他出征西西里人，可是在叙布拉城的附近死掉了。因此盖隆装作辅佐市民们已不肯服从的、希波克拉铁斯的两个儿子埃乌克里戴斯和克列昂德罗斯的样子，但实际上，当他在战斗中制服了盖拉人的时候，他便废黜了希波克拉铁斯的两个儿子而自己掌握主权了。在碰上了这一完全意想不到的好运气以后，盖隆就把被庶民和他们自己的奴隶(所谓库吕里奥伊)所放逐的那些西拉库赛地主(所谓伽莫洛伊)从卡兹美涅城领回了西拉库赛。这样他便也取得了那个城市。原来西拉库赛人在盖隆刚刚到来的时候，就连入带城一齐向盖隆投降了。

(156)在他自己把西位库赛拿到手之后，他就把盖拉的统治交给了他的兄弟希那隆，不大管那里的事了。不过他却加强了西位库赛，他把一切的注意力都放到西拉库赛上面了。很快地那座城就成长和兴盛起来了。盖隆不单单把所有的卡玛里纳人都迁到西拉库赛来，把公民权给他们而把卡玛里纳城铲平，他还用同样的办法来处理一半以上的盖拉人。而当西西里的美伽拉人在受到他的围攻而和他缔结城下之盟的时候，他便把他们当中对他作战，因而理当被杀的富裕的那一部分人带到西拉库赛来，使他们成为这里的市民；至于根本没有参与发起战争并且完全想不到会遭受伤害的美伽拉庶民，也给他带到西拉库赛来，并给卖到西西里以外做奴隶去了。对于西西里的埃乌波亚人也以同样的差别待遇，作了相同的处理。他对于这两个地方的人民所以采取这样的做法，是因为他认为庶民是最难于与之相处的人们。由于以上的种种，盖隆就变成了一位强大的僭主。

(157)而现在，当希腊的使节们来到西拉库赛的时候，他们便晋见了他并且说了下面的话。他们说：“拉凯戴孟人和他们同盟者派我们前来取得你的帮助以抗击异邦人；我们以为你毫无问题已经知道一个波斯人正在向希腊进攻，知道他打算在海列斯彭特架桥并把东方的全部大军从亚细亚带过来对付我们。他表面上说是向雅典进攻，但实际上他却是想把整个希腊都收归他的治下。不过你是强大的。你既统治着西西里，那你就等于统治了希腊的不算小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请求你，帮助想使希腊得到自由的那些人并且和他们协力同心维护这一自由。如果把所有希腊人都团结在一边，那就是很大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就可以抗击侵略我们的人。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背叛公共的利益，再有人不肯来帮助我们，则希腊人当中可靠的部分便不过是少数，这样全部希腊土地就有同遭亡国之祸的危险了。不要以为如果波斯人打败了我

们并把我们征服，他会不向你进攻的，这种情况希望你在事先很好地想一想。你帮助了我们，也就是帮助了你自己。一个周密的计划通常是会产生好的结果的”。

(158)以上便是他们讲的话。但是盖隆非常激昂地回答他们说：“希腊人，你们完全是为了自己打算才竟然敢到我这里来，要我参加你们的抗击异邦人的联盟的。可是你们自己怎么样呢？当我和迦太基人不和，而请求你们与我协力对付异邦军的时候，当我要求你们为了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多里欧司的被杀害向埃盖司塔人报仇，还有当我答应协助解放那些会给你们带来巨大的利益和收获的商埠的时候，你们既不到这里来帮助我，也不来为多里欧司的被杀害复仇。正是由于你们的所作所为，所有这些地方才都陷到异邦人的铁蹄之下。尽管如此，我的事业却仍旧得到好转，我的国家也比先前昌盛了。可是目前战争却临到你们的头上，是你们想到我盖隆的时候了。虽然你们这样蔑视我，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却不学你们的样子，我还是准备送出二百只三段橈船、两万重武装兵、两千骑兵、两千弓手、两千弩兵和两千轻骑兵去帮助你们。此外我还担负希腊全军的食粮，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不过我答应这些话却有一个条件，即我要担任抗击异邦人的希腊军队的统帅和司令官。否则的话，我自己不去，也不派别的人去”。

(159)当叙阿格罗斯听到这话的时候，再也忍耐不住，就说：“诚然，如果佩洛普司的儿子阿伽美姆农知道，斯巴达人的统帅权被盖隆和他手下的西拉库赛人夺去的话，他是会大声悲叹的。这种要我们把统帅权交到你手里的建议，不要再提了。如果你愿意帮助希腊的话，你知道你就必得受拉凯戴孟人的领导。可是如果你放不下身分接受领导的话，我看就不必帮助我们了”。

(160)盖隆听到了叙阿格罗斯这一番很不礼貌的话以后，就向他提出了最后的建议：“斯巴达的朋友，对一个人讲的横傲不逊的言语常常会激起他的愤怒。虽然在你的话里，你表现得很傲慢无礼，可是这却还不至激使我说出很不得体的回答来。既然你们都这样计较统帅权的问题，那我比你们更加计较，这也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我的陆军比你们的多好多倍，而我的船只也比你们的多得多。不过，既然你们十分不喜欢我的建议，那末我愿意在前面的条件的某一点上对你们让步。我以为可以这样：你们统率陆军，我来统帅水师：如果你们喜欢统率水师的话，那我也愿意统帅陆军。你们必须同意这样做，否则你们就回去，不必跟我缔结这样的同盟了”。

(161)以上就是盖隆的建议。但是雅典人的使节却在拉凯戴孟人发言之前回答他说：“西拉库赛人的国王啊，希腊把我们派到你的地方来是要求一支军队，而不是要求一位统帅。可是你说除非你担任希腊的统帅，你是不愿派遣军队的，而且对于统帅权，你又是非常计较的。不过，在你想取得希腊全军的统帅权的时候，我们雅典人认为我们可以不必讲话了，因为我们知道，拉科尼亚人是足能够为我们两方面来回答你的。现在在你放弃统率全军而想统率海军的时候，那我们就想要你知道一下情况是怎样的了。即使拉科尼亚人同意你统率海军的话，那我们也不会同意的，因为这部分的统帅权是属于我们的，除非拉凯戴孟人愿意把这部分的统帅权也担当起来。如果他们愿意统帅水师，我们并不反对他们，但我们决不容许其他任何人担任水师的统帅。如果我们雅典人竟把我们的统帅权让给西拉库赛人的话，那我们就枉为拥有最大海上力量的希腊人了。要知道，在希腊人当中我们是最古老的民族，又是仅有的一个从来没有改变住居地的民族。诗人荷马就说，在所有到伊里

翁来的人当中，最善于整顿和安排军队的人就是雅典人。因此，我们这样讲，是不能见怪的”。

(162)于是盖隆回答说：“雅典的朋友，担任统帅的人你们好象是不缺少的，不过却没有被统率的人。因此，既然你们不肯在你们的要求上让步而执意要统率全军，那末现在就一刻也不要耽误地快快赶回家去，告诉希腊人说他们一年的春天已经失掉了”。盖隆讲这番话的意思显然是，盖隆的军队是希腊军队的最精锐的部分，就好象一年当中的春天一样。他就这样把失去了跟他的联盟的希腊，比作失掉了春天的一年。

(163)希腊的使节们和盖隆进行了这样的谈判以后，就乘船回去了。但是，盖隆却害怕希腊人这样不能把异邦人制压下去，而作为西西里僭主的他，到伯罗奔尼撒去听候拉凯戴孟人的摆布，却又是他认为难堪的无法忍耐的事情。于是他就放弃在这个方针上打主意，而是采用了另一种办法。当他一听到波斯人渡过了海列斯彭特的时候，他立刻派一个科斯人、司枯铁斯的儿子卡得莫斯乘看三艘五十桡船，带着大量的金钱和友谊的讯问到戴尔波伊夫。卡得莫斯到那里去是为了注视战争的进行情况的：如果异邦军得到胜利，那就把金钱给他，同时代表盖隆统治的国土把土和水呈献给他：如果是希腊人得到胜利，那末就把这一切都带回。

(164)在这之前，这个卡得莫斯曾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科斯的僭主的地位；虽然这个地位是强大稳固的，可是他却自愿地，并非为危险所迫，而只是由于正义感，把主权交给了科斯的全体人民，自己则到西面里去。在那里，隆摩司人把一个叫做臧克列的城市赠给了他，他就定居在那里开拓了一个居民地。臧克列则改名为麦撒纳。卡得莫斯就这样地来了：盖隆这次所以派他前来，是因为他从别的事情上便已知道卡得莫斯是一贯公正的。而下面我要讲的事情，在卡得莫斯一生的许多公正行为当中还不是最差的。盖隆曾把大宗的金钱委托给他来管理，因此他本来是可以把这笔钱攫为己有的。但是他不愿这样做，而当希腊人在海战中取得胜利：而克谢尔克谢斯退兵回去的时候，卡得莫斯自己也就又带着全部的金钱回到西西里来了。

(165)不过，西面里的居民却有另一种说法。即甚至如果盖隆受拉凯戴孟人的统率的话，他仍然会帮助希腊人的。但是喜美拉的僭主、克里尼波斯儿子铁里洛斯阻碍了他这样做。原来，铁里洛斯在被阿克拉刚提涅人的君主、埃涅西戴谟司的儿子铁隆赶出喜美拉之后，就在这个时候，他把一支三十万人的军队引来进攻盖隆，军队是由腓尼基人、利比亚人、伊伯利亚人、里巨埃斯人、埃里叙科伊人、萨地尼亚人、科西嘉人组成，统帅是迦太基人的国王安农的儿子阿米尔卡斯。铁里洛斯所以能说服他这样做部分是由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私谊，但主要的则是由于列吉昂的僭主克列提涅斯儿子安那克西拉欧斯的热心帮忙。因为安那克西拉欧斯娶了铁里洛斯的名叫库狄佩的女儿，故而为了援助他的岳父，他把他自己的孩子作为人质交给阿米尔卡斯并把他引进了西西里。因此他们说，盖隆由于不能帮助希腊人，就把钱送到戴尔波伊去了。

(166)此外，他们又说，盖隆和铁隆在西西里战胜了迦太基人阿米尔卡斯的那一天，也正是希腊人在撒拉米司击破了波斯人的那一天。这个阿米尔卡斯从父亲的一方面来说是迦太基人，从母亲的方面来说是西拉库赛人，他是由于英勇有为才当选为国王的。在双方会战之际，他被打败了，而我听说他不知去向了。原来盖隆曾到处去搜寻他，可是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他，

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

(167)但是迦太基人自己所述说的故事看来倒还是可信的。按照他们的说法,则异邦人和希腊人在西西里从早晨一直战斗到午后很晚的时候(据说混战就拖了这样长的时候),而在这全部时期里面,阿米尔卡斯都留在他的阵营内奉献牺牲,他把整个的牺牲放到大木材堆上浇,想取得吉兆;但是当他看到他的军队溃败下来的时候,他便在向牺牲进行灌奠的时候投身到火堆里去,这样他就被烧掉而无从看到了。不过,不管阿米尔卡斯象腓尼基人所说那样他消失了,还是象迦太基人和西拉库赛人所说那样地以另一种方式消失了,迦太基的人们是向他奉献牺牲的,而在他们的殖民地的一切城市都为他树立纪念碑。在这些城市里,最大的城市就是迦太基本城。西西里方面的事情,就说到这里了。

(168)柯尔库拉人对于使节的答复和此后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是这样的,原来来到西面里去的人们也曾经请求过他们的帮助,这些儿所持的理由也就是曾经对盖隆讲过的那些理由。柯尔库拉人宣称他们不忍看着希腊遭受亡国之祸,因而当堤就答应出兵协助,因为假若希腊倒下去,那末在第二天他们就一定也会被变为奴隶,因此他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进行援助。他们就这样地作了一个十分得体的答复。可是到他们应该派遣援军的时候,他们却改变了主意。他们装备了六十只船,经过不少的周折之后才出海,向伯罗奔尼撒一带的海岸驶去:继而他们在拉凯戴孟人领土上的披洛斯和塔伊那隆的海面上抛锚,和别的人一样地在那里观望战争的结果;因为他们对希腊战胜这件事并不抱着希望,而是以为波斯人方面会取得大捷并成为全希腊的统治者。因此他们这样做乃是有计划的行动,是为了在事后可以向波斯人说:“国王啊,当希腊人要我们站在他们的一面参加战争的时候,虽然我们的兵力并不比任何人少,而且我们又拥有数量仅次于雅典的极多的战船,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抵抗你,也不愿做使你感到不高兴的事情”。他们指望用这样的理由给自己赢得比一般人要有利的地位。而在我看来,事情也会是这样的。可是,对于希腊人,他们将来也有一套理由可说,而在最后,他们终于用上了这套理由。当希腊人责备他们不把援军派来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已经装备了六十只三段桅船,但由于季风的风力而不能绕过玛列亚,因此,他们说,他们才不能来到撒拉米司,而决不是由于怯懦才没有赶上海战的。他们就用这样的办法,推卸了对希腊人的责任。

(169)当担负着使命的希腊人到克里地人那里去,想取得克里地人的帮助时,克里地人是这样做的。他们把使者派到戴尔波伊去,请示他们如果帮助希腊人,这是否对他们有利。佩提亚回答他们说:“愚蠢的人们,过去因你们援助美涅拉欧司而由米诺斯加到你们人民身上的悲痛,难道你们还觉得不满足吗?想想看,他们不帮助你们为了死在卡米柯斯的米诺斯报仇,可是你们却帮助他们为了被异邦人从斯巴达劫去的一个妇女报仇。米诺斯要忿怒到什么程度!”克里地人听到了这个神托之后,就不再谈起帮助希腊人的事情了。

(170)原来,据传说,当日米诺斯曾为了寻求达伊达洛斯而到今日被你们为西面里的西卡尼亚去,可是他却横死在那里了。紧跟着除波里克涅人和普拉伊索斯人以外的全部克里地人,便奉神之命偕同一支大军到西卡尼亚去,在那里他们把卡米柯斯市包围了五年,而在我的时代,在卡米柯斯市住的则是阿克拉刚提涅人。但是他们既然不能攻克这座城,也不能等待在那里谈到临

他们头上的饥馑，于是他们就放弃这座城而离开了。但是当它们来到雅庇吉亚附近的海面上时，它们遇到了一阵猛烈的风暴而被卷到海岸上来了。由于他们的船只被粉碎了（而且他们看到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克里地去），他们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叙里阿城，定居在里面，这样就从克里地人变成雅庇吉亚的麦撒披亚人，从岛民变成了大陆居民。他们又从叙里阿市向其他地方殖民而建立了另一些城市。在这之后很久的时候，增兰提诺伊人曾试图摧毁这些城市，但是却因此吃了一次惨重的败仗；当时任何人还都没有听说过象对塔兰提诺伊和列吉昂人那样的一次对希腊人的大屠杀。列吉昂人被杀死的有三千人，他们是被科依洛斯的儿子米摩托司逼看来帮助塔兰提诺伊人的：至于塔兰提诺伊人本身死了多少，那就没有记录可查了。米摩托司是安那克西拉欧斯的一名家仆，他是受托留在那里治理列吉昂的。正是这个人从列吉昂被放逐并定居在阿尔卡地亚的铁该亚，并把许多像献拾奥林匹亚。

(171)不拉关于列吉昂人和塔兰提诺伊人的事情，在我的历史中是题外的话了。然而，根据普拉伊索斯人的说法，这样被弄得杳无人烟的克里地，还是有人移住到那里去，特别是希腊人。在米诺斯死后的第三代，特洛伊战争发生了；在这一战争中，克里地人在前来帮助美涅拉欧斯的人们当中，就勇气而论决不是最差的。在这之后，当他们从特洛伊回来的时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畜遇到了饥馑和疫病，结果克里地竟再一次荒废了。于是第三批的克里地人来了，现在住在那里的就正是他们和原来残存在那里的人们。佩提亚要他们记住的就是这件事，这样就阻止了他们去援助希腊人，尽管他们本来是想要这样做的。

(172)帖撒利亚人在开头的时候，不是出于自愿而是不得已才站在波斯人的一方面的，因为他们的做法显然表示出他们对于阿律阿达伊族的企图是不喜欢的。原来在他们一听说波斯人要渡过海峡进入欧罗巴的时候，他们立刻把使者派到科林斯地峡去。而从拥护希腊的各城市选派出来的希腊代表们正为这件事在那里集会商议。帖撒利亚的使节们来到他们这些人这里，就说：“希腊人，为了使帖撒利亚和整个希腊免于战祸，欧林波斯通路是必须防守的。现在我们就准备和你们一道守卫这个地方，但是你们也必须派遣一支大军前来；如果你们不派大军前来的话，那你们要晓得，我们就要和波斯人缔结协定了。要我们单独来防守希腊的前哨地带并为了你们大家而亡国，这是不合理的事情。如果你们不派兵前来援助，那你们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因为任何强制是都不能克服无能为力的。至于我们，则我们是要为我们寻求某种安全之策的”。以上就是帖撒利亚人讲的话。

(173)于是希腊人就决定由海路派一支陆军到帖撒利亚去守卫这个通路。军队集合起来以后，他们便乘船通过埃乌里波斯，而在到达阿凯亚的阿罗司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登陆并从那取道赴帖撒利亚，而把船留在原来登陆的地方了。于是他们就来到了铁姆佩通路，这条通路介于奥林波斯山和欧陡山之间，从下马其顿沿着佩涅欧司河一直通到帖撒利亚。总兵大约有一万名重武装的希腊军队在那里扎营列阵，此外，帖撒利亚的骑兵也参加了他们的队伍。统率拉凯戴孟人的将领是卡列诺斯的儿子埃岛艾涅托斯，这个人是从波列玛尔科斯当中选出来的，但他本身并不是一个王族。雅典人的将领是尼奥克利斯的儿子铁米司托克利斯。在那里他们只停留了几天；原来从马其顿人阿门塔斯的儿子亚力山大那里来了一些使者，劝他们离开而不要留在那里受到人寇大军的蹂躏。送来的信把水师和陆军的情况也向他们叙述了一

番。希腊人听到了使者们这样的忠告之后(他们认为这个劝告是好的,而厉其顿人对他们也是善意的),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做了。不过,在我看来,是恐惧的心情才驱使他们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听说,在这条通路之外,在上马其顿方面另有一条通路,通过戈恩诺斯城附近佩莱比亚人居住的地方而进入帖撒利亚;不过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实际上也从这条通路侵入了帖撒利亚。于是希腊人便登上了船,返回地峡了。

(174)当他们出兵帖撒利亚的时候,国王正在计划从亚细亚渡海到欧罗巴,并已经到了阿比多斯。为联盟者所放弃的帖撒利亚人于是就全心全意地和积极地投到波斯人的那一面去,以致在后来的行动当中,他们表明自己对于国王乃是最有用的人。

(175)另一方面,在希腊人回到地峡以后,就参照着亚力山大送来的信集会到一起商议,他们将如何并在什么地方进行战争。占上风的意见是,他们应当保卫铁尔摩披莱的通路。因为他们认为这条通路比通向帖撒利亚的那条通路要狭窄的多,同时离他们的本土也比较近。至于在铁尔摩披莱阵亡的希腊人被截击的那条短略。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直到他们来到铁尔摩披莱之后才从特拉奇司人那里知道的。于是他们便决定保卫这条通路,从而阻止异邦人进入希腊,同时他们的水师则出航到希斯提阿伊领的阿尔铁米西昂去。这些地方是相互接近的,双方面都可以知道另一方面的情况。而它们的形势则是这样的。

(176)先说阿尔铁米西昂。广大的色雷斯海到斯奇亚托斯岛和玛格涅希亚本土中间的地方时,就变成了一条狭窄的水路;这条水路紧接着埃乌波亚地方的,名叫阿尔铁米西昂的海岸。在那里有一座阿尔铁米司神殿。经过特拉奇司进入希腊的那条水路,其最狭窄的地方只有半普列特隆宽。然而比起别的地点来,这里仍然不是最狭窄的地方。象铁尔摩披莱的前面和后面的情形就是这样:在它后面的阿尔培诺依,那里的宽度只够通一辆车,在它前面,安铁拉市附近培尼克司河的旁边,也只能短过一辆车。在铁尔摩披莱以西,有一座无法攀登的和十分陡峭的高山,这乃是属于欧伊铁山系的一座山峰。在路的东面,则是一片沼地与海洋了。在这个通路的地方,是当地的人们称为库特洛依(它的意义是锅——译者)的一个温泉,在那里江有海拉克列斯的一个祭坛。在这条通路上,曾修造了一道壁垒,而先前在这上面还有关门。这道壁垒是波奇司人由于害怕帖撒利亚人才修造起来的,原来那时帖撒利亚人曾从铁斯普洛托伊人的地方出来,移居到他们现在占有的爱奥里斯的土地。既然帖撒利亚人总想征服波奇司人,波奇司人便采取了这样的一个预防的措施。此外,他们又想一切对策来阻止帖撒利亚人入侵他们的国土,于是便把温泉的水引到这个通路上来,为的是使那条通路上的一些地方给水流所切断。原来的壁垒是很久以前建造起来的,而时光现在已经使它的大半成为废墟了。现在它已经重建起来,以便截阻异邦人进入希腊的道路。在离道路极近的地方有一个叫做阿尔培诺依的村庄,希腊人便指望他们可以从那里取得粮食。

(177)这样,希腊人便认为以上的地方是符合于他们的需要的地方。因为在他们事先进行了全面考虑之后,他们认为异邦人既不能利用他们的人多势众,又不能利用他们的骑兵,于是他俩便决定在这里邀击入侵希腊的敌军。而在他们听到波斯人进入披埃里亚的时候,他们就在科林斯地峡的地方分手,一部分从陆路开向铁尔摩披莱,一部分从海路驶向阿尔铁米西昂去了。

(178)希腊人就这样地十万火急地分头迎敌去了。但正当这时，为了本身以及为了希腊而深为惊恐不安的戴尔波伊人去请示神托，而神对他们的宣托则是要他们向风祈求，因为风是希腊的极为有力的联盟者。戴尔波伊人得到了神托之后，便首先把信送到想得到自由的希腊人那里去。这些十分害怕异邦人的人们对于送来的这个讯，是一直都感激不尽的。随后，他们便在图依亚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祭风坛，图依亚这地方是因凯佩索司的女儿图依亚而得名的，而且在那里还有她的一个圣域。他们继而向风奉献了牺牲。这样，戴尔波伊人为了顺从神的意旨，直到今天还是向风奉献牺牲以讨它的欢心的。

(179)在这方面，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离开了铁尔玛，十艘最快速的船一直开向斯奇亚托斯，而那里则有三只希腊船在放哨了望，这三只船一只是特罗伊真的；一只是埃吉纳的，一只是阿提卡的。它们看到异邦人的船来到的时候，就逃走了。

(180)普列克西藉斯指挥下的那只特罗伊真的船受到异邦军的追击并很快地被捕获了。异邦人于是把船上最漂亮的士兵拉到船头的地方给杀死了，因为俘获来祭献的第一个希腊人最漂亮，这在他们看来乃是一种吉兆。这个被祭了刀的人，他的名字是列昂(在希腊语里意思是狮子——译者)。他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恐怕跟他的名字是有关关系的。

(181)但是，阿索尼戴斯所率领的那只埃吉纳的三段橈船，却着实给他们增加了一些麻烦。船上的一个战士，伊司凯藉斯的儿子披铁阿斯在那天是战斗得最英勇的人物。在他所乘的船已被拿捕的时候，他还是继续奋战，直到他遍体鳞伤的时候。当他倒下的时候，他还没有死，而还有活气，船上的波斯士兵佩服他的勇敢，因此用一切办法拯救他的性命，他们用没药的药膏医治他的伤口并用亚麻的绷带把他包扎起来。而当他们回到自己营地的时候，他们使全军都来看他，他们极口赞赏和厚待他。可是他们把那只船上俘获的其他人等，却全部当做奴隶使用了。

(182)这样，两只船就被拿获了。可是雅典人波尔莫司统率的第三只三段橈船却逃到佩涅欧司河河口的地方，在那里登陆跑掉了。异邦人得到了船身，却没有捉到上面的人。原来雅典人在他们把船只拖到陆上之后，立刻就跳了出来，穿过帖撒利亚一直向雅典奔去了。

(183)驻守在阿尔铁米西昂的希腊人从斯奇亚托斯的烽火而知道了发生的这些事。知道这些事之后他们惊慌起来，于是他们便把他们的投锚地从阿尔铁米西昂移转到卡尔启斯，打算保卫埃乌里波斯，同时又把哨兵派驻于埃岛波亚的高地。十只异邦船当中有三只一直到了斯奇亚托斯和玛格涅希亚之间的称为米尔美克司(意为蚂蚁——译者)的暗礁地带。于是异邦人便把一个石柱运到这里来，把它树立在暗礁上面。而当他们把路途上的一切障碍都清除了之后，全部水师就出发离开了铁尔玛，这时去国王离开铁尔玛的时候已经有十一天了。给他们指出正好在他们的航路上面的暗礁的人，是司奇洛斯人帕姆蒙。整天都在海上行进着的异邦军的水师，到达了玛格涅希亚的赛披亚斯以及在卡司塔纳伊亚市和赛披亚斯仰之间的海岸地带。

(184)直到这个地方和铁尔摩披莱，全军都没有受到损害。根据我个人的计算，军队的人数在当时还是这样的。从亚棚亚来的船有一十二百零七只，

原来在这些船上的各个民族的人数、假定每只船上二百人^①，则是二十四万一千四百人。在所有这些船上，除去每只船上的各地的地方士兵之外，都有三十名波斯人、美地亚人和撒卡依人，这样就得再加上三万六千二百一十人。在这两项人数之外，我还得再加上五十艘船上的士兵。我假定他们每只船上八十人；当然这个数目也可能多些也可能少些。前面已经说过，这样的船一共集合了三千只，这样，上面的人员就得是二十四万了。这些人都是乘船从亚细亚来的，他们的总数是五十一万七千六百一十人。步兵的人数是一百七十万人，骑兵的人数是八万人。在这之外，我要加上阿拉伯的骆驼兵和利比亚的战车兵，估计他们有两万人。因此，如果把水师和陆军的人数加到一起的话，则他们的总数就是二百三十一万七千六百一十人了。我上面所说的，就是从亚细亚本部来的兵力，至于随军的勤杂人员和运粮船以及上面的人员，尚不计算在内。

(185)但是，除去我在前面所计算的大军人数之外，还得把从欧罗巴带来的大军加到这上面，但计算时必需只能以我个人的测度为限。色雷斯和色雷斯附近海上诸岛的希腊人提供了一百二十只船。这些船上的人员算起来应当是两万四千人。所有各个民族，那色雷斯人、派欧尼亚人、埃欧尔地人、波提阿人、卡尔奇底开人、布律戈依人、披埃里亚人、马其顿人、佩莱比亚人、埃尼耶涅斯人、多罗披亚人、玛格涅希亚人、阿凯亚人、色雷斯沿岸地带的居民等，我假定这些民族的全部人数是三十万人。把这些人从亚细亚来的人加到一起，则士兵的总数就是二百六十四万一千六百一十人了。

(186)以上便是士兵的全部人数了。至于随军的杂务人员和运粮小船上的人员以及随军的其他船舶上的人员，则我以为他们不是比士兵少，而是比士兵还要多。但是假定他们和士兵的人数相等，不多也不少。这样，他们的人数等于士兵，因而也就同样是好几百万人了。这样看来，大流士的儿子克谢尔克谢斯一直率领到赛披亚斯岬和铁尔摩披莱的全军人数就是五百二十八万三千二百二十人了。

(187)这就是克谢尔克谢斯麾下的全部兵力。可是，谁也不能确实说出厨妇、侍妾、阍人到底有多少人；任何人也说不出到底还有多少拖畜、驮畜以及从军的印度狗，因为它们的数目太大了。因此，说有一些河流的水都给弄干了，这在我看来并不是值得惊讶的事情。使我感到惊讶的勿宁说是这样一事实，怎样竟能够有足够的粮食来应付数百万人的食用。因为我计算了一下就发现，如果每个人每天吃一科伊尼库斯的麦子而不更多的话，则每天的消费量就是十一万又三百四十美狄姆诺斯。在这里我还没有把妇女、阍人、驮畜和狗所消耗的粮食计算在内。在这数百万的人们当中，就容貌和身材而论，没有一个人是比克谢尔克谢斯本人更有资格来统率全军的。

(188)解纜的水师在海上行进，这样便来到了玛格涅希亚领土的卡司培纳伊亚市和赛披亚斯岬之间的海岸；先来的船停泊在岸旁，后面的船就在外面投锚了。原来这一带的海滨并不宽，这些船就船头朝着海，排成八列。在那一夜里，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是到天明的时候，明净而晴朗的天气变了，大海开始沸腾起来。他们遇到了夹着一阵猛烈的东风的大风暴，当地的人们称这样的东风为海列斯彭提亚斯。在他们当中，凡是那些预见到暴风的来势、以及所处的位置使他们能够这样做的人们，这些人便把船拖到岸上，因此没

^① 一艘希腊的三段桅船的成员通常是二百人，桅手一七〇人，战士三〇人。

有给暴风赶上，这样就把自己和船舶都保全了。可是在海上遇上了暴风的船舶，有的被卷到佩里洪的被称为伊普诺伊(意为灶——译者)的山麓的地方，有的被卷到岸上去。有的就在赛披亚斯岬那里撞碎，有的被卷到海里波伊亚市，有的被卷到卡司塔纳伊亚的岸上去了。老实说，这场暴风实在是无法抗拒的。

(189)有一个传说，雅典人会遵照着神托的吩咐祈求波列阿斯帮助他们，因为另有一个神托送到他们那里去，要他们向他们的女婿求援。根据希腊人的说法，波列阿斯曾娶一个阿提卡的妇女为妻，这个妇女就是埃列克铁乌斯的女儿欧列图娅。如果相信这个传说的话，则正是由于这种婚姻的关系，雅典人才推断波列阿斯是他们的女婿，而当着他们停驻在埃乌波亚的卡尔后斯而看到暴风就要起来的时候，也许是在这之前，他们便奉献了牺牲，被告波列阿斯和欧列图娅，就和先前在阿托斯山附近的情况一样，来帮助他们摧毁异邦军的船舶。不过我不能断定，这是否就是波列阿斯袭击停泊中的异邦军的原因。无论如何，雅典人说波列阿斯在先前帮过他们的忙，现在又显示出这样的威灵，因此在他们回国以后，就在伊利索司河河畔，为波列阿斯修造了一座神殿。

(190)在这次的惨祸里面，即使根据作最低估计的人的算法，也损失了不下四百只船，无数的人以及莫大数量的物资。以致在赛披亚斯一带拥有土地的一个玛格涅希亚人，克列提涅斯的儿子阿米诺克利斯竟由于这次的船祸而大发横财。因为在事后不久他便拾到了许多被冲到岸上来的金银杯盏，他找到了波斯人的宝器，此外他还取得了笔墨难以尽述的财富。尽管他幸运地发了大财，他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是幸福的，他遭到了可悲的灾难：他的儿子被人杀死了。

(191)被毁的运送食粮的船舶以及其他船舶，那就越发不可胜数了。因此，水师提督们由于害怕他们这些遇到这样灾难的人会受到帖撒利亚人的袭击，便把残破的船材筑成高高的壁垒把自己围绕起来了。暴风一共持续了三天。最后，玛哥斯僧行了牺牲之礼，对大风念了镇风的咒语，又向帖提司和涅列伊戴斯(涅列欧司的女儿们——译者)奉献了牺牲，这才算使它在第四天停了下来，或者这也不是他们的力量，而是暴风自己停了下来。他们向帖提司奉献牺牲是由于听伊奥尼亚人说，原来她就是从这个地方给佩列欧司带走的，而赛披亚斯岬一带便都是属于她以及其他涅列伊戴斯的。

(192)这样，到第四天，暴风就停下来了。在暴风刮起之后的第二天，了望者就从埃乌波亚山上跑了下来，把船舶遇难的全部经社报告给希腊人了。希腊人听到这件事之后，就向他们的救命恩人波赛东祈祷并行灌奠之礼，然后火速地赶回阿尔铁米西昂去，因为他们认为只会留下少数的船和他们对抗罢了。这样他们便再一次回到阿尔铁米西昂并碇泊在那里。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他们都把波赛东的名字上面加上救主的头衔。

(193)在另一方面，当暴风停了下来而波浪也不再翻腾的时候，异邦军就放船出海沿着本土的海岸驶行，他们在转过玛格涅希亚海岬之后，便一直驶入了连接到帕伽撒依方面的海湾。在玛格涅希亚的这个海湾之内有一块地方，相传海拉克利斯和雅孙以及他的同伴们乘船出海到科尔后斯的埃阿去取金羊毛的时候，他曾被他们从阿尔哥号船派了出来到这块地方取水并被他们抛弃在这里。原来他们是打算在这里取得水之后，再乘船出海的。因此那块地方就被称为阿佩泰。而克谢尔克谢斯的大军就正是在这个地方投锚的。

(194)在那些船当中有十五只，是在其余的船以后很久才出海的，他们适巧在阿尔铁米西昂看到了希腊的船。但异邦军把这些船认成是他们自己的船，于是就把自己的船驶到他们敌人中间去了。他们的统帅是爱奥里斯的库麦的太守，塔玛希欧斯的儿子桑多开斯；这个桑多开斯过去在他担任王室法官的时候，曾有一衣因为犯了下述的罪行而被国王大流士所拿捕并判处以磔刑。原来他曾因受贿而作出了不公正的判决。但是当桑多开斯被吊到十字架上去的时候，大流士忖量了一番，结果发现他对王室的功劳比他的过错要大。国王既然看到了这一点，因此觉得他的行动与其说是聪明却勿宁就是冒失，于是便把桑多开斯释放了。这样，他就从大流士所判处的死刑之下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但是现在他驶到希腊人当中来，他是不能第二次逃命了。原来当希腊人看到波斯人驶近他们的时候，他们看出来这是波斯人弄错了，于是他们就乘船出海，不费什么气力就把他们俘获了。

(195)在这些船的一只船上，卡里亚的阿拉班达的僭主阿利多里司被擒了；在另一只船上，帕波斯的提督，戴谟诺扁斯的儿子潘图洛斯被擒了。他从帕波斯带出来的船是十二只，在赛披亚斯岬附近海上的暴风中损失了十一只，而他就在乘看剩下的那一只船到阿尔铁米西昂去的时候被擒了。希腊人对这些人进行了讯问，从而知道了他们所愿意知道的、有关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的一切情况，然后就把他们捆绑起来，送到科林斯地峡去了。

(196)这样，异邦军的水师，除去我上面所说的由桑多开斯所率领的那十五只之外，就全部到达了阿佩泰。在这一方面，克谢尔克谢斯和他的陆师行过了帖撒利亚和阿凯亚。这从他们侵入玛里司人的土地以来，已经是第三天了。在帖撒利亚，他举行了一次本国骑兵的比赛会，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利用这个机会试一试帖撒利亚骑兵的身手，因为他听说帖撒利亚的骑兵是希腊无敌的。比赛的结果发现，希腊的马要差得远。在帖撒利亚的河流当中，能有足够的水供拾他的军队饮用的，只有一条欧诺柯挪斯河。但是在阿凯亚。即使是那里最大的河即阿披达诺斯河的河水也是几乎无法应付的。

(197)当克谢尔克谢斯到达阿凯亚的阿罗司的时候，他的响导们为了想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就把当地有关宙斯·拉披司提欧斯神殿的一个传说告诉给他：阿依欧洛司的儿子阿塔玛斯怎样和伊挪密谋想杀害普利克索斯，后来阿凯亚人又怎样依照神托的吩咐，强迫普利克索斯的子孙们遵守若干处罚性的规定。这就是，他们不许这一族中最年长的人进入市公所(阿凯亚人称市公所为勒伊通)，而他们自己就在那里监视着。如果他进去的话，除非他被作为牺牲奉献，他是不能出来的。此外响导们又说，这些人当中有多少人就要被当作牺牲奉献了，却在恐惧中逃到外国去，但如果他们过了若干时候回国，而被发现曾进过市公所的话，响导告诉说，这样的人怎样全身拾披上花彩，并在盛大行列的引导下给当作牺牲去奉献。普利克索斯的儿子库提索洛斯的后人就受到了这样的待遇，原来当阿凯亚人遵照着一个神托的吩咐用阿依欧洛司的儿子阿塔玛斯来为他们的国家赎罪的时候，这个库提索洛斯却从科尔后斯的埃阿来把他释放，因此这就使神把自己的怒气发泄到他的后人的身上了。克谢尔克谢斯听了这一切之后，在他来到圣林的时候，他自己就不进去并且命令全军也这样做。他是尊敬阿塔玛斯的后人的住宅和圣域的。

(198)以上就是克谢尔克谢斯在帖撒利亚和在阿凯亚的所作所为。他从这些地方沿着一个海湾进入了玛里司，而在这个海湾的地方，每天是有潮水

涨落的。临着这个海湾有一块平原，这块平原地带有的地方宽阔，有的地方又非常狭窄；在它的四周是高不可攀的山，环绕着全部玛里司地方，称为特拉奇司岩。而从阿凯亚出发，在这个海湾上遇到的第一座市邑就是安提库拉；在它的近旁，司佩尔凯欧斯河从埃尼耶涅斯人的国土流出而注入大海。在离河大约二十斯塔迪昂的地方，有另一条叫做杜拉司的河流，这条河据说是在海拉克列斯被焚时，为了帮助他从地下冒出来的。从这里再有二十斯塔迪昂的地方又有一条河，称为美拉司(意为黑河——译者)。

(199)特拉奇司市离这个美拉司河有五斯塔迪昂远。在大海和山之间特拉奇司所在的地方，是这一带最为宽阔的地方了；这块平原的面积是二万二千普列特隆。在环绕着特拉奇司的土地的山中，在特拉奇司的南部有一道狭谷。而阿索波司河就沿着山麓流过了这个狭谷。

(200)在阿索波司河的南方又有一条名叫培尼克司的小河，这条小河就是从那些山里流入阿索波司河的。在这条河的附近有一个最狭窄的地方，那里只修了一条仅能通过一辆车的道路。从培尼克司河到铁尔摩披莱有十五斯塔迪昂远。在培尼克司河与铁尔摩披莱之间，有一个名叫安铁拉的村落，过去这个村落之后，阿索波司河便流入了大海。在那个村落附近，地方是广阔的；那里有阿姆披克图欧尼斯·戴美特尔的神殿，同时还有阿姆披克图欧涅斯^①的座席和阿姆披克图昂本人的神殿。

(201)于是，国王克谢尔克谢斯便在特拉奇司的玛里司扎营，而希腊人则在险路中设营。大多数的希腊人称他们所占居的这个地方为铁尔摩披莱，但是当地人和他们的邻人则称之为披莱。于是两军就在这样的地方设营了，一方面(指克谢尔克谢斯——译者)控制了特拉奇司以北的全部地区，而另一方面(指希腊人——译者)则控制了本土在此以南一直到海岸方面的地区。

(202)在那里等候波斯人的希腊人是这样的一些人。斯巴达的重武装兵三百名；铁该亚人和曼提涅亚人一千名，双方各占一半；从阿尔卡地亚的欧尔科美诺斯来一百二十人，从阿尔卡地亚的其余的地方来一千人；除去这些阿尔卡地亚人之外，从科林斯来四百人，从普列欧斯来二百人，从迈锡尼来八十人。以上都是从伯罗奔尼撒来的人。从贝奥提亚来的则是铁司佩亚人七百名，底比斯人四百名。

(203)在这些人之外，又召来了欧普斯的罗克里斯人的全军和一千名波奇司人。希腊人是自动把这些人召来帮忙的，他们把使节派出去告诉这些人说，他们自己是作为其余人的先锋而来的，而其他联盟者的到来则是他们每天盼望着的事情；又说他们已经把海严密警戒起来了，担任守卫的是雅典人、埃吉纳人和被配置在水师中的所有其他的人们。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可以害怕的，因为进攻希腊的不是神，却是一个凡人，决没有，也决不会有一个凡人在生下来的时候命中不注定要参杂着一些不幸的事情，而越是大人物，他遭到的不幸也就越大。因此，向他们进攻的既然不过是一个凡人，则他不能实现他的期望，那便是确切不移的事情了。罗克里斯人和波奇司人听到这话之后，就到特拉奇司来帮助希腊人了。

(204)所有这些人每一个城邦都备有自己的将领。其中最受尊敬的全军统帅是拉凯戴孟人列欧尼达司。如果回溯他的系谱，则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

^① 直译是周边居民。相邻的部落结成联盟并派代表(披拉戈拉斯)参加一年举行两次的会议。参见第二卷第一八〇节。

列昂、优利克拉提戴斯、阿那克桑德罗斯、优利克拉铁斯、波律多洛司、阿尔卡美涅斯、铁列克洛司、阿尔凯拉欧斯、海吉西拉欧斯、多律索斯、列欧波铁司、埃凯司特拉托司、阿吉斯、埃乌律司铁涅斯、阿里司托戴莫斯、阿里司托玛科斯、克列奥达伊欧斯、叙洛斯、海拉克列斯。他是斯巴达王，虽然这一点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205)原来他有两个哥哥克列欧美涅斯和多里欧司，因此他根本就不去想做国王的事情了。但是当克列欧美涅斯没有男系的后嗣便死去，多里欧司也在西西里死亡因此不在人世，结果列欧尼达司便翰上了王位，因为他比克列欧姆布洛托斯年长(这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幼子)，此外他又娶了克列欧美涅斯的女儿为妻。这个人这时按照规定率领着有于嗣的三百名精兵来到了铁尔摩披莱，他还率领着我上面列举了数目的底比斯人，这些底比斯人的统帅是埃乌律玛科斯的儿子列昂提亚戴斯。在所有的希腊人当中，列欧尼达司所以特别想把这些底比斯人带来，是因为底比斯人经常受到黄难，说他们同情美地亚特人。于是他把他们召来作战，因为他想了解一下他们是否肯派人随他出征还是公然拒绝参加希腊人的联盟。

他们结果是把自己的人派出来了，不过却是别有用心的。

(206)斯巴达人最初先派出了和列欧尼达司一道出发的这些士兵，这样做是为了使其他的联盟者也学他们的榜样去作战，同时也是为了使其他的联盟者不致投到美地亚特人方面去，因为，假如他们知道斯巴达人耽搁了的话，这些人是有可能会这样做的。但是后来，由于卡尔涅亚祭一时成了他们的障碍，他们便打算在卡尔涅亚祭举行完毕之后，就把一支卫戍部队留在斯巴达，然后立刻全军火速开拔。其他联盟者也打算这样做。原来奥林匹亚祭也正是在进行这些事情时举行的。因此，他们既然不认为铁尔摩披莱之战役快地便可分出胜负，故此他们就派出了先锋的部队。

(207)以上就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可是铁尔摩披莱的希腊人，在波斯军迫近他们的隘路路口的时候却惊惶起来，于是就讨论起他们是否应当撤退的问题来了。其余的伯罗奔尼撒人主张退到伯罗奔尼撒去保卫科林斯地峡。但是波奇司人和罗克里斯人对这个意见感到非常气愤，而列欧尼达司则主张留在他们原来的地方并送信到各个城市去请求援助，因为他手下的人太少了，这是无法和美地亚特的大军相抗衡的。

(208)正当他们这样讨论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派了一名骑马的探卒前来看他们有多少人和他们正在做什么。原来当他还在帖撒利亚的时候，他便听说有一小支军队集结在这里，而统率它的是拉凯戴孟人，其中有海拉克列斯的后裔列欧尼达司。这个探卒策马驰近营地，侦察了望一番，然而他不能全部都看到，因为在他们重建并加以防守的壁垒内部的那些人，他是不可能看到的。不过，外面的那些人他是看清楚了，这些人的武器都堆积在壁垒的外面，而这时驻在外面的又恰巧是拉凯戴孟人。他看到有一些人在那里作体操，有一些人在梳头发。看了这种情况他是很惊讶的，他把他们的人数记下来之后，便平安无事地乘马返回了，不但没有人追他，根本没有人理会他。于是他便回来，把所见到的一切都告诉克谢尔克谢斯了。

(209)当克谢尔克谢斯听到这话的时候，他并不能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即他们(指拉凯戴孟人——译者)正在准备尽最大的努力去杀敌，否则即宁肯被杀死。在他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可笑的。于是他便派人把在他的军营中的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召了来，而在戴玛拉托斯来到之后，他便就所有这

些事情向戴玛拉托斯垂询，问他如何理解拉凯戴孟人这样做的用意。于是戴玛拉托斯说：“在我们出发征讨希腊的时候，我已经向你谈起过这些人了；可是在你听了之后，你却嘲笑我，尽管我向你所说的，都是在我看来显然是会发生的事情。国王啊，在我看来，首先尽力要做到的，就是在你的面前讲老实话。因此，现在我就向你再来陈说一遍。这些人是为了这条通路前来和我们作战的，而他们现在就正在准备这一战争。原来每当他们将要冒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们习惯上总是要整理他们的头发的。此外，我还要告诉你，如果你把这些人和留在斯巴达的那些人征服，国王啊，那末人关当中就再也没有别的人敢于和你对抗了。现在要和你交战的是全希腊最杰出的王国和城邦和最英勇的人们”。可是，克谢尔克谢斯以为上面所说的这话是极不可信的，并进而问戴玛拉托斯他们这样少数一些人怎么能和他的军队相抗衡。戴玛拉托斯回答说：“国王啊，如果事情的结果和我所说的不符，那就请把我当作一个撒谎的人来看待吧”。

(210)尽管这样讲了，戴玛拉托斯仍然不能把克谢尔克谢斯说服。国王在那里等候了四天，一直期望着他们会逃跑。可是到第五天，他看到他们并未退却并以为他们留在那里只不过是无耻和愚蠢，因此便震怒起来并把美地亚人和奇西亚人派了出去，命令他们生擒敌人并将敌人带到他的面前来。美地亚人冲到前面向希腊人挑战，结果死了许多人，另一些人接上去进攻，他们虽然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却还没有被击退。而且他们明显地向所有的人，特别是向国王本人表示，他们的人数虽多，可是其中顶事儿的人都是很少的。战斗整天都在进行着。

(211)既然美地亚人受到这样的痛击，于是他们就退出了战斗，国王称之为“不死队”、由叙达尔涅斯率领的波斯人代替他们上阵。人们认为至少他们是很容易把这堤战斗解决了的。可是当他们交上手的时候，他们一点儿也不比美地亚军高明而是一模一样，原来他们在狭路里作战，又使用比希腊人要短的枪，因此他们无法利用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可是拉凯戴孟人的作战方式却大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他们的战术要比对方的战术高明得多。在他们的许多战术当中有一种是他们转过身去装作逃跑的样子。异邦军看到这种情况就呼啸着并鸣动着武器追击他们，可是当他们眼看要给追上的时候，他们就回转身来向异邦军反攻，这样一反攻，就把无数的异邦军杀倒在地上了。这时斯巴达人当然也有被杀死的，不过人数很少。这样一来，波斯人发现他们不拘列成战斗队形或用任何其他办法进攻都丝毫无法攻占隘路，他们只得退回来了。

(212)在进行这些次攻击的时候，据说眺望到这一切的国王由于替自己的军队担忧，曾三次从王座上跳下来。当时他们的战斗结果就是这样了。第二天，异邦军的战果并不比第一天好些。他们接战的时候，满以为敌人的人数这样少，又是伤痕累累，再也无法和他们对抗了。可是希腊人却接着队伍和民族列阵，依次出战，只有波奇司人是例外，因为他们被配置在山上把守着通路。因此，当波斯人看到希腊人和前一天的情况毫无改变的时候，他们就撤退了。

(213)对于当前面临的事态，国王感到手足无措了。于是一个玛里司人，埃乌律戴谟斯的儿子埃披阿尔铁司便来见他，告诉他经过山而通向铁尔摩披莱的那条道路，打算从克谢尔克谢斯那里取得一笔重赏。这样一来，留在铁尔摩披莱的希腊人就毁在他的手里了。这个埃披阿尔铁司后来由于害怕拉凯

戴孟人而逃到帖撒利亚去。当阿姆披克图欧涅斯在披莱集会的时候，披拉戈拉斯^①曾悬赏逃亡中的埃披阿尔铁司的首级。在这之后若干时候，他回到安提摩拉之后，却被一个名叫阿铁纳迭斯的特拉奇司人杀死了。这个阿铁纳迭斯杀死埃披阿尔铁司是另有原因的，这原因我将要在我的历史的后面提到。虽然如此，他仍然因这一行动而受到拉凯戴孟人的尊敬。后来埃披阿尔铁司丧命的经过就是这样。

(214)此外还有一个传说，向国王报告了上面的话并且把波斯人引过了山的人是一个卡律司托斯人，帕纳戈杭司的儿子欧涅铁斯和安提库拉人科律达罗斯。但是在我看来，这是完全不可信的。因为，首先，我们必须从希腊人的披拉戈拉斯的所作所为来进行推论，他们所悬赏的不是欧涅铁斯和卡律司托斯的头颅，而是特拉奇司人埃披阿尔铁司的头颅。因而我俩必须假定，他们是会用一切办法来取得确实情报的。其次，我们晓得，埃披阿尔铁司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而亡命的。不过不能否认的是，纵然欧涅铁斯不是一个玛里司人，如果他经常到那里去，他也是会知道道路的。可是把他们由那条道路领过了山的人却是埃披阿尔铁司，而我认为犯了罪的正是这个人。

(215)克谢尔克谢斯对于埃披阿尔铁司所答应为他做的事情深感满意。他大喜过望，因而立刻把叙达尔涅斯和叙达尔涅斯麾下的士兵派了出去。大约在掌灯的时刻，他们便从营地出发了。这条道路原来是当地的玛里司人所发现的，他们发现了这条道路后，曾当波奇司人在路上修筑壁垒以防御进攻的时候，循着这条路引导着帖撒利亚人去征讨波奇司人。因此，早从那个时候起，玛里司人就觉得这条道路完全无用了。

(216)而这条通路的形势是这样的。它的起点是在峡谷中间流着的阿索波司河。那里的山和道路的名字都叫做阿诺佩亚，而这个阿诺佩亚便随着山脊蜿蜒而行，直到离玛里司人最近的一个罗克里斯人的城市阿尔培诺斯的地方。在那里有一块被称为美拉姆披哥斯(意为黑色的臀部——译者)的石头以及凯尔科佩司的遗迹，而这里是道路的最狭窄的地方。

(217)道路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波斯人渡过了阿索波司河之后，他们便沿着这条道路走了一整夜，右手是欧伊铁人的山，左手是特拉奇司人的山。到天明的时候，他们到达了山顶。我刚才已经说过，在山路的这一部分，有一千名波奇司的重武装兵保卫着他们自己的国土和守备着这条通路。下面的那一部分山路是由我已经说过的那些人看守看的，但是山上的路却由波奇司人看守着，因为他们曾自动向列欧尼达司保证担负这样一个任务。

(218)波斯人所攀登的山，上面满长着槲树，因此波奇司人丝毫也不知道波斯人的到来，直到在宁静的气氛当中，敌人脚下踏着叶子发出了很大的声音，他们才注意到这一点；于是他们便跳了起来，赶忙把武器拿了起来。可是，说时迟那时快，敌人已经来到跟前了。这些人在看到武装的人们时是感到惊讶的，因为他们满以为不会有人和他们相对抗，但现在却不意地遇到了一支军队。叙达尔涅斯害怕波奇司人是拉凯戴孟人，于是问埃披阿尔铁司这些人是哪个地方的人。等他知道了真实情况之后，他便把波斯人排列成阵准备战斗了。波奇司人受到象雨点那样的箭的射击，心中又以为波斯人首先要攻击的正是他们，于是他们就逃到山顶上去并准备战死在那里。这便是他们的想法。但是跟埃披阿尔铁司和叙达尔涅斯在一起的波斯人并不去理会波奇

^① 参见本卷第 200 节注释。

司人，却赶快地跑下山来。

(219)至于在铁尔摩披莱的希腊人，则他们首先受到了占卜师美吉司提亚斯的警告。美吉司提亚斯在检查了牺牲之后，曾预言天明时他们要遭到的死亡；随后，还在夜里的时候，又有对方的一些投诚者前来，报告了波斯人的迂回。而最后，正在破晓的时候，从山下跑下来的侦察兵也带来了同样的情报。于是希腊人便集会商议，但他们的意见是分歧的。有的人主张他们不应离开他们的驻地，另外一些人则反对这样做。在这之后不久，他们便分散了。一部分人离开他们的驻地，各自返回自己的城邦去了，再有一部分则决定和列欧尼达司一道留在他们原来的驻地。

(220)诚然，据说是列欧尼达司本人把他们遣送走的，为的是关心他们，不愿他们在那里丧命，但是他认为他本人和斯巴达人却不应当离开他们最初前来保卫的阵地。可是在我看来，则我的意见勿宁是这样，即当列欧尼达司看到联盟者的情绪消沉下去并不愿和他一同冒险的时候，他便打发他们各自回去了，但撤退对他本人来说却是不光荣的事情。另一方面，如果他留在那里的话，他便可以将大名传留于后世，而且斯巴达的繁荣幸福也便不致被抹杀了。原来在开头之陈斯巴达人就这一战争向神托请示的时候，佩提亚曾向他们预言说，或者是拉凯戴孟被异邦人所摧毁，或者是他们的国王死掉。神托是用六步格的诗说出来的，内容是这样：哦，土地辽阔的斯巴达的居民啊，对你们来说，或者是你们那光荣、强大的城市毁在波斯人的手里，或者是拉凯戴孟的土地为出自海拉克列斯家的国王的死亡而哀悼。

因为牡牛和狮子的力量都不能制服你们的敌人，他有宙斯那样的力量，而且他到来时你也无法制止，直到他取得二者之一，并把它取得的东西撕成粉碎。因此我以为，列欧尼达司考虑到这些事情并且想只为斯巴达人取得荣誉，他才把联盟者送走，而不愿意弄到那些走的人离开这里是由于闹了意见之后而产生的不愉快的结果。

(221)就这件事而言，下述的情况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即曾根据牺牲向希腊人预言过他们要遭到怎样的命运的那个号称是美拉姆波司的后裔的阿卡尔那尼亚人美吉司提亚斯毫无疑问曾给列欧尼达司送了回来，为的是不使他和其余的人同归于尽。虽然受到了这样处理，美吉司提亚斯却不愿意离开。他只把在审中的他的一个独生子送了回去代替他。

(222)这样，被送还的联盟军就遵照着列欧尼达司的意思离开了。和拉凯戴孟人一道留在那里的只有铁司佩亚人和底比斯人。诚然，底比斯人留在那里并非出于自愿，也不是出自他们的本心，因为列欧尼达司是把他们作为人质扣留在那里的。但铁司佩亚人却是自愿的，因为他们拒绝离开和把列欧尼达司以及他麾下的人们丢在那里，而是留在那里和他同死。铁司佩亚人的统帅是狄雅多罗美斯的儿子戴谟披罗斯。

(223)克谢尔克谢斯在日出之际行了灌奠之礼之后，等到市场上大约人最多的时候(大概在早上十点钟——译者)，便开始了他的进攻。他是接受了埃披阿尔铁司的意见才这样做的，因为从山上向下面出击比较便捷，而且道路比绕山和攀山要近的多。克谢尔克谢斯和他麾下的异邦军就是这样进击的，但是列欧尼达司麾下的希腊军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现在他们是比以前要远得多地来到狭谷的更加宽阔的地带来了。原来在这之前，他们一直在保卫看壁垒，而在所有过去的日子里，他们也都是退守在狭路里面在那里作战的。但现在他们是从狭谷里面出来和敌人作战了。异邦军在那里被杀死的很多。

异邦军的官长们拿着鞭子走在部队的后面，抽打军队使之前进。异邦军当中许多人掉到海里去淹死了，但是相互践踏而死的人们却要得多得多，而且对于死者，根本没有人注意。既然希腊人晓得他们反正是要死在从山后面迂回过来的人们的手里，因此他们便下面一切地拼起命来，拿出最大的力量来对异邦军作战。

(224)这时，他们大多数人的枪已经折断了，于是他们便用刀来杀波斯人。在这次的苦战当中，英勇奋战的列欧尼达司倒下去了。和他一同倒下去的还有其它知名的斯巴达人。由于他们的杰出的德行功勋，我打听了他们的名字，此外我江打听到了所有他们三百人的名字。在这次战斗里，波斯人方面也死了不少知名之士，其中有大流士的两个儿子阿布罗科美斯和叙佩兰铁司，他们的母亲就是阿尔塔涅斯的女儿普拉塔古涅。这个阿尔塔涅斯是国王大流士的兄弟，又是阿尔撒美斯儿子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当他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大流士的时候，他把他的全部家产都给她作陪嫁了，因为她是他的独生女儿。

(225)克谢尔克谢斯的两个兄弟就在那里倒下去了。而为了列欧尼达司的遣休，在波斯人和拉凯戴孟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直到最后希腊人发挥了自己的勇气，四次击退了他们的敌人，这才把他的遗体拉走。而且直到埃披阿尔铁司率军到来的时候，这场混战才告结束。当希腊人知道他们到来的时候，从那个时刻起，战斗的形势便改变了。因为希腊人退到道路的狭窄的部分去，进入壁垒，而除底比斯人之外的全体在一个小山上列阵；小山就在通路的入口处，而在入口那里现在有一座为纪念列欧尼达司而建立的石狮子。在那个地方，凡是手里还有刀的就用刀来保卫自己，手里没有刀的就用拳打牙咬的办法，直到后来异邦军用大量投射武器向他们压来的时候。他们有的人从正面进攻捣毁了垒壁，有的人则迂回包抄，从四面八方进击。

(226)拉凯戴孟人和铁司佩亚人就是这样行动的。但在他们当中，据说最勇敢的是一个叫做狄耶涅凯斯的斯巴达人。关于这个人，有这样一个传说，即在他们和美地亚人交战以前，一个特拉奇司人告诉狄耶涅凯斯说，敌人是那样的多，以致在他们射箭的时候竟可以把天上的太阳遮盖起来。他听了这话之后毫不惊慌，却完全不把美地亚人的人数放在眼里。他说他们的特拉奇司朋友给他们带来了十分吉利的消息，因为假如美地亚人把天日都给遮住的话，那他们便可以在日萨之下，而不是在太阳之下和他们交战了。狄耶涅凯斯讲过这话以及其他同样性质的话，而拉凯戴孟人就因这些话而怀念狄耶涅凯斯。

(227)勇名仅次于狄耶涅凯斯的据说是拉凯戴孟的两兄弟，他们是欧尔喜庞托司的儿子阿尔佩欧斯和玛隆。在铁司佩亚人当中，声名最高的是哈尔玛提戴斯的儿子，一个名叫狄图拉姆波司的人。

(228)为了破埋葬在他们阵亡的地方的所有这些人以及在列欧尼达司把联盟者送还之前阵亡的人们，立了一块碑，碑上的铭文是这样的：四千名伯罗奔尼撒人曾在这里对三百万敌军奋战。这是为全军所刻的铭文；对于斯巴达人则另外有这样一个铭文：过客啊，去告诉拉凯戴孟人我们是遵从着他们的命令长眠在这里的。这就是为拉凯戴孟人的铭文。而下面的铭文则是给卜者的。

这里长眠看英勇战死的美吉司提亚斯。

他是给渡过了司佩尔凯欧斯河的美地亚人杀死的。

这位预言者分明知道即将到临的宿命却不忍离开斯巴达的统帅。除去卜者美吉司提亚斯的铭文之外，这些铭文和石柱都是阿姆披克图欧涅斯为了追念他们而建立起来的：给美吉司提亚斯的那个铭文则是列欧普列佩斯的儿子西蒙尼戴斯为了友情的关系列立的。

(229)据说在这三百人当中有两个人埃乌律托司和阿里司托戴莫斯得到列欧尼达司的允许而离开了阵营，可是得了极严重的眼病而卧倒在阿尔培诺依地方。如果他们两个人商量妥的话，他们或是一同安全地返回斯巴达，而如果他们不愿回去，则可以和其余的人共同战死。虽然他们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他们却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意见分歧的结果，两个人各走各的路了。埃乌律托司听到波斯军迂回的消息时，便要求武器并把它佩带上，然后命令他的希劳特引领他去参加战斗。希劳特把他引到那里去，然后自己就溜掉了。于是埃乌律托司便冲到战斗的人群中去，这样便战死了。可是阿里司托戴莫斯气馁了，因此他就备在后面。而如果只有阿里司托戴莫斯一个人生病而回到斯巴达去，或是如果他们一同回家，则我以为，斯巴达人是不会对他们生气的。可是现在既然事实上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战死，而另一个人虽有和前者相同的借口却不愿死掉，因而他们对于阿里司托戴莫斯的行为自然就非常愤慨了。

(230)因此，根据一部分人的说法，阿里司托戴莫斯就是这样，并且在这样的一个口实之下，安全地回到了斯巴达。但是也有人说，他曾作为一名使者从营地被派了回来，他本来是可以及时赶回来参加正在开始的战斗的，但是他不肯这样做，而是在道上拖延，因而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可是他的同伴的使者却回来参加了战斗并战死了。

(231)可是，在阿里司托戴莫斯回到拉凯戴孟之后，他却受到了非议和蔑视。他遭到这样程度的蔑视以致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愿意把火给他，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愿意和他讲话。为了使他难堪，斯巴达人称他为懦夫阿里司托戴莫斯。可是在普拉培伊阿的战斗当中，他洗雪了他所蒙受的一切污名。

(232)此外，据说在三百人当中还有一个名叫潘提铁斯的人也没有死，他是作为使者给派到帖撒利亚去的。他也回到了斯巴达，但是在受辱之后便自缢身死了。

(233)至于在列昂提亚戴斯领导之下的底比斯人，在一个时期之内他们受到强制不得已站在希腊人的一方面来对国王的军队作战，可是他们一经看到波斯人取得了优势，他们于是便趁着列欧尼达司麾下的希腊人爬上小山的机会，和希腊人分开而投向异邦军，一面伸出他们的手并呼告说他们是波斯方面的人，是率先把土和水献给国王的。他们还说他们是迫不得已才来到铁尔摩披莱，而且对于他们使国王遭到的损害是无罪的。以上乃是他们最真心的话。他们便由于这样的说法而救了自己的性命，而那里又有帖撒利亚人为他们所说的一切作证。虽然如此，他们也不是万事亨通的，原来当他们跑过去向异邦军投诚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走近异邦军时甚至被杀死。而且由于克谢尔克谢斯的命令，他们的大部分，从统帅列昂提亚戴斯起，都给烙上了王室的印记。这个人的儿子埃乌律玛科斯后来^①曾率领四百名底比斯人占取了普拉塔伊阿人的市邑，却拾普拉塔伊阿人杀死了。

(234)希腊人在铁尔摩披莱就是这样地奋战的。于是克谢尔克谢斯便派人

^① 四三一年。

把戴玛拉托斯召了来，首先就问他这一点：“戴玛拉托斯，你是一个诚实的人。凡是你说的话后来全能应验，这是我根据明显的事实才这样相信的。现在请告诉我，剩下的拉凯戴孟人还有多少，他们当中能够象这样作战的人有多少，还是全都象这个样子？”戴玛拉托斯说：“国王啊，拉凯戴孟人若是算在一起的话，人数是很多的，而且他们的城市也是很多的。但是凡是愿意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在拉凯戴孟有一个城市叫做斯巴达，那里大约有八千人，他们所有的人和在这里战斗的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其他的拉凯戴孟人却和这些人不同，不过他们也都是英勇的人物”。克谢尔克谢斯接着说：“戴玛拉托斯，我们怎样能费最小的劳力来征服这些人呢？你来告诉我吧，因为你曾经是他们的国王，当然是熟悉他们经常是用怎样的办法的”。

(235)戴玛拉托斯回答说：“国王啊，既然你是诚心诚意地来征求我的意见，那我当然要向你指出最好的办法来。我想你应该把你的水师中的三百只船派到拉科尼亚沿岸的地带去。在那里海岸附近的海上有一个名叫库铁拉的岛屿。关于这个岛，我国一位极有智慧的人物奇隆曾说，库铁拉沉在海面之下比在海面之上，对于斯巴达是更有利的：因为他一直在害怕从那个岛会发生我向你所建议那样的事情，这当然不是说他曾预见你的水师的到来，而是他同样害怕任何人的军队。让他们以这个岛为出击的根据地，这样就会使拉凯戴孟人恐慌起来。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边境上和邻人发生了战争的话，那你就完全没有理由害怕在你的陆师征服希腊其他地方时他们会赶来援助，而且在其余的希腊已被征服的时候，被剩下的孤孤单单的拉科尼亚也就一定给削弱了。可是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一定会遇到我下面所说的情况。在通向伯罗奔尼撒的有一个狭窄的地峡，全体伯罗奔尼撒人都将要集合在那里和你对抗在那里你就会遭遇到比你过去经历的更加顽强激烈的战斗。不过如果你按照我所说的去做，那你就可以下战而使这个地峡和他们的一切城邦站到的一方来”。

(236)在他之后发言的是克谢尔克谢斯的兄弟兼水师提督阿凯美涅斯，因为当他们交谈时，他恰巧在那里。他担心克谢尔克谢斯会被说服而按照戴玛拉托斯的办法去做。他说：“国王啊，我看你是正在倾听这样的一个人的意见，这个人嫉妒你的好运，也许他甚至要出卖你的大事。所有的希腊人都喜欢保存这样的一些性癖：他们嫉妒别人的成功并憎恨比自己强大的力量。如果在最近一次使你丧失了四百只船的灾害之后，你再把你的水师中的三百只船派出去回航伯罗奔尼撒，则你的敌人就可以用与你对等的兵力来和你作战了。但如果你的水师不分开，那它就是无敌的，而你的敌人也就决不会是你的对手了。此外，你的全部水师可以掩护你的陆军，你的陆军也可协助你的水师，这样相辅而行。但如果把一部分力量从你这里分出去，则你对他们没有用处，他们对你也没有用处。我的意见勿宁是这样，这就是你仔细拟订你自己的计划，不要去管你的对手方面的事情，不要去管他们要选什么样的战堤作战，他们如何行动以及他们的人数多少等等。他们是完全可以为他们自己考虑的，我们同样可以为我们自己考虑。至于拉凯戴孟人，如果他们和波斯人交战的话，他们是决不会治愈他们目前的创伤的”。

(237)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阿凯美涅斯，我以为你的话有道理，我愿意按照你的意见做。然而，尽管你的意见比戴玛拉托斯的意见要好，可是戴玛拉托斯所说的却是他认为对我最有用的意见。因此我决不愿认为，戴玛拉托斯是敌视我的事业的。我是从他一向讲过的话来判断出他是这样一个人

的。我又是由于这样的—个事实而判断到—点的，这就是：如果—个市民走旺运的话，另—个市民就会嫉妒他并且用沉默来表示他的敌意，而没有—个人会在他同市的市民向他征求意见时把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告诉给对方，除非这个人具有很高的道德，不过这样的人却很少见。但是，如果—个异邦人走旺运的话，另—个异邦人就会为他极其高兴，因此他在被征询的时候，也就会把最好的意见提供出来。这样看来，既然戴玛拉托斯是我的异邦朋友，那末我命令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注意，不可讲他的坏话。”

(238)这样说了之后，克谢尔克谢斯便巡视了—下尸体，他听说列欧尼达司是拉凯戴孟人的国王和统帅，就下令把列欧尼达司的头割下来，插到竿子上。在许多证据当中，特别是这个证据使我看得最清楚，在列欧尼达司还活着的时候，国王克谢尔克谢斯对他的愤恨是过于任何人的。否则他是决不会这样残暴无礼地对待列欧尼达司的尸体的，因为在我所知道的一切人当中，波斯人在习惯上是最尊重勇武的战士的。受命这样做的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办法做了。

(239)^①现在我要回到我的这部历史前面中断的地方来了。拉凯戴孟人是最先听到国王正在准备讨伐希腊的人，听到之后，他们便派人到戴尔波伊的神托所去，在那里得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回答。他们得到这个回答的方式是很奇怪的。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亡命到美地亚人那里去之后，对于拉凯戴孟人并无好感；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事情的迹象也是对我的看法有利的。他做这样的事是出于好意，抑或是出于恶意的自得心情，我就无法评述了。克谢尔克谢斯既然下了征讨希腊的决心，则当时在苏撒并且知道了这件事的戴玛拉托斯就想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拉凯戴孟人了。但是他害怕事机被泄露，又没有别的办法把这个消息传给他们，于是他只得使用了这样一个方法。他用—个折叠的书牒，把上面的蜡刮下去，然后把国王的意图写在木板上；写好之后，他再把蜡溶化在木板上面。这样，携带空白书牒的人，在道路上就不会受到哨兵的留难了。当这个书牒送到拉凯戴孟的时候，拉凯戴孟人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听说，最后还是竟列欧美涅斯的女儿，列欧尼达司的妻子戈尔哥在她自己考虑了这件事之后，才建议他们刮去蜡皮，这样他们也许可以看到写在木板上面的字样。他们这样做了之后，发现并且读了上面所写的东西，继而立刻把它通告给其余的希腊人。以上的事情据说就是这样的了。

^① 有一些学者根据许多理由怀疑这一段是后来插入的，不过也有人根据文字，判断这不象是后人的伪作。

第八卷

(1)被指定在水师里服务的希腊人是这样的一些人 雅典人提供了一百二十七只船，普拉塔伊阿人和雅典人同样地乘上了这些船，这样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海上事务的经验，而只是因为他们有勇气和热诚。科林斯人提供了四十只船，美伽拉人提供了二十只船；卡尔启斯人提供了二十只船的船员，船是雅典人提供的：埃吉纳人十八只，希巨昂人十二只，拉凯戴孟人十只，埃披道洛斯人八只，埃列特里亚人七只，特洛伊人五只，司图拉人两只，凯欧斯人两只^①和两只五十桡船 欧普斯的罗克里斯人也带了七只五十桡船前来助阵。

(2)到阿尔铁米西昂来作战的人们就是这样一些，我现在已经说明了他们在全部装备当中各自分担了多少。集合在阿尔铁米西昂的船只一共是二百七十一艘，那些五十桡船还不计算在内。但是统率全军的是斯巴达所提供的人物，这就是优利克里戴斯的儿子优利比亚戴斯。因为联盟者都说，如果他们的领袖不是一个拉科尼亚人的话，那他们便不想服从雅典人的指挥而是宁愿取消这个准备中的水师。

(3)原来早在派人到西西里去要求联盟者之前的那几天里，就风传说把海上的领导权交给了雅典人。但是当联盟者反对这一点的时候，雅典人便放弃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忍为希腊的安全是首要的事情并且看到，如果他们为领导权而争吵，希腊便一定要垮台了。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看对了的，因为内争之不如团结一致对外作战，正如战争之不如和平。他们懂得了这样一点，故而他们便让步并放弃了自己的要求，然而，如上所述，只是在他们非常需要别人的时候；因为当他们把波斯国王赶了回去而战争不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领土，而是为了他的倾轧而进行的时候，他们便借口帕岛撒尼亚斯的横傲而撤销了拉凯戴孟人的领导权。但这一切都是后话了^①。

(4)但是现在，那些终于来到了阿尔铁米西昂的希腊人看到许多船停泊在阿佩泰的海面上，到处又都是大军，而且和他们所料想的完全不同，异邦军在他们看来和他们所设想的也远不相同；于是他们感到十分恐慌，便开始商量要从阿尔铁米西昂逃回家乡希腊的内地去。埃乌波亚人既然看到他们作这样打算，便请求优利比亚戴斯稍稍等候，直到他们自己把他们的家人儿女送走的时候。但是当他们的不能说服他的时候，他们便试了另一个办法，他们把一笔三十塔兰特的贿赂送给了雅典的水师统帅铁米司托克利斯，条件是当他们作战的时候，希腊水师应留在那里，为保卫埃乌波亚而战。

(5)这便是铁米司托克利斯使希腊人留在原地不动的办法 他把贿赂的钱中间的五塔兰特分出来给优利比亚戴斯，好象这笔钱是他自己送给他的。优利比亚戴斯便这样地被收买过来了，至于其他的人，则没有一个人是性好反抗的，只有科林斯的水师统帅、欧库托司的儿子阿迪曼托司是个例外。他说他不愿留下，而是要从阿尔铁米西昂乘船离开，铁米司托克利斯起誓向他说：“你是决不会离开我们的，因为我送给你的礼物要比美地亚人的国王因你脸离联盟而送给你的礼物还要丰厚”。这样说着，他便把三塔兰特的白银送到阿迪曼托司的船上去。因此这两个人都给礼物收买了，埃乌波亚人达到了他

^① 一般所说的船都指三段桡船而言。

^① 大概是在四七七年。

们的愿望，铁米司托克利斯自己则发了一笔财。他把其余的钱私吞了起来，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得到了其中的一部分的人则以为这笔钱是雅典人为了说服他们才作为礼金送来的。

(6)因此希腊人便在埃乌波亚的海面上留下来并在那里作战了。下面我要说一说经过的情况。在刚刚到下午到达阿佩泰以后，异邦军他们便看到他们早已听说停泊在阿尔铁米西昂海面上的少数希腊船只，于是他们便急于想进攻这些船只以便取得它们但他们却还不想面对面地进攻，因为他们担心希腊人会看见他们前来而跑掉，而他们逃跑时又是会有夜幕掩护他们的。他们相信，希腊人会因逃跑而得救的。波斯人的目的则是不许甚至他们的一个持圣火的人^①得到活命。

(7)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下面的一个计划。他们从他们的全部水师当中选拨出二百只船来，派它们在斯奇亚托斯岛的外海上迂航，为了是使敌人看不到它们迁回埃乌波亚，取道卡佩列乌斯，绕过吉拉伊司脱斯而到达埃乌里波斯。他们这样做是指望可以从两面包抄希腊人，派出去的那部分前去遮断对方的退路，他们自己刚从正面进攻。在作了这样的策划之后，他们便派出了他们授命的船只，他们自己那一天刚不打算进攻希腊人，而在他们得到信号知道迂航的船只到达之前，他们也是不打算进攻的。这样他们就派出了迂迴航行的船只，同时又在阿佩泰检点了其他的船只。

(8)而他们正在检点船只的时候，(在船队里有一个名叫司苦里亚斯的司奇欧涅人，他是当代最有本领的潜水人；在佩里洪发生船难之陈，曾给波斯人捞救出了大量财宝，自己也因此弄到了一份不小的财产)。这个司苦里亚斯先前确是想开小差到希腊人那里去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象目前的这样一个好机会。后来他终于用什么样的办法逃到希腊人那里去，我说不确实了。如果一般的说法是真实的话，那却真是使人吃惊了。原来据说他是在阿佩泰潜到海里去的，而直到他来到阿尔铁米西昂的地方才游出水面来，这样算来，他就在水面下潜泳八十斯塔迪昂了。关于这个人的传说是很多的，其中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却未必可信了。至于这件事，这里我要说一说我自己的意见，我认为他是乘着船到阿尔铁米西昂的。到达之后，仙立刻把难船的经过和有船派出来回航埃乌波亚的事情告诉了将领们。

(9)希腊人听到了这一番话之后，就集合起来进行商议。在会上发表的意见很多，然而占上风的意见却是：当天留在那里并在原来的地方碇泊，而在过了午夜之后，他们就向海上进发去迎击回航的船只。可是后来并没有任何人向他们进攻，他们便一直等到当天午后很晚的时候，然后他们自己才向异邦军进击，打算试验一下他们的战术和突破异邦军防线的办法。

(10)当克谢尔克谢斯的士兵和他的将领们看到希腊人只乘着少数的船只向他们攻来的时候，他们以为希腊人一定是发了疯，因此他们自己便向海上进发，以为自己这样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希腊人。他们这样的想法是完全有根据的，因为他们看到希腊人的船只是如是之少，而他们自己的船只却比希腊人的船只多好多倍，而且比他们更精于航术。在打了这样的如意算盘之后，他们就列成圆阵从四面八方来包围了希腊人。不过有许多伊奥尼亚人对希腊人是抱着友好态度的，他们是被强迫看来参加战斗的，故而他们看到希腊人被包围而深感痛苦，因为他们认为希腊人没有一个能够幸免逃回本国了。他

^① 持圣火的人的任务是使圣火永远燃点着以供军中奉献牺牲时用。他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们眼里的希腊人就是这样软弱无能的。但是另一方面，看到这样的事情而感到高兴的人们，却争先恐后地想做一名拿捕阿提卡船只的先锋，以便从国王那里领取赐品。原来在水师当中，人们关于雅典人的谈论最多。

(11)但是在看到信号的时候，希腊人先把他们的船尾聚拢在一起，船头则向着异邦人列阵。在第二次信号的时候，尽管他们给压制在一块狭小的地区之内而和敌人的战船相对地密接到一处，他们仍然是努力奋战起来。他们当场拿捕了三十只异邦船，同时俘获了撒拉米司国王戈尔哥斯的兄弟、军中知名之士凯尔西司的儿子披拉昂。拿捕敌船的第一个希腊人是一个雅典人，埃司克莱欧斯的儿子吕科美戴斯，他后来取得了勇武的奖赏。双方在海战中未见肯定的胜负，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就此罢手了。希腊人驶回阿尔铁米西昂，异邦人则返回阿佩泰，他们这次的战果比他们原先期望的要差得多了。在进行这次的战斗时，在随国王前来的全体希腊人当中，只有一个人逃到希腊人那一方面去，这就是列姆诺斯地方的安提多洛斯，由于安提多洛斯的这一行动，雅典人会吧撒拉米司的采地给了他。

(12)到夜里的时候，由于当时正是仲夏的季节，整夜里都是豪雨，此外还伴随着从佩里洪山上来的激烈的雷鸣。死者的尸体和破碎的船只都给冲到阿佩泰那方面去，在那里它们和船头报到一处并且妨碍了橈的活动。那里船上的士兵听到雷雨之声惊恐万状，他们认为他们目前所遭受的灾祸会使他们全部毁灭；原来在他们从难船和佩里洪山附近的雷雨得到恢复之前，他们还得进行一场顽强的海战，而在海战之后，又是倾盆大雨，是向大海奔注的巨流和震耳欲聋的雷声。

(13)这就是他们在这一夜里的遭遇。但是对于那一夜里受命回航埃岛波亚的人们来说，遭遇就要惨得多了。因为这些人是在大洋上遇到了这种情况的。他们的结果很惨。原来，他们是在埃乌波亚的科依列(意为洼地——译者)的外边航行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雨的，结果他们被风吹到他们也不知道的地方去，碰在岩礁之上而遇难了。这一切都是出自天意。因为这样一来，波斯的军力就和希腊的军力约略相当，而不是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了。

(14)这些人就这样地在埃乌波亚的科依列丧命了。但是，阿佩泰的异邦军，当他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天亮的时候，却把船留在那里不动，因为在这样的一番折磨之后，他们已很满足于暂时得到一些安静了。这时五十三只阿提卡的船前来援助希腊人，这些船只的到来和同时接到的回航埃乌波亚的异邦军在前次发生的暴风雨当中全军复没的消息大大地鼓舞了希腊人。于是他们象先前一样地等到同样的时刻，然后出海向一些奇里尼亚的船只进攻；他们歼灭了这些船，而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就返回了阿尔铁米西昂。

(15)可是到了第三天，异邦军的水师提督们激愤于这样少数的敌船竟便他们如此狼狈，又害怕克谢尔克谢斯会怪罪下来，便不再等待希腊人的挑战，而是在相互打过招呼之后就在中午左右的时刻出航了。进行这些次海战的日子，恰巧是在铁尔摩拔莱进行陆战的日子；水师的全部意图是力守埃乌里波斯，而列欧尼达司麾下士兵的目的则在于全力保卫关口。希腊人用来相互激励的言语是不使异邦军进入希腊，波斯人方面则是要歼灭希腊的军队并攻占海峡。

(16)因此当克谢尔克谢斯的大军列好战阵向前进迫的时候，希腊人在阿尔铁米西昂的海上屹然按兵不动。异邦军把自己的船只排成半月形，尽力想把希腊人紧紧地包围在圆阵里面。希腊人于是迎上前去，战斗就此开始了。

在这一场海战里，两军的实力差不多是相等的。克谢尔克谢斯方面由于军容庞大人数众多反而吃了苦头，原来他的船只陷于混乱，相互冲撞起来了。尽管如此，他们却依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战斗而不肯让步，因为想到他们竟会被少数船只所击破，那是不能忍受的。希腊人的船只和士兵损失的很多，然而异邦军方面的船只和士兵的损失那更要多得多了。他们在进行了这样的一场战斗之后，便各自收兵回去了。

(17)在这场战斗当中，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中表现得最好的要算是埃及人了。除去立了其他的巨大战勋之外，埃及人还拿捕了五只希腊战船和船上的兵员。在希腊人方面，战斗得最英勇的是雅典人，而在雅典人当中战功最大的是阿尔奇比亚代司的儿子克里尼亚司，他是自费出一只船和二百个人前来参加战斗的。

(18)双方分手之后，就都高高兴兴地急急忙忙地赶回自己的投锚地点去了。当希腊人收兵离开战场的时候，他们的手中掌握了死尸和残破的船只；然而他们自己也伤了很大的元气，特别是雅典人的损失最重，他们的船只损失了一半。他们商议的结果是逃避到希腊的内海地带去。

(19)铁米司托克列斯认为如果把伊奥尼亚族和卡里亚族从异邦军那里分裂出来，则希腊人就有足够的力量制服其他部分的军队了。埃乌波亚人通常是把畜群赶到海边上去吃草的，而铁米司托克列斯当时便在那里把将领们召集起来，告诉他们说，他想出一个办法，可以把国王的同盟军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瓦解出来。当时他向他们透露的就是这样一些。但是鉴于当前的情况，他说他们应当这样做，那就是每个人尽可能多地屠杀埃乌波亚的牲畜，(因为与其让敌人取得它们，不如自己先下手为好)。此外他还劝告他们每人下令自己的士兵点起火来。至于他们的撤退，他说他将设法找这样一个时机，以便使他们回到希腊时毫无损失。将领们都同意这样做。他们立刻点起了火，然后又下手把牲畜杀了。

(20)原来埃乌波亚人并没有把巴奇司的神托放到心上，而是认为它毫无意义，他们既没有把任何东西搬出去，也没有把任何东西搬进来。如果他们事先对敌人的到来有所戒备的话，他们早就应当这样做了。结果他们竟使自己遭到了惨祸。巴奇司关于这件事的神托却是这样的：当着一个讲异邦语的人在海上架设纸草桥的时候，注意把那些喧叫的山羊从埃乌波亚的海岸赶跑。埃乌波亚人没有注意这些诗句，可是在目前遭受的和即将到来的灾祸当中，他们却不得不体验他们那极其不幸的遭遇了。

(21)正当希腊人做着上面所说的事情时，一个哨兵从特拉奇司到他们这里来了。原来在阿尔铁米西昂那里派驻了一个哨兵，这是一个名叫波里亚斯的安提库拉人。他的使命是在看到水师发生战斗时，立刻把这消息告诉铁尔摩披莱的人们(为了这个目的，他身旁总有一只橈船准备着)。同样如果陆上的军队发生变故的时候，雅典人吕西克列斯的儿子阿波罗尼科斯自己也要准备乘着三十橈船把这个消息带给阿尔铁米西昂的希腊人。因此，这个阿波罗尼科斯就前来向他们报告了列欧尼达司和他的军队的遭遇。而当希腊人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他们就立刻决定离开，不过他们是按照他们规定的次序退却的，科林斯人在最前面，雅典人在最后面。

(22)但是铁米司托克列斯却把雅典人的最精锐的一些船只选拔出来，到有饮用水的那些地方去，在那些地方他在岩石上刻了一些文句，这些文句伊奥尼亚人次日来到阿尔铁米西昂的时候就读到了。文句的内容是这样的：“伊

奥尼亚人啊，你们对你们父祖的国家作战并且把希腊人变成奴隶，这乃是不义的行为。如果做得到的话，你们最好是投到我们这一面来，但如果你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末就请你们不要参加战争，并且请卡里亚人也象你们一样地做。如果你们二者都不可能做到，而是被无法抗拒的力量紧紧地束缚住的时候，则我们仍请求你们在作战的那一天里不要把全力使用出来。请注意，你们是我们的子孙，而我们和异邦人的争端起初正是由于你们才引起的”。在我来看，铁米司托克列斯这样写是有双重用意的，如果国王没有看到刻在岩石上的这些话，那它就可以使伊奥尼亚人倒戈投到希腊人的这一面来，如果这些话被恶意地报告给克谢尔克谢斯，则克谢尔克谢斯就会不相信伊奥尼亚人并不使他们参加海战。

(23)这就是铁米司托克列斯的摩崖铭文。在铭刻之后不久，一个希斯提阿伊亚人乘船来到异邦军的地方，告诉他们希腊人从阿尔铁米西昂逃走的事情。他们不相信这话，却把报信的人监禁起来，一面把快速船派了出去进行侦察。当这些快速船上的人们报告了真实情况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这件事，于是全部水师便在早晨阳光开始照耀之际集合起来驶向阿尔铁米西昂去了。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正午，然后又驶往希斯提阿伊亚，而在到达的时候便占领了希斯提阿伊亚人的城市并蹂躏了属于希斯提阿伊亚人的埃洛皮亚地区^①沿岸地带的全部村落。

(24)正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派了一名传令官到水师那里去；在这之前，他曾对于阵亡者作了如下的处理。他自己的军队在铁尔摩拔莱阵亡的(有二万人之多)，他只留下一千人左右，其余的人他都挖沟埋掉了。为了不使水师看到他们，沟上复盖了树叶并堆起了土。因此当传令官渡海到希斯提阿伊亚来的时候，他就把水师的全体士兵召集起来，对他们说：“诸位同盟者，无论是谁，只要他愿意，国王克谢尔克谢斯都允许他离开自己的岗位前来看一看，他怎样对竟然想压制王师的那些蠢货们作战”。

(25)在这样地宣布之后，由于想来一开眼界的人是地多，弄到船却变成最困难的事情了。他们渡海，穿过尸体来进行观察；他们所有的人都认为阵亡的希腊人都是拉凯戴孟人和铁司佩亚人，虽然他们也看到了希劳特。尽管如此，渡海来参观的人仍然没有给克谢尔克谢斯在处理阵亡将士尸体时所做的事所瞒过，原来事情确实是非常可笑的。波斯人阵亡的，他们看到了一千名，但是希腊人的尸体却都给堆集到一个地方，数目多到四千。那一整天里，他们都化在视察上面了；第二天船上的人员返回他们驻在希斯提阿伊亚的水师，克谢尔克谢斯便率军出征了。

(26)从阿尔卡地亚有几个人逃到他们那里去，这几个人是由于无法维持生活而想找些事情做的。波斯人把这几个人带到国王跟前，问他们希腊人正在做些什么事情，问问题的那个人是代表大家来发问的。阿尔卡地亚人告诉他们说，希腊人正在举行奥林匹亚祭。

正在举行运动比赛和赛马，于是那个波斯人就问希腊人比赛时所得的奖品是什么。那些阿尔卡地亚人告诉他说，优胜者的奖品是橄榄冠。于是阿尔塔巴诺斯的儿子特里坦塔伊克美斯就说出了极其崇高的一些话，不过他却被国王加上了懦夫的名号；原来当他听到奖赏并不是金钱而是一顶橄榄冠的时候，他再也沉默不下去了。

^① 埃乌波亚的北半部，包括希斯提阿伊亚地区。

他向所有在场的人们说：“哎呀，玛尔多纽斯啊，你率领我们前来对之作战的是怎样的一些人啊，他们相互竞赛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金钱啊”。

(27)以上就是特里坦塔伊克美斯所说的话。这时在另一方面，就是在铁尔摩披莱惨败之后不久的时候，帖撒利亚人就派了一名使者到波奇司人那里去，因为帖撒利亚人对波奇司人是有旧怨的，而在帖撒利亚人遭到最进的惨祸之后，这旧怨就更形加深了。原来在国王出征之前不几年的时候，帖撒利亚人和他们的同盟军曾以他们全军的力量去进攻波奇司，但是却打了败仗并吃了波奇司人很大的苦头。被包围在帕尔那索斯山的波奇司人中间有埃里司地方的一个占卜师铁里阿斯，这个铁里阿斯给波奇司人想出了这样的一个战略。他把白垩土涂在六百名最精壮的波奇司士兵的身体和甲冑上面，率领他们在夜间去进攻帖撒利亚人，事先嘱咐他们看到身上不涂着白垩土的人就杀。帖撒利亚人中间首先是哨兵看到这些人，结果他们因害怕而逃跑了，他们说以为这些人是什么怪物；继哨兵之后，帖撒利亚的全军也同样地逃跑了。结果波奇司人竟斩杀了四千名敌军和夺取了他们的盾牌，其中的一半被他们奉献给阿巴伊，其余的则奉献给戴尔波伊。那次战斗中的战利品有十分之一用来制造了一些巨像，这些巨像就立在戴尔波伊神殿前面三脚架的四周。在阿巴伊神殿也有其他同样的巨像。

(28)被包围的波奇司人就是这样地对付帖撒利亚人的步兵的。而当帖撒利亚的骑兵侵入他们的国土的时候，波奇司人也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他们在叙安波里司附近的通路上掘了一个大坑把空瓮放到里面去，再把泥土盖在上面，一直弄到地上看不出任何痕迹来，他们就这样等待着帖撒利亚人的进攻。这些帖撒利亚骑兵向前推进，满指望把他们遇到的波奇司人一扫而光，结果却掉到陷坑里的土瓮中间去了。这样一来，乘骑的腿就给折断了。

(29)帖撒利亚人在这两件事上恨透了波奇司人，于是他们就派一名使者到波奇司人那里去，说：“波奇司人，现在是你们自己承认，你们到底不是我们的对手的时候了。以前当我们站在希腊人那一方面的时候，在希腊人眼里我们就一直比你们有分量，如今在异邦人方面，我们也有这样大的力量，足以使你们丧失你们的土地而且使你们的人受到奴役。尽管如此，虽然生杀予夺之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却对你们不念旧怨。为你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赔偿我们五十塔兰特白银罢。我们是会保证不使你们的土地受到威胁的”。

(30)帖撒利亚人向他们的建议就是这样。在整个那一地区，只有波奇司人不站在美地亚人的那一方面，而按照我个人的推论，这理由不外是他们对帖撒利亚人的憎恨罢了。如果帖撒利亚人站在希腊人的一边的话，那我以为波奇司人是会站到美地亚一方面去的。波奇司人对帖撒利亚人的建议的回答是不给钱。他们还表示，若是有什么理由而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话，他们也可以和帖撒利亚人一样地站到美地亚人的一面，但是他们是不愿意背叛希腊的。

(31)帖撒利亚人接到这个回答之后，对波奇司人感到十分激愤的帖撒利亚人立刻便成了异邦军的引路者。他们从特拉奇尼亚侵入了多里斯。原来在那里有一块狭长的乡里斯土地伸向那一方面，这块土地的宽度大约有三十斯塔迪昂，位于玛里司和波奇司的领土之间，这在住时则是德律欧披司的土地，这一地区是伯罗奔尼撒的多里斯人的故土。异邦人在进攻时对多里斯人的这块土地并未加以蹂躏，因为他们站到了美地亚人的那一方面，而帖撒利亚人也不希望异邦人加害于他们的。

(32)但是当他们从多里斯进入波奇司的时候，波奇司人却不能给他们捕捉到；因为有一些波奇司人跑到帕尔那索斯山上去了，(帕尔那索斯山的山峰叫做提托列阿，它就峙立在尼昂市的近旁，它可以容纳大批的人，因此他们就带着自己的财物登上那里)，不过他们的大部分却离开了自己的国土避难到欧佐拉伊·罗克里斯人的地方去，在那里克利撒平原的上方有一个叫做阿姆披撒的城市。异邦人蹂躏了波奇司的全部国土，帖撒利亚人就作了异邦军的响导。而凡是他们所征服的地方，他们就纵火和破坏，把城镇和神殿一概化为灰烬。

(33)他们沿着凯佩索司河一路推进，把沿途所遇到的一切搞得精光，他们放火烧掉的城市有德律莫司、卡拉德拉、埃洛科司、铁特洛尼昂、阿姆披凯亚、尼昂、佩迪埃司、特里提司、埃拉提亚、叙安波里司、帕拉波塔米欧伊和阿巴伊，而在阿巴伊地方有一座富有的阿波罗神殿，这座神殿拥有大量的财宝和奉献物。当时在那里和现在一样，也有一处神托所。他们把这个神殿也劫掠和焚烧了。他们追击波奇司人并把他们的一些人在山的附近拿获了。还有一些妇女在受到许多人的凌辱之后被弄死了。

(34)异邦军经过帕拉波塔米欧伊之后，就到了帕诺佩司；在那里他们的军队分成了两路。人数较多而力量也较强的那一部分军队随同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向雅典进发并且突入贝奥提亚的欧尔科美诺斯人的土地。但是全部只奥提亚人现在却站到了美地亚的一面，亚力山大派来分驻于各个指定地点的马其顿人保卫了他们城市使之免于战祸。所以能够免于战祸的理由则是他们要克谢尔克谢斯知道，贝奥提亚人是站在美地亚的一面的。

(35)异邦军的这一部分就象上面所说那样地出发了，其他部分的军队则和响导人一道向戴尔波伊的神殿方面行进，而帕尔那索斯山就在他们的右方。这一部分的军队也把他們所占领的那部分波奇司土地上的一切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破坏，把帕诺佩司人、达乌里司人，爱奥里斯人的市邑都烧掉了。他们和其余的军队分开并且走这条路的目的，是他们可以劫掠戴尔波伊的神殿并且把它的财富拿来献给克谢尔克谢斯。而且我听说，克谢尔克谢斯对于神殿中那些值得提起的财富，比对于他留在自己的宫殿中的东西知道得还要清楚得多。原来很多人一直在提到这些财富，特别是阿律阿铁斯的儿子克洛伊索斯所奉献的那些东西。

(36)当戴尔波伊人得知这一切的时候，他们真是惊恐万状了。由于他们非常害怕，他们就请示神托，问他们是应当把圣财埋到地里去，还是把它们移送到别的安全的地方去。但是神却囑告他们不要移动任何东西，说他是可以保护他自己的财物的。戴尔波伊人听到这话之后，便开始给他们自己打算了。他们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遣送到海的对面阿凯亚地方去。大部分的男子则到帕尔那索斯山的山峰上去并且把他们的财物搬进了科律奇昂洞。还有一部分人则逃到罗克里斯人的阿姆披撒去了。这样一来，除去六十个人和那个预言者之外，全体戴尔波伊人就全部离开了那个城市。

(37)而当异邦军渐渐迫近并且可以望到神殿的时候，那个名叫阿凯拉托司的豫言者曾看见一些任何人都不许用手触的神圣的武器给从内室里搬了出来，放在神祠的前面。于是他便去把这个奇迹告诉了那些留下来的戴尔波伊人；但是当异邦军兼程迫近雅典娜·普洛奈亚神殿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比前面说的奇迹要大得多的奇迹。说来实在是不可思议：武器自己竟跑出来到神祠的前面；但是在这之后的一次神意的显示都是比先前任何的一次都更加奇

异了。原来当异邦军逼近雅典娜·普洛奈亚神殿时，他们受到了自天而下的霹雳的打击，帕尔那索斯山的两个山峰给打了下来，它们带着巨大的轰音向着他们压了下来而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压死了。而且从雅典娜神殿也发出了胜利的喊叫和呼声。

(38)同时发生的所有这一切使异邦军产生了恐怖。戴尔波伊人看到他们逃跑了，便从山上向他们进攻并且杀死了他们许多人。其中得到活命的人一直逃到贝奥提亚去了。我听说，跑回去的那些异邦军说，除去上面所说的那些上天显示以外，他们还看到了其他不可思议的上天显示。他们说，比普通人要高大的两个武装大汉紧紧地追在他们后面，一面杀戮一面跟踪在他们的后面。

(39)戴尔波伊人说^①，这两个人乃是当地的英雄，名字叫做披拉科斯和奥托诺斯，奉祀他们的圣域就在神殿的近旁：披拉科斯的圣域位于雅典娜·普洛奈亚神殿上方的道路近旁，奥托诺斯的圣域则位于叙安佩亚峰下卡司塔里亚泉的近旁。而且从帕尔那索斯山落下来的石块就是在我的时代还保存着的，它们就在雅典娜·普洛奈亚神殿的圣域里，而当石头向异邦军队队伍当中落下来时就是落到那里的。那些人当时撤离神殿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40)在另一方面，希腊的水师在离开了阿尔铁米西昂之后，却由于雅典人的请求来到了撒拉米司。为什么雅典人请求他们碇泊在撒拉米司呢，原来他们要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安全地迁出阿提卡，此外，并且想商量一下今后行动的方法。既然目前的情况使他们原来的愿望趋于幻灭，因此他们只能重新进行商议了。他们本来想使伯罗奔尼撒的全部兵力集合起来在贝奥提亚准备应付敌人的进攻，可是他们却发现事实和他们的想法完全相连，相反地他们得知伯罗奔尼撒人认为最重要的只是如何保卫伯罗奔尼撒从而在地峡上修筑工事，丝毫不把其他地方放到心上。因此，在他们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便请求水师在撒拉米司停泊了。

(41)于是其他的人，就到撒拉米司去了，而雅典人也就返回了自己的国土。他们到了那里之后，就宣布说每一个雅典人都应该尽一切的可能来挽救他自己的子弟和眷族。于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便把他们的子弟眷族运往特罗伊真，也有送到埃吉纳和撒拉米司去的。他们赶忙把一切人迁移到安全的地带去，是因为他们想依照神意来行事。此外还有下面一个原因：据雅典人说，在他们的神殿里有一条巨蟒守护着卫城，他们不单是这样讲而已，他们还若有其事地每月把蜜饼奉献给巨蟒，这个蜜饼先前一直是给吃掉了的，但是如今却连动也不动地放在那里了。当女司祭把这个情况说出来的时候，雅典人便更加想离开他们的城市了，因为他们认为连他们的女神也都离开他们的卫城他去了。在他们把他们的一切迁移到安全的地带去之后，他们就回到水师的驻泊地去了。

(42)当着从阿尔铁米西昂来的希腊人抵达撒拉米司的时候，他们的其余部分的水师也听到了这件事并且从特罗伊真前来和他们会合，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曾奉命在特罗伊真人的港口波贡集结。而在那里集合的船只比在阿尔铁米西昂作战的船只要多得多，并且是从更多的城市前来的。他们的统帅和在阿尔铁米西昂的统帅是同一个人，即斯巴达人优利克里戴斯的儿子优利比亚戴斯，不过这个人却不是王族出身。但是，断然提供了最多的和最好的船只

^① 这个故事显而易见是祭司们告诉给希罗多德的一个神殿传说。

的，是雅典人。

(43)参加希腊水师的人选是这样：伯罗奔尼撒地方首先是拉凯戴孟人提供了十六只船，科林斯人提供了和在阿尔铁米西昂相同数目的船只；希巨昂人提供了十五只船，埃披道洛斯人十只，特罗伊真人五只，赫尔米昂涅人三只。除去赫尔米昂涅人之外，这些人都属于多里斯族和马其顿族^①，而且是最后从埃里涅乌司、品多斯和德律欧披司地区来的。赫尔米昂涅人就是德律欧披司人，他们是给海拉克列斯和玛里司人从现在称为多里斯的地方给赶了出来。

(44)以上就是参加水师的伯罗奔尼撒人。至于从伯罗奔尼撒以外的本土来的人，则雅典人提供的船只比之其他任何人都要多，他们独力提供了一百八十只。原来普拉培伊阿人在撒拉米司地方并没有帮助雅典人作战，这是因为当希腊人从阿尔铁米西昂撤退而到卡尔后斯这方面来的时候，普拉培伊阿人已经在对岸贝奥提亚的领土登陆并且着手把他们的家眷迁走了。他们乃是被留在后面以便使这些人安全撤退的。当佩拉司吉人统治着如今称为希拉斯的地方时，雅典人就是称为克拉那欧伊^②的佩拉司吉人。在国王开克洛普斯统治他们的时代，他们是叫做开克洛皮达伊，而当王权围到埃列克铁乌斯手中去的时候，他们又改换了自己的名字而成了雅典人，可是当克苏托斯儿子伊昂成为雅典人的统帅的时候，他们又随着他的名字改称伊奥尼亚人了。

(45)此外美伽拉人也提供了和在阿尔铁米西昂同样数量的船只。阿姆普拉奇亚人为水师提供了七只船，列乌卡地亚人三只，列乌卡地亚人是科林斯地方出身的多里斯人。

(46)在岛民当中，埃吉纳人提供了三十只船。在这之外，他们把别的船只也配备了乘务人员，但是他们用这些船来保卫他们本土的海岸，而以航行得最好的三十只船来参加撒拉米司的战斗。埃吉纳人是来自埃披道洛斯的多利亚人，他们的岛以前是叫做欧伊诺涅。在埃吉纳人之后是在阿尔铁米西昂提供了二十只船的卡尔后斯人和提供了七只船的埃列特里亚人，他们都是伊奥尼亚人。再次是凯欧斯人，他们提供了和先前同样数目的船只；他们是来自雅典的伊奥尼亚人。那克索斯人提供了四只船，他们和其他的岛民一样，本来是给他们当地的人们派出来参加到美地亚人一方面战斗的，但是他们却不听从命令而投到希腊人的方面来了，他们是在他们城中的知名人士、当时三段橈船的船长德谟克利图的游说之下才转到希腊人方面来的。那克索斯人是雅典出身的伊奥尼亚人。司图拉人提供了和在阿尔铁米西昂相同数目的船而库特诺斯人则提供了一只三段橈船和一只五十橈船；这两种人都是德律欧披司人。水师中还有赛里婆斯人、昔普藉斯人和美洛斯人。岛民当中只有这些人没有把士和水献给异邦人。

(47)以上所述的这些参加出征的人都住在铁斯普洛托伊人和阿凯隆河的这面；原来铁斯普洛托伊人是和阿姆普拉奇亚人与列乌卡地亚人相邻接的，而阿姆普拉奇亚人和列乌卡地亚人则是从最边远的地方前来的人们了。在住在比他们更远的地方的居民当中，只有克罗同人在希腊人遇到危险的时候来帮过忙，他们只提供了一只船，将领则是帕乌洛斯，他是在佩提亚比赛上三度获胜的人。这些克罗同人都是阿凯亚人。

^① 参见第一卷第五六节。

^② 这大概是“高地居民”的意思。

(48)除去美洛斯人，昔普藉斯人和赛里婆斯人之外，这些人都是提供了三段橈船来参战的，但美洛斯人等等则提供了五十橈船。出身拉凯戴孟的美洛斯人提供了两只，属于雅典的伊奥尼亚人的昔普诺斯人和赛里婆斯人各提供了一只。因此除去五十橈船不算之外，船只的总数是三百七十八只^①。

(49)当上述各个城邦的将领们在撒拉米司集会的时候，他们进行了商议；优利比亚戴斯向他们建议，要他们任何一个有意见的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看在希腊人所掌握的一切领土当中，哪一块地方最适于进行海战。阿提卡已经被他们放弃了，因此他要他们就其他的地方进行考虑。但大部分发言者的意见都倾向于一个相同的结论，即他们应当到科林斯地峡去，在那里为保卫伯罗奔尼撒而进行海战，理由是这样：如果他们在撒拉米司的战斗中被打败，他们就会给包围在岛上，而没有任何得到救援的希望了。但如果在地峡附近进行海战，那他们在有必要的时候就可以逃到他们自己人的陆地上去。

(50)正当伯罗奔尼撒诸将作这样的打算时，来了一个雅典人，他带来消息说，异邦人已经到了阿提卡并正在那里的全部土地上放火打劫。原来随着克谢尔克谢斯穿过了贝奥提亚的军队烧掉了离开当地而到伯罗奔尼撒去的铁司佩亚人的地市以及普拉塔伊阿人的城市，然后到达雅典并把那里附近的一切都蹂躏了。他们烧掉了铁司佩亚和普拉塔伊阿，因为他们从底比斯人那里听到说，那些城市并不是站在美地亚一方面的。

(51)在异邦军渡过出征出发点的海列斯彭特并进入欧罗巴之后，他们到达了阿提卡；他们在渡海进入欧罗巴这件事上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阿提卡又用了三个月；当时卡里亚戴斯正是雅典的执政官。他们在那里攻占了当时居民已经跑掉的城市，但是他们在神殿里发现了少数雅典人，一些神殿住持和贫苦居民，他们用门和木材作为壁垒来保卫卫城，防备进攻。他们并没有撤退到撒拉米司去，部分是由于贫困，也还由于他们自以为懂得了戴尔波伊神托的意思，即木墙是攻不破的^②，而且他们相信这便是神托所指的避难所，而不是船只。

(52)波斯人驻扎在卫城对面，雅典人称之为“阿列斯之山”的丘陵上面，并且用向壁垒上射火箭的办法来围攻他们，火箭是把箭的四周包上麻屑再点上了火的。尽管雅典人处于绝望的地步而壁垒对他们又毫不济事，他们却仍旧对围攻者进行了抵抗。他们也不听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向他们提出的投降条件，而是讲求各种对策来保卫自己，主要是用这样的办法，即当敌人攻到门那里的时候，他们就把大石块向异邦人的身上砸去。结果克谢尔克谢斯在长时期之内竟攻不下这个地方而致束手无策。

(53)然而进退两难的异邦军终于找到了一条进攻的道路。原来神托的话迟早一定会实现：阿提卡的全部土地终是要归波斯人来统治的。在卫城的前面、门和山道的后面有一块无人把守的地方，而谁也想不到会有人从那里登上来的。虽然这个地方非常陡峭，却还有一些人在开克洛普斯的女儿阿格劳洛斯的神殿附近的地点攀登上来。当雅典人看到异邦人登上了卫城，他们就有几个人从城上跳下去摔死了。其他的一些人则逃到内部的圣堂去避难。攀登上来的波斯人首先到门那里去把它打开并且杀死那些请求庇护的人。当

^① 实际上全部加起来是三百六十六只，而不是三百七十八只。

^② 参见第七卷第一四一节。

他们把所有的雅典人都杀死之后，他们便抢劫了神殿，然后又把整个卫城放火烧掉了。

(54)克谢尔克谢斯现在既然完全控制了雅典，他便派了一名骑手到苏撒去，把他当前的成功告诉阿尔培已诺斯。在派出使者之后的第二天，他把跟随着他的雅典亡命者召集起来，命令他们到卫城上去，按照他们本国的仪式奉献牺牲，他发出这样命令不知道是由于做了梦的缘故，还是因为他烧掉神殿而后悔起来。雅典的亡命者们按照他的吩咐做了。

(55)现在我要说一说我所以提到上述的事情的理由：在卫城上面有据说大地所生的埃列克铁乌斯的一座神殿，神殿里有橄榄树和一池海水，依照雅典人的传说，它们是波赛东和雅典娜在争夺土地时放置在那里作证的。但是现在，橄榄树在异邦人焚烧神殿的时候一齐给烧掉了，但是在它被烧掉的第二天，当着奉国王之命去奉献牺牲的雅典人到神殿去的时候，他们看到从残留的树干上长出来了大约有一佩巨斯长的嫩枝。他们就把这件事情报告了。

(56)当撒拉米司的希腊人得悉雅典卫城所发生的事件时，他们是惊恐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的某些将领不等到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有个结果，就赶忙跑到他们的船上去扬帆远遁了。他们当中留在后面的人则决定为守卫科林斯地峡而进行海战。到夜里的时候，他们便散会上船去了。

(57)于是铁米司托克列斯便返回了自己的船，一个叫做姆涅西披洛斯的雅典人向他探听他们商量的结果。姆涅西披洛斯听到铁米司托克列斯说，他们的计划是到科林斯地峡去，为保卫怕罗奔尼撒而作战的时候，他就说：“这样看来，如果他们乘船离开撒拉米司的话，那你的水师就再没有可以保卫的国家了：因为每个人都要到他自己的城邦去，不管是优利比亚戴斯还是其他任何人都将不能留住他们而使大军不致从此分散。而希腊也就由于轻率鲁莽而灭亡了。想想看，如果还有什么办法的话，现在立刻就去想一切办法把这个计划收回罢，只要你好歹能够说服优利比亚戴斯要他改变主意并且留在这里就行了。”

(58)这个意见正中铁米司托克列斯的下怀。他没有回答姆涅西披洛斯什么话，就到优利比亚戴斯的船上去了，并说要和优利比亚戴斯商量一件有关他们共同利益的事情。优利比亚戴斯要他到船上来，说出他要说的任何话。于是铁米司托克列斯便坐到他的身旁，把自己从姆涅西披洛斯那里听来的话，正象是自己想出来那样地全都告诉了他，此外还加上了许多他自己的话，直到用恳求的办法说服了对方，使对方走出自己的船，召集各将领前来商量事情。

(59)将领们集合起来了，据说铁米司托克列斯没等到优利比亚戴斯向将领们说明这次把他们召集来的目的，就由于希望心切而迫不及待地向他们发表了长篇的演说。而当他还在发言的时候，科林斯的将领欧摩托司的儿子阿迪曼托司就说：“铁米司托克列斯，比赛的时候在规定的时刻之前开跑的人是要挨棒子打的”。但铁米司托克列斯给自己待解说：“不错，可是等得过久的人是得不到皇冠的”。

(60)在当时，他对科林斯人的回答是温和的，但是现在他对优利比亚戴斯却根本没有象先前那样地提到什么如果他们离开撒拉米司，他们就会散开和逃掉一类的话，因为他以为当着同盟者的面来诽谤他们，那是很不合适的；因此他想出了另外一个论据。

(a)他说：“如果你听从我的意见留在这里进行海战而不是听别的人们的话把船开到科林斯地峡去，那你就可以保全希腊。听我把这两个计划讲一讲由你来选择罢。如果你在地峡附近的水面上作战，那你就是在大海上作战了，在那样的地方作战对我们是最不利的，因为我们的船只比较重，而且数量也是比较少的；而即使我们在其他的方面获得成功，但你却失去了撒拉米司和美伽拉和埃吉纳。而且他们的陆军将会随着他们的水师前来，这样你自己就会把他们引导到了伯罗奔尼撒，从而使全希腊有遭到灭亡的危险。

(β)相反的，如果你按照着我的意见去做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我下面所说的利益。首先，在狭窄的海面上以我们少数的船只和他们的大量船只交手，如果战争产生了它的当然结果的话。我们是会取得巨大胜利的；因为在狭窄的海面上作战对我们有利，而在广大的海面上作战则是对他们有利。其次，我们可以保全我们寄托了我们的妻子儿女的撒拉米司。再次，我的计划还有这样一个好处，而这个好处又是你最希望的，那就是，你留在这里和你在地峡附近的海面上作战一样，同样会保卫伯罗奔尼撒，而且如果你不失误的话，你还不会把我们的敌人引到伯罗奔尼撒来。

(γ)而如果我所期望的事情全部实现而我们在海战中取得胜利的话，那异邦军就不会趋临你们的地峡地带，他们也不会攻过阿提卡，而是会在混乱中撤退；我们将由于保全美伽拉、埃吉纳和据神托说我们要战胜我们敌人的地方撒拉米司而得到利益。当人们作出合乎道理的安排时，他们是最容易得到成功的，如果作出不合道理的决定，上天当然也决不会附合人类的办法的”。

(61)铁米司托克列斯的一番话就是这样。但是这时科林斯人阿迪曼托司又来攻击他了。阿迪曼托司说，一个没有祖国的人是不应当多话的，并且说优利比亚戴斯不要容许使一个没有自己城邦的人的意见付诸投票表决。他说要铁米司托克列斯先有一个城邦作为自己的后援再到这里来商量事情，而正是由于雅典被敌人攻克和占领，他才这样嘲骂铁米司托克列斯的。于是铁米司托克列斯就发表了长篇的演说，痛斥阿迪曼托司以及科林斯人，明白地给他们指出要他们懂得，只要雅典人拥有二百只满载乘员的船只，那雅典人就是有城邦和比他们的领土还要大的国土：因为在希腊人为中，是谁也没有力量击退他们的进攻的。

(62)他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之后，就到优利比亚戴斯那里去，比方才更加激烈的说：“如果你留在这里的话，则你就会由于留在这里而表示出你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但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你就会把希腊搞垮，因为我们的全部作战力量都在我们的船上。考虑考虑看，还是听我的话罢。但是你如果不这样做，我们便不费什么气力带着我们的家小人等到意大利的那从古来便是属于我们的昔利斯去，而且神托也说，我们是必须在那里建立一个居民地的。因此，你们失去了象我们这样的联盟者，将来总会有一天想起我讲的话来的”。

(63)铁米司托克列斯的这一番话使优利比亚戴斯改变了他的意图。他所以这样做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他害怕：如果他率领他的船到地峡去时，雅典人会离开他们：原来，如果雅典人离开水师的话，其他的部分就不是敌人的对手了。于是他选择了上面所提到的计划，即留下来并在他们原来所在地的海面上作战。

(64)在这样的一番论争之后，撒拉米司地方的希腊人便依照优利比亚戴

斯的意思，决定着手在他们原来的地方作战斗的准备了。第二天早上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陆地上和海洋上都发生了地震。于是他们决定祈求诸神并且把埃伊阿奇达伊一族召来帮忙。他们这样决定，就这样做了；他们向上天所有的神作了祷告，而后立刻从撒拉米司把埃阿司和铁拉门召到他们那里去，又派一只船到埃吉纳去接埃伊阿科斯和埃伊阿奇达伊族的其他的人们。

(65)有一个叫做提欧库戴斯的儿子迪凯欧斯的人，他是当时在美地亚人当中博得名望的一个雅典亡命者。下面就是这个人所讲的一个故事。正当阿提卡的土地被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所蹂躏而那里又没有雅典人的时候，他正在特里亚平原上和拉凯戴孟人戴玛拉托斯在一块儿，他看到从埃列乌西斯起来了一片仿佛是三万左右的人所踏起的烟尘。而正当他们十分奇怪是哪里来的人们踏起了这样一片烟尘的时候，他们忽然听到一声叫喊，这声叫喊在他听起来好象是雅科斯密仪的赞歌^①。戴玛拉托斯并不清楚埃列乌西斯的祭仪，便问他这是什上样子的声音；于是迪凯欧斯说：“戴玛位托斯，毫无疑问，国王的大军将会遭到某种大灾难的。阿提卡地方既然已经没有人居住，那事情便非常明显，我们听到的声音是从天上来的，是从埃列乌西斯那里发出来帮助雅典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的。而如果上天的垂象降临到伯罗奔尼撒的话，那国王本人和他的大陆上的军队就危险了。但是如果上天的垂象是向着撒拉米司的船只那边去的话，那国王就要有失掉他的水师的危险了。雅典人每年举行这一祭仪是为了崇拜母神和少女神^②，而不管任何一个希腊人，雅典人也好其他人也好，只要他愿意，是都可以参加这一密仪的。而你听到的喊叫声就是他们在这一祭祀中所唱出的雅科斯密仪的赞歌”。戴玛拉托斯于是回答说：“别说了，不要把这话再向其他任何人说了。因为，如果你的这些话报告到国王那里去，你是会掉脑袋的。这样不管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就都无法救你了。少说话罢，诸神是会关心这支大军的”。这就是戴玛位托斯的意见；而在尘土和喊叫声之后，又出现了云彩，云彩高高地升到空中并飘向撒拉米司希腊水师的那方面去了。这样一来他们就明白，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是注定要溃灭的了。以上便是提欧库戴斯的儿子迪凯欧斯所说的故事，而且他说戴玛拉托斯和其他人等都可以证明他的话是真的。

(66)被安置到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里服役的人们，在视察了拉科尼亚人所遭受的惨祸之后，就从特拉奇司渡海到希斯提阿伊亚，而在三天的等候之后，便驶过了埃乌里波斯，又经三天的时间，便到达了帕列隆^①。在我看来，在他们侵入雅典的时候，他们的陆军和水师的数目比之他们来到赛披亚斯和铁尔摩披莱的时候并不少。因为，虽然在暴风雨里，在铁尔摩披莱和在阿尔铁米西昂的海战中他们有所损失，但是我却把当时还没有参加国王的军队的人们算了进来，他们是玛里司人、多里斯人、罗克里斯人和除铁司佩亚人与普拉塔伊阿人之外的贝奥提亚全军、还有卡律司托斯人、安多罗斯人、铁诺斯人和除去我在前面所说的五个市邑^②之外的所有其他的岛民。原来，波斯人

^① 包埃德罗马昂月（约当九月下旬和十月上旬）二十日沿圣路从雅典到埃列乌西斯的盛大行列称为雅科斯，因为在行列中带春雅科斯幼时的象，还有他的摇篮和玩具。雅典青年护送着雅科斯象，后面则跟着打着火把和唱着赞歌的参加过密仪的人们。

^② 指戴美特尔和佩尔赛彭涅。

^① 雅典的一个海港。在希腊波斯战争之前，雅典人主要是使用这个海港。

^② 在第四六节中所提到的是六个市邑，即凯奥司、那索斯、库特诺斯、赛里波斯、昔普诺斯、美洛斯。

向希腊的腹地推进得越是深入，也就有更多的民族追随在他的后面。

(67)因此当除了帕洛司人之外的所有这些人来到雅典(帕洛司人留在库特诺斯，热心注视战斗的结果如何)，而其他的人等来到帕列隆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于是就亲自到水师这里来，为的是和水兵们接触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他来到之后，就坐到王位上去，应他之召从各船前来的诸民族的僭主和提督也按照国王颁赐给他们每人的位阶入坐，首先是西顿王，其次是推罗王，其他的人依次入坐。在他们依次入坐之后，克谢尔克谢斯便派玛尔多纽斯向他们每个人进行征询，问波斯的水师是否应进行海战？(68)玛尔多纽斯从西顿人起开始巡行询问，所有其他的人一致认为应当进行海战，但是只有阿尔铁米西亚讲了下面的话：(a)“玛尔多纽斯，我请你转告国王，讲这话的人在埃乌波亚的海战当中决不是最卑怯的人，在战勋方面也决不是最差的人。主公，但我认为我应当坦白地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也就是说，说出我认为对你最有益处的意见来。我要讲的话是这样。留着你的船，下要进行海战罢。因为敌人在海上的力量比你要强，就象男子的力量比女子要强一样。你何必一定要不惜一切牺牲而冒险进行海战呢，你不是已经占领了你出征的目的地雅典和希腊的其他地方了吗？没有一个人挡得住你。而那些敢于和你抗衡的人们都已经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下场。

(β)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如何估计你的敌人的今后行动。如果你不急于进行海战，而是把你的船只留在这里靠近陆地，或甚至一直向伯罗奔尼撒进击的话，那末，我的主公，你是会很容易地达到你这次前来的目的的，因为希腊人是不能和你长期相持的，然而你可以驱散他们，而他们便会各自逃回自己的城邦了。根据我打听来的消息，他们在这个岛上没有食粮，如果你一旦率领陆军进攻伯罗奔尼撒的话，则我想从那里来的人是不大可能坚持不动的，他们将无意为雅典进行海战。

(γ)相反的，如果你忙于立刻进行海战的话，我害怕你的水师会遭受到损失，而你的陆军也会连带遭殃的。再者，国王，请想一想，好人的奴隶常常是坏的，而坏人的奴隶又常常是好的；而象你这样一位一切人中最优秀的人物却有埃及人、赛浦路斯人、奇里后亚人、帕姆庇利亚人这样一些被认为是你的同盟者的坏奴隶，但他们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69)当阿尔铁米西亚向玛尔多纽斯这样讲话的时候，她的一切朋友都为她的话而担忧，因为他们以为她不赞同进行海战会因此受到国王的怪罪。然而那些因她在全部同盟者当中受到最大尊荣而对她怀恨和嫉妒的人们却很欢喜她的回答，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她自找倒霉了。可是当这些意见给报告到克谢尔克谢斯那里去的时候，他却非常喜欢阿尔铁米西亚的意见；他一直把她为作一位崇高的妇人，而现在对她也就更加尊重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下令接受大多数人的看法；原来在他看来，埃乌波亚一役是因为他本人不在场所以他的士兵才故意不努力作战，而现在他却打算亲自前来督战了。

(70)当后航的命令发出的时候，他们便向撒拉米司进发并且稳稳当地按照各自指定的地位排成了战斗的行列。那一天里由于夜间到来，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战斗了，于是他们便为第二天的战斗作准备。但希腊人却是恐惧不安的，特别是从伯罗奔尼撒来的人们。他们害怕的原因是：既然他们是停驻在撒拉米司，那他们本身就是为保卫雅典人的国土而战斗了；

如果他们吃了败仗，他们就一定会给封锁在岛上而无法后退，可是自己的土地却完全无法保卫了。

(71)就在第二天晚上，异邦人的陆军开始向伯罗奔尼撒进攻了。虽然如此，希腊人还是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方法来阻挡异邦人从陆地上向他们进攻。原来当伯罗奔尼撒人得知列欧尼达司的士兵们在铁尔摩披莱阵亡之际，他们立刻便从他们的各个城邦赶到一起，并在地峡上扎下了营寨。他们的将领则是列欧尼达司的兄弟，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姆布洛托斯。他们在那里驻扎并切断了司凯隆路，此后又在大家商谈决定之后横贯着地峡修筑了一道壁垒。由于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而又是大家一齐动手，这个工程顺利地完成了。因为他们把石头、砖、木材和满装着沙子的篮子都搬了来，而且集合到那里作工的人们不分日夜，是从来也不停止的。

(72)把所有自己的人召到地峡来作工的希腊人是拉凯戴孟人和全体阿尔卡地亚人、埃里司人、科林斯人，希巨昂人、埃被道洛斯人、普里欧斯人、特罗伊真人、赫尔米昂涅人。这些是集合在那里参加修筑工事的人们，他们对希腊所遭到的危险是非常害怕的。但是其他的伯罗奔尼撒人却毫不关心。但无论如何，奥林匹亚祭和卡尔涅亚祭是都已经过去了^①。

(73)伯罗奔尼撒住着七个民族，其中的两个民族阿尔卡地亚人和库努里亚人是土著并住在他们一向居住的地方。阿凯亚人这个民族从来没有离开拉伯罗奔尼撒，但是他们离开了自己故土而住到别的地方去。七个民族当中的其他四个民族是从外面来的，他们是多里斯人、埃托利亚人、德律欧披司人、列姆诺斯人。多里斯人有许多有名的市邑。但埃托利亚人则只有一个埃里司。德律欧披司的市邑则有赫尔米昂涅和与拉科尼亚的卡尔达米列相对的阿西涅。全部帕洛列阿塔伊人都是属于列姆诺斯人的：库努里亚人被认为是伊奥尼亚人，是唯一的土著伊奥尼亚人。他们是奥尔涅阿塔伊人^②及其邻近的居民，但是由于阿尔哥斯人的统治和时间的结果，他们却变成多里斯人了。在这七个民族当中，除去我上面所说的城市之外，所有的城市都是采取旁观的中立立场的。而如果我能够随便讲话的话，则那些城市这样一来，就是站到敌人的一面去了。

(74)这样，在地峡地带的那些人看到他们的水师并没有获胜的希望，便好象大难临头成败在此一举那样地拼命工作。但是在撒拉米司的人们，虽然他们听到了这个工程，却非常害怕。这与其说是为了他们自己，却勿宁就是为了伯罗奔尼撒而担心，一时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相互喃喃交语，心里奇怪优利比亚戴斯何以如此不智，但终于一致爆发成为不满的议论。于是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对于和先前同样的事情辩论了很久，有的说他们必须到伯罗奔尼撒去，不惜为了那个地方而冒险，而不应当留下为已为敌人武力占领的国土作战。但是雅典人、埃吉纳人和美伽拉人却主张留下，保卫他们当时所在的地方。

(75)当铁米司托克利斯看到他自己的意见为伯罗奔尼撒人的意见所压倒的时候，便悄悄地退出了会议的议席，派一个人乘船到美地亚水师的阵地去，命令他务必送达一个信息。这个人的名字是西琴诺斯，他是铁米司托克利斯的一名家丁，又是铁米司托克利斯的子女的保育师。在这之后，当铁司佩亚

^① 这就是说，他们再没有不来的借口了。参见第七卷第二〇五节。

^② 奥尔但阿塔伊人是奥尔涅阿伊市的土著居民。他们后来被阿尔哥斯人征服而成为阿尔哥斯人的隶民。

人接受移民为市民的时候，铁米司托克利斯便使他成为一名铁司佩亚的公民，同时又使他变成一个富有的人。现在他乘着船来到异邦军的将领的地方来，向他们说：“雅典人的将领背着其他希腊人把我派来向你们报告(因为他是站在国王利益的一方面，故而他希望你们，而不是希腊人取得胜利)，希腊人已经被吓得手足失措并正在准备逃跑了，而如果你们能防止他们逃窜的话，那你们就可以成就一项前无古人的功业。因为他们的意见既并不一致，又不想再对你们进行抵抗，这样你们将会看到在他们中间，你们的朋友对你们的敌人交起手来”。他说了这话之后就离开了。

(76)波斯人认为这个说法是可以相信的，于是他们首先使许多波斯人在撒拉米司和本土之间的一个普叙塔列阿小岛上登陆。而随后到皮半的时候，他们便把西翼向撒拉米司方面推进以便对它进行圆形的合围，而停泊在凯欧斯和库诺叙拉的人们也向海上出航，他们的船只控制了全部海峡地带直到穆尼奇亚的地方。他们这次出航海上的目的是无论如何也不叫希腊人逃跑，把希腊人封锁在撒拉米司并要希腊人为阿尔铁米西昂一役付出代价。至于波斯军队在叫做普叙塔列阿的小岛登陆的意图则是这样：一朝在这里发生海战的时候(原来这个小岛正当将要发生的海战的冲要之处)，人和破船就会被海水冲到这里来，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救援自己方面的人，同时还可以歼灭敌方的人，这一切都是他们偷偷摸摸地背着他们的敌人干的。因此他们在夜里一睡也未睡，而做了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

(77)至于神托，我不能说它不是真的；当我亲眼看到下面的一些事情时，我也并不试图否定那些他们讲得十分清楚的事情：

当他们用层层船只，围住了佩戴黄金宝剑的阿尔铁米司的神圣海岸和那海浪拍击的库诺叙拉；当他们满怀妄想，夺去了雅典的光荣，以恣意的骄傲，贪求完全的饱足。

那疯狂的暴怒，那绝灭百族的野心，终必烟消云散；因为这是天理不容。

青铜将和青铜撞击，那赫然震怒的战神，命令用血染红四海。但是洞察一切的克洛诺斯之子(指宙斯——译者)和女王尼凯将把自由的曙光赐给希腊。看到这样的事情又听到巴奇司说得如此清楚明白，则我既不敢在神托的事情上反对他，又不能认可别人的反对论调了。

(78)但是在撒拉米司的将领们中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那时还不知道异邦军的舰船已经把他们包围，而是以为敌人还在白天他们看到敌人时所在的地方。

(79)正当他们争论的时候，吕喜玛科斯的儿子例里司提戴斯渡海到他们这里来了。他是一个雅典人，但是曾在市民中间受过贝壳流放的处分；根据我听到的关于他的立身处世的人品的说法，我自己就深信，他是雅典最优秀的和最正直的人物。这个人来到之后就站在会堤门外的地方把铁米司托克列斯叫了出来，尽管铁米司托克列斯不仅不是他的朋友，而且是他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鉴于当前面临的重大危险，他才把旧怨放到脑后，而把铁米司托克列斯叫出来和他谈话。原来他已经听到说，伯罗奔尼撒人一心想把船只开到地峡那里去。因此当铁米司托克列斯出来见他的时候，阿里司提戴斯就说：“不管是在先前别的场合下，还是在目前，我们都应当比试一下，看我们两个人谁能为祖国做出最有用的事情。我现在告诉你，关于伯罗奔尼撒人从这里撤离水师的事情，谈得多谈得少那总之是完全一样的。而我把我亲眼目睹的事情告诉你吧，现在即使是科林斯人和优利比亚戴斯想乘船逃脱，他们也做不到了；我们已四面人方陷入我们敌人的重围了。现在你进去把这伴事告诉他们罢。”

(80)铁米司托克列斯这样回答说：“你的劝告十分有用，而且你带来了很好的消息，因为你到这里来的时候，已经亲眼看到了我期望会发生的事情。你知道美地亚人所做的事情正是我自己引起来的。因为当希腊人自己不想准备战斗的时候，那就有必要强迫他们这样做了。但是，现在你既然带来了这个好消息，那就请你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他们罢。如果我报告这个消息的话，他们会以为这是我捏造的消息，因此他们决不会相信我说的话，而以为异邦人是决不会做如你所说的这样事情的。你自己去告诉他们，把经过的情况对他们说了罢。当你告诉他们的时候，如果他们相信你的话，那最好了；如果他们不相信你的话，那事情反正对我们是一样的。因为如果如你说，我们已在四面八方被包围起来的话，那他们便再也不能逃跑了”。

(81)于是阿里司提戴斯就走到他们面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他说他是从埃及来的，他是好不容易才躲过了敌人的视线偷渡了封锁线的，因为希腊的全部水师已经给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包围起来了，故此他说他们最好是作保卫自己的准备。他这样说了之行就离开了。于是他们又争论起来，因为大部分的将领是不相信这个报告的。

(82)可是在他们还不相信的时候，一只载着铁诺斯的逃脱者的三段橈船到他们这里来了，这只船的将领是索喜美涅斯的儿子，一个叫做帕那伊提乌斯的人，这个人把全部的真实情况报告给他们了。由于铁诺斯人的这一行动，他们的名字便和击败了异邦军的那些人的名字，一齐给刻在戴尔波伊的三脚架上。逃到撒拉米司来的这只船再加上位去在阿尔铁米西昂逃来的列姆诺斯人的那只船，使先前尚缺两只船便是三百八十只的希腊水师恰恰补足了这个数目。

(83)希腊人终于相信铁诺斯人听讲的话，于是便准备作战了。那正是刚刚破晓的时候，他们把士兵召集起来开会，铁米司托克列斯就在会上作了一衣比其他任何人都精彩的演说。他的演说的要旨始终是把一个人的本质和天性当中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加以对比，而劝告他们选择其中好的东西。演说结束之后，他便命令他们上船了。而正当他们上船的时候，那只被派出去接埃伊阿奇达伊族^①的三段橈船也从埃及回来了。于是希腊人的全部水师便乘

^① 参见本卷第六节。

船向海上出发了。而在他们刚刚解缆前进的时候，异邦军便立刻向他们攻过来了。

(84)于是其他的希腊人便开始把船回转过来，想使它们靠岸，但是这时一个雅典人、帕列涅区的阿美尼亚斯乘着船冲到前面去向敌人的一只船进攻。他的船和敌人的船舷舷相接纠缠到一处不能分开，于是其他人这时便来援助阿美尼亚斯而加入了战斗。这便是雅典人关于战斗的开始的说法。但是埃吉纳人却说，引起战端的船都是派到埃吉纳去接埃伊阿奇达伊族的那一只。他们的说法是这样：他们看到了一个妇人的幻影，这个妇人高声向希腊全部水师讲话激励他们，而在一开头，她是用这样的话谴责他们的：“卑怯的人们啊，你们这是在于什么，你们要把船倒退到什么地步啊？”

(85)然而，配置在雅典人对面的是腓尼基人(因为他们是在向着埃列乌西斯的一面，即西面的一翼)，而配置在枕凯戴孟人对面的是伊奥尼亚人，他们占着东面的一翼，离披莱乌斯极近。但他们中间有少数人，象铁米司托克利斯指令他们那样，在战斗中表现出敷衍的样子，不过他们大多数却不是如此，我可以列举出许多歼灭了希腊船只的三段橈船的统帅的名字，可是在这些名字中间我只愿意提出两个人的名字来，那就是安多罗达玛司的儿子提奥美司托尔和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儿子披拉科斯，他们两个人都是隆摩司人。我所以只提到他们两个人是因为提奥美司托尔曾因这次的战勋被波斯人任命为萨摩司的僭主，披拉科斯则被列名为国王的恩人并被赠给大量的土地。国王的这些恩人在波斯语中是叫做欧洛桑伽伊。

(86)以上就是关于这些人的情况了。但是大量的船却在撒拉米司沉没了，其中有的是给雅典人击毁的，有的是给埃吉纳人击毁的。原来希腊人是秩序井然地列队作战的，但异邦军这时却陷于混乱，行动时也毫无任何确定的计划，因而他们遭遇到实际发生的这样一个结果那是很自然的事情。虽然如此，在那一天里，比起埃乌波亚之役来，他们已完全不同，而且证明自己确实是勇敢得多了，每个人都拼命作战，他们都很怕克甜尔克谢斯，而且每个人都以为国王的眼是正在看着他的。

(87)至于其他的一些人，我不能确实地说出异邦人或是希腊人他们每个人是如何作战的。但是在阿尔铁米西亚身上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使她受到国王的、比先前更大的尊敬。当国王的水师陷于一团混乱的时候，阿尔铁米西亚的船正在给一只阿提卡的船所追击，(原来在她的前面有自己一方面的其他船只，但她的那只船却恰好是离敌人最近的)，故而她无法逃脱。于是她便决定做一件将来会对她有利的东西。当她在雅典人的追击之下逃跑之际，她却向友军的一只船进行突击，而在那只船上有十林达人和卡林达国王本人达玛西提摩斯。可能当他们还在海列斯彭特的时候，她和他有过一些争吵，但是我不能说她这次的行动是有预定的目标，还是由于偶然经过她的进路，卡林达人才遇到了她的。现在既然她向这只船进攻并把它击沉，她便很幸运地给自己求得了双重的利益。因为，当阿提卡的三段橈船的统帅看到她进攻异邦军的船，他便以为阿尔铁米西亚的船或者是一只希腊船，或是一只倒戈为希腊人作战的异邦船，这样他便转到别的方面对付其他的船去了。

(88)由于这样的一个幸运的机会，结果她竟逃出虎口而免除了杀身之祸。更有进者，这件事的结局是：她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却反而在克谢尔克谢斯的面前赢得了莫大的荣宠。据说国王在督战时看到她向一只船进攻，当时侍立在他身旁的一个人就说：“主公，请看阿尔铁米西亚战斗得多么卖

气力，看她怎样把一只敌船击沉了啊！”于是克谢尔克谢斯就问是否真是阿尔铁米西亚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们证实了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说，她的船的标帜他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而且他们认为她击沉的那只船是敌人的船。对她来说，正如我在前面说的，当然有其他种种幸运的机缘，然而幸运的是，卡林达人船上的人没有一个生还来控诉她的。克谢尔克谢斯听到他们告诉他的一切之后，据说他说，“我手下的男子变成了妇女，而妇女变成男子了”。人们说，克谢尔克谢斯就是这样讲的。

(89)在这次的苦战当中，克谢尔克谢斯的兄弟、大流士的儿子、水师提督阿里阿比格涅斯阵亡了。与他同时阵亡汪有其他许多知名的波斯人、美地亚人和其余的同盟者，但希腊人方面阵亡的却不多。原来希腊人会游泳，因此他们中间失掉了船，却没有在肉搏战中丧命的人们，都游泳渡海到撒拉米司去了；但是异邦军的大多数却由于不会游泳而淹死在海里。而当最前面的船逃跑的时候，他们损失的人最多；原来列阵在最后面的人们想乘着船挤到前面去，以便使国王看到他们也是在勇猛地战斗，这样就跟自己前面逃跑的那些船只冲撞到一起了。

(90)而且，在这一混乱当中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一些船只被摧毁的腓尼基人到国王这里来，控告伊奥尼亚人的背叛行为。他们说正是由于伊奥尼亚人的背叛行为，他们才失掉了自己的船只的。至于这件事的结果，伊奥尼亚人的统帅们并没有被处死刑，但是向他们进行控诉的腓尼基人却得了下面我要讲到的回报。如前所述、原来正当他们正在讲着话的时候，一只萨摩特拉开的船向一只阿提卡的船进攻，而当阿提卡的船正在沉没的时候，一只埃吉纳的船又攻上来把这只萨摩特拉开的船击沉了。但是擅长于投枪的隆摩特拉开人却用一阵投枪把击沉了他们的船只的那只船船上的人一扫而空，然后跳上对方的船而自己占有了它。这样一来，伊奥尼亚人便得了救，原来当克谢尔克谢斯看到他们这样赫赫的战勋时，他感到极度的愤慨并想把所发生的这一切归罪于腓尼基人，于是他便转向腓尼基人，命令人们把这些腓尼基人枭首，因为他认为本身是懦夫的人是不配控告比他勇敢的人的。原来，当克谢尔克谢斯坐在称为埃伽列欧斯的、对着撒拉米司的一座山山下的坐位上，看到自己一方面的人在战斗中表现任何战功的时候，他总是要问立功的人是谁，而他的史官就把三段橈船的统帅，他的父亲和他所属的城邦的名字记录下来。此外，伊奥尼亚人的朋友、波斯人阿甲阿拉姆涅斯当时也在国王的身旁、在搞垮腓尼基人的这件事上他多多少少也是出了一份力的。

(91)克谢尔克谢斯的人们就是这样对待腓尼基人的。异邦军既然被击溃并想逃到帕列隆去，埃吉纳人便在海峡地带埋伏下来伏击他们并且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原来，雅典人在混乱中间击沉了所有那些想抵抗或是想逃窜的船只，而埃吉纳人对付的目标则是离开海峡想逃出战场的船只，所有那些逃出了雅典人之手的船只，结果很快地就窜到埃吉纳人的伏击范围里面去了。

(92)这时有两只船在那里遭遇到一起了，一只是铁米司托克利斯的追击的船，另一只是埃吉纳人克利欧斯的儿子彼律克利托斯所乘坐的船。而这只船又在袭击一只西顿人的船，西顿人的这只船正是捕获了在司奇亚托斯那里担任放哨任务的埃吉纳船的那只船，在这只埃吉纳船上的是伊司凯诺斯的儿子披铁阿斯，波斯人对这个人的英勇十分钦佩，而使这个满身带伤的人仍然留在船上。当这只西顿的船被拿捕的时候，船上的波斯人当中就有披铁阿斯。

因此披铁阿斯便安全地回到埃吉纳了。当波律克利托斯看到阿提卡的船的时候，他由于提督船的标帜而认识到它，于是他便向铁米司托克列斯号叫痛骂，他责怪铁米司托克列斯说，铁米司托克列斯会说埃吉纳人是和波斯人站在一边的。然而波律克利托斯是在对一只敌船进行攻击之后，才向铁米司托克列斯发出了这样的责难的。至于那些船只保全下来的异邦军，则他们逃到帕列隆去并且投到陆军的庇护之下了。

(93)在这一次海战里，在希腊人当中得到最大荣誉的是埃吉纳人，其次是雅典人。个人当中得到最大荣誉的是埃吉纳的波律克利托斯和两个雅典人，阿那几洛斯区的埃乌美涅斯和追击阿尔铁米西亚的那个帕列涅区的阿美尼亚斯。如果他知道是她在那只船里的话，则除非他拿捕了她的船或是自己的船被拿捕，他是决不肯干休的。雅典的统帅曾经得到过这样的指令，凡是生擒阿尔铁米西亚的人可以得到一万德拉克玛的奖赏。因为一个妇女竟前来向雅典进攻，这实在是使人十分愤慨的事情。然而，正如我方才所说的、她竟逃掉了，而船只得以保全的其他人等也都在帕列隆了。

(94)根据雅典人的说法，科林斯的水师提督阿迪曼托司正当双方的·水师开始交手的时候，他竟被吓往而惶恐万状，进而揭帆逃遁了。而当科林斯人看到他们水师提督的船逃脱的时候，他们也都和他一样地溜走了。可是据说当他们逃到撒拉米司地方雅典娜·司奇拉斯神殿所在地的附近时，他们承蒙上天的嘉佑，遇到一只不知是谁派遣来的船，而在这只小船靠近科林斯人之前，他们对于水师的情况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下面的情况使他们推知这件事是出自天意的：当这只小船驶近他们的船只时，小船里的人们喊道；“阿迪曼托司，你把你的船只掉过头来逃跑这样你便背叛了希腊人；可是现在他们已完全实现了他们所祈求的、能够战胜敌人的想法，他们今天已取得胜利了”。他们这样讲，但阿迪曼托司不肯相信他们的话，于是他们又说，如果人们发现希腊人没有取得胜利的话，则他们甘愿去作人质并被杀死。于是阿迪曼托司和其余人等便真地掉转过船头，返回水师的阵地，但这时这里的胜负之局早已确定了。雅典人关于科林斯人的报道就是这样的，但科林斯人却否认这样的说法。他们说他们是处在战斗的最前列，所有其他的希腊人都可以为他们作证的。

(95)但是吕喜玛科斯的儿子阿里司提戴斯在撒拉米司的这一骚乱中做出了下列的事情，我在刚才会提到说这是一个十分出众的雅典人：他率领着配列在撒拉米司沿海地带的许多雅典重武装兵，使他们渡海在普叙培列阿岛上登陆，结果他们把那个小岛上的全部波斯人都给杀死了。

(96)海战告一段落之后，希腊人便把还飘浮在那一带水域上的所有残破的船拉到撒拉米司去并且为下一次的战斗作准备，因为他们以为国工会驱使他那残存的船只卷土重来的。但是许多残破的船只都被卷到西风里去，而枪带到阿提卡的称为科里亚斯的海滨地带来了。这样一来，不仅仅是巴奇司和穆赛欧斯所说的关于海战的其他预言得以应验，就是在许多年前一个雅典的神托解释者吕两司特拉托斯所预言的关于被冲到这里岸上的破船的话，也是希腊人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它的含义的话，也应验了：就是科里亚斯的妇女们也将要以桡为薪来烧饭的。不过这事是在国王离开之后才发生的了。

(97)当克谢尔克谢斯知道了他所遭受的惨败的时候，他就害怕希腊人会因为伊奥伊亚人的建议或基于自己的考虑而到海列斯彭特去把他的桥梁毁掉，这样他就会被切断退路而留在欧罗巴，并有遭到杀身之祸的危险，因此

他就打算逃走了。但是为了不使希腊人和他自己的人发现他的这样一个打算，他便打算修筑一条大堤通过撒拉米司，并把腓尼基的商船连成一列用来代替浮桥和壁垒，就仿佛他还要进行一次海战而作战斗准备似的。所有其他的人看到他这样做，都深信他是一心一意地打算留在那里并把战斗继续下去，然而这一切都瞒不过玛尔多纽斯，他根据过去自己的经验，对于克谢尔克谢斯的意图是知道的最清楚的。

(98)正当克谢尔克谢斯这样做的时候，他便派一名使看到波斯去报告他目前的不幸遭遇。在人世里面再也没有人比这些使者传信传得更快了，原来波斯人是这样巧妙地想出了办法的。据说，在全程当中要走多少天，在道上便设置多少人和多少马，每隔一天的路程便设置一匹马和一个人；雪、雨、暑热、黑夜都不能阻止他们及时地全速到达他们那被指定的目的地。第一名骑手把命令交给第二名，第二名交给第三名，这样这个命令依次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就仿佛象是希腊人在崇祀海帕伊司托斯时举行的火炬接力赛跑一样。波斯人把这样的驿站称之为安伽列昂。

(99)当第一个信息来到苏撒，报道克谢尔克谢斯已攻下了雅典的时候，它便留在国内的波斯人欢欣鼓舞非常，以致他们把桃金娘的树枝撒到所有的道路上，他们焚香，而且他们自己还沉醉在牺牲奉献和各种欢乐的事情上。但是随着第一个信息而到来的第二个信息，却使他们大为沮丧，他们竟把他们的衣服撕碎，继续不断地哭叫哀号，而把一切过错推到玛尔多纽斯身上。波斯人这样做，与其说是痛惜船只方面的损失，勿宁说是担心克谢尔克谢斯本人的安全。

(100)因此，一直到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回来加以制止的时候，波斯人才停止了这样做。另一方面，玛尔多纽斯看到克谢尔克谢斯由于海战之故精神大为销沉并疑心到克谢尔克谢斯会计划从雅典撤退，因此他自己私下里便以为他会由于曾说服国王出征希腊而受到惩罚，并以为他最好还是不惜冒险或者是把希腊征服，或者是在成就了崇高的功业之后光荣地一死。当然，他还是希望能把希腊征服的。在他作了这一切的考虑之后，他便这样建议说：“主公，请不要悲痛，也不要由于我们所遭到的事情而垂头丧气，认为是受到了什么巨大的不幸。对于我们来说，一切的结局不是决定于木材，而是决定于人马。那些自以为是取得了辉煌胜利的人们，没有一个人会从他的船上下来试图和你对抗，在本土这里也没有任何这样的一个人；那些反抗过我们的人已经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因此，如果你愿意的话，让我们立刻去进攻伯罗奔尼撒吧，或者如果你觉得等一等好，那这样做也可只的。不要沮丧吧，希腊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逃脱他们对现在和先前所做的事情的责任，无论如何也不能逃避使他们不成为你的奴隶的。因此你最好是按照我的话去做。但是，如果你已决定把你的军队引开，那我仍然有一个计划向你陈说。国王，不要叫波斯人受到希腊人的嘲笑罢。因为，如果你的事业受到损害，那也决不是波斯人的过错，而且你也不能说，我们在任何地方做得象是懦夫。而如果腓尼基人、埃及人、赛浦路斯人和奇里后亚人表现出自己是卑怯的人的话，那这个灾难也决不会牵涉到波斯人的。因此，波斯人既然没有可以归咎的地方，那末还是听我的劝告吧。如果你已决定你不再留在这里，那么就率领着你的军队的主力回到家乡去吧。但是我愿意在你的大军中挑选三十万人，以便在奴役希腊之后把它献给你”。

(101)克谢尔克谢斯听了这一番话之后，他就好象苦尽甘来那洋地欣然喜

悦了。于是他告诉玛尔多纽斯说，在他先考虑采取这两个计划中的哪一个之后就会给他回答的：当他和他召集来的那些波斯顾问商议的时候，他觉得也应该把阿尔铁米西亚找来参加会议，因为他认为在前次的会议上，只有她一个人是懂得最好应当如何做的。当阿尔铁米西亚到来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便下令所有其他人等即波斯顾问和他的近卫士兵一概退去，然后对她说：“玛尔多纽斯认为我应当留在这里并向帕罗奔尼撒进攻，因为他说波斯人和陆军对于我们这次的灾难毫无责任，而且他们很愿意向我证明这一点。因此他的意见是要我这样做，否则的话，他自愿从我的大军中选拔三十万人并想在将来把奴役的希腊交给我。而依照他的劝告，则我应当率领着其余的军队回国。

（正如关于前次的海战，你会对我作了要我不去进行海战的正当劝告），因此现在我向你请教，请你告我，你认为在这两件事当中我应当做哪一件”。

（102）听到对她所作的这样的垂询之后，她就回答说：“国王，要回答你的垂询，说出哪一个办法最好，这是困难的事情。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以为最好是你自己回国，让玛尔多纽斯偕同他希望得到的人们留下，如果他愿意并保证做到他所讲的一切的话。如果他平定了他自谓可以平定的一切地方并且在他所谈到的目的上面得到成功，那么，主公，这成就是你的，因为这是你的仆人们所做的事情。但如果事情的结果与玛尔多纽斯的看法相反的话，既然你本人和你的全家安全无事，那这对你也不是十分不幸的事情。因为在你和你的全家安全无事的时候，希腊人就必须常常为保全他们自己的性命而进行战斗。至于玛尔多纽斯，则如果他遭到什么灾难的话，根本可以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如果希腊人所杀死的只不过是你的仆人的话，那他们的任何胜利都不会是一次真正的胜利。

至于你呢，你在把雅典烧掉之后，可以回国去，因为这样做，你已经达到你这次远征的全部目的了”。

（103）阿尔铁米西亚的意见使克谢尔克谢斯深感满意，因为她所说的恰巧是他自己的想法。实际上，在我看来，纵令所有的男女人等一致劝他留下，他也是不会这样做的。他实在是给吓坏了。他对阿尔铁米西亚表示了感谢之意以后，就派她带领跟着他从军的几个庶子到以弗所去了。

（104）他派了一个叫做海尔摩提莫斯的人担任他的庶子的保护人，海尔摩提莫斯是佩达撒人，他在宦官当中，是最受克谢尔克谢斯尊重的。（佩达撒人是居住在哈利卡尔那索斯人的上方的。在这些人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有什么凶事不久将在他们城市周边居住的所有人们身上发生的时候，雅典娜的女祭司就会长出一大把胡髭来。这样的事在他们那里已经发生两次了。

（105）海尔摩提莫斯就是从这个佩达撒出身的^①他为了加到他身上的不正行为，而进行了人类当中我所知道的最残酷的报复。他曾为敌人所俘和出卖，买他的是岐奥斯人帕尼欧纽斯，这是一个立身处世极其卑鄙污龌的人物。他总是取得容貌秀丽的男童，把他们阉割然后把他们带到撒尔迪斯和以弗所去，就在那里把他们以高价出手；因为在异邦人眼里，宦官比正常的人要值钱，因为他们对宦官是完全信任的。而海尔摩提莫斯就是帕尼欧纽斯为了作生意而阉割的许多人中间的一个，不过海尔摩提莫斯还不算是在一切事情上都不幸的。原来，他随同其他的呈献品从撒尔迪斯被带到国王那里去，久而

^① 方括弧内这段文字和第一卷第一七五节的内容重复。根据许多注释家的意见，这是后来的某一个人把第一卷一七五节的内容记在正文的外面，而混到正文里面去的。

久之，他在克谢尔克谢斯的宦官中间获得了最大的荣宠。

(106)正当国王在撒尔迪斯那里准备率领他的波斯军队进攻雅典的时候，海尔摩提莫斯为了手头的某件事情来到了美西亚所属的、住看岐奥斯人的一个叫做阿塔尔涅乌斯的地方，在那里他遇到了帕尼欧纽斯。当他认清楚是帕尼欧纽斯本人的时候，他就和帕尼欧纽斯进行了友好的长谈，他说他今日的一切幸福都是由于帕尼欧纽斯的缘故，并告帕尼欧纽斯说，如果帕尼欧纽斯把妻子儿子带到这里来住的话，那他会报答而使帕尼欧纽斯也得到幸福的，此外并答应帕尼欧纽斯这样那样的事情：帕尼欧纽斯高兴地接受了他的请求，因而把他的妻子儿子带了来。但是海尔摩提莫斯在控制了帕尼欧纽斯和他的全家之后，就对他说：“你这个用世界上是卑鄙肮脏的买卖来谋生的东西，告诉我，我或是我家里的先人对你或是你家里的人做了什么缺德的事，使你把我弄得不成个男人而变成什么也不是的一个东西？你以为诸神丝毫不知道过去你干的那些勾当吗。但是诸神的天理昭彰，结果由于你所做的恶事，你仍然要落到我的手里，而现在你将要心悦诚服地接受我加到你身上的全部惩罚了罢”。对帕尼欧纽斯这样地谴责了之后，他便把帕尼欧纽斯的儿子们带到他跟前来，强迫他阉割他自己的四个儿子。帕尼欧纽斯迫不得已这样做了。这样做了之后，他的儿子们又被迫阉割了他的父亲。天罚和海尔摩提莫斯对帕尼欧纽斯便是这样进行了报复的。

(107)克谢尔克谢斯把他的孩子们托给阿尔铁米西亚带到以弗所去之后，他便召见玛尔多纽斯，嘱告他从军队中选拔出他所需要的那部分并要他试着做到他自己所保证的事情。这就是那天白天里的事情。到了夜间，国王下令各将领从帕列隆启航，以全速再迈回海列斯彭特以便守护桥梁使国王通过去。当异邦军在途中走近佐斯泰尔的时候，他们把从陆地向海中伸出的一些细长的海角认成是船只，因此逃了很远的一段路：但是随后不久知道了那不是船而是海角，他们才集合起来继续他们的航行。

(108)在天亮的时候，希腊人看到陆军还停驻在原来的地方，便以为水师也还在帕列隆；他们以为还会发生一场海战，于是便准备进行防卫。但是在他们知道水师已经离开的时候，他们立刻决定跟踪追击；因此他们就一直跟踪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直到安多罗斯的地方，但是仍看不到敌人的影子。而当他们来到安多罗斯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进行了商议。铁米司托克利斯宣布他的意见，认为他们应在岛屿中间推进，而在追击敌船之后，便应一直航行到海列斯彭特那里去把桥梁毁掉。但是优利比亚戴斯的意见恰恰相反，他认为把桥毁掉等于是对希腊做了有最大损害的事情。他说如果波斯人的退路被切断而不得不留在欧罗巴的话，他们是不会试图保持平静无事的状态的，因为，他如果无所动静的话，这对他本人的事情既无好处，他又不能找到任何回家的道路，担他的军队却会饥饿而死。但如果他振作起来一直不停地继续活动，那就很可能欧罗巴的每一个市邑和民族或是被他征服，或是在这之前和他结城下之盟而分别地归附于他；而今后他们便会取得希腊土地每年生产的谷物作为他们的粮食。可是他以为波斯人在海战中吃了败仗之后不会留在欧洲，因此可以放他一直逃回他自己的国土。这样今后大家所争夺的就是他的土地，而不是希腊的土地了。其他的伯罗奔尼撒的将领们也同意这个意见。

(109)当铁米司托克利斯看到他不可能说服他们大多数的人航行到海列斯彭特去的时候，他便改变方针转向雅典人(因为他们对于波斯人的逃跑感到

最大的愤怒，他们打算甚至自己到海列斯彭特去，如果其他的人不愿意去的话)，对他们说：“我自己常常亲眼看到，而更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情：被打败的人们，如果他们被追击到穷地的时候，他们会反身再战并且会补偿了他们以前的损失的，因此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击退了象云霞一样的这一大群敌人，乃是我们自己和希腊所遇到的一大幸事），我们还是不要追击那些逃跑的人们了罢。要知道，取得了这场胜利的并不是我们，而是诸神和天上的英雄们，因为他们认为象亚细亚和欧罗巴这样大的地方由一个人来统治那是太大了，何况这个人又是一个邪恶的和不敬神的人呢。这个人怎样呢，他把圣物和人间的东西一体看待，他烧毁和抛弃神象，他还鞭打海洋并把枷锁投到里面去。但是目前我们的事业很顺利，那现在就让我们留在希腊，注意我们自己我们的家族罢。在我们把异邦人完全赶跑的时候，让我们把我们的家园重新建立起来勤勉地耕种罢；而当明年春天到来的时候，让我们再航行到海列斯彭特和伊奥尼亚去罢”。他讲这一番话的意图，是要取得波斯人的某种信任，以便将来如果他可能在雅典人手中遭到什么灾难的话，他可以有个避难的地方。这样的事情，后来果然就发生了。

(110)铁米司托克利斯讲这番话是以欺骗为目的的，可是雅典人却听从了他的话；原来在过去他一直有智慧之士的令名，而如今又表现出他不但有智慧而且小心谨慎，故此他们不拘他讲什么都是愿意听从的、铁米司托克利斯使他们听从了自己的命令之后，他立刻派遣几名他相信不拘如何拷问也不会把他命令他们告诉国王的消息加以泄露的心腹乘船去向国王报信，而在这里面又有他的仆人西琴诺斯。当这些人来到阿提卡的时候，其他人等留在船里面，西琴诺斯则到克谢尔克谢斯那里去，向他说了这样的话：“雅典军的将军和全联盟军中最勇武和有智慧的人物，尼奥克利斯的儿子铁米司托克利斯派我来告诉你下面的事情：雅典人铁米司托克利斯愿意为你服务，因此在希腊人想追击你的船只并毁掉海列斯彭特的桥梁的时候阻住了他们。现在他要你径自回去，不会有任何东西阻碍你的”。在他们说了这番话之后，便回到自己的船里去了。

(111)但是希腊人现在他们既然不再打算进一步追击异邦人的水师，又不打算航行到海列斯彭特去把可以通行的桥梁破坏，他们于是便包围了安多罗斯以便把它拿下，因为那里的人，也就是铁米司托克利斯向之要求金钱的最初的岛民，是不愿意给钱的。但是当铁米司托克利斯要他们知道，雅典人这次有说服和强制两位强大的神前来帮助他们，而安多罗斯人无论如何也要把钱交出来的时候，他们便回答说，雅典既然受惠于善意助人的诺神，那它的强大和繁荣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安多罗斯人的土地却甚为狭小而且贫困和无力这两位恶意的神从不离他们的岛，而是永远喜欢纠缠在他们的岛上：既然受制于这样的神，则他们安多罗斯人是不会拿出钱来的。因为纵然雅典有权势，但它也决不能胜过他们的无能为力的。他们既然作了这样的回答和拒绝给钱，因此他们便被包围了。

(112)铁米司托克利斯的营私肥己的事件是层出不穷的。他利用他曾派到国王那里去的同样的那些使者，把威胁性的文书送到其他各岛去勒索金钱，并说如果他们不拿出他所要求的金钱时，他将率领希腊的大军到他们的地方去围攻他们并攻取他们的岛屿。这样他就从卡律司托斯人和帕洛司人那里聚敛了大量的资财，因为这些人听说安多罗斯由于站在美地亚的一边而受到围攻，而铁米司托克利斯是在所有的将领当中最受尊重的，对这些事情他们十

分害怕，于是就把钱拿出来了。而我以为不止这些岛民，还有其他的岛民也给了钱，但是我却不能说得确实了。尽管如此，卡律司托斯人仍未能因此从灾难中获得喘息的机会，但是帕洛司人却用金钱买得了铁米司托克列斯的欢心，从而免除了战祸。这样，铁米司托克列斯便以安多罗斯为开端，背着其他将领从岛民那里勒索了金钱。

(113)克谢尔克谢斯摩下的人等在海战之后又等待了几天，然后就循着他们来时的原路返回贝奥提亚去了。原来玛尔多纽斯认为应当护送一下国王并且以为当时的季节是不适于作战的；他以为最好是在帖撒利亚过冬，到阳春到来的时候再向伯罗奔尼撒进攻。当他们到达帖撒利亚的时候，玛尔多纽斯首先在那里把被称为不死队的全体波斯人选拔出来，例外的只有他们的将领叙达尔涅斯(因为他自己说他是不能离开国王本人的)，其次是波斯的胴甲兵和一千名骑兵，还有美地亚人、撒卡依人、已克妥利亚人和印度人的步兵和骑兵。这些民族他是全部选拔的，至于他的其他同盟者，他只从每一个足族选拔一些人、这些人都是外表好和他知道有过一些好的事迹的人物。不过他所选拔的戴着头甲和手甲的波斯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人都要多的，次于他们的则是美地亚人：美地亚人在数目上诚然不逊于波斯人，可是在作战的实力上却不如下了。这样全军的人数，加上骑兵，就到达三十万人。

(114)正当玛尔多纽斯选拔他的军队而克谢尔克谢斯在帖撒利亚的时候，从戴尔波伊有一个神托送到拉凯戴孟人的地方来，要拉凯戴孟人向克谢尔克谢斯要求对列欧尼达司的死亡加以赔偿并且接受他给予他们的任何答复。于是斯已达人立那火速地派出了一名使者：他发现剩下的波斯全军还留在帖撒利亚，于是他便到克谢尔克谢斯那里去，对他说：“美地亚人的国王，拉凯戴孟人和斯巴达的海拉克列达伊族要求你为他们的国王的死亡付出赔偿，因为在他保卫希腊的时候你杀死了他”。克谢尔克谢斯听到这话之后笑了起来；过了很久的时候，他才指着恰好站在他身旁的玛尔多纽斯说：“那么，这里的这位玛尔多纽斯将会把他们应得的赔偿完全付与他们的”。

(115)使者把这句话记下之后就离开了，但是克谢尔克谢斯却把玛尔多纽斯留在帖撒利亚，他自己则火速地向海列斯彭特方面赶路，而在四十五天里来到了渡口，但是带回来的军队可以说是几乎等于零了。在行军途中，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遇到什么民族，他们对这些人的谷物都一概加以掠夺而作为食粮。而在他们找不到任何谷物的时候，他们便吞食地上生长的草，剥树皮，摘树叶，不管它们是人们栽培的还是野生的，一概不留。他们就饿得干这样的事情。此外，在行军途中，他们中间又发生了瘟疫和赤痢，结果使他们丧失了性命。克谢尔克谢斯把一些病人留在后面，命令他在进军途中经过的那些市邑照顾他们，调理他们；他们有的给留在帖撒利亚，有的给留在派欧尼亚的昔利斯，有的给留在马其顿。在他向希腊进军时，他曾把宙斯的圣车留在昔利斯，但是在归途中他再也拿不回它了，因为派欧尼亚人把它送给了色雷斯人；而当克谢尔克谢斯向他们要求返还的时候，他们就说，住在司妥律蒙河河源地带附近的上色雷斯人把正在牧放中的马匹劫走了。

(116)当时在那里，一个身为比撒尔提亚人和克列司托尼亚国的国王的色雷斯人干出了一件超人的事业来。他自行拒绝承认自己是克谢尔克谢斯的奴隶，而逃跑到洛多佩山里面去。他还禁止他的儿子们随军到希腊去，但是他的儿子们不听他的话，因为他们一直希望看一看战争的场面，故而他们就随

着波斯人出征了；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当他们六个人全部安全无伤地回到家中时，他们的父亲便挖掉了他们的眼睛。

(117)这就是他们所得到的报酬。但是经过色雷斯进军到渡口的波斯人却赶忙地乘着他们的船只渡海到了阿比多斯，原来他们发现桥梁并没有搭在那里，而是已经给一场暴风雨摧毁掉了。这样，他们的进军便被阻止在那里，不过他们在那里得到的食物却比他们一路上得到的食物要多，由于他们过度的贪食和他们改换了饮用的水，这就使剩下的军队中又死掉了许多人。其余的人等就和克谢尔克谢斯一同来到了撒尔迪斯。

(118)但是还有下面的另一个传说。根据这个传说，则当克谢尔克谢斯从雅典进军到司妥律蒙河河上的埃翁的时候，他就不再从陆上进军，而是把他的军队委托叙述尔涅斯带到海列斯彭特去，他自己则乘上一只腓尼基船出发到亚细亚去了。在这次航行中，他遇到了从司妥律蒙河那方面来的、吹得海浪滔天的一场暴风。由于船上的人太多，以致克谢尔克谢斯的随行人员有许多都在甲板上面，再加上暴风雨对他也越来越猛烈，因此国王害起怕来，就向舵手呼叫，问他是不是有什么解救的办法。于是那个人便说：“主公，除非船上的这些人当中去掉一部分，那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据说克谢尔克谢斯在听到这话之后，便向波斯人说：“波斯人，现在看来，我的安危既然系在你们的身上，因此这也就是考验你们是否关心我的时候了”。结果他们就在向他行礼以后，跳到海里去了。这样，船载变轻的船就安全地到达了亚细亚。在克谢尔克谢斯刚刚上陆的时候，他便因舵手的救命之恩而赐给他一顶黄金冠，但另一方面，又割下了这个舵手的头，因为他使许多波斯人来了性命。

(119)以上便是关于克谢尔克谢斯的归还的另一种说法。但是从自己的方面来说，关于波斯人的遭遇的说法，以及这一说法的其他任何部分，我都不相信。因为，那舵手果真若向克谢尔克谢斯说了上面那样的话，那末我想，在一万个人当中也不会有一个人怀疑国王会采取下述的办法，即他会命令甲板上的那些波斯人，而且是第一流的波斯人下到船仓里面去，并把和波斯人人数相等的腓尼基桡手投到海里去。不，实际的情况乃是：克谢尔克谢斯是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做的，他是率领着他的军队从陆路返回亚细亚的。

(120)这里还有一个明显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当克谢尔克谢斯在归途中来到阿布戴拉的时候，曾和那里的人结成朋友^①并且把一把黄金的波斯刀和鍍金的提阿拉斯^②送给他们。而依照阿市戴拉人的说法，不过这种说法我是完全不相信的，则当克谢尔克谢斯从雅典逃回的时候，正是在这里才第一次解开了他的腰带的，因为他认为到这里已经安全了。而阿布戴拉比起据说他们乘船的地方司妥律蒙和埃翁来，是更接近海列斯彭特的。

(121)至于希腊人这一方面，则他们既不能攻下安多罗斯，他们就到卡律司托斯去，而把那个地方蹂躏之后，便返回了撒拉米司，首先，在他们的最初卤获物当中，他们特别留出了三只腓尼基的三段桡船给诸神，一只在地峡奉献，这一只到我的时代还在那里；另一只在索尼昂奉献，再有一只则是在他们的当地撒拉米司奉献给埃阿司。在这之后，他们又分配了战利品并把其中最初的一批卤获物送到戴尔波伊去，用它们造了一座十二佩巨斯高的人

^① 参见第七卷第二九节。

^② 参见第七卷第六一节。

象，人象的手里握着船嘴。这个象和马其顿人亚力山大的黄金象立在同一个地方。

(122)而希腊人在把最初的卤获物送到戴尔波伊去以后，便用全体希腊人的名义去请示神，问神对他们奉献给他的最初卤获物是否感到满足，是否感到满意；神说，他从其他希腊人那里得到的奉献物都可以这样说，但只有埃吉纳人却没有奉献什么东西，因此他向他们要求撒拉米司海战战勋的奖赏。埃吉纳人听到这话，他们立刻奉献了放在青铜桅杆上的三个黄金星，它在离克洛伊索斯的混酒钵最近的一个角落里。

(123)希腊人在分配了战利品以后，就乘船航行到地峡去，在那里授勋给在整个战争当中战功最大的希腊人。可是当将领们到来并在波赛东的祭坛地方各自投票以便确定他们的功勋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投自己的票，原来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功劳最大的，不过他们大多却一致把第二位让给铁米司托克利斯。因此他们每一个人只得到一票，但铁米司托克利斯却由于被放到第二位的的关系，而得到了远比他们为多的票数。

(124)由于嫉妒的关系，希腊人不愿作出授奖的这样一个决定，他们未把这件事加以解决，便各自乘船返回自己的国家了。虽然如此，铁米司托克利斯的名声却宣扬开来了，整个希腊都推崇他，把他看成是远比其他希腊人有智慧的人物。他虽胜利了，可是由于他没有从参加撒拉米司战役的人们那里得到和他的战勋相适应的荣誉，于是他随后立刻就到拉凯戴孟去，想在那里得到荣誉。拉凯戴孟人隆重地欢迎了他并且给他以崇高的荣誉。他们赠给优利比亚戴斯一顶橄榄冠，褒奖他的战勋，另一顶橄榄冠他们赠给了铁米司托克利斯，褒奖他的智慧和机智，他们还送他斯已达的一辆最好的战车。他们对他大加颂扬，在这之后，他们就派了斯巴达的三百名精锐，即被称为骑士^①的人们，护送他回去直到和铁该亚人相邻的地方。据我们所知道的，斯巴达人派人护送的人物，铁米司托克利斯要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125)但是当铁米司托克利斯从拉凯戴孟回到雅典的时候，铁米司托克利斯的一个敌人阿披德纳伊区的梯摩戴谟斯由于疯狂的嫉妒，就铁米司托克利斯的访问拉凯戴孟一事痛斥铁米司托克利斯，说他从拉凯戴孟人那里得到的荣誉，乃是托雅典之福，并不是由于他本人的关系。这个梯摩戴谟斯也决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这个人一直不断地这样讲，直到铁米司托克利斯回答说：“事情的真相是这样：如果我是一个倍尔比那^②人的话，我就不会受到斯巴达人的这样的尊敬了，但尽管你是一个雅典人，唉，你却仍得不到这样的尊敬”。

(126)以上的事情就到这里了。另一方面，在波斯人中间已经是一位知名之士，而由于普拉塔伊阿事件变得越发有名的人物，帕尔那凯斯的儿子阿尔塔巴佐斯率领着玛尔多纽斯为自己选拔的军队中的六万名士兵把国王一直护送到渡口的地方。现在克谢尔克谢斯已到达亚细亚，而当阿尔塔巴佐斯在返回的途中行近帕列涅地方的时候，由于玛尔多纽斯在帖撒利亚和马其顿过冬而且他自己也毫不急于去和他其余的军队会合，因此他觉得，如果他不把他发现已经叛变的波提戴阿人变成奴隶，那是不对的。原来在国王经过了这个市邑，而波斯水师又从撒拉米司逃跑以后，波提戴阿人便公开地背叛了异邦人；帕列涅地方的其余的人民也这样做了。

^① 参见第一卷第六节。

^② 这是索尼昂以南的一个小岛。这里是借以指一个很不重要的地方。

(127)于是阿尔塔巴佐斯便围攻了波提戴阿人。他怀疑欧伦托斯的人们也背叛了国王，因此便把欧伦托斯也给包围了，领有这个市邑的是曾被马其顿人从铁尔玛湾赶走的波提戴阿人。在他包围并攻陷了欧伦托斯之后，他就把这些人都带到一个湖的旁边，在那里把他们杀死，然后把他们的城市委托给卡尔奇底开人和托罗涅人克利托布罗斯来治理。这样，卡尔奇底开人就得到了欧伦托斯。

(128)阿尔塔巴佐斯在攻克欧伦托斯之后，就专心致志地来对付波提戴阿人了。除了他锐意进行这件事之外，司奇欧涅军的将领梯摩克塞诺斯又帮了他的忙，因为梯摩克塞诺斯曾答应应用里应外合的办法把这个地方出卖给他；我不知道他们起初是怎样勾结起来的（实际上，人们根本没有谈过这件事情），但是事情的结果如何，下面我都要说一说。每当梯摩克塞诺斯写信途给阿尔塔巴佐斯，或是阿尔塔巴佐斯写信送给梯摩克塞诺斯的时候，他们总是把信卷在一枝箭的尾部，再用羽毛把这地方包起来，然后把它射到他们约定的地方。但是梯摩克塞诺斯想背叛波提戴阿人的阴谋被发现了；原来当阿尔塔巴佐斯把箭射到约定地点去的时候，他失手把它射到一个波提戴阿人的肩上。正象战时在战场上常常发生的情形那样，当这个人被射中的时候，很快地一大群人把这个人围了起来。他们立刻拔出了箭，从而发现了这封信，于是他们便把它带到他们的将领们那里去，当时他们联邦的其他帕列涅人也在哪里。将领们展读了这封信，因此知道谁是叛徒，然而为了司奇欧涅人的缘故，他们决定不用背叛的罪名使梯摩克塞诺斯的声名扫地，因为他们害怕司奇欧涅人今后会永远洗不掉叛徒的污名。

(129)这样一来，人们就看破了梯摩克塞诺斯的背叛行为。而当阿尔塔巴佐斯把波提戴阿人围攻了三个月的时候，在海上发生了一次为时颇久的大退潮，而当异邦人看到大海竟变成了一片沼泽地带的时候，他们便决定涉海到帕列涅去，可是当他们在这途中前进了五分之二，而在到达帕列涅之前还要走五分之三的路程的时候，一阵巨大的高潮袭来了。据当地的人说，高潮虽决不是罕见的事情，但那次的高潮却是比他们先前所看到的任何一次都要高。他们当中不会游泳的都给淹死了，而那些会游泳的则给乘船赶到他们这里来的波提戴阿人杀死了。依照波提戴阿人的说法，海水高涨和来潮以及波斯人遭此大难的原因乃是由于，正是这时死在海里的那些波斯人曾经亵渎过波赛东的神殿和城郊的波赛东神象。而我以为他们以这一点为原因是正确的。那些保全性命的人则给阿尔塔巴佐斯率领到帖撒利亚玛尔多纽斯的地方去了。

(130)以上便是护送国王的队伍的遭遇了。克谢尔克谢斯的全部残余的水师，在它逃离撒拉米司而到达亚细亚沿岸地带，并把国王和他的军队从凯尔索涅索斯渡到阿比多斯去以后，就在库麦过冬了。而在第二年春天刚刚到来的时候，他们便很快地在萨摩司集合，因为他们有一些船就是在那里过冬的。他们的兵员大都是波斯人和美地亚特人。他们的将领是巴该欧司的儿子玛尔东铁司和阿尔塔巴佐斯之子阿尔塔翁铁斯。阿尔塔翁铁斯又选拔他自己的外甥伊塔米特列斯和他们一起共同执行军事领导工作。但是由于他们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便不再继续向西方航行，也没有任何人极力主张他们一定这样做；但他们都驻留在萨摩司，监视着伊奥尼亚人，怕他们发动叛变。当时他们的全部船只，包括伊奥尼亚人提供的船只以及其他船只一共是三百只：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希腊人会来到伊奥尼亚，而是以为希腊人保

往自己的国家便已经满足了。他们所以这样推想，是因为当他们从撒拉米司逃跑的时候，希腊人并没有追击，而是看他们逃掉便心满意足了。就海上而论，波斯人已经是从心里不敢有任何指望了，但是他们认为玛尔多纽斯在陆上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因此他们就在萨摩司计议，看可以给敌人以什么样子的伤害，并且听取从玛尔多纽斯那里来的有关他的活动的消息。

(131)可是在希腊人的这一方面，他们却由于春天的到来和玛尔多纽斯之驻留在帖撒利亚而行动起来。他们还没有开始集结他们的陆军，但他们那拥有一百一十只战船的水师却来到了埃吉纳。他们的陆军统帅和水师提督是美那列斯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如果从子到父这样地追溯他的家系，则是美那列斯，海吉西拉欧斯、希波克拉提戴斯、列乌杜奇戴斯、安那克西拉欧斯、阿尔奇戴莫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铁欧彭波斯、尼坎多罗斯、十里拉欧斯、埃乌诺莫斯、波律戴克铁斯、普律塔尼斯、埃乌律彭、普罗克利斯、阿里司托戴莫斯、阿里司托玛科斯、克列奥达伊欧斯、叙洛斯、海拉克列斯。他出身王家的次支。上面所提到的人，除去列乌杜奇戴斯以次最初列举的七人以外，都是斯已达的国王。雅典人的将领则是阿里普隆的儿子克桑提波司。

(132)当所有的船只来到埃吉纳的时候，从伊奥尼亚人那里有一些使看来到了希腊人的阵地，这些使者就在不久之前曾到斯巴达去，请求拉凯戴孟人给伊奥尼亚以自由。使者之中有一个人就是巴昔列伊戴斯的儿子希罗多德。他们起初的七个人结成了一个党派，阴谋把歧奥斯的僭主司妥拉提斯杀死，但是当他们的同谋者中间有一个人把他们的计划谈了出来而他们的阴谋因此泄露的时候，其余的六个人便偷偷地离开了歧奥斯，从那里他们到斯巴达去，而现在又来到了埃吉纳，请求希腊人乘船到伊奥尼亚去。希腊人好不容易才被他们一直引导到狄罗斯那样远的地方去。但希腊人害怕到再远的地方去了，因为他们对那些地方一点都不晓得。他们还害怕在那边到处会遇到敌人的军队，而且他们以为，萨摩司对他们来说和海拉克列斯柱^①是同样远的。结果是：异邦人这方面不敢驶过萨摩司以西的地方，同时希腊人即使在歧奥斯的请求之下，也不敢驶到狄罗斯以东的地方去。这样恐怖就在他们之间保持了一个缓冲地带。

(133)于是希腊人便乘船到了狄罗斯，而玛尔多纽斯就在帖撒利亚过冬了。他把他的大本营安设在这里之后，便从这里派出了一个名叫米司的埃乌洛波司人到各地的神托所去，命令他到他可以一试的一切神托所去请示神托。他发出这个命令时他想从神托知道些什么东西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没有人谈过这件事。但是，我以为他所问的不外是关于目前的事情，而不是其他。

(134)大家都知道这个米司到了列巴狄亚，在那里用钱运动了一个当地人下到特洛波尼欧斯洞去，他还到波奇司人的在阿巴伊地方的神托所去。他首先还到底比斯去，向伊司美诺斯的阿波罗请示（在那里，正和在奥林匹亚一样，是要用牺牲来请示神托的^②）；此外他还用钱运动了一个不是底比斯人的异邦人到阿姆披阿拉欧斯神殿去睡在那里。底比斯人是禁止在那里请示神托的；原来阿姆披阿拉欧斯曾通过神托命令他们在下面的两件事当中任选其中之一而放弃另一件事情，即或是把他当做他们的预言者，或是把他当做他们的联盟者；他们选择他作为自己的联盟者，于是任何底比斯人就都不许睡在

^① 即今直布罗陀海峡。

^② 焚烧牺牲看它的火焰和灰来占卜。

他的神殿里面了。

(135)然而，根据底比斯人的说法，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是：这个埃乌洛波司人米司在巡历了各个神托所之后，也来到了普托司·阿波罗的圣域。这个被称为普托昂的神殿是属于底比斯人的，它位于科帕伊司湖上方一座山的山下，离开阿克莱披亚极近。当这个叫做米司的人在三个当地人的陪同下进入神殿的时候，祭司立刻使用异邦话向他说出了宣托词。同来的三个人则是当局选派出来，记录神托的言词的。但这三个同来的底比斯人由于听到的不是希腊话而是异邦话因而感到惊讶，不知道如何应付当前的事态。可是埃乌洛波司人米司却从他们手中夺过他们带来的害牒，把预言的祭司所说的话记录下来了，他说神托所用的语言是卡里亚语。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以后，他便回到帖撒利亚去了。

(136)玛尔多纽斯把各个神托所说的一切话读完以后，随后就派一名使者到雅典去。这个使者是马其顿人阿门塔斯的儿子亚力山大。他所以派遣这个人，一方面是由于这个人和波斯人有亲属的关系(原来波斯人布巴列斯娶了阿门塔斯的女儿，即亚力山大的姊妹巨该娅；布巴列斯的妻子给他生下了亚细亚的那个阿门塔斯，这个阿门塔斯起了他的外祖父的名字，而国王还把普里吉亚的一个大城市阿拉班达^①送给他作为采邑)，同时也还由于他知道亚力山大是雅典人的恩人和异邦人的保护官^②。玛尔多纽斯以为这样一来，他便很有可能把雅典人争取到自己的一方面来，因为他听说，雅典人是个人数众多而又勇敢的民族，他并且知道，主要是他们曾在海战当中使波斯人遭到了很大的灾难。他确信如果他把他们的友谊争取到手，他就很有可能容易地在海上制霸；至于在陆上，则他觉得他自己要比对方强得多了。因此他便认为这样一来他就会压倒了希腊人。也许神托所预言的，就是劝告他和雅典人结成联盟，而他就是遵从看神托的话派遣了这个使者的。

(137)这个亚力山大的七世祖培尔狄卡斯是用我下面所说的办法取了马其顿僭主的地位的。铁美诺斯的后裔、三兄弟高阿涅斯、阿埃洛波司和培尔狄卡斯从阿尔哥斯逃跑到伊里利亚；他们又穿过伊里利亚进入上马其顿，最后他们一直到达列拜亚城。在那里，他们为赚取工资而受雇于王家，担任仆从。他们一个人看管马匹，另一个人看管牛，而培尔狄卡斯年纪最轻，因此他看管小牲畜。王后亲自给他们烹调食物。原来在古昔的时候，不仅仅是平民，就是统治人们的僭主也都不是富有的。而每在王后烤面包的时候，仆从培尔狄卡斯的那一块总是比别人的涨大一倍。她看到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就把它告诉给她的丈夫。当国王听到这事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预兆，意味着什么大的事情将要发生。于是他便把他的仆从召来，命令他们离开自己的土地。他们说在他们离开之先，国王应把他们的工资算给他们才是正理。但是当他们谈到工资的时候，国王却发起混来，于是他指看从屋顶上的通烟口射进来的太阳光说：“这就是应当付给你们的工资，我把它送给你们吧”。年纪较长的高阿涅斯和阿埃洛波司听到这话时站在那里瞠目不知所云，但是那个少年说：“国王，我们接受你赏赐给我们的东西”。他说了这话，就掏出了他身上带着的匕首，用这把匕首在屋内地上日光所照的地方划

^① 阿拉班达不在普里吉亚，而是在卡里亚。参见第七卷，第一九五节。

^② 参见第六卷第五七节。

了一个轮廓；这样做了之后，便把太阳光三次用外衣兜到自己的胸前^①，然后便和他的伙伴们离开了。

(138)他们就这样地离开了。但是在国王近旁的人们当中，有一个人告诉国王少年所做的是什么事情，而三人当中最年少的人接受他所赏赐的礼物又是抱着怎样的目的；国王听到这话以后感到愤怒，于是便差遣骑士追赶他们，想把他们杀死。但是，在那个地方有一条河，而这些从阿尔哥斯来的人们的子孙向它奉献牺牲，把它看成是救命的恩人。当铁美诺斯儿子们渡过了这条河的时候，河水大大地涨了起来，以致骑士们渡不过去了。因此兄弟们就到了马其顿的另一个地方，在被称为戈尔地亚斯的儿子米达斯之园的一个地方的附近定居下来，在这个地方有许多野生的玫瑰花，每朵花各有多到六十个花瓣和异乎寻常的芳香。根据马其顿人的说法，昔列诺斯就是在戈尔地亚斯的儿子米达斯之园这个地方被捕的^②。在这个地方的上方，有一座叫做倍尔米欧斯的山，而由于寒气逼人，没有人能够攀登到上面去。他们征服了那个地方之后，就以那里作为出发点，结果把马其顿的其他地方也都征服了。

(139)亚力山大就是这个培尔狄卡斯的后人：亚力山大是阿门塔斯的儿子，而阿门塔斯又是阿尔凯铁斯的儿子；阿尔凯铁斯的父亲是阿埃洛波司，阿埃洛波司的父亲是披力波司，披力波司的父亲是阿尔该欧斯，阿尔该欧斯的父亲就是取得了国王之位的培尔狄卡斯了。

(140)(α)阿门塔斯的儿子亚力山大的家系就是这样。当他奉玛尔多纽斯之派来到雅典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雅典人，下面就是玛尔多纽斯要向你们讲的话：国王有一个通告送到我这里来，说‘我赦免雅典人过去对我所犯下的一切罪行：现在，玛尔多纽斯，我命令你做这样的事情。把他们的领土还给他们，此外还让他们给他们自己选择更多的土地，随便他们选择什么地方的土地，并且使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去生活。把我烧掉的他们的全部神殿重新修建起来，如果他们愿意和我缔结盟约的话’。这样的通告既然送来，我是势必执行的，除非你们从你们的那一方面反对我这样做。而我要向你们说：你们为什么疯狂到要向国王作战，你们不能战胜他，你们也不能永久抵抗他。你们已经看到了克谢尔克谢斯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和他们所做的一切，你们已经听到目前我手中拥有的兵力。因此，即使你们战胜和征服我们(当然，如果你们头脑清醒的话，你们是绝对不能作此妄想的)，那将会有一支比我们大许多倍的军队前来的。因此不要打算和国王较量，从而失去你们的土地并永远使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还是讲和罢。而且，国王既然有意这样做，那末你们也便可以十分荣誉地跟他讲和了；还是忠诚老实地和我们结成盟友，从而享受自由罢。

(β)雅典人啊，上面就是玛尔多纽斯命令我向你们传达的通告。而从我这方面来说，我不必提我对你们所抱的善意了(因为你们并不是第一次知道这一点的)。但是我请求你们接受玛尔多纽斯的忠告。我看出来，你们是永远也没有力量来向克谢尔克谢斯作战的(如果我看到你们有这样的力量，我就决不会到你们这里来向你们讲这样一番话了)。要知道国王的威力是超人的，而他的手臂又是极长的^③。因此，既然他们向你们提出，而他们又同意缔结的条

^① 这个动作据说是表示自己取得了家宅和土地，并要求太阳来为此作证。

^② 参见第七卷第二六节。

^③ 这里可能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实际上并非如此。——译者

件是如此宽大，如果你们不立即同意和他们缔约的话，我真的为你们未来的命运害怕。因为你们的土地既然孤立在两军之间而形成一个战场，则在所有的联盟者当中，你们便是住在最容易遭到战争危险的道路上了，而且只有你们是决难逃脱毁灭的命运。我看，还是听从他的劝告罢，你们可不要小看了这样的事情，在希腊人当中，伟大的国王只想赦免你们的罪过，只想和你们做朋友哩。”

(141) 以上便是亚力山大的话。但是拉凯戴孟人却听说，亚力山大到雅典来是要使雅典人和异邦人缔结条约的：而在他们想起神托所说的话，即他们自己和其余的多里斯人势必要给美地亚人和雅典人逐出伯罗奔尼撒的时候^①，他们便非常害怕雅典人会 and 波斯人缔结了；于是他们立刻决定，他们要把使节派去。而且，雅典人恰巧在同一个时候接见了双方的代表。原来希腊人故意拖延时间等待拉凯戴孟人，因为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拉凯戴孟人将会听到，从波斯人方面有使者前来商讨订约的事情，而且在拉凯戴孟人听到之后他们是会火速地派来使节的。因此他们这样做，是有用意，因为这样他们可以使自己的意思叫拉凯戴孟人知道。

(142) 而当亚力山大的发言结束的时候，斯巴达来的使者紧接着就说：“从我们的这一方面来说，拉凯戴孟人把我们派来请求你们不要在希腊引起任何的变革，也不要接受异邦人方面提出的建议。对任何一个希腊人来说，这都是一件不正当和不体面的事情，特别对于你们更是这样，理由有许多：引起这战争的是你们，根本不是我俩的意思，你们的领土又是战争最初的焦点，但这次战争却把整个希腊都卷到里面去了。即使把这些放到一边不谈，则想到自古以来一直以把自由给予许多人而知名的你们雅典人，不只是做了这一切事情，竟而又带头使希腊人受到奴役，那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尽管如此，我们仍是同情你们的困难处境的，因为你们现在已经失去了两次的收获，而且你们的财产又受到长时期的蹂躏；为了补偿这一点，拉凯戴孟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宣布，只要这场战争继续下去，他们愿意扶养你们的妇女和你们那不能参加战争的全部家族。因此，不要叫马其顿人亚力山大用他那甘言蜜语来粉饰的玛尔多纽斯的建议把你们说服罢。听从那样的建议，对他来说乃是当然的事情，因为他本身既然是一个僭主，那他必然是会为僭主助一臂之方的。但如果你们还清醒的话，你们当然是不会相信他们的，因为你们知道，异邦人是既无信义，又不诚实的”。以上便是使者俩所说的话。

(143) 但是雅典人对亚力山大的回答都是这样：“我们自己也知造，美地亚罩的人数是比我们多好多倍的。因此没有必要用这一点来使我们竟得难堪。尽管如此，由于我们是渴望自由的，因此我们将尽我们能力之所及来保卫我们自己。但至于和异邦人缔结协定的事情，不要试图说服我们这样做，而且我们也不会答应的。现在把雅典人的这个答复带回给玛尔多纽斯罢：只要太阳还接着与它目前的轨道相同的轨道运行，我俩是不会和克甜尔克谢斯缔结协定的。但是我们将要继续不停地对他作战，我们相信诸神和天上的英雄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曾蔑视和焚毁了他们的神殿与神象。我们对你所要说的话是，不要到雅典人的地方来作这样的请求了。也不要自以为仿佛是为我们做好事，实际上却是劝我们做坏事了，因为我们是不愿意看到你这样一位客人和朋友会在雅典人的手里吃到任何苦头的，”

^① 参见第五卷第九〇节。

(144)以上便是他们对亚方山大的回答。但是他们却对从斯已达来的使节说：“拉凯戴孟人害怕我们会和异邦人缔结协定，那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但是我们认为，你们既然知道雅典的性格如何，却害起怕来，这样的表示是不光彩的。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有那样多的黄金，有那样美好肥沃的土地足以买动我们的欢心来站到波斯人的一方面来奴役希腊。甚至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那也有许多种多的有力的理由使我们不能这样做。首先和最主要的，是我们诸神的神象和神殿被烧掉和摧毁，因此我们必须尽力为他们复仇、哪里还能够和于出了这样一些勾当的人们缔结协定；其次，全体希腊人在血缘和语言方面是有亲属关系的，我们诸神的神殿和奉献牺牲的仪式是共通的，而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是相同的，雅典人如果对上述的一切情况表现出不诚实的态度，那是很不要当的。如果你们以前不知道的话，那末现在你们要知道，只要是有一个雅典人活着，我们就决不会和克谢尔克谢斯缔结协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关注，因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备受蹂躏的国家，你们竟加以照顾，乃至建议扶养我们的家族。从你们的方面来说，你们已经向我们充分地表现了好意。至于我们自己，我们将设法尽我们力量之所及来忍耐着，不抬你们添麻烦。但目前，事情既已如此，请尽快把你们的军队派来罢，因为据我们的猜想，只要异邦人一得到我们不愿按他所要求于我们的任何一件事情去做的通知，他在不久的时期之内，就上向我们这里来进攻我们的国家的。因此，在他们来到阿提卡之前，我们正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先进军到贝奥提亚去”。使者们得到雅典人这样的回答以后，就返回斯巴达去了。

第九卷

(1)当亚力山大回来,并把他从雅典人那里听到的话报告给玛尔多纽斯的时候,玛尔多纽斯立刻便从帖撒利亚出发,率领着他的大军说意向雅典赶去了^①。他不拘到什么地方,都把当地的人加到他的军队里来。帖撒利亚的首领们一点也不后悔他们以前采取的行动,而是比先前更甚地来激励波斯人的进军行动;拉里撒的托拉克司过去在克谢尔克甜斯逃跑的时候,曾卫护过他,现在托拉克司则是公然地为玛尔多纽斯向希腊进军开路了。

(2)但是当大军在行进途中来到贝奥提亚的时候,底比斯人却试图阻留玛尔多纽斯,他们劝告他说,如果扎营布阵的话,则他再也不能找到比他们的地方更适宜的地方了;他们解释说,他不应当再向前推进,而是驻屯在那里,这样就可以不经战斗而使整个希腊降服。原来,只要是以前同心协力的希腊人在目前仍然一致行动的话,则甚至举全世界的兵力来征服他们,那都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底比斯人又说:“但如果你按照我们的忠告来做,你就可以很容易地掌握他们的全部作战计划。把钱遇到他们城邦的当权人物那里去,这样你就可以把希腊分裂为两派;在这之后,仗着跟你站在一面的那一派的帮助,你就可以不费力地把反对你的一派制服了”。

(3)以上就是底比斯人所提供的意见,但是他并不愿听从这样的意见:他自己则是梦寐以求地想再一衣攻占雅典。他的这种想法部分地固然是由于他的刚愎自用,部分地也是由于他想用在各个岛屿上点起的一列烽火来通告在撒尔迪斯的国王说,他已经占领了雅典。当他来到阿提卡的时候,他却发现雅典人已经不在那里了,但是他却听说,他们大部分都在撒拉米司海面的船上了。于是他攻占了空无一人的雅典城。在国王第一次攻占该城和玛尔多纽斯后一次进攻该城之间,相隔是十个月。0)当玛尔多纽斯来到雅典的时候,他就把一个名叫穆里奇戴斯的海列斯彭特人派到撒拉米司去,这个人带去的建议和马其顿人亚力山大送到雅典人去的那个建议一样。他再一次送去这个建议是因为,尽管他已经知道雅典人对他抱着下友好的态度,但是既然他已用武力席卷阿提卡而将之收归自己的统治之下,则雅典人的顽固态度是会缓和一些的。

(5)因此之故,他才把穆里奇戴斯派到撒拉米司来:穆里奇戴斯于是来到五百人会轰的地方,向他们传达了玛尔多纽斯的通告。于是一位名叫吕奇达斯的议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他认为最好是接受穆里奇戴斯带去的他们的建议并把这个建议向民会提出。他提出这样的意见或者是由于接受了玛尔多纽斯的贿赂,或者是由于他自己赞同这种做法,但是会场上的雅典人,以及听到这个说法的会堤外的雅典人却大为激怒,他们把吕奇达斯包围起来,用石头把他砸死了。不过他们却没有伤害海列斯彭特人穆里奇戴斯,而仍容许他离去。环绕着吕奇达斯的事件,在撒拉米司发生了不小的喧嚣,而当雅典的妇女知道所发生的事件的时候,她们就相互激励地联合在一起,自动地到吕奇达斯的家里去,把他的妻子儿女也都用石头砸死了。

(6)雅典人到撒拉米司这个地方来的经过是这样。只要是指望着伯罗奔尼撒的军队会来帮助他们,他们就留在阿提卡。但是,在看到伯罗奔尼撒人行动得迟缓松懈而侵略者据说已经到达贝奥提亚的时候,他们于是就把他

^① 四七九年夏七月。玛尔多纽斯占领雅典。

们的全部财物移转到安全地带，他们自己则渡海到撒拉米司去，另一方面他们又派遣使者到拉凯戴孟去，谴责拉凯戴孟人容许异邦人进攻阿提卡而不和雅典人协力在贝奥提亚邀击异邦人；同时雅典人要拉凯戴孟人记住，如果雅典倒戈的话，波斯人许给它的诺言是什么，此外又预先警告拉凯戴孟人说。如果拉凯戴孟人不派援军前来的话，他们是会想出自己的避难对策来的。

(7)原来拉凯戴孟人这时正在过祭日，他们正在举行叙阿琴提亚祭^①，而这时他们认为把奉祀这位神的事情做好，就是他们兰前最主要的事情了。同时，他们正在地蚊上修筑的壁垒，现在甚至已经修建到胸墙了。当雅典的使节偕同从美伽拉和普拉塔伊阿人那里来的使节来到拉凯戴孟的时候，他们就到五长官那里，这样说：

(A)“雅典人把我们派来告诉你们说，美地亚人的国王说他愿意把我们的土地归还我们并和我们缔结公正平等、忠诚无欺的盟约，同时还把在我们的土地以外我们所选择的任何土地送给我们。

但是我们，由于我们不愿意对希腊的宙斯神犯下不敬之罪，而我们又认为背叛希腊乃是可耻的行为，因此我们不会同意，而是拒绝了他的建议。尽管希腊人对我们做出了不义之行，尽管希腊人把我们出卖而使我们蒙受损害，尽管我们知道，和波斯人缔和远比对波斯人作战要有利于自己，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甘愿和他们缔结任何和约。因此从我们的方面来说，我们忠实地履行了对希腊人的义务。

(B)但是过去曾十分害怕我们会和波斯人缔结和约的你们拉凯戴孟人却如何呢，由于你们现在已经摸清了我们雅典人的性格。

你们已确信我们将永远不会出卖希腊，由于你们横位地峡而正在修筑的壁垒差不多已接近完工，这样在今天，你们就不再理会雅典了。尽管你们满口答应我们在只奥提亚邀击波斯人，但是到时候你们却出卖了我们，结果叫异邦军进入了阿提卡。因此目前雅典人就生了你们的气，因为你们做了对你们来说是很不应该的事情，但是现在雅典人请你们火速派一支军队随我们去，以便我们可以在阿提卡等待异邦军的进击，因为我们既然失掉了只奥提亚。则最适于作战的地方就是我国的特里亚平原了。”

(8)当五长官听到这话的时候，他们却把答复推到第二天，到第二天的时候，又向下面的一天推，这样他们一天又一天地推了十天。在这期间，全体伯罗奔尼撒人尽一切的努力来修筑地峡上的工事、而他们几乎把它完工了。我不能武明为什么当马其顿人亚力山大来到雅典的时候^①，拉凯戴孟人非常担心雅典人会站到美地亚一方面去，而现在却又根本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理由只不外是他们现在已在地峡上修筑了工事并认为他们不再需要雅典人了，但是在亚力山大来到阿提卡的时候，他们正在修筑他们的壁垒而还没有完工，因此他们是特别害怕波斯人的心情下进行修筑工作的。

(9)但是，最后斯巴达人的回答和斯巴达军出师的方式是这样的。在最后一次接见的那天的前一天，一个叫做奇列欧斯的铁该亚人从五长官那里听到了雅典人所说的一切，这个奇列欧斯在斯巴达人当中是势力最大的一个异邦人；他在听到雅典人所说的话之后，据说他就向五长官说：“五长官，

^① 据说是起源于前多里斯的一个祭日。每年六、七月在阿米克拉伊举行，它是纪念阿波罗和误中阿波罗所投的铁饼而死的美青年叙阿琴托司的。

^① 参见第八卷第一三五节。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雅典人成了我们的敌人和异邦人的同盟者，那末，虽然你们在地峡上面修筑了一道坚强的壁垒，却仍然有一个大敞四开的门可以把波斯人引入伯罗奔尼撒。我看，在雅典人作出什么会使希腊吃亏的新的决定以前，还是听从他们的意见罢。”

(10)以上就是他对五长官所作的劝告，五长官立刻考虑了他的劝告。他们没有向从这些城市来的使节讲任何话，而在天还未亮的时候，便派出了五千名斯巴达军队，又给每个斯巴达人指定了七个侍从的希劳特。他们派克列欧姆布洛托斯的儿子帕扁撒尼亚斯担任斯巴达军的统帅，统帅的职位本应属于列欧尼达司的儿子普列司塔尔科斯，但她那时还是一个男孩子，而帕扁撒尼亚斯却是他的从兄和监护人。原来帕扁撒尼亚斯的父亲和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姆布洛托斯已不在人世了。在他把修筑壁垒的军队从地峡率领回去以后不久，他便死去了。克列欧姆布洛托斯把军队引离地峡的理由是这样。正当他为了战胜波斯人而奉献牺牲的时候，天上的太阳却暗了起来^①。帕扁撒尼亚斯选了一个同族出身的人作他的同僚，这个人是多里欧司的儿子埃扁律阿那克斯^②。这些军队就随着帕扁撒尼亚斯离开了斯巴达。

(11)但是在天刚亮的时候，使节们就到五长官这里来了，他们并不知道斯巴达军队已开拔的事情，而且他俩自己也想各自返回自己的城市去了：于是在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就说：“拉凯戴孟人啊，你们还留在这个地方举行叙阿琴提亚祭，还在自己寻欢作乐，却完全不属你们那陷于困境的同盟者。雅典人由于你们对他们干了不正当的事情，再加上没有同盟者，他们将要尽他们力之所及来和波斯人讲和，自此之后，既然我们很明显地变成了国王的同盟者，那我们就要随着他去进攻他的军队到我们所去的任何地方了。那时你们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对你们将要有怎样的后果了”。这就是使者们讲的话。于是五长官便发誓向他们说，他们相信他们那征讨外国人的军队现在已经到欧列斯提欧姆了，他们是把异邦人称为外国人的。由于使节并不知道这件事，便进而询问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而在晓得了全部的真实情况之后，他们感到吃惊，于是火速地起程去追赶大军去了。和他们一同去追赶的，还有五千名拉凯戴孟的佩里欧伊科司^①的精锐重武装兵。

(12)这样，他们便赶忙地来到了地峡。但是阿尔哥斯人却已经答应玛尔多纽斯说，他们要阻止斯巴达出兵作战；因此当他们一听到说帕扁撒尼亚斯和他的大军已经离开斯巴达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所能物色到的最快的远途信使作为他们的使者派到阿提卡去，而当这个人来到雅典的时候，他就向玛尔多纽斯这样说：“阿尔哥斯人派我到达里来告诉你，拉凯戴孟的壮丁已经出发作战了，而阿尔哥斯人并未能阻止他们这样做。因此，想个什么好办法来应付局面罢。”

(13)使者这样说了之后，就又回去了。而在玛尔多纽斯听了这话的时候，他便不再想留在阿提卡了。但是，在他听到这事之前，他没有任何举动，而是想知道雅典人作何打算，想知道他们预备如何做，因此他既未伤害，又未蹂躏阿提卡的土地，因为他还是一直在认为雅典人会和他缔结和约的。但是

^① 四八〇年十月二日的部分日蚀。

^② 埃扁律阿那克斯是帕扁撒尼亚斯的叔伯兄弟，因为多里欧司和帕扁撒尼亚斯的父亲克列欧姆布洛托斯是兄弟。

^① 参见第六卷第五八节。

当他不能说服他们，知道了事情在全部真实情况的时候，在帕扁撒尼亚斯率部进入地峡之前，他便撤退了：但是在撤退之前，他首先把雅典用火点着，并且把还留在那里的任何城壁或家宅或神殿完全摧毁破坏。至于他把军队撤走的原因则是，阿提卡不适于骑兵的活动，而如果他在这次战斗中战败的话，那末除了一条少数人便可截击的狭窄通路之外，没有任何可以撤退的道路。因此他的计划是退到底比斯去，想在一个接近友方的城市并适于骑兵作战的地点展开战斗。

(14)于是玛尔多纽斯就把他的军队撤去了，而当他还在路上的时候，他得到消息说，另有一支由一千名拉凯戴孟人粗成的先锋队已经到达美伽拉。他听到这一情况时，便寻思用什么办法他可以首先解决这一批人，于是他便转过来率军向美伽拉进兵了。在先头的是他的骑兵，骑兵蹂躏了美伽拉的领土。这是这一支波斯军在欧罗巴日没方向的那一方面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15)但是在这之后，瑶尔多纽斯又接到一个消息，说希腊人都集合在地峡地带。于是他便通过戴凯列阿退却了。原来贝奥提亚的首领们^①曾把和他们相邻的一些阿索波亚人召请来，而这些人就把他引导到司潘达莱斯，从那里又把他引导到塔那格拉；在塔那格拉他驻屯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从那里又到司科洛斯，这样就进入了底比斯的领土。虽然底比斯人是站在波斯的一方面，他仍然削平了底比斯土地之上的树木：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对底比斯人怀有故意，异乎寻常的必要使他不得不为他的军队修造坚强的工事，为的是在战争的结果与他的意愿相逢背的时候，他可以用它作为避难的地方。他的军队的驻屯地区以埃律特莱伊为起点，通过叙喜阿伊而进入普拉塔伊阿人的领土；在这一带，他们是沿着阿索波司河驻屯的。不过，他的壁垒却修造得没有这样长，它每一面的长度大概是十斯塔迪昂。

正当异邦军从事于这项工作的时候，一个底比斯人普律农的儿子阿塔言诺斯在作了重大的准备之后，邀请玛尔多纽斯和五十位最显赫的波斯人前来参加宴会。他们应邀前来了，宴会是在底比斯举行的。

(16)在这件事之后的一切情况，是我从欧尔科美诺斯人、欧尔科美蒂斯地方最著名人士之一铁尔桑德洛斯那里听来的。根据铁尔桑德洛斯的说法，他自己也曾应邀赴宴，此外还有五十名底比斯人。阿塔言诺斯给他们安排的坐法，并不是每人分坐，而是每一个波斯人和每一个底比斯人共坐在一个长椅子上面。在吃完饭之后他们正在相互交怀饮酒的时候，和他坐在一起的波斯人使用希腊语问铁尔桑德洛斯他是什么地方的人，铁尔桑德洛斯便回答说他是欧尔科美蒂斯地方的人。于是那个波斯人就说：“既然你和我同桌共食，随后又和我一同饮酒，我很愿意要你知道一下我自己的想法，这样刚在你自己知道了这样的事情以后，你就可以为你自己的安全想个最妥善的办法了。你看见赴宴的这些波斯人和驻屯在河边的我们那些军队么，位一会儿以后，你就会看到，在所有这些人当中，能留活命的只不过是寥寥可数的几个人罢了”。波斯人说了这话就痛哭起来。铁尔桑德洛斯听到这话感到惊讶，便对他说：“那末，你不是必须得把这件事告诉玛尔多纽斯和跟他在一起的、仅次于他的那些尊贵的波斯人吗？”但波斯人回答说：“朋友，凡是上天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任何人是都不可能扭转的；甚至对那些讲真话的人，都没有人肯相信他们。我方才所说的话，我们许多波斯人已经知道了，可是由于受

^① 由十一人组成的贝奥提亚联盟的执行委员。

制于必然，我们还得非得遵命而行不可。在人类的一切悲哀当中，最可厌的莫过于一个人知道的多，却又无能为力了。”以上的事是我从欧尔科美诺科人铁尔桑德洛斯那里听来的。铁尔桑德洛斯此外还告诉我说，在普拉塔伊阿战役之前，他立刻把这事告诉了别的人们。

(17)玛尔多纽斯在只奥提亚布阵的时候，所有当地站在波斯人一方面的希腊人就提供兵员并且和他一同进攻雅典，例外的只有波奇司人，他们实际上是站到了波斯人的一面，不过他们这样做是不得已的，不是出于本意的。但是当波斯人来到底比斯以后不几天的时候，却有一千名波奇司的重武装兵到达那里，率领这支军队的是他们市民当中最知名的人士哈尔摩库戴斯。在这些人来到了底比斯的时候，玛尔多纽斯就把骑兵派出去，并且命令波奇司人自己驻屯在平原上面。在他们这样做了之后，波斯的全部骑兵忽然都来了；随后在跟美地亚人在一起的希腊军队，以及在波奇司人本身当中就都风传，说这些骑兵要把他们射死。于是，他们的将领哈尔摩库戴斯便激励他们，向他们说：“波奇司人啊，既然非常明显、我猜想由于我们受到帖撒利亚人的残诬，我们不久一定会死在这些人的手里，因此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行动得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因为与其由于一次极不名誉的死亡而俯首甘使自身灭亡，那反而是做些什么事情并战斗而后死亡好些了。不，我们要叫他们懂得，他们这些异邦人所打算要杀死的人们是希腊人”。

(18)他就是这样地激励他们的。当骑兵把波奇司人包围在一个园圈里面的时候，他们拍焉向波奇司人奔来好象是要杀死他们的样子，他们高举起了投枪，仿佛是要投出来的样子。于是波奇司人便聚拢起来，尽力密集他们的队伍而从各方面来迎击他们。于是骑兵便回马退走了。我不能确说，他们是不是应帖撒利亚人之请，前来杀戮波奇司人的：可是当他们看到波奇司人在准备自卫的时候，便害怕自己也会受到某些伤害，于是就骑着马回去了(因为玛尔多纽斯是这样命令他们的)。也许是玛尔多纽斯想试一试他们的勇气。但是当骑兵离开之后，玛尔多纽斯便派来了一名使者，向他们传达说：“波奇司人，你们放心罢，因为跟人们报告给我的情况不同，你们已证明你们是勇敢的人。请努力地进行这一场战争罢；因为在报答好意这一点上面你们是不会超过我和国王的”。关于波奇司人的事情就是以上这些了。

(19)另一方面，当拉凯戴孟人来到地峡地带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扎营了。而在相机行事的其余的伯罗奔尼撒人听到，或是看到斯巴达人出发作战的时候，他们便以为在这件事上落到拉凯戴孟人的后面是不好的。由于牺牲的占卜表现了吉兆，于是他们便全军开出了地峡，来到了埃列岛西斯；而当他们又在那里奉献牺牲，而也得吉兆的时候，他们便继续向前推进，这时雅典人已和他们在一起了，雅典人是从撒拉米司渡海前来并在埃列扁西司和他们会合在一起的。据说当他们来到只奥提亚的埃律特莱伊的时候，他们听说异邦军驻扎在阿索波司河沿岸，而他们在考虑了这一点之后，便在奇泰隆山的山麓地带对着敌人列阵了。

(20)玛尔多纽斯看到希腊人不下来到平原上面，便把自己的全部骑兵派出去对付他们，骑兵的统帅是在波斯人当中很受尊敬的一个名叫玛西司提欧斯的人，而希腊人刚称他为玛奇司提欧斯，他骑着一匹涅赛伊阿马，这匹焉有着黄金的且而且在它所有其他的地方也都装饰得很华丽。于是骑兵就在那里向希腊人发动进攻，他们是列成方阵进攻的，进攻的结果是使希腊人受到很大的损害，因此他们把希腊人说成是妇女。

(21)但恰巧美伽拉人所在的地方正是最容易受攻击的地方，而骑兵主要地也正是把他们的进攻集中在这里。因此，当美伽拉人受到骑兵的进攻而威到对方重压的时候，便派遣一位传个官到希腊的将领们那里去。他到他们那里向他们这样说：“美伽拉人向联盟军传言：尽管在敌人的重压之下我们直到目前以忍耐和勇敢保持着自己的阵地，但是在我们起初被指定的这个阵地上面，我们是不能独力对抗波斯骑兵的：现在你们要知道清楚，如果你们不把其他人等派来接管我们的阵地，我们就要把它放弃了”。传令者就是这样报告的，于是帕扁撒尼亚斯便征询希腊人的意见，问谁愿意到那里去接防，把美伽拉人替换下来。没有其他人愿意去，但是雅典人自愿去换防；雅典人中担起了这项任务的是兰彭的儿子欧林匹奥多洛斯统率之下的三百名精锐。

(22)这些人便是接受了这项任务的人们，他们在所有其他希腊军队的先头，带着弓兵驻扎在埃律特莱伊。他们战斗了一个时候，战斗的结果是这样的。正在骑兵列成方阵进攻的时候，领在其余军队前面的玛西司提欧斯的乘骑，在肋部中了一支箭，马病得用后腿站了起来，这样就把玛西司提欧斯给摔了下来；而在他摔了马来时，希腊人立刻向他进攻。他的马当场给雅典人捉住了，他本人则在抵抗的时候被杀死，虽然，在开头的时候，他们还不能把他杀死；原来他是这样武装起来的：在他穿的紫袍下面，是一件鳞状的黄金盔甲，雅典人向盔甲上刺是毫无用处的。直到后来，才有人看到他们无济于事而刺他的眼，这样他才倒地死掉了。不知怎的，其他的骑兵竟完全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他从马上掉下来，也没有看见他被杀死。在他们回旋和退却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所发生的事情。可是等他们一停下的当儿，由于没有人向他们发号施令，他们群龙无首了；而等他们知道了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时，他们便相互激励，把全部骑兵汇合在一起想把尸首夺回。

(23)当雅典人看到骑兵不是象先前那样列为方阵，而是集合整个部队向他们攻来的时候，他们便向其他的军队呼号求救。而当他们的全部步兵聚拢来增援之际，在那里为了死尸爆发了一战非常激烈的战斗。当三百个人马奋战之际，他们处于远逊于敌方的劣势地位，并且眼看就要把尸首放弃了。但是当主力前来增援以后，则骑兵的一方面却再也支持不住了；他们不仅是夺不回死尸，此外他们还损失了他们的一部分骑兵。因此他们退却了，他们停驻在离那里两斯塔迪昂左右的地方，在那儿他们商量今后的办法，结果由于失去了统帅，他们便决定收兵回到玛尔多纽斯那里去了。

(24)当骑兵返回营地的时候，玛尔多纽斯和全军对玛西司提欧斯的死表示了极大的哀悼，他们剃掉了自己的头发，剃掉了他们的马匹和牲畜的毛发，并且长时间不停地痛哭。他们的哀号之声，在整个只奥提亚都可以听得到，因为这次阵亡的人，在全体波斯人中间以及对于国王来说，是受到仅次于玛尔多纽斯的最大尊重的人物。

异邦人就这样地依照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对死去的玛西司提欧斯表示了敬意。

(25)但希腊人这衣邀击骑兵，并在邀击后打退了骑兵，因此勇气大大地增长起来了。首先他们就把尸体安放在马车上，顺着他们的队伍走了一遍；因为这具尸体不但魁梧，而且姿容美好，是值得一看的。正因如此，他们竟而情不自禁地离开了他们的队伍来看玛西司提欧斯的尸体。随后他们便决定

他们下行开到普拉塔伊阿去，因为他们认为那个地方在一切方面都远比埃律特莱伊更适于布阵，特别是那里水源的情况比较好。他们决定他们必到这个地方以及这个地方的伽尔伽披亚泉这里来，并把他们的军队分列成战斗的队形布置在这里；于是他们就拿起他们的武器，沿着奇泰隆山的山麓，通过叙喜阿伊，来到了普拉培伊阿的土地。他们到那里之后，就在伽尔伽披亚泉以及英雄安多罗竞拉铁斯的圣域附近的一些不高的小丘间和一块平原上依照不同的民族而列下了阵营。

(26)在战斗的配置上面，铁该亚人和雅典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争论，因为他们每一方面都宣称他们应当占军队的另一翼的阵地^①，为此而列举出他们的新的和旧的许多功业作为论据。铁该亚人这一方面的主张是这样：“自从海拉克列达伊族在埃扁律司铁鸟斯死后试图返回伯罗奔尼撒以来，在伯罗奔尼撒联军过去和最近的一切战役当中，圣联盟军一直公认我们是权利占居这个地位的。当时我们是由于做了下述的事情，才得到了这个权利的。当我们和当时住在伯罗奔尼撒的阿肌亚人与伊奥尼亚人一道向地峡地带集结准备战斗并和迈匿的人们对峙列阵的时候，据叙洛斯^②曾提出他的意见，认为最好是不要冒险使两军交锋，而是要他们自己从伯罗奔尼撒军队中选出他们认为是最优秀的人物来和他在相互构成的条件之下单独战斗。伯罗奔尼撒人也决定同意这样做，于是他们便缔结了一项誓约说，如果叙洛斯战胜了伯罗奔尼撒的选手的话，海拉克列达伊族便应返回他们父祖的土地，但如果他本人被对方战胜的话，则相反地海拉克列达伊族便应离开并领走他们的军队，而且他们在一百年以内也不要再想返回伯罗奔尼撒了。那时我们的统帅和国王，埃洛波司的儿子佩该岛斯的儿子埃凯穆斯便自己推荐自己并被联军全军选了出来；于是他在那场决斗当中把叙洛斯杀死了。由于这次的战勋，那时的伯罗奔尼撒人便不单是给予我们一直不断地享受着的其他种种巨大特权，而且在联军的一切战役中间，我们是永远有权占有另一翼的阵地的。但是对于你们拉凯戴孟人，我们是没有反对意见的，我们甘愿任凭你们自由选择你们所要统率的一翼：可是我们要声明，我们要和先前那样地统率另一翼。而且抛开我们所说的功业不论，我们也比雅典人更存资格占有这样的地位的，因为对你们拉凯戴孟人以及对其他人等，我们曾打多次漂亮的仗。因此，另一翼应当是由我们，而不是由雅典人来统率的。因为不拘是过去还是近来，他们从来不会成就过象我们这样的勋业”。

(27)上面是铁该亚人的说法；但雅典人却是这样回答的：“我们认为，我们现在集合在这里是为了对异邦军作战，而不是为了争论。但是既然铁该亚人有意谈一谈我们任何一个民族在任何时候成就的一切新旧勋业，那我们也就不得不告诉你们，为什么是我们，不是阿尔卡地亚人，由于我们世代的武勋，而取得了世袭的权利来占有这一优势的地位。这些铁该亚人说，是他们在地峡杀死了海拉克列达伊族的首领，可是当着海拉克列达伊这一族为了逃避迈锡尼人的奴役，向全体希腊人求援而遭受拒绝的时候，只有我们收容了他们^③，并借同他们一臂打败了当时居住伯罗奔尼撒的人们，这样我们就打

^① 就是拉凯戴孟人所不占有的那一翼阵地。

^② 海拉克列达伊的儿子。

^③ 叙洛斯为他的敌人埃扁律司铁鸟斯所追击曾逃到雅典人那里去避难，并借着雅典人的帮助打败并杀死了埃扁律司铁鸟斯和他的儿子们。

垮了埃扁律司铁岛斯的横做。再者，当随同波律涅凯斯^②征讨底比斯的阿尔哥斯人在战场上阵亡而尸体无人葬埋的时候，要知道，是我们派出了自己的罩队去讨伐卡德美亚人，收回了他们的尸体并将他们埋葬在我们国内的埃列扁西斯地方的。对于一度从铁尔莫东河方面突入阿提卡的阿焉松们，我们位去曾取得巨大的胜利；而在特洛伊战役的艰苦日子里，我们也丝毫不落后于任何人。可是再提起这些事情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因为当时的勇士现在也许会成为懦夫，而当时的懦夫今天又许会成为勇士，汪是不必再提旧日的那些勋业了罢。老实讲，我们实际有着决不次于任何希腊人的许多丰功伟绩，但纵令我们没有成就任何一件业横，单就我们在马拉松一地的战勋，我们便有资格享受这个。或是更多的荣誉了，因为在全体希腊人当中，只有我们单独和波斯人交锋，在那样的巨大事业当中我们没有辱命，我们打败了四十六个民族。单单是这一桩功业，难道我们还不应占有这个地位吗，可是由于目前不宜于为我们在战争中的地位而争论，因此拉凯戴孟人，我们愿意听你们的话。随你们的斟酌，春我们最适于占居什么地方和对什么敌人作战罢，随你们把我们安置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将尽力奋勇作战。我们既准备从命，那末便请下命令罢”。

(28)以上便是雅典人的回答了。拉凯戴孟人的全军于是高声呼喊说，雅典人比阿尔十地亚人更有资格占居一翼。雅典人既然比铁该亚人更受欢迎，于是他们便取得了那个地位。

随后，最初来的和随后陆续到来的希腊全军就作了如下的布置。右翼是一万名拉凯戴孟人，其中斯巴达人五千名，他们每一个人有七名经武装的希劳特，这样他们就有了一支三万五千名的护卫军。斯巴达人把铁该亚人在战斗中部署在自己的身旁，这一方面是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又是由于他们的勇敢。铁该亚人中间有一千五百名是重武装兵。在这道战线上接在他们后面的是五千名科林斯人，由于他们之请，帕乌撒尼亚斯同意当时从帕列涅来的三百名波提戴阿人配置在他们的身旁；再下面是从欧尔科美诺斯来的六百名阿尔卡地亚人，接在他们后面的是三千名希巨昂人。接在希巨昂人后面的是二千名特罗伊真人，特罗伊真人后面是二百名列普勒昂人，后面是四百名迈锡尼人和提律恩司人，再后面是一千名普里欧斯人。接在普里欧斯人后面的是三百名赫尔米昂涅人。赫尔米昂涅人的后面是六百名埃列特里亚人和司图拉人；在他们后面是四百名卡尔后斯人，再后面是五百名阿姆普拉奇亚人。

阿姆普拉奇亚人的后面是八百名列岛卡地亚人和阿那克托利亚人。在他们后面是凯帕列尼亚的帕列人二百名，在这些人后面是五百名埃吉纳人，埃吉纳人后面是三千名美伽拉人，接着美伽拉人的是六百名普拉塔伊阿人。在末尾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在最前面的地方，八千名雅典人配置在左翼的地方。雅典人的将领是吕喜玛科斯的儿子阿里司提戴斯。

(29)除去分配给每一个斯巴达人的七个人之外，所有这些人都是重武装兵，他们全体的人数是三万八千七百人。集合起来对付异邦罩的重武装兵的人数便是这些：至于经武装兵的人数，则属于斯巴达部队的是每一重武装兵配备七人，即三万五千人；他们都给武装起来了。其他拉凯戴孟人和希腊人的经武装兵则是每一重武装兵配备一人，他们的人数是三万四千五百人。这样，准备参加战斗的经武装兵的总数，就是六万九千五百人了。

^② 指波律涅凯斯想从他兄弟埃提欧克利手中收复底比斯的事情。

(30)而集结在普拉塔伊阿的重武装兵和轻武装兵，加到一起就是差一千八百整整十一万人了。但是在那里的铁斯佩亚人却把他们补足为十一万人。原来残存的铁斯佩亚人^①也在罩中，他们是一千八百人，但并不是重武装兵。

(31)于是这些人列了阵并配列在阿索波司河的沿岸地带。当玛尔多纽斯麾下的异邦军停止了他们对玛西司提欧斯的哀悼并听到说希腊人到了普拉塔伊阿的时候，他们也便来到了流经那里的阿索波司河的沿岸地带。当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他们便恰巧尔多纽斯象下面这样地列成了战阵，玛尔多纽斯使波斯人和拉凯戴孟人对峙；而鉴于波斯军的人数大大地超过了拉凯戴孟人，因此波斯人便列成了较厚的队形，其队列长得还和铁该亚人相对峙了。在列阵的时候，他把波斯军当中最精锐的部分选拔出来和拉凯戴孟人相对峙，而把较弱的部分用来和铁该亚人相对；他是根据底比斯人的意见和指导这样做的。他在波斯人的后面配置了美地亚人，用来和科林斯人、波提戴阿人、欧尔科美诺斯儿、希巨昂人相对峙。接着美地亚人的是巴克妥利亚人，与巴克妥利亚人相对峙的是埃披道洛斯人、特罗伊真人、列普勒昂人、提律恩司人、迈锡尼人和普里欧斯人。接着已克妥利亚人的是印度人，用来和赫尔米昂涅人、埃列特里亚人、司图拉人和卡尔启斯人相对峙。印度人以次，他配置了撒卡依人，用来和阿姆普拉寄亚人、阿那克托利亚人、列扁卡地亚人、帕列人和埃吉纳人相对峙，接在撒卡依人之后，和雅典人、普拉培伊阿人、美伽拉人相对峙的是只奥提亚人、罗克里斯人、玛里司人、帖撒利亚人和一千名波奇司人；原来并非是全体波奇司人都站在波斯人的一方面，他们的一部分是帮助希腊人的。这些人曾被包国在帕尔那索斯，他们从那里突围，蹂躏了玛尔多纽斯的军队和与玛尔多纽斯在一起的希腊军队。此外，他汪部署了马其顿人和帖撒利亚一带的居民来和雅典人相对峙。

(32)以上我所列举的，是玛尔多纽斯所配备的民族中最大的一些，也是最著名和是重要的；但是此外在军队中还有由普里吉亚人、色雷斯人、美西亚人、派欧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所混合成的一群人，更有埃西欧匹亚人和被称为赫尔莫提比埃斯和卡拉西里埃斯的、佩刺的埃及我^①；这种埃及人是埃及唯一的武人。这种人过去一直是在船上作战的，直到玛尔多纽斯江在帕列隆时，这才把他们从船上转移到陆地上来：原来埃及人并没有给编到随克谢尔克谢斯来到雅典的陆军里面。因此，正象我上面所说的，异邦军共有三十万人：至于和玛尔多纽斯联盟的希腊人的人数，却没有人知道(实际他们没有人计算过)。如果可以推测一下的话，则我以为他俩纠合了大概有五万人。以上所配列的都是步兵，骑兵则是分别配列的。

(33)为他们全军都分别按照民族和军团配置好的时候，第二天两军就奉献了牺牲。为希腊人方面奉献牺牲的是安提奥科斯的儿子提撒美藉斯，因为他是随军的占卜师。他是一个埃里司人，是雅米达伊族^②的(克吕提亚达伊族人)，拉凯戴孟人曾使他归化为自己的市民。原来当提撒美诺斯为了子嗣的事情向戴尔波伊蒲示神托的时候，佩提亚向他预言，说他将要在五次重大的角逐中取得胜利。他误解了神托的合意，而开始进行体育锻炼，打算在这样

^① 指那些未在铁尔摩拔莱战死的人们。

^① 参见第二卷第一六四节

^② 雅米达伊族是埃里司的有名的预言者家族。克吕提亚达伊族也是埃里司的预言者，但和雅米达伊族没有关系，因此有人主张把这个字用括弧括起来或干脆删掉。

的运动比赛中取得胜利。他自己进行了五项运动^③的练习，不过在奥林匹亚运动会上和安多罗斯人谢洛尼莫斯比赛时，却由于角力这一项失败而未有取得奥林匹亚的胜利荣冠。可是拉凯戴孟人却看出，给予提撒美诺斯的神托，并不是意味着运动比赛，而是意味着战争方面的角逐。于是拉凯戴孟人便试图用金钱贿赂提撒美诺斯，要他和他们的海拉克列达伊族的国王一道来领导他们的战争。可是当他看到斯已达人十分想跟他拉拢交情的时候，他就抓住这一点自己抬高身价，并且要斯马达人知道，除非把正式公民身份和一个公民的全部权利给他，他是任何报酬都不答应的。斯已达人听到这话的时候，起初感到愤慨，并且完全放弃了他们的请求。可是当波斯大军的可怕的威胁逼临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便只得向他表示同意并答应了他的要求。可是当他看到他们的意思改变了的时候，他又说甚至只是这样的条件，他也不能满足了，他说他的兄弟海吉亚斯也必须以和他同样的条件成为斯巴达人。

(34)在他这样说的时候，把要求王权和要求市民权看作一回事，就此而论，他是模仿美拉姆波司的。原来当阿尔哥斯的妇女发起狂来，而阿尔哥斯人想用钱把他从披洛斯请来医治她们的疯病的时候^①，美拉姆波司要求他们的王权的一半作为自己的报酬。阿尔哥斯人不能容忍这一点，便离去了。可是当疯病在他们的妇女当中蔓延开来的时候，他们立刻便同意了美拉姆波司的要求并且愿意把王权给他。可是，美拉姆波司看到他们改变了自己的主意时，却抬高了他的要求，他说除非他们再把三分之一的王权给他的兄弟比亚斯，他是不会答应他们的要求的。已经陷于穷境的阿尔哥斯人，不得已连这一点也同意了。

(35)同样地，斯巴达人也是这样地迫切需要提撒美诺斯，因此他们同意了他的一切要求，当他们在这一点上也同意了他的请求时，于是这时变成了斯巴达人的埃里司人提撒美诺斯便为他们掌理卜筮之事，从而帮助他们获得了五次极大的胜利，除去提撒美诺斯和他的兄弟以外，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变成斯巴达的公民了。以下便是他们取得的五次的胜利。其中的一次，即第一次，是普拉塔伊阿的胜利；再下面的一次是在铁该亚战胜了铁该亚人和阿尔哥斯人；在这之后是在迪帕伊那斯战胜了曼提涅亚人以外的全体阿尔卡地亚人；再下一次是在伊托美战胜了美塞尼亚人；最后是在塔那格拉战胜了雅典人和阿尔哥斯人，这是五次胜利中最后得到的一次胜利(36)现在随着斯巴达人来的便是这个提撒美诺斯，他就在普拉塔伊阿地方为希腊人进行卜筮。但奉献牺牲的结果是：如果他们只取守势的话，则吉；如果渡过阿索波司河首开战端的话，则凶。

(37)然而一心想首启战端的玛尔多纽斯，在奉献牺牲卜筮之后，是不达心的，因为它的结果也是取守势则吉利。他也是使用希腊式的牺牲奉献法的；他的占卜师是埃里司人海该西斯特拉托司，这是铁里亚达伊族当中最有声名的人物。在这之前，斯巴达人曾把他擒拿入狱并想把他处死，因为他曾做了许多伤害斯巴达人的事情，陷入了这样的苦境的这个人，既然有生命的危险，而在死亡之前又很可能要遭受许多酷刑，于是他做出了一件使人几乎难于置信的事情。他是被系在了铁锁的木枷之内的；他弄到了一件不知怎的带到

^③ 五项运动是跑、跳、角力、标枪和铁饼。

^① 根据传说，阿尔哥斯的妇女是由于得罪了狄奥尼索斯才发起疯来的，通晓狄奥尼索斯密仪的美拉姆波司治好了她们的病症，希腊作家很多人提到这件事，但情节互有出入。

了他的狱中的铁制武器，而立刻想出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极其大胆的计划。他计算他的脚的残留部分怎样能尽可能多地得到解脱，这样便从脚背上割掉了自己的脚。这样做了之后，由于有守卫监视着他，他便在墙壁掘了窟窿逃出去，这样便逃到了铁该亚；他在夜里赶路，白天则藏到树林里去潜伏在那里，而到第三个夜里，他便到了铁该亚。就在这时，拉凯戴孟人举国对他进行了搜索；当他们看到他的半只脚被切断在那里而找不到他本人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惊讶的。他就这样地从拉凯戴孟人那里逃开，到铁该亚去避难了，因为铁该亚人当时和拉凯戴孟人并不是友好的)而在他的伤口治愈，并给自己安上一只木脚之后，他便公然宣布自己是拉凯戴孟人的敌人。不过，他对拉凯戴孟人的敌意格于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因为拉凯戴孟人当他在札显托斯进行卜筮的时候还是把他捉住并把他杀死了。

(38)不过海该西斯特拉托司的死却是沓拉培伊阿之役以后的事情了。现在他却为玛尔多纽斯重金所聘，在阿索波司河河畔奉献牺牲以卜吉凶了：他热心干这件事，一方面是由于他对拉凯戴孟人的憎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酬。既然对波斯人本身来说，或是对和波斯人在一起的希腊人来说，牺牲的朕兆都不利于作战(原来希腊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占卜师，即列岛十地亚人昔波玛科斯)，同时希腊人方面这时却一直在有人加入进来，因而他们军队的人数便不断在增加，底比斯人海尔波斯儿子提玛盖尼戴斯便建议玛尔多纽斯守住奇泰隆的山道，他告诉玛尔多纽斯说，希腊的军队每天每天都在增加，这样玛尔多纽斯便可以把他们的许多人遮断了。

(39)当仙向玛尔多纽斯提出这个建议来的时候，两军对峙以来已经八天过去了。玛尔多纽斯认为他的这个意见是很好的，于是在天一黑的时候，便派遣骑兵柱通向普拉塔伊阿的奇泰隆山路去；只奥提亚人刚称这条山路为“三头”，而雅典人则称它为“栎树头”。派去的这一批骑兵不是没有效果的。在进入平原的时候，他们拿捕了从伯罗奔尼撒运遂粮食给军队的五百头驮畜，还有跟搬运车在一起的人。在得到这些卤获品之后，他们就毫不留情地连人带牲畜都加以残杀。而在他们杀够了的时候，便把剩下的人畜包回起来，把他们驱赶到玛尔多纽斯和他的营地那里去了。

(40)在这一事件之后，他们又等了两天；在这两天里，双方都不愿后战端。虽然异邦军开到阿索波司河的河岸想来试探一下希腊军的劝静，但双方却都不渡河。不过玛尔多纽斯的骑兵却一直在迫占和困扰希腊人：而十分热心地站到美地亚人一方面去的底比斯人则是拼命地想接战，他们不断地把战争推进到真正动手的程度、在这之后便翰到了波斯人和美地亚人，现在正是他们来显示勇武的时候了。

(41)十天过去了，但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上面的这些而已。但是从双方在普拉塔伊阿最初对峙列阵以来的第十一天，希腊人的人数大大地增加了，但玛尔多纽斯却由于这种因循无所事事而极感苦恼：于是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和克谢尔克谢斯所信任的其他少数波斯人之帕尔那凯斯的儿子阿尔塔巴佐斯便进行了讨论。在讨论时他们的意见有如下述，阿尔塔巴佐斯认为最好是尽快地移转他们的全军，把全军引到底比斯的地里去，在那里给他们自己储备大批的军粮，并给他们的驮畜准备秣草，然后他们便可以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坐候自己完成自己的事业了。方法是这样：他们既然拥有大量铸造成货币的和未经铸造成货币的黄金，既然拥有大量白银和怀盖，他们便可以毫不吝惜地把这些东西分运给希腊所有各地的人们，特别是希腊各个城市的那些显贵知名之士。这样一来，希腊人很快地就会交出他们的自由，而他们也便不会冒险交战了。他的这个意见是和底比斯人的意见相同的，因为他比起别的一些人来说是具有先见之明的人物。但是玛尔多纽斯的意见却是更为强烈和顽固，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他说他认为他们的军队比希腊的军队要强得多，因此他们应当尽快地挑起战争而不能再忍耐下去春看希腊人集合越来越多的兵力。至于海该西斯特拉托司的牺牲，他们不必去管它，也不必对之加以强求，但他们却应当按照波斯的风俗习惯开始作战。

(42)没有人反对这样的说法，因此他的意见被通拉了，因为受国王之托，担任全军最高统帅的正是他，而不是阿尔塔巴佐斯。于是他把各军团的首长和与他在一起的希腊人的将领们召集了来，问他们是否知道有位什么神托，曾预言波斯人会死在希腊。被召来的人们默不作声，他们有的人不知道神托，有的人知道这神托，却认为说了对自己有危险，于是玛尔多纽斯自己就说：“既然你们或是不知道，或是知道而不敢说，那末，我就来把我知道的全部情况讲给你们听罢。有一个神托说，波斯人命中注定要来到希腊，而他们在把戴尔波伊的神殿劫掠之后，就要全部死在那里。我们也知道了这个神托，因此我们就既不走近这个神殿，也不想劫掠它。而既然我们的毁灭要决定于那一点，这样我们就不会遇到什么祸事了。你们中间所有对波斯人抱看好意的人们，既然知道我们因此将要战胜希腊人，则你们可以安心了”。这样说了之后，他便下令准备一切，为第二天拂晓就要开始的战斗作妥善的安排。

(43)玛尔多纽斯所提到的，说是关系到波斯人的这个神托；我知道它原

来不是关系到波斯人，而是关系到伊里利亚人和恩凯列司的军队的。但是关于这次战斗，巴奇司却有下面的一个神托：在斂尔莫东河和岸上长着草的阿索波司河的河岸上。

是希腊军队的集结和异邦人的呼唤。

当宿命的一日到来之陈，不待拉凯西司^①注定的寿数，许多带弓的美地亚人就要在这里丧命。穆赛欧斯所宣出的诸如此类的神托，我知道都是关于波斯人的。至于铁尔莫东河，刚它是流在塔那格拉和格里撒斯^②之间的河流。

(44)在玛尔多纽斯探求了神托的意义并发表了激励的言词之后，夜来了，而军队便布置了他们的哨兵。而当夜色已深，看来营地里面万籁俱寂而人们也深深入睡的时候，阿阴培斯的儿子亚力山大，即马其顿人的将领和国王这时便乘马到雅典人的哨兵那里去，要和他们的将领讲话。大部分的哨兵都留在原地未动，其余的哨兵则跑到他们的将领那里去，告诉他们的将领说，从美地亚军的营地。来了一个骑马的人，这个人别的聂一句也没有说，只是叫着各位将领的名字，说是要和这些将领谈话。

(45)诸将听到这话之后，立刻便和来人一同到哨兵的地点去，而当他们来到那里的时候，亚历山大便对他们说：“雅典人，我把这些话托付给你们，请你们为它保守秘密，除去帕鸟撒尼亚斯之外不要泄露给任何人，否则你们就连我也给毁了。如果不是我非常关心整个希腊的命运的话，实陈上我就不会把这话舍诉你们了。因为我本人的远祖是希腊人而我也决不愿意看见自由的希腊会受到奴役。故此，我告诉你们，玛尔多纽斯和他的军队并不能从牺牲得到时他有利的朕兆，否则在这之前很久你们就得作战了。但是现在他们却不打算把牺牲放到心上，而想在明天一破晓的时候发动战斗；据我的推测，他们是害怕你们军队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因此我请你们作准备。如果他拖延作战而下展开战斗的话，那就请耐心地在原来的地方等待着不要动，因为仙身边的兵粮只够几天用的了。但是，如果这次战争是按照你们的意思结束的话，那你们就一定要记看设法把我也从奴役下解救出来：由于自己的热心，我为希腊做了这样一件不顾性命的事情，而想把焉尔多纽斯的意图向你们传达，为的是使异邦罩不致在你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猝不及防地向你们攻来。我是焉其顿人亚历山大”。讲了这话以后，他就乘焉返回营宿他自己的驻地上去了。

(46)雅典军的将领们就到右翼的地方去，把他们从亚历山大那里听到的话告诉了帕鸟撒尼亚斯。帕鸟撒尼亚斯听到这话，却害怕波斯人，于是他说：“这样看来，天破晓的时候仗是要打的了。最好你们雅典人和波斯人对阵，而我悄则来对付贝奥提亚人和现在跟你们相对峙的希腊人，因为你们在厉拉松和美地亚人交过蜂，熟悉他们和他们的作战方式，但我们对于那些人却是既无经验，又不熟悉的。不过我们斯巴达人对贝奥提亚人和帖撒利亚人却是有经验的，但是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和美地亚人较量过。因此，让我们拿起武器来调换一下，你们到这一翼来，我们到左翼去”。雅典人回答说：“正是从我们看到波斯人布置在你们对面的那个时候起，我们便也有意提出你们这次首先提出的意见，但是我们害怕这样做会使你们不高兴。但既然你们自己说出了你们的愿望，我们也非常高兴听从你们的意见并准备按着你们所说

^① 命运之神。

^② 格里撒斯在底比斯西北不远的地方。

的去做。”

(47)双方都满意这样的做法，因此在天刚破晓的时候，双方便对调了他们的防地。贝奥提亚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把这个情况通知了玛尔多纽斯。玛尔多纽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就试图在自己这方面也作一次调动，把波斯人调到和拉凯戴孟罩对峙的地点去。但是当帕岛撒尼亚斯看到对方正在做的是什么事情时，他就知道他的行动已被对方晓得，便把斯已达人调回了右翼。而玛尔多纽斯刚同样地也移到了左翼。

(48)当双方都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地位时，玛尔多纽斯便派遣一名使看到斯巴达人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拉凯戴孟人啊，这里的人们都说你们是十分勇敢的人物。你们既不临阵脱逃，又不离开你们队伍的部署，而是坚守在原来的阵地上或是杀死你们的敌人或是自己战死，因此他们对你们是极为佩服的。但是看来，这一切都是谎话了，因为在我们能以接战并展开格斗之前，我们就亲眼看到你们现在竟然逃跑起来并离开了你们原来的部署，而想用雅典人来试探你们敌人的力量，你们却把自己布置在不位是我们的奴隶的对面。这可不是好汉应当做的事情；对于你们，我们真是大大地估计错误了。因为倘若根据我们听到的关于你们的说法，则我们想你们会派一名使者前来向波斯人，而不是向别的人们挑战。当然，我们是准备应战的。可是我们却发现你们并未提出这样的建议，而是在我们的面前畏缩。这样看来，你们既不出来挑战，那只好轮到我们来向你们挑战了。我们为什么上不能双方各出同样数目的军队来交战呢？”

你们既然素称是最勇敢的，则可以代表希腊人，而我们代表异邦军^①。如果其他的人也应当一战的话，刚他们可以在我们之后作战：相反地，如果只是我们双方作战就够了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仗打个水落石出，哪一方面得胜，那他们也算代表全军获胜了。”

(49)使者说了上面的一番话之后就等了一会几，但是没有任何人回答他，于是他就回来，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玛尔多纽斯。玛尔多纽斯听了大喜过望，竟因这似是而非有名无实的胜利得意起来，于是便派出他的畸兵去进攻希腊人了。畸兵向希腊人攻去，而由于他们是畸着焉的弓手并使对方不易迫近自己，因此他们在射箭和投枪时使希腊全军遭到了不小的损害。他们还捣毁和堵塞作为希腊全军的水源的伽尔伽披亚泉。然而，也只有拉凯戴孟人实际上是驻扎在这个泉附近的，其他希腊人则适因个别驻地的不同而离泉较远，不过他们却和阿索波司河不远的。但是由于他们从阿索波司河被切断，他们就不得不到伽尔伽披亚泉去取水；他们是因骑兵和弓矢的椽故，而无法从河中汲水的。

(50)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希腊军队的将领看到他们的军队被切断了水源又受到畸兵的困扰，便到右翼的帕岛撒尼亚斯那里去，讨论这些以及其他的事情，原来除去上面我提到的事情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使他们烦恼不安。他们的军粮吃完了，他们派到伯罗奔尼撒去从那里运回粮食的仆从被骑兵切断，不能回到自己的阵地了。

(51)因此，在商讨后他们决定，如果波斯人在那一天还拖延发起进攻，他们就到岛上去。这个岛离他们当时布阵的阿索波司河与伽尔伽披亚泉有十斯塔迪昂的路程，就在普拉塔伊阿市的前面。陆地上所以出来一个岛，这是

^① 波斯人这里自称异邦军是有决不合理的。

因为这河从奇泰隆流入平原的时候分成了两支，而在这两支随后重新合流之前，它们中间是三斯塔迪昂的距离。这条河的名称是欧埃洛耶，而当地人刚称它为阿索波司的女儿。他们就是打算到那个地方去的，他们到那里去为的是可以得到充分的水使用，并且不象现在他们相对峙的时候这样，受到骑兵的扰害。因此他们决定在夜间二更^①的时候移动。为的是不使波斯人看到他们的移动以及不使骑兵追击他们和扰乱他们的队伍。此外他们还决定，当他们到达发源于奇泰隆的、阿索波司河的女儿欧埃洛那河的两股河道所环抱的地方时，他们要在当夜里把自己的一半军队派到奇泰隆去，救扛他们派出去运军粮的仆从；因为这些仆从被切断在奇泰隆而不能回到他们这里来了。

(52)在拟订了这样的一个方策之后，他们那一整天都在忍受着不断向他们俩进攻的骑兵加到他们身上的无穷无尽的苦头。但是当到天色黑下来而骑兵停止向他们侵扰的时候，在夜里他们构成离开的那个时刻，他们的大部分人便起来开始撤退了，不过他们并不打算到他们约定的地方去；而在他们一开始移动的时候，他们就十分庆幸他们摆脱了对方的骑兵，逃往普拉塔伊阿市，躲到希拉的神殿去，这个神殿位于普拉培伊阿市的前郊，离伽尔伽披亚泉二十斯塔迪昂。

(53)他们到达那里以后，便在神殿前面列阵了。这样，他们就驻扎在希拉神殿的四周了。但是帕岛撒尼亚斯看到他们离开营地，就下个拉凯戴孟人同样也拿起他们的武器，跟在先行的其他人等的后面，以为这些人正是向他们约定的地点去的。于是所有其他的队长都准备服从帕岛撒尼亚斯的命令，而这时只有庇塔涅军团的将领，波里亚戴斯的儿子阿莫姆帕列托斯却拒绝从异邦军的面前逃开，也不愿给斯巴达带来耻辱；他看到这一切是感到奇怪的，因为他并没有参加不久之前所举行的会议。帕岛撒尼亚斯和埃岛律阿那克斯看到阿莫姆帕列托斯不听从他们的命令已经很不高兴，而使他们越发不高兴的事情都是，他的拒绝服从命令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庇塔涅军团；因为他们害怕，一旦他们履行和其他希腊人的约定并把他放弃的话，阿莫姆帕列托斯和他麾下的人们是会留在后面送死的。由于考虑到这些情况，他们便使拉科尼亚的军队按兵不动并尽力说服阿莫姆帕列托斯，要他订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

(54)于是，他们就向全体拉凯戴孟人与铁该亚中间唯一留在后面的阿莫姆帕列托斯进行劝舍。至于雅典人，刚他们留在他们的原驻地下动，因为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拉凯戴孟人的作风，即心里打算做的和嘴里说的是不一致的。但是当军队从他们的驻地移开的时候，他们派他们自己的一名骑兵去看一下斯巴达人是想开放，还是他们根本不打算撤退，同时并向帕岛撒尼亚斯打听，雅典人应当怎样做。

(55)当这个使者来到拉凯戴孟人的地方的时候，他看到他们还是在他们原来的地方列阵，而他们的首领们则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辩，原来，虽然埃岛律阿那克斯和帕岛撒尼亚斯劝说阿莫姆帕列托斯，要他知道拉凯戴孟人下应当冒着危险单独留下来，但是他们却一点也不能说服他。而最后，当雅典的使者到他们这里来的时候，他们竟公开争吵起来了。而阿莫姆帕列托斯一面争吵着，就用双手搬起一块石头来放到帕岛撒尼亚斯的脚下，说他就用这块石头来投票反对从外国人，这里也就是异邦人的面前逃开。帕岛撒尼亚斯骂

^① 根据贝尔的说法，大概是在九、十点钟的时候。

他是个疯子，骂他的神经错乱。而在雅典的使者提出了他受命提出的问题之后，帕岛撒尼亚斯便命令他把目前的情况舍留诉典人，并斋雅典人和拉凯戴孟人一致行动，和他们同样地撤退。

(56)这样，使者就回到雅典人那里去了。但是这里直到天亮，争论仍在继续着；帕岛撒尼亚斯在这期间一直留在原地按兵不动，但这时却发出撤退的信号，把残留下的军队全部顺着小丘中间率领去了，铁该亚人则跟在他们的后面。因为他认为，在其余的拉凯戴孟人离开阿莫姆帕列托斯的时候，这个人是不会自己留在后面的。而事实也正是这样。列成战阵的雅典人循着与拉凯戴孟人不同的道路开拢了，拉凯戴孟人为了躲避波斯骑兵，他们紧紧地靠着丘陵地带和奇泰隆山的山麓，但相反的，雅典人却下行向着平原上行进了。

(57)原来阿莫姆帕列托斯在起初以为帕岛撒尼亚斯决不会想到要把他和他的军队留在后面，因此他坚持他们留在原来的地方而不离开他们的驻地。但是当帕岛撒尼亚斯的军队自己先开走的时候，他就看到他们是真个想把他抛下了，于是他也便下令他的军团拿起武器来，而他便率领着这些人一步一步地跟在其余军队的后面。前面的军队在走了十斯塔迪昂远之后，就在莫罗埃司河河畔一个叫做阿尔吉奥披昂的地方停了下来等待阿莫姆帕列托斯的部队，在那里立有一座埃列岛西斯的戴美特尔的神殿。他们等待他的理由是这样：如果阿莫姆帕列托斯和他的军团不离开他们原来的驻地而仍然留在那里的话，他们可以回来支援这些人。而在阿莫姆帕列托斯的军队刚刚赶上他们的时候，异邦军的骑兵便全军向他们进攻了。骑兵的行动和他们一向习惯的行动一样，他们看到希腊军队前些天列阵的地点空了下米，便一直拍焉前进，而在他们一赶上的时候，便对希腊人展开了进攻。

(58)另一方面，当玛尔多纽斯听到希腊人乘着黑夜撤退并且在那里看不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便把拉里撒的托拉克司和他的兄弟埃岛律披洛斯和特拉叙狄欧斯召了来，向他们说：“阿列岛阿斯的儿子们啊！你们看这个地方已经空了，现在你们还讲什么呢？你们是他们的邻居，你们常说拉凯戴孟人决不回避战争，他们又是最优秀的战士，可是刚才你们就已经看到，正是他们改变了他们的部署，而现在你们和所有我们大家又都看到，他们在前一个夜里逃跑了。在他们自己刚刚要和世界上确实是最英勇的人们较量一番的时候，他们便显然地表明，他们这些一钱不值的人物，却在同样是一钱不值的希腊人当中获得了声名。既然你们对波斯人并不熟悉，因此你们虽然称赞了你们多少江知道一些的拉凯戴孟人，我却是愿意宽恕你们的。不过更加使我感到奇怪的是阿尔塔巴佐斯的作法，他害怕拉凯戴孟人害怕到这样的程度，结果他竟提供我一个卑怯的意见，要我们撤退到底比斯去受包围。这个意见我还没有向国王报告，关于这件事，也不准备在这里讨论。不过目前，我们不能容忍我们的敌人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们心须追击，直到赶上他们并且要他们对他们在波斯人身上做出的一切伤害付出赔偿。”

(59)这样说了之后，他便尽快地率领着波斯军队渡过阿索波司河去追击希腊人，他们以为希腊人逃跑了，他追击的目标只是拉凯戴孟人和铁该亚人的军队。因为雅典人从另一条路经过丘陵地带开向平原，波斯人已经看不到他们了。异邦军其他部队将领看到波斯人出发追击希腊人，他们便立刻同样地举起了鲁自的罩旗尽快地开始追击，担这些部队在出发追击之际，既不曾整顿队伍的秩序，也不曾按照原来的部署。这样，他们就乱成一团地并高声

呼啸着开始了攻齿，好象他伺追上之后，就可以把希腊人一网打尽似的。

(60)但是帕扁撒尼亚斯看到异邦军的骑兵向他进攻的时候，便派遣一名骑兵到雅典人那里去，向他们说：“雅典人啊，在希腊必须决定是得到自由，还是被奴役这样一个重大关头的面前，我们拉凯戴孟人和你们雅典人因联盟者昨夜的逃脱而被出卖了。因此现在我决定了下面我们必复立刻做的事情。我们必复尽最大的努力奋战以相互保护。如果骑兵首先攻击你们，则我们和跟我们在一起的、忠于希腊的铁该亚人便要支援你们，但是按目前的情况，既然敌军进攻的全部力量是针对着我们，那末你们就应当来帮助我们受最大压力的那一部分军队。可是，如果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你们不可能前来支援我们，那末就请为我们做一件好事，把弓手派来罢。我们深信你们会答应我们的请求，因为我们知道，在当前的战争中你们是远比所有其他的人们要热心的”。

(61)当雅典人听到这话的时候，他们就准备去支援拉凯戴孟人并尽圣力来保卫他们。但是当他们已经开拔的时候，他们却碰到了布置在他们对面的、站到国王那一面去的希腊人：现在他们受到逼临到他们跟前的敌人的攻击，这样他们就不能支援别人去了。结果拉凯戴孟人和铁该亚人便孤立无援了。拉凯戴孟人的重武装兵和轻武装兵加到一起是五千人，(而和拉凯戴孟人一次也没有分开过的)铁该亚人的重武装兵和轻武装兵加到一起是三千人 他们奉献牺牲以卜吉凶，因为他们就要和玛尔多纽斯以及他麾下的军队交锋了。但是他们用牺牲占卜的结果并没有吉兆，而这时他们又有许多人阵亡，受伤的更多得多，因为波斯人用他们的藤盾连成了一道壁垒，并且射出了象雨点一样多的箭。帕扁撒尼亚斯看到自己受到极大的压力而牺牲的占卜又对自己不利，他便仰望普拉塔伊阿的希拉神殿，呼叫女神的名字，请求无论如何也不要使他们对希望失去信心。

(62)当他还在祈求的时候，铁该亚人却一焉当先地冲了出来，向异邦军进行反击了；而在帕扁撒尼亚斯的祈祷之后，牺牲的占卜立刻对拉凯戴孟人显示了吉兆。既然终于得到了这样的吉兆，他们便也向波斯人发起了进攻。而波斯人也便抛掉自己的弓前来迎战了。起初，他们是在藤盾的壁垒的附近作战，而这一道壁垒被冲倒以后，战斗现在戴美特尔神殿本身的附近变得激烈起来并持续了长久的时候，直到最后，这堤战斗竟形成了肉博战；原来异邦军抓住了对方的长枪，并把它们折断了。波斯人论勇气和力量都是不差的，但是他们没有防护的武装，此外他们的训练不够，论战斗的技术到底也比不上他们的对手；他们总是单身地，十个一群或者是更多或更少的人一样地冲出来，杀到斯巴达人中间去，结果就都死在那里了。

(63)玛尔多纽斯本人骑着一匹白马，在身边率领着最精锐的一千名波斯军士兵作战的地方，也正是他们对敌人施加最大压力的地方。只要是玛尔多纽斯活着，波斯军便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并保卫着自己，而把许多拉凯戴孟人杀死。但是当玛尔多纽斯阵亡，而他的卫队，也就是军队中最强的那一部分也都战死的时候，其他的士兵便也逃退并在拉凯戴孟人的面前屈服了。原来使他们受到损害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身上缺乏卫护的武装，而他们这样的轻武装兵(几乎等于毫无护身之具)，都要和重武装兵作战。

(64)在这一天里，斯已达人正象神托所预言的，在垢尔多纽斯身上充分地湔雪了他当日杀死列欧尼达司的仇恨，而我们所知道的最辉煌的一次胜利，就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姆布洛托斯的儿子帕扁撒尼亚斯所

赢得的。帕岛撒尼亚斯的其他祖先，我在列欧尼达司的世系中已经说过了，因为他们两人的祖先是共通的。至于垢尔多纽斯本人，则他是给斯巴达的一位知名之士阿埃姆涅司托斯杀死的：这个人在波斯战役之后一些时候，曾率领着三百名战士在司铁尼克列洛斯对美塞尼亚的全军作战，结果他和那三百个人都战死在那里了。

(65)在普拉塔伊阿这里，被杭凯戴孟人击败的波斯人在混乱中逃往自己的营地，躲入他们在底比斯领土上修筑的木造壁垒。这里有一件使我觉得奇怪的事情，那虽然在戴美特尔圣林附近展开了激战。可是没有一个波斯人战死在圣域里面，或者曾进入圣域；他们大部分都是在神殿附近的圣域外面战死的。而依照我个人的判断，如果对上天的意旨加以判断不算是罪过的话，则这不外是女神不许他们走进去，因为他们曾经烧掉埃列岛西斯地方的奉祀女神的神殿。

(66)因此，这一战争就到上述的地方告一段落了。但是帕尔那凯斯的儿子阿尔塔巴佐斯是从一开头就不喜欢国王把玛尔多纽斯留下，不过那时尽管他力主不发动战争，却又不能有任何效果，因此，他既不赞同玛尔多纽斯的所作所为，他自己便做了下面我所说的事情。

(他身边有不小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多这四万人)，在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他便知道得很清楚这一战争会有怎样的结果，于是他向他们发出的要他们全体随他率领到任何地方去，而不拘怎样快，他们也都得以一致的步伐跟随着他。而在他发出了这个命令之后，他便装成是率领着他们去作战的样子。可是他走看走着的时候，他看到波斯人已经在逃跑了，于是他便不再接着原来的队形率兵前进，却抬起腿来尽快地逃跑，不过不是向着木造的壁垒，也不是向着底比斯的城壁，而是向着波奇司去跑去，他这样做为的是他可以最快地从那里逃到海列斯彭特。

(67)这样，阿尔塔巴佐斯和他的士兵就循着这个方向前进了。另一方面，站到国王一方面的所有其他的希腊人却是故意不好好作战的。例外的只有只奥提亚人；他们和雅典人战斗了很长的一个时候。原来站到波斯人一方面的底比斯人在战斗中是相当卖气力的，而且也无意于在战斗中故作松懈，结果他们当中有三百名最优秀的一流人士在那里死在雅典人的手里了。然而只奥提亚人也终于溃退下来了，不过他们不是循着波斯人逃跑的道路，而是逃到底比斯去的。至于同盟军的其他全体人等，他们根本没有坚持顽强地作战，也不曾立下任何勋功，就此逃掉了。

(68)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异邦军的全部命运是完全视波斯人为转移的，因为其他的人们看见波斯人逃跑了，故而在他们甚至还没有和敌人交锋，便立刻也逃跑了。因此，除去贝奥提亚的以及另外的一部分波斯骑兵，他们都逃跑了；这些骑兵是这样地帮助了逃跑的人们，原来他们为保护自己一方面的人而一直在迫近敌军，这样他们就截断了希腊人，而使希腊人不能追击逃跑中的友军。胜利者就这样跟在克谢尔克谢斯的士兵的后面进行了追方和杀戮。

(69)正当人们逃跑得正欢的时候，在希拉神殿四周列阵并且没有参加战斗的其他希腊人接到消息说，战斗已经发生，而帕后撒尼亚斯和他麾下的士兵取得了胜利。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便乱着队形出发了；科林斯人及具一派沿着山麓和丘陵地带，循着上行路一直到戴美特尔神殿去，美伽拉人、普里欧斯人及其一派则循着平原上是平坦的道路前进。但是当美伽拉人和普

里欧斯人走近敌人的时候，提曼多洛斯的儿子阿索波多洛斯率领下的底比斯骑兵部队看到他们匆忙和混乱地走过来，便向他们发起攻击。这次进攻的结果是，骑兵把他们中间的六百人杀死，追击其余的人们并把他们一直赶到奇泰隆山里去。

(70)这些人便这样非常不光彩地死掉了。但是当波斯人和剩下的大群人们逃到木造壁垒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就趁着拉凯戴孟人还未到来，设法攀登到塔楼上去：到上面之后，他们便尽一切的努力来使这个壁垒加固，而在拉凯戴孟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便展开了一堤争夺城壁的顽强激烈的战斗。原来只要是雅典人还没有到那里，异邦军就可以保卫他们自己并且对拉凯戴孟人占着很大的优势，因为拉凯戴孟人是不善于攻城战的。但是当雅典人到来的时候，争夺城壁的战斗就激烈起来并持续了很长的一个时候。但终于由于雅典人的勇敢和坚持不屈，他们攀登了城壁并在上面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希腊军队就从这个缺口涌进去了。首先冲进去的是铁该亚人，劫掠了玛尔多纽斯的帐篷的就是他们；他们除了从帐篷中取得其他的物品以外，还得到了玛尔多纽斯的焉匹的一个秣槽，这个秣槽完全是青铜制成，而且是很值得一看的。铁该亚人就把玛尔多纽斯的这个秣槽奉献给阿列亚·雅典娜的神殿，而他们卤获的所有其他的物品，他们便和其他希腊人那样地，交到全军公有的卤获物中去了。至于异邦军这一方面，城壁刚一陷落，他们的阵势就乱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想进行抵抗；成万已经给吓得半死的人们枪压迫到一个狭小的地方去任人宰割，这结果给希腊人造成了这样一个尽情杀戮的机会，三十万人的一支大军，除去和阿尔塔巴佐斯一起逃跑的四万人之外，只不过有三千人活下来罢了。在这一方面，则斯已达出身的拉凯戴孟人在战斗中死亡的一共是九十一个人，铁该亚人是十六个人、雅典人是五十二个人。

(71)在异邦军当中，最善战的是波斯人的步兵和撒卡依人的骑兵，而就人而论，据说最勇敢的就要算是玛尔多纽斯了。在希腊人当中，铁该亚人和雅典人都是十分能征善战的好汉，但是就勇武而论，拉凯戴孟人在他们所有的人当中却是最突出的人。

(由于他们所有的人都曾打败他们所面临的敌人)，因此我只能从这样的一点来证明我的看法，即拉凯戴孟人所对付的是敌人最精锐的部分并且战胜了他们。依据我个人的判断，断乎超乎众人之上的勇士是那在三百人当中唯一从铁尔摩波莱安全返回并因此受到黄难和侮辱的阿里司托戴莫斯，次于他的、最勇敢的勇士则是波西多纽斯、披洛库昂和斯巴达人阿莫姆帕列托斯。不过，如果大家谈论时间起他们当中谁最勇敢的话，则在座的斯巴达人就会认为，阿里司托戴莫斯由于自己受到青难，显然他宁愿一死，因此他离开了他在队伍中的岗位而拼命向前厮杀，这样他在实际上就成就了伟大的功业，可是不想去死的波西多纽斯却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物，因此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阿里司托戴莫斯还要勇敢了。他们可能只是出于嫉妒才这样讲的。但是。上面所列举的、在这次战斗中阵亡的人们，除去阿里司托戴莫斯以外，全都受到了光荣的表扬。阿里司托戴莫斯由于在受到上述的责难时竟想寻死，所以他没有得到任何光荣的表扬。

(72)以上就是参加普拉塔伊阿战役的人们当中，得到最大声名的人。但是在参加军队的时候，不单在拉凯戴孟人当中，而且在其他希腊人中间，都是当时全希腊最漂亮的人物的卡利克拉铁斯并没有算在这些中间，因为他是在战场之外死去的。原来正当帕扁撒尼亚斯奉献牺牲的时候，卡利克拉铁

斯在他自己坐的地方，在身体的胁部中箭负了伤，而当他的同伴们作战的时候，他被带出了战场，但是他在死的时候都是不能瞑目的，他向普拉塔伊阿人阿里姆涅司托斯说，为希腊而死，这件事对他来说是没有遗憾的，但使他痛苦的却勿宁是，尽管他满心想这样做，他却丝毫没有施展出自己的本领，也没有成就任何和自己相称的功业。

(73)在雅典人当中，取得了令誉的是戴凯列阿市区出身的一个人物。埃岛图奇戴斯的儿子梭帕涅斯。正如雅典人自己所说的，戴凯列阿人曾做过一件在任何时候都有益处的事情。原来在往昔，当着图恩达里达伊族为了夺回海偷率领着一支大军攻入阿提卡，并由于他们不晓得海偷被藏在何处而把各个市区蹂躏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于是据说戴凯列阿人，而有些人则说戴凯洛斯特本人，因为对敛谢欧斯的傲慢感到恼怒并且又为全部阿提卡的领土担心害怕，因而便把全部情况告诉图恩达里达伊族，并且把他们引到阿拔德纳伊去，而当地的土著提塔科斯就把这个地方卖给图恩达里达伊一族了。由于他们做了这样一件事，戴凯列阿人从仗去到现在在斯巴达都免缴一切花销并在祭典中保有头等的座位，而且甚至在这件事发生之后许多年，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之间有了战事的时候，拉凯戴孟人虽然蹂躏了阿提卡的其他地方，对戴凯列阿却一动也没有动。

(74)梭帕涅斯便是这一市邑出身的人物，现在他是雅典人在战斗中表现得最英勇的人物。关于这个人，有两个传说。根据第一个传说，则他把一只铁锚用一条青铜的锁锚紧系在他的铠甲的带子上：而每在他向前进攻逼近敌人的时候，他便把这个铁锚抛出去，为的是使敌人在离开他们的队伍进攻时无法使他离开他的位置：而当敌人被击溃的时候，他的办法就是拉起铁锚来追击他们。这就是第一个传说。但是第二个传说和第一个传说的说法不同，第二个传说说他并没有铁锁系在他的铠甲上，系在他的铠甲上面的是他那一直旋转着而从不停止的盾牌，只是在盾牌上有一个锚形的纹章罢了。

(75)梭帕涅斯还成就了另一件辉煌的勋业。正当雅典人围攻埃吉纳的时候，他向五项运动的优胜者、阿尔哥斯人埃岛律已铁斯挑战并将之杀死。但是在这之后一些时候，这样英勇的梭帕涅斯也死掉了：在他借同格劳空的儿子列阿格罗斯一同率领雅典人去为金矿而作战的时候，他在达托司地方给埃多涅斯人杀死了。

(76)希腊人在普拉塔伊阿地方杀死了异邦军之后，立刻就有一个妇女从敌人那边自愿地投到他们这里来。这个妇女是波斯人铁阿司波斯儿子帕兰达铁斯的妾。听说波斯人被击溃而希腊人获得了胜利，她便和她的侍女们戴上许多黄金的装饰，又把她所有的最漂亮的衣服穿上，这样下了她的焉草就向江在进行杀戮的拉凯戴孟人的地方走来了。她看到帕岛撒尼亚斯正在那里指挥一切，又由于她先前常常听到而熟悉他的名字和籍贯，因此她知道这个人就是帕岛撒尼亚斯，于是她抱住了他的膝头，这样地恳求他说：“斯已达国王啊！把我作为请求庇护的人从俘虏的奴役中拯救出来罢。因为你既然杀死了那里的不崇敬神或英雄的人们，因而到目前为止你便已经做出使我感恩不尽的事情了。我是科斯人，是安塔戈拉斯的儿子海该托里戴斯的女儿，波斯人在科斯对我强行无理并把我夺去囚禁在自己的身边”。帕岛撒尼亚斯回答她说：“放心罢，这位妇人，一则因为你是向我请求庇护的人，再说，如果按你所说，你真是科斯人海该托里戴斯的女儿的话，那他又是那里的人们中间，我最亲密的友人了”。他说了这话之后，他暂时便把她支付给正在

堤的五长官来照顾，随后就依照她本人的愿望，把她送到 埃吉纳去了。

(77)在这个妇女来到之后，立刻曼提涅亚人就来了：不过在他们到来的时候，一切事都已经过去了。当曼提涅亚人知道他们前来参战 已经太迟的时候，就感到非常遗憾并说他们应为此而受到惩罚。当他们知道阿尔塔已佐斯已率领着美地亚人逃走的时候，他们便 想一直把美地亚人追到中撒利亚，但是拉凯戴孟人却不要他们去追赶那些逃跑的人们。曼提涅亚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之后，便把他们军队的一些将领从国内放逐出去了。继曼提涅亚人之后而来的，是埃里司人，他们和曼提涅亚人同样十分遗憾地离开了，而且离开之后，同样地放逐了他们的将领。上面就是曼提涅亚人和埃里司人所做的事情。

(78)在普拉塔伊阿地方埃吉纳人的军队里面，有一个埃吉纳的首要人物，披铁阿斯的儿子兰彭；为了向帕，岛尼亚斯提出一个最不公平的建议，他赶到帕扁撒尼亚斯那里去，对他说：“克列欧姆布洛托斯的孩子啊！你成就了一件极其伟大和光荣的事业；托上天之福，你挽救了希腊，因此在全希腊人当中，你获得了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人的声名都要大的声名。但是你必须把你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这样你就不仅要获得更大的声名而且今后就再也不会会有一个异邦人胆敢无故地把暴行加到希腊人的头上了。当列欧尼达司在铁尔摩披莱被杀死的时候，玛尔多纽斯和克谢尔克谢斯曾把他的头给割下来，插到一根竿子上：这样如果你给他们以同样的回报，你就会获得全体斯巴达人和此外的其他希腊人的赞赏。因为如果你照样处置玛尔多纽斯，你也就是给你父亲的兄弟列欧尼达司报仇了。”他请这番话，原是打算讨帕岛撒尼亚斯的欢心的。

(79)但是帕扁撒尼亚斯却回答他说：“埃吉纳的朋友啊，我感谢你的好意和事前的考虑，不过你的这种意见却是不正当的：因为在开头的时候，你大大地赞扬我，赞颂我的祖国和我的功业，可是随后你却劝告我要我凌辱死者并说我如果这样做，便可得到更多的赞扬、这样一来你就是把我搞倒在地上，变得一钱不值了。这样的事情。与其说适合于希腊人，勿宁就是更适合于异邦人。而且这样的事甚至在异邦人做出来时，在我们来看都是应当受到责难的。从我个人来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宁可不要埃吉纳人的欢喜，宁可不要其他喜欢这种做法的人们的欢喜的，如果斯巴达人因我的正当行动和正当言语而感到欢喜，那对我来说已经满足了。至于你劝我为之报仇的列欧尼达司，则我以为我已充分地为他报仇了；你看到的这些无数死去的人已经足以安慰他和死在铁尔摩披莱的那些人的在天之灵了。但是我都要警告你，今后不要再来向我提起这样的话，也不要向我提起这样的建议：我不惩罚你而把你放走，你是应当感谢我的”。

(80)听了这一番答话之后，兰彭就离开了。于是帕岛撒尼亚斯就布告说，谁也不能触动战利品，并且命令希劳特把所有的东西集中到一起。于是他们便分散到营地的四面八方去，在那里找到了饰以金银的帐篷，镀金镂银的床榻，黄金的混酒钵、杯盏以及其他饮具；在草上他们找到了一些银子，他们在袋子里又找到了金银的锅釜。他们从那里的死人身上剥下了黄金的腕甲、栗甲和短剑，却丝毫不去理会死人身上的五颜六色的衣裳。希劳特偷了许多东西，把它们卖给埃吉纳人；但是也有许多东西他们自己藏不下，所以便献了出来。这样，埃吉纳人竟拾自己奠定了大批财富的基础，因为他们从希劳特那里，象购买青铜一样地，购买了黄金。

(81)把这些财宝收集到一起之后，他们便把其中的十分之一分出来，献给戴尔波伊的神；他们用这些东西做了一座三脚架来奉献，它放置在祭坛近旁的那个青铜的三头蛇上面；他们又把十分之一分出来献拾奥林匹亚的神，他们用这部分的财富制做了一个十佩巨斯高的青铜宙斯神象来奉献；另外的十分之一他们献给科林斯地峡的神，他们用这些东西制做一个七佩巨斯高的波赛东青铜象。把以上的东西抽出去之后，他们便把剩下的东西分配了，每个人按其所应得分得了波斯人的妾、金银以及其他物品，还有驮畜。然而，对于在普拉塔伊阿作战最出力的人们，留出了多少东西分给它们，没有人说得出了；但是我认为它们也是得到了奖赏的。说到帕岛撒尼亚斯，刚每种东西，妇女、屠四、培兰特(指金块——译者)、骆驼以及同样所有其他的物品，都各留出十种来送给他。

(82)这件事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克谢尔克谢斯在他从希腊逃走的时候曾把随身的一切都留给了玛尔多纽斯，而帕乌撒尼亚斯看到玛尔多纽斯的那备有金银器皿和饰以多采的花毡的帐篷，便命令烤面包的人和厨师按照通常侍候玛尔多纽斯那样地准备晚筵。他们按照帕乌撒尼亚斯的吩咐做了；而当帕乌撒尼亚斯看到上面铺着豪华织物的金银床榻和金银的桌子以及上面所陈列的极其豪华的筵席的时候，对于他眼前的这些豪华的陈设他大为吃惊，于是他便开玩笑地命令他的从仆准备了一顿拉科尼亚式的晚饭。当这顿饭准备好，而且和前面的一种有天渊之别时，帕乌撒尼亚斯竟笑了起来，于是吩咐人们把希腊的将领们召集了来。在他们集合起来之后，帕乌撒尼亚斯便指着每一种方式的晚饭，向他们说：“希腊人啊，我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为的是想要你们看一看美地亚人的领袖的愚蠢；一个每天吃着你们看到的这样的饮食的人，却跑到我们这里来想夺取我们这样可怜的饮食”。据说这就是帕乌撒尼亚斯对希腊将领们所讲的话。

(83)但是在这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许多普拉塔伊阿人也找到了满装着金银和其他物品的箱子。更在这之后，在这些死者中间又发现了这样的事情：原来他们的尸体只有骨头没有肉了(普拉塔伊阿人把他们的骨头集中到一个地方去了)。有一块头盖骨是一块整的骨头，上面没有任何裂缝；在那里还发现了一块颞骨，它的上颞骨的包括门齿和白齿在内的牙齿都是由一块骨头长成的；还有一个身量有五佩巨斯高的人的骨骼。

(84)至于玛尔多纽斯的尸体，则在战后的第二天就被运走了；我不能确说这是难干的事情。但是过去我实际听到过各个国家的许多人都埋葬过玛尔多纽斯，又听说有许多人因为这样做而受到玛尔多纽斯的儿子阿尔通铁斯的丰富酬谢。但是这些人里是谁偷偷地运走了玛尔多纽斯的尸体并把他埋葬起来，我却不能确说了。虽然，有的人说，是以弗所人狄欧尼梭帕涅斯把玛尔多纽斯埋葬了的。

(85)关于玛尔多纽斯的埋葬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希腊人这一方面，当他们在普拉塔伊阿把战利品分配完了之后，就各自按国家的不同把自己的人分别埋葬了。拉凯戴孟人修造了三座坟墓；在这里他们埋葬了他们的伊伦^①，其中有波西多纽斯、阿莫姆帕列托斯、披洛库昂、卡利克拉铁斯。因此，这些伊伦葬在一个坟墓里，其他斯巴达人葬在第二个坟墓里，希劳特则葬在第三个坟墓里。拉凯戴孟人就是这样地埋葬了他们的死者的。铁该亚人把他们自

^① 二十岁到三十岁的斯巴达青年。

己的人都埋葬在另外的一个地方，雅典人也同样把他们自己的人埋葬在一处。美伽拉人和普里欧斯人同样地处置了那些被骑兵杀死的人们。在这些民族的一切坟茔里满满的都是尸体。至于在普拉塔伊阿地方也有坟茔的其他城邦的人们，则我听说他们的坟茔不过是空坟罢了，他们修起这样的空坟原是为了给后代的人们看的，因为他们对于不曾参加战斗这件事，是引以为耻的。例如，在那里有一座号称是埃吉纳人的坟墓，不过我听说，这乃是在这事十年以后，埃吉纳人的异邦人保护官、普拉塔伊阿人奥托迪科斯的儿子克列阿戴斯依照埃吉纳人的希望修造起来的。

(86)当希腊人在普拉塔伊阿把他们的死者收葬完毕的时候，他们便会商议决，他们要向底比斯进军，要求站到美地亚一方面去的人们投降，特别是对于出身名门，又是名门中的魁首人物的提玛盖尼戴斯和阿塔吉诺斯二人。他们并且决定，如果底比斯人不向他们投降的话，则他们除非是把城市攻下来，否则决不撤退。在这样决定了以后，他们便在战后的第十一天，抱着这个目的来到底比斯并把底比斯人给包围起来，要求把这些人给交出来：底比斯人拒绝引渡他们所要求的人，于是希腊人就蹂躏了底比斯人的国土并进攻他们的城壁。

(87)看到希腊人不肯停止蹂躏底比斯人的行动，提玛盖尼戴斯就在到了第二十天的时候向底比斯人这样说：“底比斯人啊，既然你们看到，希腊人下了决心在不攻克底比斯或我们不给引渡过去的时候不停止围攻，那末就不要使贝奥提亚的土地为了我们的缘故而遭受更多的痛苦了。因此，如果他们所希望的只是金钱，而他们要求引渡我们只是一个借口(因为我们站到美地亚的一方面乃是举国一致的意思，而不只是我们独自决定的)，那我们可以从国库拿出钱来送给他们：如果他们这次来围城不为了别的，而只是为了要引渡我们，那我们甘愿挺身出来对他们进行抗辩”。他的这番话是说得非常得体并且是合乎时宜的，于是底比斯人便立刻派一名使者到帕乌撒尼亚斯那里去，表示愿意把他们要的人交出来。

(88)他们便以这样的一些条件达成了协议。但是阿塔吉诺斯从城中逃走了；他的儿子被捉住，不过帕乌撒尼亚斯说他的儿子和投靠美地亚方面的这种罪行毫无关系，而把他们赦免了。至于底比斯人所交出的其他人等，他们都以为他们会得到抗辩的机会，还相信他们可以用金钱来买脱自己；可是帕乌撒尼亚斯也正是担心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因此在他把这些人弄到手以后，他便把全部同盟军遣散，又把这些人带到哥林斯，在那里把他们处死了。

以上就是在普拉塔伊阿和底比斯所发生的事情。

(89)再说帕尔那凯斯的儿子阿尔塔巴佐斯现在已经从普拉塔伊阿逃出了很远的一段路程。当他逃到帖撒利亚人那里去的时候，帖撒利亚人给他殷勤的招待，他们向他问起其余军队的事情，因为他们丝毫也不知道在普拉塔伊阿所发生的事情。但是阿尔塔巴佐斯晓得，如果他谈出了战斗的全部真实情况，他和他手下的人们便会有生命的危险(因为他相信，如果他们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每个人都会向他进攻的)。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因此他对波奇司人什么也没有讲，但是却对帖撒利亚人说了这样的话：“帖撒利亚人啊，你们可以看到，由于一件公务，我和这些人从我们的军队给派了出来，现在我自己正在十万火急地和拚命地率领着军队向色雷斯赶路。你们不久就可以看到玛尔多纽斯和他的大军，他们就紧跟在我的后面。你们应当厚待他并且应

当对他表示一切的善意；因为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以后才不致为这件事后悔”。这样说了之后，他便火急地率领着他的军队通过帖撒里亚和马其顿一直到色雷斯去了，他实际上是一点也不敢耽搁的，而他所走的道路也是通过内地的最短的一条路。这样他就来到了拜占廷，不过他的军队中的许多士兵却给留在后面了，这些士兵或是由于在途中给色雷斯人杀死，或是由于无法克服饥饿与疲劳。到了拜占廷之后，他就乘船渡过去了。

(90)阿尔塔巴佐斯便这样地回到了亚细亚。在这方面，恰巧在波斯人在普拉塔伊阿遭到惨败的那一天，他们在伊奥尼亚的米卡列地方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原来，和拉凯戴孟人列乌杜奇戴斯一同乘船前来的那些希腊人当时正驻屯在狄罗斯，而从萨摩司有一些使者到他们这里来，他们就是特拉叙克利斯的儿子兰彭、阿尔凯司特拉提戴斯的儿子阿铁那哥拉斯和阿里司塔哥拉斯的儿子海该西斯特拉托司。萨摩司人是背着波斯人和波斯人所立的萨摩司僭主、僭主安多罗达玛司的儿子提奥美司托尔把这些人派到希腊人这里来的。当他们来到将领们这里的时候，海该西斯特拉托司便热情地向他们陈述了许许多多的理由，他说伊奥尼亚人单是看到他们就会背叛了波斯人的：而异邦人是不能和他们对抗的。或者，纵然异邦人抵抗他们，这却正是希腊人取得卤获物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以他们共同崇奉的诸神的名义请求他们把希腊人从奴役之下解放出来并把异邦人驱逐出去。他说这对他们来说，乃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波斯的船只的航行技术很差，因而是不能和希腊人的船只相抗衡的，而如果希腊人对于他们三人之来有任何怀疑，以为他们会出什么坏主意来引诱希腊人，则他们说他们愿意交出一些人质送到希腊人的船上上来。

(91)既然从萨摩司来的这位外国人请求得这样恳切，于是列乌杜奇戴斯，或是由于他想取得一个朕兆，或是上天偶然有意要他这样做，便问他说：“萨摩司的外国人，你叫什么名字？”对方回答他说：“海该西斯特拉托司^①”。于是列乌杜奇戴斯便打断了对方面海该西斯特拉托司本来要开始说的其他的话，喊道：“萨摩司的外国人啊，海该西斯特拉托司的这个名字是个好朕兆，我答应这事；现在只希望你注意到这样一点，即在你乘船离开这里之前，你与和你在一起的这些人要发誓保证萨摩司人将要是我们的热诚的同盟者。”

(92)以上便是他所说的话，跟着就做出了实际的行动。原来萨摩司人立刻便立下了忠诚的誓约和希腊人缔结联盟了。这样做了之后，其余的人都乘船走了，但是列乌杜奇戴斯却命令海该西斯特拉托司和希腊人一同乘船，为的是取他的名字的吉利。希腊人在那里等候了一整天，而在第二天占卜时又取得了吉兆；为他们占卜的人是埃维尼欧斯的儿子戴伊波诺斯，他是伊奥尼亚湾的阿波罗尼亚的人。这个人的父亲埃维尼欧斯曾做出了下面我所说的事情。

(93)在上述的阿波罗尼亚地方，有一群羊被视为太阳神的圣物。在白天的时候，这群羊就牧放在一条河的河畔，这条河发源于拉克蒙山，流过阿波罗尼亚的土地而在欧里科司港的地方入海。在夜里，则当地最富有、最贵显的人们被选拔出来看守它们，每个人担任一年。原来阿波罗尼亚的人们由于一次神托的指示，他们是十分重视这群圣羊的。这群羊是豢养在离开都市相当远的一个洞窟里。而在我所提到的那个时候，是埃维尼欧斯被选拔出来担

^① 原文的意思是将军。

任看羊的人。可是在一个夜里他睡着了，狼跑过了他的防哨而进入了洞窟，弄死了大约六十只羊。当埃维尼欧斯知道了这一情况的时候，他并不慌张，也不把这事告诉任何人，他是想买另一些羊来补偿这一损失。然而这件事终是瞒不过阿波罗尼亚人的。而当他们知道了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便把他召到法庭上来进行审讯，并由于他在看守时睡眠而判了使他失明的处分。这样，他们便把埃维尼欧斯的眼弄瞎了。可是从他们这样做了以后，他们的羊群不产羔了，土地也不象先前那样生产谷物了。而当他们向宣托者请示他们目前所遭受的灾难的原因可能是什么的时候，在多铎那和戴尔波伊都有神的训示给他们：宣托者传达诸神的意旨说，他们不公道地弄瞎了圣羊的看守人埃维尼欧斯的眼睛；诸神说，是诸神自己把那些狼派了来的，而在他们为了他们对埃维尼欧斯的所作所为而对他作出他自己选择和同意的补偿之前，诸神是不会停止为他报仇的。而在他们做出充分的补偿的时候，诸神就会赐给埃维尼欧斯一种使许多人都会认为他是幸福的礼物。

(94)以上便是传达给阿波罗尼亚的人们的神托。但他们却将这一神托隐秘起来并委托他们的一些市民来处理这件事；他们对这件事是这样处理的。他们来到埃维尼欧斯坐的地方和他坐在一处，和他谈论各种各样题外的话，直到最后他们才表示了对他的不幸遭遇的同情；而在巧妙地把话头引到这上面以后，他们就问他，如果阿波罗尼亚人答应为他们所做的事而补偿他的话，他要选择怎样的补偿。对神托一无所知的埃维尼欧斯说，他愿意得到他认为在阿波罗尼亚是最好的两块采地、他列举了拥有它们的市民的名字，此外他还愿意得到市内最美好的一所住宅；他说他得到这些东西之后，他就会消除了他的怨恨并且满足于这种方式的补偿。而坐在他身旁的人们，不等他再讲话便立刻接过来说：“埃维尼欧斯，阿波罗尼亚人遵照着神托的指示，就给你这样的一些东西来弥补你的失明罢”。他听了这话时十分恼怒，因为他这时明白了全部真相并且看到他们已欺骗了他，但是阿波罗尼亚人把他所选定的东西从所有主那里买了下来送给了他，而从那一天起，他便有了天赐的预言能力，从而赢得了声名。

(95)这个埃维尼欧斯的儿子戴伊波诺斯是随着哥林斯人并且是为哥林斯的军队进行占卜的。但是在这之前我就听说，戴伊波诺斯并不是埃维尼欧斯的儿子，他只是冒充这个名义，在希腊的各个地方靠占卜混饭吃而已。

(96)在占卜时得到吉兆之后，希腊人便从狄罗斯乘船出海到萨摩司去了。当他们来到萨摩司领土上的卡拉米撒附近时，他们就在那里的希拉神殿近旁投锚，准备进行海战。波斯人知道他们过来了，便也乘着所有余下的船出海向大陆进发，只有腓尼基的船给他们打发回去了。他们商议决定，他们不在海上作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敌不过对方；而他们向大陆进发的理由则是他们可以得到他们那驻在米卡列的陆军的掩护。这部分的陆军是克谢尔克谢斯下令留在其他军队的后面守卫伊奥尼亚的；这支军队一共有六千人，他们的将领是波斯人当中最美、也是身材最高的人物提格拉涅斯。波斯水师的将领们是计划逃到达支军队的庇护之下去，在那里把他们的船只拖到岸上并在船只的四周构筑一道防壁，用来保卫船只兼作为他们自己的避难所。

(97)他们商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后就出海了。而当他们经过米卡列的女神(这里专指戴美特尔和佩尔赛波涅——译者)神殿而来到有埃列乌西斯·戴美特尔神殿的伽埃松和斯科洛波伊斯的时候，他们就把船只拖上了岸，用石块和他们从果木园来伐来的木材筑成壁垒把它们围起来；在壁垒的外

面，他们又打上了一道木桩。至于那座埃列乌西斯·戴美特尔神殿，则这是帕西克列斯的儿子披利斯图斯当他随着科德洛斯的儿子涅列欧斯去建立米利都城时修建的。他们这样准备是要应付围攻，而看情况的不同，甚至也是取得胜利；对于这两种情况，他们事先都作了周密的准备。

(98)当希腊人得知异邦人引军退回到大陆上的本土上去的时候，他们对于他们的敌人竟然逃出他们的手掌感到很不高兴，并且不知道还是回师好，还是乘船向海列斯彭特出发好。但最后他们决定不采取任何一种办法，而是把船驶向本土。因此他们就在自己的船上安设了桥板以及海战时的所有其他必需之物，然后就向米卡列进发了。当他们驶近营地，发现并没有任何人乘船来迎战，并看到船被拉到岸上给壁垒围起来而且有一支大军沿着海滨列阵的时候，列乌杜奇戴斯于是先乘船沿着海滨行进，行进时尽可能地靠近海岸并且通过一名使者向伊奥尼亚人宣布说：“伊奥尼亚人，凡是你们听到我讲话的人，请注意我所说的话罢，因为波斯人是决不会懂得我给你们命令的。当我们交战的时候，让你们每一个人首先都记着他的自由，然后则是交战的口令‘希拉’，而建没有听到我讲话的人从听到我讲话的人那里知道这件事罢”。他这样做的目的和铁米司托克利斯在阿尔铁米西昂的做法的目的是一样的^①。或者是异邦人不知道他的这番话而这番话便对伊奥尼亚人起了说服的作用，或者是他的话报告给异邦人知道，这就会使他们不信任他们的希腊同盟者。

(99)在列乌杜奇戴斯进行了这样的劝告之后，希腊人随后就把自己的船靠了陆而自己也上了岸，然后便在岸上整顿了队列。可是波斯人看到希腊人在准备战斗并且劝告了伊奥尼亚人，于是他们首先把萨摩司人的全部武器给收了过来，因为他们怀疑萨摩司人会帮助希腊人；确实原来当异邦人的船只带来了克谢尔克谢斯军队所俘留在阿提卡的雅典俘虏时，萨摩司人曾把这些人释放回雅典并且还给他们道上的旅费、用品等遣送他们回去。特别是由于这样的一点，他们便受到了怀疑，因为他们释放了克谢尔克谢斯的五百名敌人。此外，他们还指定米利都人来守卫通向米卡列山地的通路，借口说他们对当地最为熟悉。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却是为了使米利都人离开他们的其余的军队。波斯人就用这样的办法对于那些他们以为一有机会就会对他们倒戈的伊奥尼亚人进行了自卫；至于他们自己，则他们是把藤盾密接起来作成一道防壁的。

(100)希腊人在作好一切准备之后，就全线向着异邦军进击了。正当他们前进之际，一个流言在军中飞传起来，一个传令使者的杖被发现横在水边岸上的地方，传开来的那个流言是说，希腊军在贝奥提亚一役当中战败了玛尔多纽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清楚的证据，可以说明在事物上有神的意旨存在。既然这时，波斯人在普拉塔伊阿所遭到的惨败和他们即将在米卡列所遭到的另一次惨败正好是在同一天，而流言又传到那个地方的希腊人的地方去，这样他们的军队便得到了巨大的鼓舞，也就更不惜去面临危险了。

(101)而且还有另一个偶合的地方，那就是在两处战场那里都有埃列乌西斯·戴美特尔的圣域。因为，象我已经提过的，在普拉塔伊阿，战斗就是在戴美特尔神殿的近旁进行的；而在米卡列，情况也是这样。结果帕乌撒尼亚斯统率下的希腊人取得了胜利这个流言竟成了事实。原来普拉塔伊阿一役是

^① 参见第八卷第二十二节。

在那一天还早的时候进行的，但米卡列一役却已经是傍晚的事情了。在这之后不久的时候，希腊人对这事进行了调查，才知道这两个战役是在同一月的同一天里发生的。而在他们听到这一流言之前，他们是十分担心的，这与其说是为了他们自己，勿宁说是为了帕乌撒尼亚斯麾下的希腊人，因为他们害怕希腊人会在和玛尔多纽斯发生冲突时栽在他的手里。但是当他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就进攻得更加勇猛和迅速了。鉴于海岛和海列斯彭特都成了胜利奖赏，因此希腊军和异邦军都是急于想进行战斗的。

(102)至于大约占全线兵力一半的雅典人和配置在雅典人近旁的人们，他们是必须沿着海岸上的平地前进的，因为拉凯戴孟人和配置在拉凯戴孟人近旁的人们是通过峡谷和在一些小丘中间前进的。而当拉凯戴孟人正在迂迴的时候，另一翼的人们已经展开战斗了。当波斯人的藤盾直立在那里的时候，他们还能够保卫自己并且守住自己的阵地，但是当雅典人和配置在他们近旁的人们相互激励并且更加拼命地奋力作战，为的是表明他们雅典人，而不是拉凯戴孟人才可以打胜仗的时候，战斗的形势立刻改变了。他们冲倒了盾壁之后，就全军系到波斯人中间去，波斯人迎战，和对方相持了很久一个时候，但波斯人终于逃到垒壁里面去了。

(在战线上依次排列起来的)雅典人、科林斯人、希巨昂人、特罗伊真人紧紧地追在后面并同样一齐冲了进去。但是当垒壁也被攻克的时候，异邦军中除去波斯人之外，所有的人们便不再抵抗而逃窜了；但波斯人则各结成少数人的队伍，仍然对象潮水一样冲进城堡来的希腊人作战。波斯人的将领有两个人逃跑了，两个人被杀死了；逃跑的是两个海军的将领阿尔塔翁铁斯和伊塔米特列斯，陆军的将领玛尔东铁司和提格拉涅斯则在战斗中阵亡了。

(103)当波斯人还在战斗的时候，拉凯戴孟人和跟着他们来的人们赶来了，帮着结束了未完的战斗。希腊人方面这次也损失了许多人，特别是希巨昂人和他们的将领培利拉欧斯。至于在美地亚军中服务、并且给解除了武装的萨摩司人，从一开始他们看到双方不分胜负的时候，便一心想帮助希腊人而尽自己的力量去做：而当其他的伊奥尼亚人看到萨摩司人作出了榜样的时候，他们于是也就对波斯人倒戈并向异邦军进攻了。

(104)波斯人为了他们本身的安全曾指令米利都人着守通路，以便在万一发生他们真正遇到了的事件时，他们可以有人把他们引导到米卡列山地去。就是为了上述的理由，米利都人被分配以上述的任务，同时也是为了使他们不在军队里从而使他们不会发生哗变的事情。可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和交付给他们的任务完全相反，他们不单是把逃跑的波斯人引到通向敌人的道路上去，而最后他们自己竟而也变成了波斯人的最凶恶的敌人并把波斯人杀死了。这样，伊奥尼亚就再一次背叛了波斯人。

(105)在这次战斗里，希腊人方面作战最英勇的是雅典人，而在雅典人当中作战最英勇的是庞克拉提昂^①的名手埃乌托伊诺斯的儿子海尔摩律科斯。这个海尔摩律科斯后来在雅典人和卡律司托斯人作战时，在卡律司托斯领的库尔诺斯阵亡了，他的葬地就在吉拉伊司脱斯那里。在雅典人之后，战斗得最突出的则是科林斯人、特罗伊真人和希巨昂人。

(166)当希腊人在对敌作战或是在追逐逃敌而把敌人的大多数解决了的时候，他们便把他们的卤获物搬出来到海岸的地方，在这些卤获物当中，他

^① 庞克拉提昂是一种极其剧烈的拳击与角力的混合比赛。

们发现了一些装着钱币的柜子。然后他们就把船只和整个垒壁放火烧掉了，烧完之后，他们便乘船离开了。他们到了萨摩司之后，就讨论他们是否把伊奥尼亚人迁移开并把伊奥尼亚人移居到他们治下的希腊哪个地方去的问题，而打算把伊奥尼亚这个地方交给异邦人来处置。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不可能永远地保护伊奥尼亚人使不受敌人的侵犯，而且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他们也不敢料想波斯人会不对伊奥尼亚人进行报复。在这件事上，那些当权的伯罗奔尼撒人主张把站到波斯人方面去的那些希腊民族从他们的商埠地移开，而把这些地方交给伊奥尼亚人住；但是雅典人不赞同把伊奥尼亚人移开的全部计划，他们也不同意伯罗奔尼撒人干预雅典殖民地的事务。既然他们激烈反对，伯罗奔尼撒人也就让步了。结果是他们使萨摩司人、岐奥斯人、列斯波司人和参加他们的军队出征的所有其他的岛民都加入了他们的联盟，并要他们发信谊之誓，永远忠于他们的联盟者，决不叛离。希腊人使他们对自己宣了誓之后，便想乘船去把桥摧毁，因为他们以为桥还架在那里。

(107)这样他们便向海列斯彭特出发了。另一方面，那少数幸得活命并赶到米卡列高地去的波斯人，则从那里逃到撒尔迪斯去了。当他们正在赶路的时候，波斯人惨败之际正好在场的、大流士的儿子玛西司铁斯十分痛烈地咒骂水师将领阿尔塔翁铁斯；在许多咒骂的言语之外，他特别对阿尔塔翁铁斯说象他这样的指挥能力证明他尚且不如一个妇女，而且由于他给王室带来的损害，他简直是罪该万死。原来在波斯人，被人骂成不如一个妇女，那是最大的耻辱了。阿尔塔翁铁斯听了这样多的侮辱言语之后勃然大怒，于是他抽出刀向玛西司铁斯奔来，想把他杀死。但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普拉克西拉欧斯的儿子克谢纳戈拉斯那时正站在阿尔塔翁铁斯本人身后，他看到阿尔塔翁铁斯向玛西司铁斯奔来，就抓住他的腰部，把他举起来撞倒在地下了。正在这时，玛西司铁斯的卫兵们也赶来保护他了。这样一来，由于救了国王的兄弟的命，这也就是施恩于玛西司铁斯本人和国王克谢尔克谢斯了；国王为了报答他的这一功业，把整个奇里后亚赐给了他，任命他为该地的太守。此后在路上便再没有发生任何其他的事情而到了撒尔迪斯。而国王当时恰巧也在撒尔迪斯，因为在他海战失败后，他便从雅典逃到撒尔迪斯来了。

(108)当他在撒尔迪斯的时候，他爱上了也在那里的玛西司铁斯的妻子。他无论向她怎样表示也不能使她顺从他的意思，但是他顾及自己的兄弟玛西司铁斯，而没有对她施行强暴的手段(她不会遇到强暴手段，这一点她知道得很清楚，因而同样的想法也就使她有了不从命的胆量)。克谢尔克谢斯既没有别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好使自己的儿子大流士娶这个妇女和玛西司铁斯之间所生的女儿为妻；因为他以为这样，他就很有可能把她弄到手了。因此他就按照一切应当遵行的仪式使他们缔结了婚约，然后便离开这里到苏撒去了。但是当他到了那里并把大流士的新婚妻子领入自己的家里之后，他就把玛西司铁斯的妻子忘到九霄之外，而是改变了爱好，他向大流士的妻子、玛西司铁斯的女儿，这个叫做阿尔塔翁铁的女孩子求婚并且取得了她。

(109)但是久而久之，事情的真相却被人发现了，发现的经过是这样。

克谢尔克谢斯的妻子阿美司妥利丝织了一件彩色斑斓的、十分美丽的外袍送给了他。克谢尔克谢斯看了很高兴，就穿着它去看阿塔翁铁；由于他也很喜欢她，他便命令她向他要求她愿意要任何东西以报答她对他表示的好意，因为他说她不论要求什么他都不会拒绝的。由于她和她的全家注定要遭到惨祸，于是她就对克谢尔克谢斯说：“我要求的任何东西你都肯给我

吗？”他答应这样做并且为这件事发了誓，因为他以为那件东西她是决不会要求的。可是当他发了誓之后，她竟然不揣冒昧地要求他的外袍。克谢尔克谢斯用一切办法来回避她的这个要求，原因不外是他害怕阿美司妥利斯会得到明显的凭据，来证实她已经怀疑他会做的事情。为了代替这件东西，他想把城池给她，把大量的黄金给她，还想把只有她一个人才能统率的一支军队给她。军队是最道地的波斯式的物了。但是他不能说服她，只好把袍子给她了；她得到袍子之后大喜过望，穿着它到各处去向人炫耀。

(110)阿美司妥利斯听到了阿塔尔翁铁得到了袍子事情。可是当她知道这一实际情况之际，她并不生气这个女孩子。她认为负主要责任的是这个女孩子的母亲，她认为这是女孩子的母亲干的事情，因此她打算毁掉的正是玛西司铁斯的妻子。于是她就等待着，直到克谢尔克谢斯设御宴的时候。

(这种御宴每年在国王诞辰时举行一次；用波斯语来说，这一御宴的名称是“图克塔”，这用希腊语来说就是“铁列伊翁”^①；而正是在那一天，国王在头上涂膏并且遍赐波斯的群臣)。阿美司妥利斯等那一天来到之后，就向克谢尔克谢斯要求把玛西司铁斯的妻子交给她。克谢尔克谢斯知道自己兄弟的妻子对于她所怀疑的事件是无辜的，又知道她这一要求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因此他认为如果把玛西司铁斯的妻子交给她，那将是一件可怕的和残暴不仁的做法。

(111)尽管如此，由于阿美司妥利斯的执拗请求，而且法律又使他不得不允许，他万般无奈地答应了。因为在波斯举行御宴时，国王是不能拒绝任何请求的。他把这个妇女交给了阿美司妥利斯之后，是这样做的。他一面命令她愿意怎样做便怎样做，另一方面又派人把他的兄弟召了来，这样对他说：

“玛西司铁斯，你是大流士的儿子和我的兄弟，而且你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人物。我告诉你，不要再和你现在的妻子同居了，我把女儿许配给你来代替她。和她同居在一起罢。可是你得放弃你现在的妻子，因为我的意思是不许你和她在一起”。玛西司铁斯听了这话大为震惊。他说：“主公，你要我这样来对待我自己的妻子，这是一个多么不近人情的命令啊。我和她已经生了成年的儿女而我的女儿又已经嫁给了你的儿子，而且我又是十分喜欢她的。可是你却命令我放弃她并且和你的女儿结婚。国王啊，你认为我配得上娶你的女儿为妻，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光荣，可是这两件事情，哪一件我都不愿做。请不要强迫我同意这样的一个愿望罢。你可以给你的女儿找到另一位丝毫不比我差的丈夫，还是请你容许我和自己的妻子在一起罢。”玛西司铁斯的回答就是这样。可是克谢尔克谢斯听了之后勃然大怒，他说：“玛西司铁斯，这样一来，你便给自己召来了这样的后果。我既不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你，也不许你和你现在的妻子一同过活下去，你就会知道我要给你的是什么东西了。”玛西司铁斯听了这话之后，只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就离开了。他说：“主公，可是你还没有要了我的命呢”。

(112)正当克谢尔克谢斯和他的兄弟讲话的时候，阿美司妥利斯派人把克谢尔克谢斯的卫兵召了来，对玛西司铁斯的妻子加以极其残酷的蹂躏。她割掉了这个妇女的乳房，把它抛给狗吃，同样地割掉了这个妇女的鼻子、耳朵和嘴唇，又把舌头也割掉。这个妇女就在这样残酷地被蹂躏之后，给送回家里去了。

^① 就是“完全的”意思。

(113)玛西司铁斯还不知道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是由于害怕会遭到惨祸，他赶忙地跑回自己家里去了。玛西司铁斯看到自己的妻子受到这样惨不忍睹的蹂躏，立刻就和自己的孩子们商量并和他的孩子们，确乎还有其他人等一同出发到巴克妥利亚去，打算使巴克妥利亚省叛变，从而使国王遭到最大的损害。在我看来，如果他能够逃入巴克妥利亚人和撒卡依人的地区的话，他实际上是能够做到这件事的，因为当地的人都很爱戴他，而且他又是巴克妥利亚人的太守。然而这已经无济于事了；原来克谢尔克谢斯已经知道了他的意图，于是就派了一支军队去追击他，在道路上把他、他的儿子们以及他的亲兵全都杀死了。关于克谢尔克谢斯的爱情事件以及玛西司铁斯的死亡的经过情况就是这样。

(114)另一方面，从米卡列向海列斯彭特出发的希腊人为了躲避风浪首先在莱克顿投锚，从那里又来到阿比多斯，而就在那里他们发现了那他们以为是完好无恙的桥已经被摧毁了，而他们实际上主要都是为了这些桥才来到了海列斯彭特的。于是列乌杜奇戴斯麾下的伯罗奔尼撒人便决定乘船返回希腊，但是在将领克桑提波司麾下的雅典人却决定留在那里并向凯尔索涅索斯进攻。于是其他人等便乘船他去，但是雅典人却渡海到凯尔索涅索斯去，把赛司托斯给包围了。

(115)可是当波斯人听说希腊人来到海列斯彭特的时候，他们就从邻近的各个市邑来到并且也集中在赛司托斯这个地方来，因为他们认为赛司托斯是那一地区里防卫得最坚固的地方。在这些波斯人中间，有一个出身卡尔狄亚的、名叫欧约巴佐斯的波斯人，他曾把桥梁的案具带到那里去。占居这个赛司托斯的是土著的爱奥里斯人，但是在他们中间也有波斯人和大群的他们的其他同盟者。

(116)治理这一省的是克谢尔克谢斯所任命的太守阿尔塔乌克铁斯，这是一个狡诈而又邪恶的人物；在国王向雅典进军的途中，他竟欺骗国王，从埃莱欧斯那地方贪污了伊披克洛斯的儿子普洛铁西拉欧斯^①的财宝。经过的情况是这样：在凯尔索涅索斯的埃莱欧斯地方有普洛铁西拉欧斯的坟墓，坟墓的周边则是圣域。在那里有金银杯盏，青铜器具，衣服和其他奉献品等等大量的财宝，阿尔塔乌克铁斯由于国王的特许，把这里面的东西全都劫走了，但是他却用下面的话，欺骗了克谢尔克谢斯：“主公，在这里有一个希腊人的家宅，这个希腊人由于率军进攻你的国土而在受到公正的惩罚后死掉了。请把这个人家的家宅赐给我罢，这样所有的人就得到教训，不敢进攻你的国土了”。他以为他用这样的借口，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说服克谢尔克谢斯把这个人的家宅赐给他，他相信克谢尔克谢斯是不会怀疑他是别有用心的。他所以说普洛铁西拉欧斯率军进攻国王的领土，其理由是波斯人认为全部亚细亚都是属于他们自己和统治他们的不拘哪一个国王的。因此，当这笔财富赠给了他的时候，他便把它从埃莱欧斯带到了赛司托斯，却把圣域变成田地和牧场。而当他到埃莱欧斯来的时候，总是在圣堂里和妇人交配的。而现在当雅典人包围了他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准备，也丝毫没有想到希腊人会来，因此当他们向他进攻的时候，他便走投无路了。

(117)但是围攻一直继续到深秋的时候，希腊人由于离乡背土和在攻取城塞时的失利而不耐烦起来，于是他们请求他们的将领再把他们率领回去：但

^① 他是在特洛伊战争中第一个阵亡的希腊人。参见荷马：伊利亚特，II，701。

是将领们拒绝这样做，他们一定要坚持到攻克这个地方或是为雅典政府当局所召回。因此，他们就耐心地忍受他们当时的处境了。

(118)可是城寨内部的人们这时却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他们竟煮食了他们的床上的革纽，但终于甚至连这些东西他们也吃光了，于是阿尔塔乌克铁斯和欧约巴佐斯以及所有波斯人便从要塞的后面，也就是敌军兵力最少的地方逃了下来并在夜里逃跑了。到天明的时候，凯尔索涅索斯的人们就从塔楼上把所发生的事情报告给雅典人并把城门打开了。雅典人的大部分跟踪追击下去，而其余的人就占领了这个城市。

(119)但是，在欧约巴佐斯逃到色雷斯去的时候，阿普新提欧伊·色雷斯人却把他捉了起来，按照他们的风俗，把他当作牺牲奉献给他们当地的神普雷司陶洛斯。至于欧约巴佐斯的同伴们，他们是用另一种办法给杀死的。阿尔塔乌克铁斯和与他随行的人们是后来才开始逃跑的，他们是在阿伊戈斯波塔莫伊稍稍上部的地方被追上的，他们抵抗了相当长的一个时候，结果他们有的人被杀死，其余的人则被生俘了。希腊人把他们缚送到赛司托斯去，阿尔塔乌克铁斯和他的儿子也同样是和这些人一道缚送去的。

(120)据凯尔索涅索斯人说，看守阿尔塔乌克铁斯的人们当中，有一个人遇到了一件神妙莫测的事件，那就是当他在煎咸鱼的时候，这些鱼在火上却开始跳了起来并抽动着，就仿佛是新捉到的鱼一样。其余的人们都聚拢来，惊讶地望着这种现象。可是当阿尔塔乌克铁斯看到这种奇怪的事情时，便向这个煎咸鱼人说：“雅典的外国人啊，不要害怕这个奇迹罢。这个奇迹不是显示给你的，这是埃莱欧斯的普洛铁西拉欧斯显示给我的，他的意思是说，他虽然已不在人世并且已经象咸鱼那样的干枯了，但是上天诸神仍然给他力量来向对他做了不义之行的人进行报复。因此，现在我想赔偿他，那就是，为了补偿我从他的神殿里取走的财富，我愿意献给这位神一百塔兰特。而且如果雅典人饶过了我们的活命的话，我愿意再为我本人和我自己的儿子向雅典人献出二百塔兰特的赎金”。但是希腊的将领克桑提波司却不为这样的诺言所动。因为埃莱欧斯人请求把阿尔塔乌克铁斯处死而为普洛铁西拉欧斯伸冤，而且将军本人也打算这样做。因此，他们就把他带到克谢尔克谢斯在海峡地带架桥的地岬那里去，有的人则说是把他带到玛杜托司市上方的一座山那里去；而他们就在那里把他钉在板子上，高高地吊了起来；至于他的儿子，则他们是把他的儿子当着他的面用石头砸死的。

(121)他们把这一切事做完之后，便乘船回希腊去了，他们带着桥梁的索具以及其他物品，预备献给他们的神殿。在那一年里，就再没有发生别的事情。

(122)这个被处以磔刑的阿尔塔乌克铁斯，他的祖父是阿尔铁姆巴列司；这个阿尔铁姆巴列司^①曾向波斯人献策，波斯人接受了它并把它献给居鲁士，他那次献策的大旨是这样：“既然宙斯削平了阿司杜阿该斯而把霸权赋予波斯人，特别是波斯人当中的你，居鲁士，既然我们所有的土地既狭小，又不平坦，因此让我们迁出这块地方，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罢。我们边界上这样的地方是很多的，在更远的地方，这样的地方也是很多的。这样的地方我们只要弄到一块，我们就可以做出使人们更加惊叹的事情。一个统治的民族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我们目前统治了这样多的人以及整个亚细亚的

^① 这个人和第一卷第一—四节的阿尔铁姆巴列司看来所指的不是一个人。

时候，难道我们还有一个比现在更好的机会吗？”居鲁士听到了这些话，不过他对这计划并不是特别赞赏，而是命令他们说可以这样做。但是当他这样命令的时候，他警告说他们这样做，必须准备不再作统治者，而要作被统治的臣民。温和的土地产生温和的人物：极其优良的作物和勇武的战士不是从同一块土地上产生出来的。因此，波斯人看到居鲁士的见识比他们的见识高，于是承认自己看法的错误而离开了；他们宁可住在嶢瘠的山区作统治者，而不愿住在平坦的耕地上作奴隶。

年表
(全部在纪元前)

585	泰利士预言日蚀。
604(一说 605)——562	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统治时期。
560	克洛伊索斯继承吕底亚王位。
561—560	佩西司特拉托斯成为雅典僭主。
559—556	米尔提亚戴斯成为色雷斯·凯尔索涅索斯的僭主。
550	居鲁士征服美地亚。
548—547	戴尔波伊的阿波罗神殿被焚。
546	居鲁士征服吕底亚，推翻克洛伊索斯。
546—545	波斯征服亚细亚的希腊人。
538	居鲁士陷巴比伦。
527	佩西司特拉托斯死。
526	萨摩司僭主波律克拉铁斯放弃与埃及的同盟而投到波斯方面。
525	波斯出征埃及。
521	大流士继承波斯王位。
514	哈尔莫狄欧斯与阿里斯托盖通的谋叛。
512	大流士第一次远征欧罗巴。
510	征服色雷斯。
	佩西司特拉托斯族僭主政治的崩溃。
	雅典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
508—507	叙巴里斯与克罗同之战。
	伊撒哥拉司取得雅典的政权。
	斯巴达人进攻雅典卫城。
	克莱司铁涅斯执掌大权。
499	伊奥尼亚爆发起义。
498	雅典与埃吉纳作战。
497	雅典军烧毁撒尔迪斯。
494	伊奥尼亚军在拉戴战败。
492	波斯人征服色雷斯和马其顿。
490	波斯水师出征希腊。
	埃列特里亚被毁。
	马拉松之役。
489	米尔提亚戴斯出征帕洛司。
487	雅典对埃吉纳之战。
485	大流士死，克谢尔克谢斯即位。
482	雅典水师的加强。
480(八月)	克谢尔克谢斯侵入希腊。

480(九月)	阿尔铁米西昂和铁尔摩披莱之役。
480(十月)	撒拉米司海战。
479(春天)	日蚀。
479(八月)	波斯军驻守阿提卡。
	普拉塔伊阿之役。
	米卡列之役。
479—478(冬天)	雅典军攻陷赛司托斯。

本书中主要度量衡币制单位折算表

(一)长度单位

达克杜洛斯	1.93 公分
尺(音译普司)	30 公分
佩巨斯	46.2 公分
帕扯司铁	7.7 公分
欧尔巨阿	1.85 公尺
普列特隆	30 公尺
斯塔迪昂	约 185 公尺
帕扯桑该斯(波斯)	5.7 公里
斯塔特莫斯	28 公里强

(二)容量单位

甲液体

库阿托斯	1/2 公合
科杜列	1/4 公升
美特列铁司	39 公升

乙粉状物体

科伊尼库斯	约一公升
美狄姆诺斯	52 公升

(三)重量单位

塔兰特	26 公斤
米那	436 克
德拉克玛	4.4 克
欧博洛斯	0.7 克

(四)币制单位

塔兰特	=60 米那
米那	=5 斯塔铁尔
斯塔铁尔	=20 德位克玛
德应克玛	=6 欧博洛斯

重要译名对照表

A	
Aegialeus	埃吉阿列斯
Aegicores	埃依吉科列乌司
Abae	阿巴伊
Aegileia	埃吉列阿
Abdera	阿布戴拉
Aegina	埃吉纳
Abrocomes	阿布罗科美斯
Aegion	埃吉翁
Abronicus	阿布罗尼科斯
Aegira	埃尹盖位
Abydos	阿比多斯
Aegiroessa	埃吉洛埃撒
Acanthus	阿坎托司
Aeglea	埃格列亚
Acarnania	阿卡尔那尼亚
Aegli	埃格洛伊人
Aceratus	阿凯扯托司
Aegospotami	阿伊戈斯波塔莫伊
Aces	阿开司
Aeimnestus	阿埃姆涅司托斩
Achd.emenes	阿凯美涅斯
Aenea	埃涅亚
Acbaemenidae	阿凯美尼达尹
Aenesidemus	埃涅西戴谟司
Achaia	阿凯亚
Aenus	阿伊诺斯
Achelous	阿凯洛司
Aenyra	阿伊努拉
Aclieron	阿凯隆河
Aeolians	爱奥里斯人
Achilles	阿齐里斯
Asolus	阿依欧洛司
Achilleum	阿奇列昂
Aeropus	阿埃洛波司
Aeraephia	阿克莱披亚
Aesanius	埃撒尼欧司
Acisius	阿克里西欧斯
Aeschines	埃司奇涅斯
Acrothoum	阿克罗托昂
Aeschylus	埃司库洛斯
Adicran	阿地克兰

Aesopus	伊索
Adimantus	阿迪曼托司
Aetolia	埃托利亚
Adrastus	阿德拉斯托司
Agaeus	阿伽依欧斯
Adriaticsea	亚得里亚海
Agamemnon	阿伽美姆农
Adyrmachidae	阿杜尔玛奇达伊人
Agariste	阿伽莉司铁
Aea	埃阿
Agasicles	阿伽西克列斯
Aeaces	阿伊阿凯司
Agathyrsi	阿伽杜尔索伊人
Aeaeus	埃伊阿科斯
Agathyrsus	阿伽杜尔索斯
Aegsae	埃伊伽埃
Agbalus	阿格巴罗斯
Aegaeae	埃伊盖伊埃
Agbatana	阿格巴塔拿
Aegaleos	埃伽列欧斯
Agenor	阿该诺尔
Lege	埃给
Agetus	阿盖托斯
Aegeus	埃盖乌斯
Agis	阿吉斯
Aglaurus	阿格劳洛斯
Aminocles	阿米诺克列斯
Agломachus	阿格罗玛科司
Ammon	阿蒙
Agora	阿哥拉
Amompharetus	阿莫姆帕列托斯
Agrianes	阿格里阿涅斯
Amorges	阿摩尔盖司
Arron	阿格隆
Ampe	阿姆培
Aiaces	埃雅凯司
Ampeus	阿姆塔洛斯
Aias	埃阿司
Amphiarus	阿姆披亚拉欧斯
Alabanda	阿拉班达
Amphicasa	阿姆披凯亚
Alalia	阿拉里亚
Amphicrates	阿姆披克拉铁斯
Alarodii	阿拉罗狄欧伊人

Amphictson	阿姆披克图昂
Alazir	阿拉吉尔
Amphictyones	阿姆披克图欧涅斯
Alazones	阿拉佐涅斯
Amphi lochns	阿姆披罗科司
Alcaeus	阿尔凯娥斯
Amphilytus	阿姆庇津托斯
Alcamenes	阿尔卡美涅斯
Amphimnestus	阿姆庇姆涅司托斯
Alcenor	阿尔凯诺尔
Amphion	阿姆庇昂
Alcetes	阿尔凯铁斯
Amphissa	阿姆披撒
Alcibiades	阿尔奇比亚代司
Amphitryon	阿姆披特利昂
Alcides	阿尔开达司
Ampraeia	阿姆普拉奇亚
Alcimachus	阿尔启玛科司
Amyntas	阿门塔斯
Alcmene	阿尔克美涅
Amyris	阿米利斯
Alcmeon	阿尔克美昂
Amyrtaeus	阿米尔塔伊俄斯
Alcon	阿尔孔
Amythcon	阿米铁昂
Alea	阿列亚
Anachars	泊阿那卡尔西司
Aleianplin	阿列昂平原
Anscreon	阿那克列昂
Aleuadae	阿律阿达伊
Anactoria	阿那克托利亚
Alexander	亚力山大
Anagyrus	阿那几洛斯
Alilat	阿利拉特
Anaplies	阿纳培司
Alopecae	阿罗佩卡伊
Anaphlystus	阿那普律司托司
Alpeni	阿尔培诺依
Anaua	阿恼阿
Alrenus	阿尔塔诺斯
Anatandrides	阿那克桑德里戴斯
Alpheus	阿尔佩欧斯
Anazandrus	阿那克桑德罗斯
Alpis	阿尔披司

Anaxilaus	安那克西拉欧斯
Alns	阿罗司
Allchimolius	安启莫里欧司
Alyattes	阿律阿铁斯
Andrase	安德烈阿斯
Amasis	阿玛西斯
Androbulus	安多罗布洛斯
Amathus	阿玛图司
Androcrates	安多罗克拉铁斯
Anlazon	阿玛松
Androdams	安多罗达玛司
Amestris	阿美司妥利斯
Andromeda	安多罗美达
Amiantus	阿米安托斯
Androphsgi	昂多罗帕哥伊人
Anilcee	阿米尔卡斯
Andros	安多罗斯
Aneritus	阿涅利司托斯
Archias	阿尔启亚斯
Angites	安吉铁斯
Arclildemus	阿尔奇戴莫斯
Angrus	安格罗斯
Archidlce	阿尔启迪凯
Annon	安农
Archilochus	阿尔齐洛科斯
Anopaea	阿诺佩亚
Ardericca	阿尔代利卡
“Antagoras	安塔戈拉斯
Ardys	阿尔杜斯
Antandrus	安唐德罗斯
Ares	阿列斯
Anthele	安铁拉
Argades	阿尔伽戴司
Anthemus	安铁莫斯
Argaeus	阿尔该欧斯
Anthylla	安提拉
Argsnthonius	阿尔甘托尼欧斯
Anticares	安提卡列司
Arge	阿尔该
Anticyra	安提库拉
Argeia	阿尔鼓娅
Antidorus	安提多洛斯
Argilus	阿尔吉洛斯
Antiochus	安提奥科斯

Argiopium	阿尔吉奥披昂
Antipetrus	安提帕特洛斯
Alglppaei	阿尔吉派欧伊人
Antiplierus	安提培莫斯
Argo	阿尔哥
Anyssis	阿努西司
Argos	阿尔哥斯
Aparytae	阿帕里塔伊人
Argus	阿尔古司
Apatutia	阿帕图利亚
Ariabignes	阿里阿比格涅斯
Aphetae	阿佩泰
Ariantas	阿里安塔司
Aphidnee	阿披德纳伊
Ariapithes	阿里亚佩铁司
Aphrodisise	阿普罗狄西阿司
Ariaramnes	阿里阿拉姆涅斯
AD hrodite	阿普洛狄铁
Ariazus	阿里亚佐司
Aphthite	阿普提铁
Aridolis	阿利多里司
Apidanus	阿披达诺斯
Arli	阿列欧伊人
Apis	阿底斯
Arimaspi	阿里玛斯波伊人
Apollo	阿波罗
Arimnestus	阿里姆涅司托斯
Apollonia	阿波罗尼亚
Ariomardns	阿里奥玛尔多斯
Apellophanes	阿波罗旁涅司
Arion	阿利昂
Apries	阿普里埃司
Ariphron	阿里普隆
Apsinthii	阿普新提欧伊人
Ayisba	阿里斯巴
Arabia	阿拉伯
Arismaspeia	阿里斯玛斯佩阿
Ayaras	阿拉洛司
Aristagoras	阿里司塔哥拉斯
Araxes	阿拉克塞斯
Aristeas	阿利司铁阿斯
Arcadia	阿尔卡地亚
Aristides	阿里司提戴斯
Ascesilns	阿尔凯西拉欧司

Aristocrates	阿里司托克拉铁斯
Archendrōn	阿尔康德洛斯
Aristocyprūs	阿里司托摩普洛司
Arehelaus	阿尔凯拉欧斯
Aristridemus	阿里司托戴莫斯
Arebestratides	阿尔凯司特拉提戴
Aristodicus	阿里司托狄科索斯
Aristogifon	阿里斯托盖通
Aristolaides	阿里斯托拉伊戴斯
Asbystae	阿司布司塔依人
Aristoaschus	阿里司托玛科斯
Ascalon	阿斯卡隆
Ariston	阿里司通
Asia	亚细亚
Arisbonice	阿利司托尼凯
Asies	亚细阿司
Aristonymus	阿利司托尼莫斯
Asine	阿西涅
Aristopbentus	阿里司托庞托斯
asmach	阿斯玛克
Aristophilides	阿里司托披里戴斯
Asonides	阿索尼戴斯
Arizanti	阿里桑托伊人
Aopil	阿索披亚人
Armonia	阿尔美尼亚
Aopodorus	阿索波多洛斯
Arpoxals	阿尔波克赛司
Aopus	阿索波司
Arsamenes	阿尔撒美涅斯
Aspathines	阿司帕提涅斯
Arsames	阿尔撒美斯
Assa	阿萨
Artabanus	阿尔塔巴诺斯
Assesus	阿赛索斯
Artabates	阿尔塔巴铁斯
Assyria	亚述
Artabazus	阿尔塔巴佐斯
Astacus	阿斯塔科斯
Artace	阿尔塔开
Aster	阿司特尔
Artachees	阿尔塔凯耶斯
Astrobacus	阿司特罗巴科斯
Artaei	阿尔泰伊欧伊人
Astyages	阿司杜阿该斯

Artaeus	阿尔泰欧斯
Asnchis	阿苏启司
Artannes	阿尔塔涅斯
Atarantes	阿塔兰铁司人
Artaphrenes	阿尔塔普列涅斯
Atarbeehis	阿塔尔倍奇斯
Artavctes	阿尔塔乌克铁斯
Alarneus	阿塔尔涅乌斯
Artaynto	阿尔塔翁铁
Athamas	阿塔玛斯
Artayntes	阿尔塔翁铁斯
Athenades	阿铁纳迭斯
Arfembares	阿尔铁姆巴列司
Athonagoras	阿铁那哥拉斯
Artemis	阿尔铁米司
Atbene	雅典娜
Artemisia	阿尔铁米西亚
athpns	雅典
Artemisiutm	阿尔铁米西昂
Athos	阿托斯
Artescus	阿尔铁斯科斯
Athrisbis	阿特里比司
Artobacanes	阿尔托巴札涅司
Athrys	阿特律斯
Artrichrnes	阿尔托克美斯
Atlanfor	阿特兰铁司人
Artontes	阿尔通铁斯
Atlantis	阿特兰提斯
Artoxerxes	阿尔托克谢尔克谢
Atlas	阿特拉斯斯
Atossa	阿托撒
Artozostre	阿尔桃索司特拉
Atramyttium	阿特拉米提昂
Artvbuis	同尔图比欧司
Attaginus	阿塔吉诺斯
Artyphius	阿尔杜庇欧斯
Attica	阿提卡
Artystone	阿尔杜司托涅
Atys	阿杜斯
Aryandes	阿律安戴司
Auchatae	奥卡泰伊
Aryenis	阿里埃尼司
Augila	奥吉拉
Auras	奥拉斯

Boreas	波列阿斯
Auschisae	阿乌司奇撒伊人
Bouysthenes	包津斯铁涅司
Ausees	欧赛埃司人
Bosphotus	博斯波鲁斯
Autesion	欧铁乌昂
Bottiaea	波提埃阿
Autodicus	奥托迪科斯
Branchidae	布朗寄达伊
Autonous	奥托诺斯
Brauron	布劳隆
Auxesia	奥克塞西亚
Brentesium	布伦特西昂
Axius	阿克西奥司
Briantic country	布里昂提凯
Azanes	阿扎涅斯
Aziris	阿吉利司
Azotus	阿佐托司

B

Briges	布利该斯
Brongus	布隆戈斯
Brygi	布律戈依人
Bubar	布巴列斯
Bubassus	布巴索斯
Babylon	巴比伦
Bubastis	布巴斯提斯
Bacales	巴卡列司
Budii	布底奥伊人
Bacchiadae	巴齐亚达伊
Badini	布迪诺伊人
Bacchus	巴科司
Bulis	布里斯
Bacis	巴奇司
Bura	布拉
Bactra	巴克妥拉
Busae	布撒伊人
Badres	巴德列斯
Busiris	布希里研
Bagasus	巴该欧司
Butacides	布塔后戴司
Barca	巴尔卡
Buto	布头

Basileides	巴昔列伊戴斯
Byzantium	拜占廷
Bassaces	巴撒凯斯
Cbattus	巴托司
Belbina	倍尔比那
Cabalians	卡巴里欧伊人
Belrs	倍洛斯
cabelees	卡贝列斯人
Bermius	倍尔米欧斯
Cabeiri	卡贝洛伊
Bissi	倍索伊
Cadmeans	卡德美亚人
Bias	比亚斯
Cadmus	卡得莫斯人
Bisaltes	比撒尔铁司
Cadytis	卡杜提司
Bisaltia	比撒尔提亚
Caeneus	凯涅乌司
Bisanthe	比桑铁
Caicus	凯科斯
Bistomia	比司托尼亚
Calamisa	卡拉米撒
Bithynians	比提尼亚人
Calasiries	卡拉两里埃斯
Biton	比顿
Calchas	卡尔卡司
Boebeanlake	波依贝司湖
Calchedon	卡尔凯多尼亚
Boeotia	贝奥提亚
Callantiae	卡朗提埃伊人
Boges	波该司
Callatebus	卡位铁波司
Bolbitine	博尔比提涅
Callatiae	卡拉提亚人
Callades	卡里亚戴斯
Caucasus	高加索
Callias	卡里亚斯
Caucones	考寇涅斯人
Callicrates	卡利克拉铁斯
Caunus	卡乌诺斯
call i machus	卡里玛柯斯
Caystrob ius	卡乌斯特洛比欧斯
Call iphon	卡利彭
Ceans	凯欧斯人

Callpidae	卡里披达伊
Cecropidae	开克洛皮达尹
Callpolis	卡利波里斯
Cecrops	开克洛普斯
Calliste	卡利斯塔
Celaenae	凯莱奈
Calydnos	卡律德诺斯
Celeas	凯列厄司
Calynda	卡林达
Celti	凯尔特人
Camarina	卡玛里纳
Ceos	凯欧斯
Cambyses	刚比西斯
Cephalenia	凯帕列尼亚
Camicus	卡米柯斯
Cephenes	凯培涅斯
Camirus	卡米洛斯
Cepheus	凯培欧斯
Campsä	坎普撒
Cephi sus	凯佩索司
canstron	卡纳司特隆
Ceramicus	凯拉摩斯(湾)
Candaules	坎道列斯
Cercasorus	凯尔卡索洛斯
Canobus	卡诺包斯
Cercopes	凯尔科佩司
Caphereus	卡佩列乌斯
Chalcidians	卡尔奇底开人
Cappadocia	卡帕多启亚
Chalcis	卡尔启斯
Carc initis	卡尔奇尼提斯
Chaldeans	迦勒底人
Cardamyle	卡尔达米列
Chalestra	卡列司特拉
Cardia	卡尔狄亚
Chalybes	卡律倍司
Carene	卡列涅
Charadra	卡拉德拉
Gareus	卡列诺司
Charaxus	卡拉克索斯
Caria	卡里亚
Charilaus	卡里拉欧斯
Carnea	卡尔涅亚
Cherites	卡里铁司

carpathus	卡尔帕托司
Charopinus	卡罗披诺司
Carpis	卡尔披司
Chemmis	凯姆来司
carystus	卡律司托斯
Cheops	岐欧普斯
Casambus	卡撒姆包斯
Cephren	凯普伦
casianmountain	卡西欧斯山
Cherasmis	凯拉司密斯
Casmena	卡兹美涅
Chersis	凯尔西司
Caspatyrus	卡司帕杜罗斯
Chersonese	凯尔索涅索斯
Cassandane	卡桑达涅
Chileus	奇列欧斯
Castalia	卡司塔里亚
Chilon	奇隆
Casthanaea	卡司塔纳伊亚
Chios	岐奥斯
Cataractes	卡塔拉克铁斯
Choaspes	科阿斯佩斯
Catiari	卡提亚洛伊人
Choereae	柯伊列阿伊
Caucasa	卡乌卡撒
Choerus	科依洛斯
chon	科恩
combrea	科姆布列阿
Chorasmii	花拉子米欧伊人
Compsantus	孔普桑托斯
Chromios	克罗米欧斯
Conium	科尼昂
Cicones	奇科涅司人
Contadesdus	康塔戴斯多斯
Cilicia	吉里启亚
Gopais	科帕伊司
Cilix	奇里科斯
Corcyra	柯尔库拉
Cilla	启拉
Coresus	科列索司
Gimmerians	奇姆美利亚人
Corinth	科林斯
cimon	奇蒙
Corobius	科洛比欧司

Cindya	金杜埃司
Coronea	科洛那亚
Cineas	奇涅阿司
Coros	科洛斯
Cinyps	奇努普司
Corycian cave	科律寄昂洞
Cissia	奇西亚
Corydallus	科律达罗斯
Cithaeron	奇泰隆
Corys	科律司
Cius	奇欧司
Cos	科斯
Clazomenae	克拉佐美纳伊
Cotyle	科杜列
Cleades	克列阿戴斯
Cotys	科杜斯
Cleandrus	克列昂德罗斯
Cranai	克拉那欧伊人
Cleisthenes	克莱司铁涅斯
Cranaspes	克拉纳斯佩司
Cleobis	克列欧毕斯
Crannon	克兰农
Cleodaeus	克列奥达伊欧斯
Crathia	克拉提亚
Cleombrotus	克列欧姆布洛托斯
Crathis	克拉提斯
Cleomenes	克列欧美涅斯
Cremni	克列姆诺伊
Cleonae	克列欧奈
Creston	克列斯顿
Clinias	克里尼亚司
Crestonia	克列司托尼亚
Clytiadae	克吕提亚达伊
Crete	克里地
Cnidus	克尼乡斯
Cretines	克列提涅斯
Cnoethus	克诺伊托斯
Crinippus	克里尼波斯
Cnossus	克诺索斯
Crisa	克利撒
Cobon	科邦
Critalla	克利塔拉
Codrus	科德洛斯
Critobulus	克利托布罗斯

Coele	科依列
Crius	克利欧斯
Coenyra	科伊努拉
Cr0byzi	克罗比佐伊人
Coes	科埃斯
Croesus	克洛伊索斯
Colaesus	柯莱欧司
Cronos	克洛诺斯
Colaxais	克拉科赛司
Crophl	克罗披
Colchis	科尔启斯
Crossaea	克罗赛阿
Colias	科里亚斯
Croton	克罗同
Colophon	科洛彭
Cuphagoras	枯帕戈拉斯
Colossae	科罗赛
Curium	库里昂
Cyanean rocks	库阿涅埃岩
Cyaxares	库阿克撒列斯
Cybebe	库贝倍
Gyberniscus	库贝尔尼司科斯
Cyclades	库克拉戴斯
Gydippe	库狄佩
Cydonia	库多尼亚
Cydrara	库德辣拉
Cyllyrii	库吕里奥伊
Cylon	库隆
Cyme	库麦
Cynegirus	库涅该罗斯
Cynesi i	瘴涅西欧伊人
Cynetes	库涅铁斯
Cyniscus	库尼司科斯
Gynosura	库诺叙拉
Cynosarges	库诺撒尔该斯
Cynurian	库努里亚人
Cypselus	库晋赛洛斯
Cyrauis	库劳伊司
Cyrene	库列涅
Cyrmianae	库尔米亚纳伊
Cyrnus	库尔诺斯
Cyrus	居鲁士
cythera	库铁拉
Cythnians	库特诺斯人

Cytissorus	库提索洛斯
Cyzicus	库吉科司
D	
Daphnis	达普尼司
Dardania	达尔达尼亚
Dardanus	达尔达诺斯
Daritae	达列依泰伊人
Darius	大流士
Dascyleum	达司库列昂
Dascylus	达斯库洛斯
Datis	达提斯
Datus	达托司
Daulis	达乌里司
Daurises	达乌里塞司
Decelea	戴凯列阿
Decelus	戴凯洛斯
Deioces	戴奥凯斯
Deiphonus	戴伊波诺斯
Delium	代立昂
Delos	狄罗斯
Delphi	戴尔波伊
Demaratus	戴玛拉托斯
Demarmenus	戴玛尔美诺斯
Demeter	戴美特尔
Democedes	戴谟凯代司
Democritus	德谟克利图
Demonax	戴谟纳克司
Demonous	戴谟诺乌斯
Demophilus	戴谟披罗斯
Dersaei	戴尔赛欧伊人
Derusiaei	戴鲁希埃欧伊人
Deucalion	戴乌卡里翁
Diactorides	狄雅克托里戴斯
Diadromes	狄雅多罗美斯
Dadicae	达迪卡伊人
Dicaea	狄凯亚
Daedalus	达伊达洛斯
Dicaeus	迪凯欧斯
Dai	达欧伊人
Dictyna	狄克杜那
Damasithymus	达玛西提摩斯
Didacae	迪达卡伊人

Damasus	达玛索斯
Didyma	狄杜玛
Damia	达米亚
Dieneces	狄耶涅凯斯
Danae	达纳耶
Dindymene	狄恩杜美奈
Danaus	达纳乌司
Dinomenes	狄诺美涅斯
Daphnae	达普纳伊
Diomedea	狄欧美戴司
Dion	狄昂
Zdionysius	狄奥尼修斯
Dionysophanes	狄欧尼梭帕涅斯
Dionysus	狄奥尼索斯
Dioscuri	狄奥司科洛伊
Dipaea	迪帕伊耶斯
Dithyrambus	狄图拉姆波司
Doberes	多贝列斯人
Dodona	多铎那
Dolenci	多隆科伊人
Dolopes	多罗披亚人
Dorians	多里斯人
Dorieus	多里欧司
Doriscus	乡里司科斯
Dorus	多洛斯
Doryssus	多律索斯
Dotus	多托司
Dropici	多罗庇科伊人
Drymus	德律莫司
Dryopis	德律欧被司
Dryoscephalae	头(意译)
Dymanatae	杜玛那塔伊人
Dyme	杜美
Dyras	杜拉司
Dysorum	杜索隆

E

Elbo	埃尔渡
Elean	埃里司人
Eleon	埃列昂
Elephantine	埃烈旁提涅
Eleusis	埃列乌西斯

Elis	埃里司
Epi daurus	埃披道洛斯
Epigoni	埃披戈诺伊
Epistrophus	埃披司特洛波斯
Epium	埃披昂
Elisyci	埃里叙科伊人
Elorus	埃洛罗斯
Enareis	埃那列埃斯
Enchelees	恩凯列司人
Eneti	埃涅托伊人
Enienes	埃尼耶涅斯
Enipeus	埃尼培乌司
Eordi	埃欧尔地亚人
Epaphus	埃帕波司
Ephesus	以弗所
Epialtes	埃披阿尔铁司
Epicydes	埃披库代斯
Epidamnian	埃披达姆诺斯人
Epizelus	埃披吉罗斯
Epizephyrlan	埃披捷庇里欧伊
Erasinus	埃拉西诺斯
Erechtheus	埃列克铁乌斯
Echecrates	埃凯克拉铁司
Eretria	埃列特里亚
Echemus	埃凯穆斯
Eridanus	埃利达诺司
Echestratus	埃凯司特拉托司
Erineus	埃里涅乌司
Echidorus	埃凯多斯
Erochus	埃洛科司
Echinades	埃奇那戴斯
Erxandrus	埃尔克桑德罗司
Edoni	埃多诺伊人
Erythea	埃律提亚
Eeropus	埃洛波司
Erythrae	埃律特莱伊
Eetion	埃爱提昂
Eryx	埃律克斯
Egesta	埃盖司塔
Eryxo	埃律克索
Egypa	埃及
Etearchus	埃铁阿尔科斯
Eion	埃翁
Eteocles	埃欧克列司

Elaeus	埃莱欧斯
Etesian	季风
Elatea	埃拉提亚
Ethiopia	埃西欧匹亚
Ethiopians	埃西欧匹亚人
Euboea	埃乌波亚
Euclides	埃乌克里戴斯
Euhesperides	埃乌埃司佩里戴司
Euhesperitae	埃乌埃司佩里塔伊
Eumenes	埃乌美涅斯
Eunomus	埃乌诺莫斯
Eupalinus	埃乌帕里诺司
Euphemus	埃乌培莫司
Euphorbus	埃乌波尔勃司
Euphorion	埃乌波利昂
Euphrates	幼发拉底
Euripus	埃乌里波斯
Europe	欧罗巴
Europos	埃乌洛波司
Euryanax	埃乌律阿那克斯
Eurybates	埃乌律巴铁斯
Eurybiades	优利比亚戴斯
Euryclides	优利克里戴斯
Eurycrates	优利克拉铁斯
Eurycratides	优利克拉提戴斯
Eurydame	埃乌律达美
Eurydemus	埃乌律戴谟斯
Euryleon	埃乌律列昂
Eurymachus	埃乌律玛科斯
Eurypon0	埃乌律彭
Eurypylus	埃乌律披洛斯
Eurysthenes	埃乌律斯铁涅斯
Eurystheus	埃乌律司铁乌斯
Eurytus	埃乌律托司
Euthoenun	埃乌托伊诺斯
Eutychides	埃乌奇戴斯
Euxinus	埃乌克谢诺斯
Evagoras	埃瓦哥拉斯
Evalcides	埃瓦尔后戴司
Evelthon	埃维尔顿
Exampaeus	埃克撒姆派欧斯

G

Guaenetus	埃乌艾涅托斯
-----------	--------

Gadira	伽地拉
Gaeson	伽埃松
Galepsus	伽列普索斯
Gallaic	伽拉萨凯
Gamori	伽莫洛伊
Gandarii	健达里欧伊人
Garamantes	拉曼铁司人
Gargaphian spring	伽尔伽披亚泉
Gauanes	高阿涅斯
Ge	该埃
Gobelezis	盖倍列吉司
Gela	盖拉
Geleon	该列昂
Gelon	盖隆
Celonus	盖洛诺斯
Gephyraei	盖披拉人
Gerastus	吉拉伊司脱斯
Gergis	盖尔吉司
Gergithes	盖尔吉司人
Germanii	盖尔玛尼欧伊人
Gerrhus	盖罗司
Geryones	该律欧涅斯
Getae	盖塔伊人
Gigonus	吉戈诺司
Giligamae	吉里伽玛伊人
Gillus	吉洛司
Gindanes	金达涅司人
Glaucan	格劳空
Glaucus	格劳柯斯
Glisas	格里撒斯
Gnurus	格努罗司
Gobryas	戈布里亚斯
Goetosyrus	戈伊托叙洛司
Gonnus	戈恩诺斯
Gordias	戈尔地亚斯
Gorgo	戈尔哥
Gorgon	戈尔冈
Gorgus	戈尔哥斯
Grinnus	格林诺司
Grynea	古里涅阿
Gvgaea	巨该娅
Gyges	巨吉斯
Gyndes	金德斯
Gyzantes	顾藏铁司人

Heraeum	赫莱昂
---------	-----

H

Hephaestopolis	海帕伊斯托波里斯
Hephaestus	海帕伊司托斯
Heraclea	海拉克列亚
Heracles	海拉克列斯
Heraclidae	海拉克列达伊
Heraclides	海拉克利戴斯
Here	希拉
Hades	哈戴司
Hermes	海尔美士
Haemus	哈伊莫司
Hermion	赫尔米昂涅
Halia	哈里埃斯
Hermippus	赫尔米波司
Haliacmon	哈里亚克蒙
Hermolycus	海尔摩律科斯
Haliarchus	哈里阿尔科司
Hermophantus	海尔摩庞托司
Halicarnassus	哈利卡尔那索斯
Hermopolis	海尔摩波里斯
Halys	哈律司
Hermotimus	海尔摩提莫斯
Harmamithres	哈尔玛米特雷斯
Hermotybies	海尔摩吐比埃司
Harmatides	哈尔玛提戴斯
Hermus	海尔谟斯
Harmocydes	哈尔摩戴斯
Herodotus	希罗多德
Harmodius	哈尔莫狄欧斯
Herophantus	海罗庞托司
Harpagus	哈尔帕哥斯
Herpys	海尔披斯
Hebrus	海布罗斯
Hesiod	赫西奥德
Hecataeus	海卡泰欧斯
Hesipaea	海西佩阿
Hector	海克托尔
Hestia	希司提亚
Hegesandrus	海该桑德罗斯
Hieron	希耶隆
Hegesicles	海该西克列斯

Hieronimus	谢洛尼莫斯
Hegesilaus	海吉西拉欧斯
Himera	喜美拉
Hegesipyle	海该西佩列
Hipparchus	希帕尔科斯
Hegesistratus	海该西斯特拉托斯
Hippias	希庇亚斯
Hegetorides	海该托里戴斯
Hippoclides	希波克里代斯
Hegias	海吉亚斯
Hippoclus	希波克洛司
Helen	海伦
Hippocoon	希波库昂
Helice	赫利凯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戴斯
Heliopolis	黑里欧波里斯
Hippocratides	希波克拉提戴斯
Hellas	希拉斯
Hippolaus	希波列欧(岬)
Helle	海列
Hippolochus	希波洛科斯
Hellenion	海列尼昂
Hippomachus	昔波玛科斯
Hellenodicae	海列诺迪卡伊
Hipponicus	希波尼柯斯
Hellespont	海列斯彭特
Histiaea	希斯提阿伊亚
Helots	希劳特
Histiaeotis	希斯提阿伊欧提斯
Hephaestia	海帕依司提亚
Histiaeus	希司提埃伊欧斯
Homer	荷马
Hoples	荷普列司
Hyacinthia	叙阿琴提亚
Hyampea	叙安佩亚
Hyampolis	叙安波里司
Hyatae	叙阿塔伊
Hybla	叙布拉
Hydarnes	叙达尔涅斯
Hydrea	叙德列亚
Hyele	叙埃雷
Hylaea	叙莱亚
Hylleis	叙列依斯
Hyllus	叙洛斯

Hymaees	叙玛伊埃司
Hymettus	叙美托斯
Hypachaei	叙帕凯奥伊
Hypacyris	叙帕库里司
Hypanis	叙帕尼司
Hyperanthes	叙佩兰铁司
Hyperboche	叙佩罗凯
Byreanians	叙尔卡尼亚人
Hyris	叙尔吉司
Hyria	叙里阿
Hyroeades	叙洛伊阿戴斯
Hysiae	叙喜阿伊
Hysseldomus	叙塞尔多莫司
Hystanes	叙司塔涅斯
Hystaspes	叙司塔司佩斯

I

Is	伊斯
Isagoras	伊撒哥拉司
Iacchus	雅科斯
Ischenous	伊司凯诺斯
Iadmon	雅德蒙
Isis	伊西司
Ialysus	雅律索斯
Ismarid	lake 伊兹玛里司湖
Iamidae	雅米达伊
Ismenia	伊兹美尼亚
Iapygia	雅庇吉亚
Issedednes	伊赛多涅斯人
Iardanus	雅尔达诺斯
Isthmus Of Corinth	雅孙科林斯地峡
Iatragouas	雅特拉哥拉司
Ister	伊斯特
Ibanollis	伊巴诺里司
Istria	伊司脱里亚
Iberia	伊伯利亚
Italia	意大利
Itanus	伊塔诺司
Ithanmitres	伊塔米特列斯
Ithome	伊托美
Iyrcae	玉尔卡依人

L

Leonidas	列欧尼达司
Leontiades	列昂提亚戴斯
Leontini	列昂提诺伊
Leoprepes	列欧普列佩斯
Lepreum	列普勒昂
Lerisae	雷里撒伊
Labda	拉布达
Leros	列罗司
Labdacus	拉布达科司
Lesbos	列斯波司
Labraunda	扰布劳昂达
Leto	列托
Labynetis	拉比奈托斯
Lencadia	列乌卡地亚
Lacedaemon	拉凯戴孟
LeuceActe	列乌凯-阿克铁
Lacmon	拉克蒙
Leucon	列乌康
Laconia	拉科尼亚
Leutychides	列乌杜奇戴斯
Lacrines	拉克利涅斯
Libya	利比亚
Lade	拉戴
Lichas	里卡司
Ladice	拉狄凯
Licurgus	里库尔哥斯
Laius	扎伊欧司
Lide	里戴
Lampito	拉姆披多
Ligyes	里巨埃斯人
Lampoh	兰彭
Limeneium	里美奈昂
Lamponium	拉姆披尼昂
Lindus	林多斯
Lampsacus	拉姆普撒科斯
Lipaxus	里帕克索斯
Laodamas	拉欧达玛可
Lipoxais	里波克赛司
Laodice	拉奥迪凯
Lipsydrium	里普叙德里昂
Laphanes	拉帕涅斯
Lisae	里赛
Lapithae	拉披塔依

Lisus	利索司
Lariss	拉里撒
Locrians	罗克里斯人
Lasonii	拉索尼欧伊人
Lotophagi	洛托帕哥伊人
Lasus	扰索司
Loxias	洛克西亚司
Laurium	拉乌利昂
Lycaretus	律卡列托司
Laus	拉欧斯
Lycians	吕寄亚人
Leagrus	列阿格罗斯
Lycidas	吕寄达斯
Lebadea	列巴狄亚
Lycomedes	吕科美戴斯
Lebaea	列拜亚
Lycopas	吕科帕司
Lebedos	列别多斯
Lycophron	吕柯普隆
Lectum	莱克顿
Lycurgus	吕库尔戈斯
Leleges	列列该斯
Lycus	吕科斯
Lemnos	列姆诺斯
Lydians	吕底亚人
Leobotes	列欧波铁司
Lydias	吕第亚斯
Leocedes	列奥凯代斯
Lydus	吕多斯
Leon	列昂
Lygdamis	吕戈达米斯
Lynceus	律恩凯乌斯
Lysagoras	吕撒哥拉斯
Lysanias	吕撒尼亚斯
Lysicles	吕西克列斯
Lysimachus	吕喜玛科斯
Lysistratus	吕西司特拉托斯

M

Mardontes	玛尔东铁司
Mardos	玛尔多斯
Marea	玛列阿
Mares	玛列斯

Mariandyni	玛利安杜尼亚人
Maris	玛里斯
Maron	玛隆
Maronea	玛罗涅亚
Macaе	玛卡伊人
Marsyas	玛尔叙亚斯
Macedonisns	马其顿人
Mascames	玛司卡美斯
Macedonia	马其顿
Masistes	玛西司铁斯
Machlyes	玛科律埃司人
Masistius	玛西司提欧斯
Macistius	玛奇司提欧斯
Maspii	玛斯庇欧伊人
Macistus	玛后司托司
Massages	玛撒该斯
Macrones	玛克罗涅斯
Massagitae	玛撒该塔伊人
Mactorium	玛克托利昂
Massalia	玛撒里亚
Madyes	玛杜阿斯
Matieni	玛提耶涅人
Madytus	玛杜托斯
Matten	玛顿
Moeetians	麦奥塔伊人
Mausolus	玛乌索洛司
Moeander	迈安德罗司
Maxyes	玛克叙埃司人
Moeandrius	迈安乡里欧司
Mazares	玛扎列斯
Moeotis	麦奥提斯
Mecisteus	美奇司铁乌司
Magdolus	玛格多洛斯
Mecyberna	美库倍尔纳
Magi	玛哥斯僧(即玛果 Medea 美地亚伊人)
Medians	美地亚人
Magnesia	玛格涅希亚
Megabates	美伽巴铁斯
Malea	玛列亚
Megabazus	美伽巴佐斯
Malene	玛列涅
Megacles	美伽克列斯
Males	玛列士
Megacreon	美伽克列昂

Malis	玛里司
Megadostes	美伽多司铁斯
Mandane	芒达妮
Megapanus	美伽帕诺斯
Mandrocles	芒德罗克列斯
Megara	美伽拉
Manes	玛涅斯
Megasidrus	美伽西多罗斯
Mantines	曼提漫亚
Megistias	美吉司提亚斯
Mantyes	曼图埃司
Meionians	美伊昂人
Maraphias	玛拉披司人
Melampus	美拉姆波司
Maraphii	玛拉普伊欧伊人
Milampygyus	美拉姆披哥斯
Marathon	马拉松
Melanchlaini	美兰克拉伊诺伊人
Mardi	玛尔多伊人
Melanippus	美兰尼波司
Mardonius	玛尔多纽斯
Melanthius	美兰提欧斯
Melanthus	美兰托斯
Molossians	莫洛西亚人
Meles	美雷斯
Molpbegoras	莫尔帕戈拉司
Melians	玛里司人
Mlomemphis	莫美姆披司
Meliboea	梅里波伊亚
Mophi	摩披
Melissa	梅里莎
Moschi	莫司科伊人
Hembliarus	美姆布里阿洛司
Mossynoeci	莫叙诺依科伊人
Memnon	美姆农
Munychia	穆尼寄亚
Memphis	孟斐斯
Murychides	穆里奇戴斯
Meanres	美那列斯
Musaeus	穆赛欧斯
Mende	门戴
Mycale	米卡列
Mendes	孟迭司
Mycenaeans	迈锡尼人

Menelaus	美涅拉欧司
Mycerinus	美凯里诺斯
Menius	美尼欧斯
Myci	米科伊人
Merbalus	美尔巴罗斯
Hyconus	米科诺斯
Mermnadae	美尔姆纳达伊
Myecphorite	米埃克波里司
Meroe	美洛埃
Mygdonia	米哥多尼亚
Mesambria	美撒姆布里亚
Mylasa	美拉撒
Messapians	麦撒披亚人
Mylitta	米利塔
Messene	麦撒纳
Myndus	孟多司
Messenia	美塞尼正
Myrcinus	米尔启诺司
Metapontium	美塔彭提昂
Myriandric	gulf 米利安多罗斯湾
Methymna	美图姆那
Myrins	米利纳
Metiochus	美提欧科司
Myrmex	米尔美克司
Metrodorus	美特洛多罗司
Myron	米隆
Micythus	米库托司
Myrsilus	密尔昔洛斯
Midas	米达斯
Myrsus	密尔索斯
Miletus	米利都
Mys	米司
Milon	米隆
Mysia	美西亚
Miltiades	米尔提亚戴斯
Mysus	缪索斯
Milyae	米吕阿伊人
Mytilene	米提列奈
Milyas	米律阿斯
Myus	米欧司
Min	米恩
Minoa	米诺阿
Minos	米诺斯
Minyae	米尼埃伊

Mitra	米特拉
Mitradates	米特拉达铁斯
Mitrobates	光特洛巴铁司
Moeris	莫尹利斯
Molois	莫罗埃司
Neapolis	涅阿波里司

N

Naparis	纳帕里司
Nasamones	纳撒摩涅司人
Natho	那托
Naucratis	纳乌克拉提斯
Nauplia	纳乌普利亚
Naustrophus	纳乌斯特洛波司
Naxos	纳克索斯
Necos	涅科斯
Nelidae	涅列达伊
Neocles	尼奥克列斯
Neon	尼昂
Neon	Teichos 涅翁·提科斯
Nereids	涅列伊戴斯
Nereus	涅列欧司
Nesaeonhorse	涅赛伊阿马
Eesaeon	涅赛昂
Nestor	涅司托尔
Nestus	涅司托斯
Neuris	涅乌里司人
Nicandra	尼坎德拉
Nicandrus	尼坎多罗斯
Nicodromus	尼科德罗莫忻
Nicolaus	尼柯拉欧斯
Nile	尼罗河
Nileus	涅列欧斯
Ninus	尼诺斯
Nipsaei	尼普赛欧伊
Nisaes	尼赛亚
Nisyus	尼叙洛斯
Nitetis	尼太提司
Nitocris	尼托克里司
Noes	诺埃斯
Nonacris	挪纳克利斯
Nothon	诺同

Notium	诺提昂
Kudium	努迪昂
Nymphodorus	尼姆波多洛斯
Nysa	尼撒

0

Onomacritus	奥诺玛克利托斯
Ocytus	欧库托司
Odomanti	欧多漫托尹人
Odrysaë	欧德律赛
Odyssey	奥德赛
Oea	欧伊亚
Oebares	欧伊巴雷司
Oedipus	欧伊狄波司
Oenoe	欧伊诺耶
Oenone	欧伊诺涅
Oenotria	欧伊诺特里亚
Oenussae	欧伊努赛
Oeobazus	欧约巴佐斯
Oeolycus	欧约律科司
Oeroë	欧埃洛耶
Oeta	欧伊铁
Oiorpata	欧约尔帕塔
Olbiopolitae	欧尔比亚市民
Olpn	奥伦
Olenus	欧列诺斯
Oliatus	欧里亚托司
Olophyxus	欧洛披克索斯
Olorus	欧罗洛司
Olympia	奥林匹亚
Olympiodorus	欧休匹奥多洛斯
Olympus	奥林波斯
Olynthus	欧伦托斯
Ombria	翁布里亚
Ombrici	翁布里柯伊人
Oneatae	欧涅阿塔伊
Onesilus	欧涅西洛司
Onetes	欧涅铁斯
Onochonus	欧诺柯挪斯
Onomastus	奥诺玛司托斯
Oarzus	欧阿里佐斯
Onuphite	欧努披司
Oarus	欧阿洛司

Ophryneum	欧普里涅昂
Oasis	欧阿西司
Opis	欧匹斯
Oaxus	欧阿克索司
Opoea	欧波伊亚
Oceanus	欧凯阿诺斯
Orbelus	欧尔倍洛司
Octamasades	欧克塔玛撒戴司
Orchomenus	欧尔科美诺斯
Ordessus	欧尔戴索司
Orestes	欧列断铁斯
Oresthieum	欧列斯提欧姆
Orethya	欧列图娅
Orgeus	奥尔盖乌司
Oricnm	欧里科姆
Oricus	欧里科司
Orithya	欧列图娅
Orneatae	奥尔涅阿塔伊人
Oroestes	欧洛伊铁司
Ouomedon	欧洛美东
Oropus	奥洛波斯
Orotalt	欧洛塔尔特
Orsiphantus	欧尔喜庞托司
Orthocorybantians	欧尔托科律般提欧
Orthosia	欧尔托西亚
Osiris	奥西里斯
Ossa	欧萨
Otanés	欧塔涅斯
Otaspes	欧塔司佩斯
Othryades	欧特律阿戴斯
Othrys	欧特律司
Ozolae	欧佐拉伊

P

Panormus	帕诺尔摩斯
Pantagnotus	庞塔格诺托司
Pantaleon	庞塔莱昂
Pantares	潘塔列斯
Panthialaei	潘提亚莱欧伊人
Panticapes	庞提卡佩司
Pantimathi	潘提玛托伊人
Pantites	潘提铁斯
Papaeus	帕帕伊欧斯

Pallene	帕列涅
Pamisos	帕米索斯
Pammon	帕姆蒙
Pamphylia	帕姆底洛伊人
Pamphylia	帕姆底利亚
Pan	潘恩
Panaetius	帕那伊提乌斯
Pancratiun	庞克拉提昂
Pandion	潘迪昂
Pangaeum	庞伽伊昂
Panionia	帕尼欧尼亚
Panionium	帕尼欧尼翁
Panionius	帕尼欧纽斯
panites	帕尼铁司
Panopeus	帕诺佩司伊
Paphlagonians	帕普拉哥尼亚人
Paphos	帕波斯
pactolus	帕克托罗司
Papremis	帕普雷米斯
pactya	帕克杜耶
Paraebabes	帕拉依巴铁司
paptyee	帕克杜耶斯
Paralatae	帕辣拉泰伊
padaei	帕达依欧伊
Parapotamii	帕拉波塔米欧伊人
paeonia	派阿尼亚
Paretaceni	帕列塔凯奈
人 paeonia	派欧尼亚
Paricanii	帕利卡尼欧伊人
Paeoplae	帕伊欧普拉伊人
Paris	帕理司
Paesus	帕依索司
Parium	帕里昂
Paeti	帕依托伊人
Parmys	帕尔米司
Pasus	帕伊欧斯
Parnassus	帕尔那索斯
Pagasae	帕伽撒依
Paroreatae	帕洛列阿塔伊人
Palees	帕列人
Parthenium	帕尔铁尼昂
Palestine	巴勒斯坦
Parthenius	帕尔特尼欧斯
pallas	帕拉司

Parthians	帕尔提亚人
Parus	帕洛司
Perses	培尔谢斯
Pasargadae	帕撒尔伽达人
Perseus	培尔赛欧斯
Pataecus	帕塔伊科斯
Persians	波斯人
Pataici	帕塔依科伊人
Petra	佩特拉
Patara	帕塔拉
Phaedyme	帕伊杜美
Patarbemis	帕塔尔目米司
Phaenippus	帕埃尼波斯
Patiramphes	帕提位姆培司
Phagres	帕格列斯
Patizeithes	帕提载铁司
Phalerum	帕列隆
Patraes	帕特列斯
Phanagoras	帕纳戈拉司
Patumus	帕托莫司
Phanes	帕涅司
Pausanias	帕乌撒尼亚斯
Pharandates	帕兰达铁斯
Pausicae	帕乌西卡伊人
Pharbaithe	帕尔巴伊托司
Pausiris	帕乌西里司
Pharnaces	帕尔郡凯斯
Pedasa	佩达撒
Pharnaspes	帕尔那斯佩斯
pedasus	佩达索所
Pharnazathres	帕尔纳扎特列所
Pedieis	佩迪埃司
Pharnuches	帕尔努凯斯
pelasgi	佩拉司吉人
Phaselis	帕赛利斯
Pelasgia	佩拉司吉亚
Pbasis	帕希斯
Peleus	佩列欧司
Phayllus	帕乌洛斯
pelion	佩里洪
Phegeus	佩该乌斯
pella	培拉
Pheneus	培涅俄斯
pellene	佩列涅

Pherendates	培伦达铁斯
Peloponnesus	伯罗奔尼撒
Pheretime	培列提美
Felope	佩洛普司
Pheros	培罗斯
pelusium	佩鲁希昂
Phidippides	披迪披戴斯
Penelope	佩奈洛佩
Phidon	庇东
Peneus	佩涅欧司
Phigalea	披伽列亚
Penthylus	潘图洛斯
Philaeus	披莱欧司
Percalus	培尔卡洛斯
Philagrus	披拉格罗斯
Percote	佩尔柯铁
Philaon	披拉昂
Ferdiccas	培尔狄卡斯
Philes	披列司
Pergamos	培尔伽莫斯
Philippus	披力波司
Perialla	培莉亚拉
Philistus	披利斩图斯
periander	培利安多洛斯
Philitis	皮里提斯
Pericles	伯里克利斩
Philocyon	披洛库昂
Perilaus	培利拉欧斯
Philocyprus	披罗库普洛司
Perinthus	佩林托斯
Phla	普拉
Perioeci	佩里欧伊科司
Phlegra	普列格拉
Perpherees	佩尔佩列埃斯
Phlius	普里欧斯
Perrhaebi	佩莱比亚人
Phocaea	波凯亚
Phocis	波奇司
Platea	普拉铁阿
Phoebus	波伊勃司
Pleistarchus	普列司塔尔科期
phoenicinas	腓尼基人
Pleistorus	省雷司陶洛斯
Phoenix	培尼克司

Plinthinetebay	普林提涅湾
Phormus	波尔莫司
Plynus	普律诺司
Phraortes	普拉欧尔铁斯
Poeciles	波依后列司
Phratagune	普拉塔古涅
Pogon	波贡
PhRiconian	普里科尼斯
Poliades	波里亚戮斯
Phrixae	普利克撒伊
Polias	波里阿司
Phrixus	普利克索斯
Polichne	波里克涅
Phronime	普洛尼玛
Polyas	波里亚斯
Phrygia	普里吉亚
Polybus	波律包司
Phrynichus	普律科司
Polycrates	波律克拉铁斯
Phrynon	普律农
Polycritus	波律克利托斯
Phthiotis	普提奥梯斯
Polydemca	波律达姆娜
Phthius	普提奥斯
Polydectes	波律戴克铁斯
Phya	佩阿
Polydorus	波律多洛司
Phylacus	披拉科斯
Polymnestus	波律姆涅司托司
Phyllis	披利斯
Polynices	波律涅凯斯
Phytho	佩脱
Pontus	彭托斯
Pieria	披埃里亚
Porata	波扯塔
Pjgres	披格列斯
Posideion	波西迪昂
Pilorus	披罗洛斯
Poseidon	波赛东
Pindar	品达洛司
Posidonia	波西多尼亚
Pindus	品多斯
posidonius	波西多纽斯
Piraeus	披莱乌斯

Potidaea	波提戴
Pirrene	佩列涅
Praesus	普拉伊索斯
Piromis	披罗米司
Prasiadlake	普位西阿司湖
Pitus	佩洛斯
Praxilaug	普拉克西拉欧斯
Pisa	披萨
Prexaspes	普列克撒司佩斯
Pisidian	披西达伊人
Prexinus	普列克西诺斯
Pisistratidae	佩西司特拉提达伊
Priam	普利亚莫斯
Pisistratus	佩西司特拉托斯
Priene	普里耶涅
Pistyrus	披司图洛斯
Prinetades	省里涅塔达司
Putana	庇塔涅
Procles	普罗克列斯
Pithagoras	毕达哥拉斯
Proconnesus	普洛孔涅索斯
Pittacus	披塔柯斯
Promeneia	普洛美涅亚
Pixodarus	披克索达洛司
Prometheus	普洛美修斯
Placia	普拉启亚
Pronaee	普洛奈亚
Plataeae	音拉塔伊阿
Propontis	普洛彭提斯
Prosopitis	普洛索披提斯
Protisilaus	普洛铁西拉欧斯
Proteus	普洛铁乌斯
Protothyes	普洛托杜阿斯
Prytanis	普律塔尼斯
Psammenitus	普撒美尼托斯
Psammetichus	普撒美提科斯
Psammis	普撒米司
Psylli	普叙洛伊人
Psyttalea	普叙塔列阿
Pteria	普铁里亚
Ptoan Apollo	普托司·阿波罗
Ptoum	普托昂
ylae	披莱
Pylagori	披拉戈拉斯

Pylos	披洛斯
Pyrene	披列涅
Pyretus	披列托司
Pyrgos	披尔哥斯
Pythagoras	毕达哥扯斯
Pytheas	披铁阿斯
Pythermos	佩铁尔谟斯
Pythia	佩提亚
Pythius	披提欧斯
Pythogenes	披托盖涅斯

R

Rbampsinitns	拉姆普西尼托司
Rhegium	列吉昂
Rhenaee	列那伊亚
Rbodes	罗德斯
Rhodope	洛多佩
Rhodopis	罗德庇司
Rhoecus	罗伊科司
Rhoetium	洛伊提昂
Rhypes	律佩斯

S

Scione	司奇欧涅
sattagydae	撒塔巨达伊人
Saulius	撒乌里欧斯
Sauromatae	撒乌洛玛泰伊人
Scaeus	斯卡伊欧斯
Scamander	司卡曼德罗斯
Scamandronymus	司卡芒德洛尼莫司
ScapteHyle	斯卡普铁·叙列
Sciathos	斯奇亚托斯
Scidrus	司奇多洛斯
Sacae	撒卡依人
Sadyattes	萨杜阿铁斯
Sagartii	撒伽尔提欧伊人
Sais	撒伊司
Salamis	撒拉米司
Sale	撒列
Salmoxis	撒尔莫克西司
Salmydessus	撒尔米戴索司
Samius	萨米欧司

Samos	萨摩司
Samothrace	萨摩特拉开
Sanancharibus	撒那卡里波司
Sandanis	桑达尼斯 P
Sandoces	桑多开斯
Sane	撒涅
Sapaei	撒帕依欧伊人
Sappho	莎波
Sarangae	萨朗伽伊
Sardanapallus	撒尔丹那帕洛司
Sardinia	萨地尼亚
Sardis	撒尔迪斯
Sardo	萨尔多
Sarpedon	撒尔佩东
Sarte	撒尔铁
saspire	撒司配列斯
Sataspes	撒塔司佩斯
Satrae	撒妥拉伊人
Sciton	斯奇同
Sabacos	撒巴科斯
Scolopois	斯科洛波伊斯
Sabyllus	撒必洛斩
Scolus	司科洛斯
Scopadae	司科帕达伊
Siromus	西罗莫斯
Scopasis	斯科帕西司
Sisamnes	西撒姆涅斯
Scylace	斯奇拉凯
Sisimaces	昔西玛凯司
Scylax	司库拉克斯
Sitalces	西塔尔凯司
Scyles	司库列斯
Sitbonia	西托尼亚
Scyllias	司苦里亚斯
Siuph	西乌铺
Scyros	司奇洛斯
Smerdis	司美尔迪斯
Scythee	司枯铁斯
Smerdomenes	司美尔多美涅斯
Scythia	斯基提亚
Smila	司米拉
Sebennyte	赛本努铁斯
Smindyrides	司敏杜里代斯
Selinus	赛里努司

Smyrna	士麦拿
Selymbmria	塞律姆布里亚
Socles	索克列斯
Semele	赛美列
Sogdi	粟格多伊人
Semiramis	谢米拉米司
Soli	索罗伊
Sepias	赛披亚斯
Solois	索洛埃司
Serbonianmarsh	谢尔包尼斯湖
Solon	梭伦
Seriphus	赛里婆斯
Solymi	索律摩伊人
Sermyle	谢尔米列
Sophanes	梭帕涅斯
Serrheum	塞列昂
Sosimenes	索喜美涅斯
Sesostris	塞索斯特里斯
Sostratus	索司特拉托司
Sestos	赛司托斯
Spargapises	斯帕尔伽披赛斯
Sethos	赛托司
Spargapithes	斯帕尔伽佩铁司
Sicania	西卡尼亚
Sporta	斯巴达
Sicas	西卡司
Spercheus	司佩尔凯欧斯
Sicily	西西里
sperthias	司佩尔提亚斯
Sicinnus	西琴诺斯
Sphendalae	司潘达莱斯
Sicyon	希巨昂
Stagirus	司塔吉洛斯
Sidon	西顿
Stenforis	司顿托里司
Sigeum	细该伊昂
Stenyclerus	司铁尼克列洛斯
Sigynnae	昔恭纳伊人
Stesagoras	司铁撒哥拉斯
Silenus	昔列诺斯
Stesenor	斯铁塞诺尔
Simonides	西蒙尼戴斯
Stesilaus	司铁西拉欧斯
Sindi	信多伊人

strattis	司妥拉提斯
Sindus	辛多斯
Strucbetes	斯特路卡铁斯人
Singns	辛哥斯
Stryme	司妥律美
Sinope	西诺佩
Strymon	司妥律蒙
Siphnus	昔普诺斯
Stymphalian lake	司图姆帕洛斯湖
Siriopaeones	西里欧派欧尼亚人
Styreans	司图拉人
Siris	昔利斯
Styx	司图克斯
Siromitres	西洛米待列斯
Sunium	索尼昂
Sits	苏撒
Skyagrus	叙阿格罗斯
Sybaris	叙巴里斯
Syenp	叙埃涅
Syennesis	叙恩涅喜斯
Syleus	叙列乌斯
Syloson	叙罗松
Syme	叙美
Syracnse	西拉为赛
Syrgis	叙尔吉司
Syria	叙利亚
Syrtis	叙尔提斯

T

Telesarchus	铁列撒尔科司
Tplines	铁里涅司
Telliadae	铁里亚达伊
Tellias	铁里阿斯
Tellus	泰洛斯
Telmessos	铁尔美索斯
Telos	铁洛斯
Telys	铁律司
Temenos	铁美诺斯
Temnos	铁姆诺斯
Tempe	铁姆佩
Tenedos	提涅多斯
Tenos	铁诺斯

Teos	提奥斯
Tabalus	塔巴罗斯
Teres	铁列斯
Tabiti	塔比提
Tereus	铁列欧司
Tachompso	塔孔普索
Terillus	铁里洛斯
Taenarum	塔伊那隆
Termera	铁尔美拉
Talaus	塔拉欧司
Terznilae	铁尔米莱
Taltybius	塔尔图比欧斯
Tethronum	铁特洛尼昂
Tanagra	塔那格拉
Tetramnestus	铁特拉姆但司托斯
Tanais	塔纳伊司
Tencrians	铁乌克兰人
Tanite	塔尼司
Tencros	铁乌克兰斯
Taras	塔拉斯
Teuthrania	铁乌特拉尼亚
Tarentines	塔兰提诺伊人
Thagimasadas	塔吉玛萨达斯
Targitans	塔尔吉塔欧斯
Thales	泰利士
Tarsus	塔尔提索斯
Thamanaei	塔玛奈欧伊人
Tauchira	塔乌奇拉
Thamasius	塔玛希欧斯
Tauri	陶利卡人
Thannyras	坦努拉司
Taxacis	塔克撒启司
Thasos	塔索斯
Taygetum	塔乌该托斯
Theasides	铁阿西代斯
Tearus	铁阿罗斯
Thebe	铁贝
Teaspis	铁阿司披斯
Thbes	底比斯
Tegea	铁该亚
Thermis	铁米斯
Teispes	铁伊司佩斯
Themiscyra	铁米司库拉
Telamon	铁拉门

Themison	铁米松
Teleboae	铁列波阿伊
Themistocles	铁米司任克列斯
Telecles	铁列克莱司
Theocydes	提欧库戴斯
Teleclus	铁列克洛司
Theodorus	铁奥多洛斯
Telemachus	铁列玛科斯
Tbeomestor	提奥美司托尔
Theophania	铁奥帕尼正
Tigranes	提格拉涅斯
Theopompns	铁欧彭波斯
Tigris	底格里斯
Thera	铁拉
Timagenides	提玛盖尼戴斯
Therambos	铁拉姆波司
Timagoras	提玛戈拉斯
Therapne	铁拉普涅
Timandrus	提曼多洛斯
Theras	铁拉司
Timarete	提玛列捷
Therma	铁尔玛
Timasitheus	提美西铁乌司
Thermondon	铁尔莫东
Timesius	提美西奥斯
Thermonylas	铁尔摩披莱
Timo	梯摩
Theron	铁隆
Timodelnus	梯摩戴谟斯
Thersandrus	铁尔桑德洛斯
Timon	提蒙
Theseus	铁谢欧斯
Timonax	提莫纲克斯
Thesmophoria	铁斯莫波里亚
Timoxenus	梯摩克塞诺斯
Thespia	铁司佩亚
Tiryns	捉律恩司
Thesprotians	铁斯普洛托伊人
Tisamenus	提撒美诺斯
Thessalus	帖撒洛司
Tisandrus	提桑德洛斯
Thessaly	帖撒利亚
Tisias	提细亚斯
Thestes	铁司特斯

Titacus	提塔科斯
Thetis	帖提司
Tithaeus	提泰欧斯
Thmuite	特姆易斯
Tithorea	提托列阿
Thoas	托阿斯
Titormus	提托尔莫斯
Thon	托恩
Tmolns	特莫洛斯
Thonis	托尼司
Tomyris	托米丽司
Thorax	托拉克司
Torone	托罗涅
Thoricus	托利科司
Trashinia	特拉奇尼亚
Thornax	托尔那克司
Trashis	特拉奇司
Thrace	色雷斯
Trapezus	特拉佩佐斯
Thrasybulus	特扰叙布洛斯
Traspies	特拉司披耶司人
Thrasycles	特拉叙克列斯
Trausi	妥劳索伊人
Thrasydeius	特拉叙狄欧斯
Trayns	特拉沃斯
Thrasylans	特拉叙拉欧斯
Triballicplain	特利巴里空原野
Thriasianplain	特里亚平原
Triopium	特里欧庇昂
Thyia	图依亚
Tritaea	特里泰埃斯
Thyni	札尼亚人
Tritantaechmes	特里坦塔伊克美斯
Thyreae	杜列亚
Tritere	特里提司
Thyssagetae	壮撒该塔伊人
Triton	妥里通
Thyssns	杜索司
Troad	特洛阿司
Tiarantus	提阿兰托司
Troezen	特罗伊真
Tibareni	提巴列诺伊人
Trophonins	特洛波尼欧斯
Tibisis	提比西斯

Troy	特洛伊
Tydeus	杜德乌斯
Tymnes	图姆涅斯
Tyndareus	图恩达列乌斯
Tyndaridse	图恩达里达伊
Typhon	杜彭
Ttras	杜拉斯
Tyre	推罗
Tyrodiza	图洛迪札
Tyrsenus	第勒赛诺斯
Tyrrhenians	第勒塞尼亚人

U

Uranius	乌拉尼欧斯
Utii	乌提欧伊人
Urania	乌拉尼阿

X

Xanthippus	克桑提波司
Xanthus	克桑托斯
Xenagoras	克谢纳戈拉斯
Xerxes	克谢尔克谢斯
Xuthus	克苏托斯

Z

Zanynthns	札昆托斯
Zancle	臧克列
Zaueces	撒乌埃肌司人
Zens	宙斯
Zenxidemus	杰乌克西戴莫斯
Zone	佐涅
Zopyrus	佐披洛司
Zoster	佐斯泰尔

要目索引

(罗马数字表示卷数，阿拉伯数字表示节数)

二画

卜筮 II, 83 ; IV, 67—69, VIII, 134。

人生的悲观看法 V, 4 ; VII, 46。

几何学的传入, 109。

三画

个人财富 II, 121 ; V, 62 ; VI, 125 ; VII, 27, 28 ; IX, 80。

大地的崇拜 I, 131 ; IV, 59。

大流士(Darins) I, 130, 183, 187, 209—211 II 110, 158, III, 38, 70—73, 76—78, 82, 85—90, 95, 96, 101, 119, 126—130, 332—135, 137—141, 147, 151, 152, 154—160 ; IV, 1, 4, 7, 39, 44, 46, 83—85, 87—89, 91—93, 97, 98, 102, 105, 121, 124—126, 128, 129, 131—137, 141, 143, 166, 167, 204 ; V, 1, 2, 11—14, 17, 18, 23—25, 27, 30, 36, 37, 65, 73, 96, 98, 103, 105—108, 124 ; VI, 1—3, 9, 13, 20, 24, 25, 30, 40, 41, 43, 46, 48, 49, 70, 84, 94, 95, 98, 101, 119 VII, 1—5, 7, 8, 10, 18, 20, 27, 32, 52, 59, 69, 105, 106, 133, 134, 194。

弓 III, 21, 30 ; VII, 61, 64—67, 69, 77, 92。

四画

不死队 VII, 83, 211 ; VIII, 113。

五项比赛 VI, 92 ; IX, 33。

太守领地(波斯) I, 192 ; III, 89, 94。

太阳崇拜 I, 131, 212, 216 ; II, 59, 73, 111, IV, 188 ; IX, 93。

巴比伦 I 77, 106, 153, 178—180, 183—185, 186, 187, 189—194, 196, 198—200 ; II 109, III, 92, 150—160, IV, 1, 198 ; VII, 62。

巴比伦人的天文学 II, 109。

巴奇司(Bacis)的宣托 VIII, 20, 77, 96 ; IX, 43。巴科司(Bacchus) II, 81 ; IV, 79, 108。

巴勒斯坦(Palestine) I, 105 ; II, 104, 106 ; III, 5, 91 ; IV, 39 ; VII, 89。

方尖碑 II, 111, 170。

日蚀 I, 74, VII, 37, IX, 10。

日钟 II, 109。

月的崇拜 I, 131 ; II, 47, IV, 188 ; VII, 37。

木乃伊 II, 86—89 ; III, 16。

气候与人的性格 IX, 122。

牛血 III, 15。

王室街道(波斯) V, 52。

王室裁判官(波斯) III, 14, 31 ; V : 251 ; VII, 194。

五画

世界的区划 II, 16 ; IV, 42, 45。

以弗所(Ephesus) I, 26, 92, 142, 147 ; II, 10, 106, 148 ; V, 54, 100, 102 ; VI, 16, 84 ; VIII, 103, 105, 107。

北海(指地中海) II, 32, 158, 159 ; III, 17 ; IV, 42。

北海(指黑海)IV, 37。
卡利克拉铁斯(Callicrates)IX, 72, 85。
卡里亚(Caria) I, 28, 142, 171, 172, 174, 175; II, 61, 152, 154, 163; III, 11, 90; V, 103111, 112, 117—121, 122; VI, 20, 25; VII, 31, 93, 97, 98, 195; VIII, 22。
卡里玛柯斯(Callimachus)VI, 109—111, 114。
卡帕多启亚(Cappadocia) I, 71, —73, 76; V, 49, 52; VII, 26, 72。
印度III, 38, 94, 97—102, 104, 105, 106; IV, 40, 44; V, 5; VII, 9, 65, 70, 86; VIII, 113; IX, 31。
印度犬 I, 192; VII, 187。
印度河IV, 44。
外国风俗的采用 I, 135; II, 79; IV, 96。
头发 I 195; II, 36, 104; IV, 175, 180, 191; VI, 19; VII, 70, 208—209。
穴居人 IV, 183。
尼尼微(尼诺斯) I, 102, 103, 109, 178, 185, 193; II, 150。
尼罗河(Nile) II, 10, 11, 13, 15, 16—20, 22, 24—26, 28, 29, 31—34, 72, 90, 93, 97, 99, 113, 124, 127, 138, 149, 150, 154, 155, 158, 179, III, 10; IV, 39, 42, 45, 50, 53。
尼罗河的水源 II, 28, 34。
尼罗河的氾滥及其原因 II, 13, 14, 19—26, 93, 97。
尼罗河的河口 II, 17, 179。
尼罗河的船 II, 29, 96。
幼发拉底河(Euphrates) I, 179, 180, 185, 186, 191, 193; V, 52。
幼发拉底河的船 I, 194。
归化 V, 57; VIII, 75; IX, 33。
民主政治 III, 80; V 78, 92。
民族移动 I, 56, 145, 146, 164—167, 168; VI, 137; VII, 94, 99。
皮(纸的代用口) V, 58。
石油VI, 119。

六画

亚述(Assyria) I, 1, 95, 102, 103, 106, 177, 185, 192—194, 199; II, 17, 30, 141, 150; III 92, 155; IV, 39; VI, 54; VII, 9, 63。
亚麻布 II, 37, 105, 182; III, 47, VII, 63。
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 I, 163; IV, 33; V, 9。
亚细亚(Asia) I, 4, 615, 16, 27, 72, 79, 95, 102—104, 106—108, 130, 177, 192, 209; II, 16, 17, 103; III, 56, 67, 88, 90, 94, 96, 98, 115, 117, 137, 138; IV, 1, 4, 11, 12, 36, 38, 40, 41, 42, 44, 45, 143, 198; V, 12, 15, 17, 30, 49, 50, 96, 97, 119; VI, 24, 43, 45, 58, 70, 116, 118, 119; VII, 1, 9, 11, 20, 21, 23, 25, 33, 70, 73, 75, 107, 135, 137, 145, 146, 157, 174, 184, 185; VIII, 109, 118, 119, 126, 136; IX, 89, 116,

122。

伊西司(Isis) II, 41, 42, 59, 61, 156, 176; IV, 10, 186。

伊伯利亚(Iberia) I, 163; VII, 165。

伊利亚特(荷马作) II, 116, 117。

伊里利亚(Illyria) I, 196; IV, 49; VIII, 137; IX, 43。

伊披盖涅娅(Iphigenia) IV, 103。

伊索(Isopos) II, 134。

伊奥尼亚(Ionia) I, 6, 18, 26—28, 74, 76, 91, 92, 139, 141—143, 145—153, 157, 162, 163, 168—171, 174; II, 1, 15—17, 69, 106, 152, 154, 163, 178; III, 1, 39, 90, 122; IV, 35, 89, 97, 98, 128, 133, 134, 136, 137, 138, 140, 142; V, 28, 30, 3137, 49, 50, 58, 65, 69, 97, 98, 100—106, 108—110, 112, 115—117, 122, 123, 124; VI, 1—3, 7—14, 17, 18, 22, 26, 28, 32, 33, 41—43, 86, 95, 98; VII, 9, 10, 51, 52, 94, 95, 191; VIII, 10, 22, 44, 46, 48, 73, 85, 90, 97, 109, 130, 132; IX, 26, 9096, 98, 99, 103, 104, 106。

伊奥尼亚文字 V, 58—59。

伊撒哥拉司(Isagoras) V, 66, 70, 72, 74。

优利比亚戴斯(Eurybiades) VIII, 2, 4, 5, 42, 49, 57—64, 74, 79, 108, 124。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II, 81; IV, 95, 96。

刚比西斯(Cambyses) I, 208; II, 1, 181; III, 1—4, 7, 9, 10, 13—17, 19—21, 25, 27, 29—34, 36, 38, 39, 44, 61—68, 73—75, 80, 88, 89, 97, 120, 122, 126, 139, 140; IV, 165, 166; V, 25; VII, 1, 8, 18。

列欧尼达司(Leonidas) V, 41; VII, 204—208, 217, 219—225, 228, 114; IX, 10, 64, 78, 79。

吃人的风俗 I, 216; III 38, 99; IV, 26, 106。

地峡(科林斯) VII, 139, 145, 172, 173, 175, 177, 195, 207, 235; VIII, 40, 49, 56, 57, 60, 63, 71, 72, 74, 79, 121, 123; IX, 7—10, 12, 13, 15, 19, 26, 27, 81。

地震 V, 85; VI, 98; VII, 129。

多里斯人(Dorians) I, 6, 28, 56, 57, 139, 141, 144, 146, 171; III, 56; V, 68, 69, 72, 76, 87, 88; IV, 53, 55; VII, 9, 93, 95, 99; VIII, 31, 43, 45, 46, 88, 73, 141。

多岛海 II, 97, 113; IV, 95; VII, 36, 55。

多鐸那(Dodona) I, 46; II, 52, 53, 54—57; IV, 33; IX, 93。

妇女(各地的) II, 35; IV, 26, 116, 189, 193。收入 I, 64, 192; III, 89—97。

米尔提亚戴斯(Miltiades) IV, 137, 138; VI, 34, 39—41, 103, 104, 109, 110, 132—137, 140。

米利都(Miletus) I, 14, 15, 17, 18, 19, 20—22, 25, 46, 92, 141, 142, 143, 146, 169; II, 33, 159, 178; III, 39; IV, 78, 137; V, 24, 28—30, 32, 33, 35, 36, 37, 97, 98, 99, 106, 120,

124, 125, 126 ; VI, 1, 5—7, 8, 9, 11, 19, 20—22, 25, 26, 28, 31, 77, 86 ; IX, 97, 99, 104。
米恩(Min) I, 171, 173 ; III, 122 ; VII, 169—171。
自由 VII, 135。
色雷斯(Thrace) I, 168 ; II, 103134, 167 ; IV, 49, 74, 80, 89, 93—95, 99, 104, 118, 143 ; V, 2, 3—6, 8, 10, 14, 23, 24, 126 ; VI, 33, 39, 95 ; VII, 20, 25, 59, 105, 106, 115, 116, 185 ; VIII, 115, 116, 117 ; IX, 32, 89, 106, 119。
色雷斯人之蔑视农业 V, 6。
西西里 I, 24 ; V, 43, 46 ; VI, 17, 22—24 ; VII, 145, 153, 155, 156, 157, 163—168, 170, 205 ; VIII, 3。
西拉库赛(Sysrcuse) III, 125 ; VII, 154—157, 159, 161。
农业斯奇提亚人 IV, 17—19, 52—54。

七画

乱婚 I, 216 ; III101 ; IV, 180。
伯里克利斯(Pericles) VI, 131。
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 I, 56, 61, 68, 145 ; II, 171 ; III, 56, 59, 148 ; IV, 77, 161, 179 ; V, 42, 74, 76 ; VI, 79, 86, 127 ; VII, 93, 94, 137, 139, 147, 163, 168, 202, 207, 228, 235 ; VIII, 31, 40, 43, 44, 49, 50, 57, 75, 79, 100, 101, 108, 113, 141 ; IX, 6, 8, 9, 19, 26, 27, 39, 50, 73, 106, 114。
克列欧美涅斯(Cleonenes) III, 148 ; V, 39, 41, 42, 48—51, 54, 64, 70, 72—76, 90, 97 ; VI, 50, 51, 61, 64—66, 73—76, 78—82, 84, 85, 92, 108 ; VII, 148, 205, 239。克里地(Crete) I, 2, 65, 171, 172, 173 ; III, 44, 59 ; IV, 45, 151, 154, 161 ; VII, 92, 145, 169—171。
克洛伊索斯(Croesus) I, 6, 7, 26—28, 30—38, 40, 41, 43—49, 51, 53—56, 59, 69—71, 73, 75—81, 83—93, 95, 130, 141, 153, 155, 156, 207, 208, 211 ; III, 14, 34, 36, 47 ; V, 36 ; VI, 37, 38, 125, 127 ; VII, 30 ; VIII, 35, 122。
克桑提波司(Xanthippus) VI, 131, 136 ; VII, 33 ; VIII, 131 ; IX, 114, 120。
克莱司铁涅斯(Cleisthenes, 雅典人) V, 66—69, 70—73 ; VI, 131。
克谢尔克谢斯(Xerxes) I, 183 ; IV43 ; VI, 98, VII, 2—8, 10—19, 21, 24—29, 31, 35, 37—4143—48, 50, 52—57, 59, 61, 82, 97, 100, 103, 105—109, 112, 114, 115—124, 127, 128, 130, 133, 134, 136, 139, 135—147, 150—152, 164, 173, 179, 186, 187, 193, 195—197, 201, 208—210, 215, 223, 225, 233, 234, 236, 237—239 ; VIII10, 15—17, 22, 24, 25, 34, 50, 52, 54, 65, 66, 67, 69, 81, 86, 88, 89, 90, 97—101, 103, 105, 107, 108, 110, 113—120, 130, 140, 143, 144 ; IX, 1, 32, 41, 69, 78, 82, 96, 99, 107—113, 116, 120。
克谢尔克谢斯军队的情况 VII, 20, 21, 60, 184—187 ; VIII, 66。

利比亚 (Libya) I , 46 ; II , 8, 12, 15—18, 20, 22, 24—26, 28, 30, 32—34, 50, 54—56, 77, 91, 99, 150 ; III, 12, 13, 17, 91, 96, 115 ; IV, 29, 41—45, 145, 150, 153, 155—157, 158—160, 167, 168, 170, 173, 175, 179, 181, 185, 186—189, 191—193, 195, 196, 197, 198, 203, 204, 205 ; V , 42, 43 ; VII, 70, 71, 86, 165, 184。

利比亚的气候 II , 24—26。

利比亚的地理 II , 15—18 ; IV, 41—43。

利比亚的地质 II , 12。

利比亚语 IV, 155。

医术 II , 77, 84, 107 ; III, 130。

吕底亚(Lydia) I , 7, 10, 11, 13, 17, 18, 27—29, 34—36, 45, 47—50, 53—55, 69, 71, 74, 79, 80, 83—88, 90—94, 103, 141, 142, 153—157, 171 ; II , 167 ; III, 90 ; IV, 45 ; V , 12, 49, 52, 101, 102 ; VI, 32, 125 ; VII, 30, 31, 42, 74。

吕库尔戈斯(Lyeurgus) I , 65, 66。

麦酒 II , 77。

麦奥提斯湖 (Maeëtian lake, PalusMoeotis, 即今亚述海) I , 104 ; IV, 3, 20, 21, 57, 86, 100, 101, 110, 116, 120, 123, 133。

岐奥斯(Chios) I 18, 146, 160, 161, 164, 165 ; II , 135, 178 ; V , 33, 34, 98 ; VI, 2, 5, 8, 15, 16, 25, 26, 27, 31 ; VIII, 106, 132 ; IX, 106。

希劳特 VI 58, 75, 80, 81 ; VII, 229 ; VIII, 25 ; IX, 10, 28, 80, 85。

希罗多德的历史方法 II , 99, 123 ; IV, 30 ; VII, 152。

希罗多德的思想(值得注意的地方) I , 34, 91, 97 ; II , 3, 8—12, 86, 120, 171 ; , 40 ; IV , 205 ; V , 78 ; VI, 27, VII, 10, 129, 133—137, 191 ; VIII, 13, 73, 77, 96, 105。

希罗多德的宿命论 I , 8 ; II , 161 ; IV, 79 ; V , 32, 92 ; VI, 64 ; IX, 109。

希罗多德的旅行 I , 181 ; II , 3, 28, 29, 44, 75, 104, 127, 143, 148, 149, 150 ; III, 12, 55, 115 ; IV, 51, 81, 195。

希腊人的衣服 IV, 78 ; V , 88。

希腊人的宗教 II , 5, 43, 48—50, 51, 52, 58, 145, 146 ; IV, 108 ; V , 49, 92 ; IX, 37。

希腊人的性格 II , 87 ; V , 58。 VII

希腊文字的起源 V , 58—61。

希腊语 I , 110 ; II , 30, 56, 137, 143, 144 ; III, 115 ; IV, 52, 79, 108, 110, 155, 192 ; VI, 98 ; VIII, 135 ; IX, 16。

炙 IV, 187。

灵魂不灭的信仰 IV, 94—96。

狄图拉姆波司 (Dithyrambus) I , 23。

狄罗斯岛 (Delos) I , 64 ; II , 170 ; IV, 33—35 ; VI, 97—99, 118 ; VIII, 132, 133 ; IX, 90, 96。

狄奥尼索斯(Dionysus) I , 150 ; II , 29, 42, 47, 48, 49, 52, 123,

144, 145, 146, 156 ; III, 8, 97, 111 ; IV, 49, 87, 108 ; V, 7, 67 ; VII, 111。

贝奥提亚(Boeotia) I, 92 ; II, 49 ; V, 57, 59, 61, 74, 77, 81, 89, 91 ; VI, 34, 108 ; VII, 132, 202 ; VIII, 34, 38, 40, 44, 50, 66, 100, 144 ; IX, 2, 6, 7, 17, 19, 24, 31, 39, 46, 47, 67, 68, 87, 100。

达伊达洛斯(Daedalus) VII, 170。

乳香 I, 183 ; III, 97, 107 ; VI, 97。

佩西司特拉托斯(Pisistratus) I, 59—64 ; V, 65, 71, 94 ; VI, 35, 103, 121。

佩西司特拉提达伊(Pisistratidae) V, 55, 62, 63, 65, 70, 76, 90, 91, 93 ; VI, 39, 94, 102, 103, 107, 123 ; VII, 6 ; VIII, 52。

佩拉司吉人(Pelasgi) I, 56—58 ; II, 50—52, 171, IV, 145 ; V, 26, 64 ; VI, 136—140 ; VII, 42, 94, 95 ; VIII, 52。

佩提亚(Pythia)(戴尔波伊的女祭司) I, 13, 19, 47, 48, 55, 65—67, 85, 91, 167, 174 ; III, 57, 58 ; IV, 15, 150, 151, 155—157, 159, 161, 163, 164 ; V, 43, 63, 66, 67, 79, 82, 90, 92 ; VI, 34, 35, 52, 66, 75, 77, 86, 123, 135, 136, 139 ; VII, 140, 142, 148, 169, 171, 220 ; VIII, 51, ; IX, 33。

儿童的买卖 V, 6。

刺青 V, 6。

画术 II, 181 ; IV, 88, 191, 194 ; VII, 69 ; VIII, 27。

奇姆美利亚海峡 IV, 12, 28, 100。

宙斯(Zeus) I, 65, 89, 174, 207 ; II, 13, 116, 136 ; III, 124, 125 ; V, 49 ; VII, 56, 61, 141, 221 ; IX, 122。

居鲁士(Cyrus) I, 46, 54, 71—73, 75—77, 78, 80, 84, 86—91, 95, 108, 113—116, 120—130, 141, 152—157, 160, 162, 169, 177, 178, 188—191, 201, 202, 204—214 ; II, 1 ; III, 1—3, 32, 35, 36, 69, 75, 88, 89, 120, 152, 159, 160 ; V, 52 ; VII, 2, 8, 11, 18, 51 ; IX, 122。

帕乌撒尼亚斯(Pausanias) IV, 81 ; V, 32 ; VIII, 3 ; IX, 10—13, 21, 28, 45—47, 50, 53—57, 60—62, 64, 69, 72, 76, 78, 80—82, 87, 88, 101。

帖撒利亚(Thesaly) III, 96 ; V, 63, 64, 94 ; VII, 6, 108, 128—130, 132, 172—175, 176, 182, 191, 196, 198, 208, 213, 215, 232, 233 ; VIII, 27—32, 113—115, 126, 129, 131, 133, 135 ; IX, 1, 9, 17, 18, 31, 46, 77, 89。

底比斯(贝奥提亚) I, 52, 61, 92 ; V, 59, 67, 79, 81, 89 ; VI, 87, 108, 118 ; VII, 132, 202, 205, 222, 225, 233 ; VIII, 50, 134, 135 ; IX, 2, 13, 15, 16, 17, 27, 31, 40, 41, 58, 66, 69, 86—88。

底格里斯河 I, 189, 193 ; II, 150 ; V, 52 ; VI, 20。

披萨(Pisa) II, 7。

拉姆普撒柯斯(Lampsacus) V, 117 ; VI, 37, 38。

拉戴岛(Lade) VI, 7, 11。

拉凯 戴孟(Lacedaemon) I , 4, 6, 51, 56, 59, 65—70, 77, 82, 152, 153, 174 ; II , 80, 167 ; III, 39, 44, 45, 47, 54—57, 134, 148 ; IV, 77, 145, 146, 147, 148, 150, 178 ; V , 38, 42, 48, 49, 50, 54, 63—65, 72, 73, 75, 90—93, 96, 98 ; VI, 52, 53, 58, 60, 67, 70, 72, 75, 77, 78, 85, 86, 92, 106, 108, 120, 123 ; VII, 3, 10, 32, 102, 104, 134—137, 139, 148—150, 152, 153, 157, 159, 161, 163, 165, 168, 173, 208, 209, 211, 213, 218, 220, 222, 22—228, 231, 234—236, 238, 239 ; VIII, 1—3, 25, 43, 48, 66, 72, 85, 114 ; , 124, 125, 132, 141, 142, 144 ; IX, 6, 7, 9, 11, 12, 14, 19, 26—29, 31, 33, 37, 38, 47—49, 53—56, 58—65, 70—73, 76, 77, 102, 103。

明礬 II , 180。

欧尔 培乌司教 II , 81。

欧伊波司(Oedipus) IV, 149 ; V , 60。

欧罗巴 I , 4, 103, 209 ; II , 16, 26, 33, 103 ; III, 96, 115, 116 ; IV, 36, 42, 45, 49, 89, 143 ; 198 ; V , 1, 12 ; VI, 33, 43 ; VII, 5, 8—10, 20, 33, 50, 54, 56, 73, 126, 148, 172, 174, 185 ; VIII, 51, 97, 108, 109 ; IX 14。

欧凯阿诺斯(Oceanus) II , 21, 23 ; IV, 8, 36。

河马 II , 71。

法 III, 38 ; VII 103。

法官的腐败 V , 25 ; VII, 194。

波赛东(Poseidon) I , 148 ; II , 43, 50 ; IV, 59, 180, 188 ; VII, 129 ; IX, 81。

波律克拉铁斯(Polycrates) II , 182 ; III, 39—46, 54, 56, 57, 120—126, 128, 131, 132, 139, 140, 142。

波提戴阿(Potidaea) VII, 123 ; VIII, 126—129 ; IX, 28, 31。

波斯 I , 126, 208, 209, 211 ; III , 1, 4, 30, 70, 72, 89, 97, 102 ; IV, 37—40, 143 ; VII, 8, 29, 107。

波斯人的寒暄(≈波斯人)。-的教育 I , 136。~的原始性 I , 71, 80。-的种族 I , 125。~宗教 I , 131, 132 ; VII, 16。~的生日 I , 133 ; IX, 110。~的风俗 I , 131—141。-的埋葬 I , 140。-的模仿性 I , 135。~的勇气 VII, 238。~的速传制度 VIII, 98。

波斯王位继承 III, 2 ; VI 59 ; VII, 2。

波斯妇女 III, 3。

波斯语 VI, 29。

苏撒(Susa) I , 188 ; III, 30, 64, 65, 70, 91, 129, 132, 140 ; IV, 83, 85 ; V , 24, 25, 30, 32, 35, 49, 52—54, 107 ; VI 1, 20, 30 ; VII, 3, 53, 135, 151, 239 ; VIII, 54, 99 ; IX, 108。

卖淫 I , 93, 199 ; II , 121, 126, 134。

金字塔 II , 124—127, 134, 136。

金产地 I , 93, 215 ; III, 23, 57, 97, 102—106, 114, 116 ; IV, 95 ; V , 101 ; VI, 47, 48 ; VII, 112, IX, 75。

金银的比较 III, 95。

阿司杜阿该斯(Astyages) I , 46, 73—75, 91, 107—112, 114—130, 162 ; III, 62 ; VII, 8 ; IX122。

阿尔卡地亚(Areadia) I , 66, 67 ; II , 171 ; IV161 ; V , 49 ; VI, 74, 83, 127 ; VII, 170, 202 ; VIII, 72, 73 ; IX, 27, 28, 35。

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Artoxerxes)VI, 98 ; VII, 106, 151, 152。

阿尔克美欧尼达伊(Slcmeonisae) I , 61, 64 ; V, 62, 63, 66, 70, 71, 90 ; VI, 115, 121, 123, 124, 125, 131。

阿尔美尼亚(Armenia) I , 180, 194 ; III93 ; V49, 52 ; VII, 73。

阿尔哥斯(Argos) I , 1, 5, 31, 61, 82 ; III, 131 ; V , 49, 57, 61, 67, 68, 86—89, 113 ; VI, 19, 75—79, 80, 82, 83, 84, 92, 127 ; VII, 145, 148—153 ; VIII73, 137, 138 ; IX, 12, 27, 34, 35。

阿尔铁米司(Artemis) I , 26 ; II , 59, 83, 137, 155, 156 ; III, 48 ; IV, 33—35, 87 ; V , 7 ; VI, 138 ; VII, 176 ; VIII, 77。

阿尔铁米西亚VII, 99 ; VIII, 68, 87, 101—103。

阿列斯(Ares) II , 59, 63, 83 ; IV, 59, 62 ; V7 ; VII, 76, 140 ; VIII, 77。

阿米尔卡斯(Amilcas)VII, 165—167。

阿底斯(Apis) II , 153 ; III22—29, 33, 64。

阿里司塔哥拉斯(Aristagoras)V , 30—38, 49—51, 54, 55, 65, 97—99, 103, 105, 124, 126 ; VI, 1, 3, 5, 9, 13, 18 ; VII, 8。

阿帕图利亚祭(Apaturia) I , 147。

阿拉伯人 I , 131, 198 ; II , 8, 11, 12, 15, 19, 30, 73, 75, 124, 141, 158 ; III, 4, 8, 9, 88, 91, 97, 107, 109, 113 ; IV, 39 ; VII, 69, 70, 86, 97, 184。

阿波罗(Apollo) I , 52, 69, 97, 92, 144 ; II , 83, 144, 155, 156, 159, 178 ; III, 52 ; IV, 15, 59, 155, 158 ; V , 59—61 ; VI, 57, 80, 118 ; VII, 26 ; VIII, 33, 134, 135。阿律

阿铁斯(Alyattes) I , 6, 16, 18—22, 25, 26, 73, 74, 92, 93 ; III, 48 ; VIII, 35。

阿特兰提斯海(Atlantic sea) I , 208。

阿提拉斯山(Atlas)IV, 184。

阿马松(Amazon)IV, 110, 112, 114, 115, 117 ; IX, 27。

阿提卡(Attica) I , 62 ; IV, 99 ; V , 63, 64, 65, 74, 76, 81, 87, 89 ; VI, 73, 102, 120, 137, 139, 140 ; VII, 10, 137, 143, 189 ; VIII, 40, 49—51, 53, 60, 65, 96, 110144 ; IX, 3, 4, 6—8, 12, 13, 17, 27, 73, 99。

阿提卡种族 I , 57, 59。

阿提卡语VI, 138。

阿普洛狄铁(Aphrodite) I , 105, 131, 199 ; II , 41, 112, 181 ; IV, 59, 67。

阿路拉(Arura) II , 141, 168。

阿玛西斯(Amasis) I , 30, 70 ; II , 43, 134, 145, 154, 162, 163, 169, 172, 174—178, 180—182 ; III, 1—4, 10, 14, 16, 39—41, 43, 47, 126。雨 I , 193 ; III10 ; IV151, 185, 198。

九画

南海(指黑海)IV, 13。

南海(指红海)II, 158; IV, 37, 42。

叙利亚(Syria)II, 11, 12, 20, 104, 116, 152, 157—159; III, 5, 6, 62, 64, 90, 91; IV, 39; V, 49; VII, 63, 89。

叙阿琴提亚祭(Hyacinthia)IX, 7, 11。

品达洛司(Pindar)III, 38。

哈利卡尔那索斯(Halicarnassus)I, 144, 175; II, 178; VII, 99; VIII, 104。

宣誓I, 74; III, 8; IV, 70, 172, 201; VI, 74。

带角的蛇II, 74; IV, 192。

活埋III, 35; VII, 114。

狩猎I, 73; IV, 22, 183。

科林斯(Corinth)I, 14, 23, 24, 50, 51; II, 167; III, 48, 49, 50, 52, 53; IV, 162; V, 75, 76, 92, 93; VI, 89, 108, 128; VII, 13, 154, 195, 202; VIII, 1, 5, 21, 43, 45, 61, 72, 79, 94; IX, 28, 31, 69, 88, 95, 102, 105。

红海I, 1, 180, 189, 203; II, 8, 11, 102, 158, 159; III, 9, 30, 93; IV, 37, 39—42; VI, 20; VII, 80, 89。

美伽拉(Megara)I, 59; V, 76; VIII, 1, 45, 60, 74; IX, 14, 21—28, 31, 69, 85。

美地亚人(与波斯人合称)I, 163, 206; IV, 197; V, 77, 104, 109; VI, 9, 22, 24, 67, 109, 111, 112, 120; VII, 134, 136, 207, 226, , 239; VIII, 5, 65, 75, 80, 114, 141, 143; IX, 7, 17, 44, 46, 77, 82, 103。

美地亚人(本来的)I, 16, 55, 56, 72—74, 91, 95—48, 101, 102, 104, 106—108, 110, 114, 120, 123—130, 134, 162, 185; III, 65, 73, 126; IV, 1, 3, 4, 37, 40; V, 9; VII, 8, 62, 64, 80, 86, 96, 184, 210, 211; VIII, 89, 113, 130; IX, 31, 40。

美地亚国IV, 1; VII, 20。

美地亚帝国I, 72, 185。

美地亚族I, 101。

迦太基I, 166, 167; III, 17, 19; IV, 43, 195, 196; V, 42; VI, 17; VII, 158, 165—167。

十画

埃及I, 1, 2, 5, 30, 77, 105, 140, 153, 182, 193, 198; II, 1, 4—9, 10, 11—13, 14, 15—18, 19, 22, 28—30, 31, 32, 54, 55, 57—59, 61—66, 69, 71, 73, 75, 77, 79—82, 86, 90—92, 94, 97—99, 100, 102, 103—105, 105—109, 110, 113, 116, 119—124, 127—128, 129, 132, 133, 135, 136, 137, 139—142, 144, 145—148, 149—155, 156, 157, 158, 160—163, 167—169, 171—173, 177—181; III, 1, 2, 3—7, 10—16, 19, 24, 25, 27—30,

31, 32, 34, 39, 42, 44, 45, 47, 61—63, 64, 65, 88, 91, 97, 107, 126, 129, 139, 140, 160 ; IV, 39, 41—43, 45, 47, 152, 159, 165—168, 180, 181, 186, 200, 203—205 ; VI, 6, 53—55, 60 ; VII, 1, 2, 4, 5, 7, 8, 20, 25, 34, 63, 69, 89, 97 ; VIII, 17, 68, 100 ; IX, 32。

埃吉纳(Agina) II, 178 ; III, 59, 131 ; V, 80—84, 85, 86—89 ; VI, 49, 50, 61, 64, 65, 73, 85, 87)94 ; VII, 144, 145, 147, 203 ; VIII, 1, 41, 46, 60, 64, 79, 81, 83, 84, 86, 91—93, 122, 131, 132 ; IX, 28, 31, 75, 76, 78—80, 85。

埃西欧匹亚(Ethiopia) II, 11, 12, 22, 28, 29, 30, 42, 100, 104, 106, 110, 130, 146, 152, 161 ; III, 17, 19, 20, 21, 22, 23, 25, 30, 94, 97, 101, 114 ; IV, 183, 197 ; VII, 9, 18, 69, 70, 90 ; IX, 32。

埃西欧匹亚石 II, 86, 127, 134。

埃里斯(Elis) II, 160 ; III, 132 ; IV, 30 ; V, 44, 45 ; VI, 30, 70, 127 ; VIII, 27, 72, 73 ; IX, 33, 37, 77。

埃司库洛斯(Aschylus) II, 156。

埋葬方式 I, 140, 198 ; II, 85—90 ; III, 24 ; IV, 71, 72, 73, 190 ; V, 4—8 ; VI, 58。宦官 I, 177 ; III, 48, 77, 104, 105 ; VIII, 105。·716·

库列涅(Cyrene) II, 181, 182 ; III, 13, 91, 131 ; IV, 152, 154—156, 158, 159—161, 161—165, 165—167, 169, 170, 186, 199, 203。

爱奥里斯 I, 6, 26, 28, 149—152, 157, 171 ; II, 1, 178 ; III, 1, 90 ; IV, 89, 138 ; V, 94, 122, 123 ; VI, 8, 28, 29, 98 ; VII, 9, 58, 95, 176, 194 ; IX, 195。

桂皮, III 110—111。

桥 I, 186 ; IV, 87—89, 97, 139—141 ; VII, 24, 25, 36, 113 ; VIII, 117。

海卡泰欧斯(Hecataeus) II, 143 ; V, 36, 125, 126 ; VI, 137。

海列斯彭特(Hellespont) I, 57 ; IV, 38, 76, 85, 86, 89, 95, 137, 138, 144 ; V, 1, 11, 13, 14, 23, 33, 91, 103, 117, 122 ; VI, 26, 33, 43, 95, 140 ; VII, 6, 8, 10, 33, 35, 36, 45, 54, 56, 58, 78, 95, 106, 137, 147, 157, 163 ; VIII, 51, 87, 97, 107—111, 115, 117, 118, 120 ; IX, 66, 98, 101, 106, 114。

海拉克列斯(Heracles) I, 7 ; II, 42, 43—45, 83, 145, 146 ; IV, 8)10, 59, 82 ; V, 63 ; VI, 108, 116 ; VII, 176, 193, 198, 204 ; VIII, 43, 131。

海拉克列斯桂 II, 33 ; IV, 8, 42, 43, 154, 181, 185, 196 ; VIII, 132。

泰利士(Thales) I, 74, 75, 170。

特洛伊(Troy) I, 5 ; II, 10, 117—120, 145 ; IV, 38, 191 ; V, 13, 26, 94, 122 ; VII, 20, 42, 91, 161, 171 ; IX, 27。

神的嫉妒 I, 32, 34 ; II, 39—43 ; VII, 10, 46 ; VIII, 109。

神托解释者 XII, 36, 37。

神的名称 I, 131, 181 ; II, 42, 46, 52, 137, 144, 156 ; III, 8 ; IV, 59。

神托 I , 53, 55, 66, 158—159, 165 ; II , 29, 174 ; III, 64 ; V , 43, 90, 93 ; VI, 80 ; VII, 6, 76, 111 ; VIII, 62, 134 ; IX, 42。纸草 II , 37, 92 ; VII, 36。

翹蛇 II , 75 ; III, 107, 109。

迷宫 II , 148。

马其顿(Macedonia) V , 17, 18, 20, 94 ; VI, 44, 45 ; VII, 9, 25, 73, 127, 128, 173, 185 ; VIII, 34, 115, 126, 127, 137, 138 ; IX, 31, 34, 89。

马其顿王的系谱 VIII , 139。

马拉松(Marathon) I , 62 ; VI, 102, 103, 107, 108, 111, 113, 116, 117, 132, 133, 136 ; VII, 1, 74 ; IX, 27, 46。马

拉之战 VI , 107—117。

高加索山 I , 104, 203, 204 ; III, 97 ; IV, 12。

十一画

培尼克司(Phoenix) VII, 176, 200。

密仪 II , 51, 171 ; V , 61, 83 ; VIII, 65。

专制政治 III, 80, 82 ; VII, 103。

梭伦(Solon) I , 29—32, 34, 86 ; · 717 · II , 177 ; V , 113。烽火 VII, 182 ; IX, 3。

盖隆(Gelon) VII, 145, 153—155, 157—166, 168。

荷邓(Homer) II , 23, 53, 116—118 ; IV, 29, 32 ; , 67 ; VII, 161。

货币铸造 I , 94 ; IV, 166。

雪 IV, 7。

鱼类和捕鱼 II , 72, 92, 93, 149 ; III, 19, 91 ; IV, 53 ; V , 16。

十二画

凯尔特人(Celti) II , 33, IV, 49。

凯尔特人(Chersomese) IV, 137, 143 ; VI, 33, 34, 36, 37, 38, 39—41, 103, 104, 140 ; VII, 22, 33, 58 ; VIII, 130 ; IX, 114, 116, 118, 120。

博斯波鲁斯(BOSPHORUS) IV, 83, 85—89, 118 ; VII, 10, 20。

斯巴达(参照拉凯戴孟) I , 65—67, 68, 69, 82, 83, 141, 152, 153 ; II , 113, 117 ; III, 46, 148 ; IV, 146, 147, 149 ; V , 39—42, 46, 48, 49—51, 55, 63, 65, 75, 76, 90, 91, 92, 97 ; VI, 49, 50—52, 56, 58, 59, 61, 63, 65, 66, 67, 68, 70—72, 74—77, 81, 82, 84—86, 105, 106, 120 ; VII, 3, 104, 133, 134, 136, 137, 147, 159, 160, 169, 202, 224, 226, 209, 211, 220, 224, 226, 228—230, 231, 232, 234, 235 ; VIII, 2, 114, 124, 125, 131, 132, 142, 144 ; IX, 9, 10, 11, 12, 19, 26, 28, 29, 33, 35, 36, 37, 46, 47, 48, 53, 54, 61, 62, 64, 70, 71, 73, 76, 78, 79, 85。

斯巴达人与广义斯巴达人的区别 IV, 58 ; VII, 234 ; IX, 29。

斯巴达王的系谱 VI, 53 ; VII, 204 ; VIII, 131。

斯巴达的人口Ⅶ, 234。

斯巴达长老院Ⅰ, 65。

斯基提亚(Scythia)Ⅱ, 22; Ⅵ, 5, 8, 12, 17—21, 28—31, 46)58, 61, 76, 81, 99—191, 105, 123—125, 129, 130, 139。

斯基提亚人的语言(以~代斯基提亚人)Ⅳ, 27, 52, 59, 108, 117。~的衣服Ⅰ, 215; Ⅳ, 23, 78, 106。~的起源Ⅳ, 5—12。~的化妆品Ⅳ, 75。~的种族Ⅳ, 46。~的宗教和卜筮, 59—63, 67—69。~的人口Ⅳ, 81。~的俗习惯Ⅳ, 46, 98, 105, 107。~的埋葬Ⅳ, 71—75。

普里吉亚(Phrygia)Ⅰ, 14, 28, 35, 72; Ⅱ, 2; Ⅲ, 90; Ⅴ, 49, 52, 98; Ⅶ, 26, 30, 31, 73; Ⅷ, 136; Ⅸ, 32。

普拉塔伊阿(Plataeae)Ⅳ, 108, 111, 113; Ⅶ, 132, 232, 233; Ⅷ, 1, 44, 50, 126; Ⅸ, 7, 16, 25, 28, 30, 31, 35, 38, 39, 41, 51, 52, 61, 65, 72, 76, 78, 81, 83, 85, 86, 89, 90, 100, 101。

普撒美提科斯(Psammetichus)Ⅰ, 105; Ⅱ, 2, 28, 30, 151—154, 157, 158, 161。

极北民Ⅳ, 13, 32—36。

游牧斯基提亚人Ⅰ, 15, 73; Ⅳ, 19, 55; Ⅵ, 40, 84; Ⅶ, 10。

琥珀Ⅲ, 115。

结婚的风俗Ⅰ, 93, 135, 216; Ⅱ, 92; Ⅳ, 168, 172, 180; Ⅴ, 6; Ⅵ, 122。

腓尼斯, 1, 2, 5, 105, 143; Ⅱ, 32, 44, 54, 56, 79, 104, 112, 116; Ⅲ, 5, 6, 19, 37, 91, 107, 111, 136; Ⅳ, 38, 39, 44, 45, 147, 197; Ⅴ, 46, 57, 58, 108, 109, 112; Ⅵ, 3, 6, 14, 17, 25, 28, 33, 34, 41, 47, 104; Ⅶ, 23, 25, 34, 44, 89, 90, 96, 165, 167; Ⅷ, 85, 90, 100, 119; Ⅸ, 96。

腓尼基人的技术Ⅶ, 23。25。

腓尼基人的船Ⅵ, 118; Ⅷ, 97, 118, 121。

进贡的儿童Ⅲ, 97。

雅典(Athens)Ⅰ, 29, 30, 32, 56, 57, 59, 60, 62—65, 86, 98, 143, 146, 147, 173; Ⅱ, 7, 51, 177; Ⅲ, 131, 134, 160; Ⅳ, 99, 145, Ⅴ, 55, 57, 61—66, 69—74, 76—79, 81, 82, 84—91, 93—97, 99, 103, 105; Ⅵ, 21, 34, 35, 36, 39, 41, 43, 49, 50, 73, 75, 85—90, 92—94, 99, 100, 102—106, 107—109, 111—117, 120, 121, 123, 124, 125, 127, 128, 130—132, 133, 135—140; Ⅶ, 1, 2, 4, 5, 6, 8—11, 32—33, 51, 62, 90, 92, 95, 107, 133, 137—138, 139—145, 151, 161, 168, 173, 182, 189, 203; Ⅷ, 1—5, 10, 11, 17—18, 21, 22, 34, 40—42, 44, 46, 48, 50—56, 61, 63, 65, 66—68, 70, 74, 75, 77, 79, 84—86, 91, 93—95, 96, 99, 100, 102, 106, 109—111, 120, 125, 136, 140—144; Ⅸ, 1, 3—9, 11, 12, 13, 19, 21—23, 26—28, 31, 32, 35, 39, 44—46, 48, 54—56, 59—61, 67, 70, 71, 73, 74, 75, 85, 99, 102, 105, 106, 107, 116—118, 120。

雅典人的起源Ⅰ, 57。

雅典的人口 V, 97。

雅典的古代种族 V, 66。

雅典的海军力量 VII, 144, 161; VIII, 1—3, 44。

黑海 I, 6, 72, 76, 110; II, 33, 34; III, 93; IV, 8, 10, 38, 46, 81, 85, 86, 87, 89, 90; 95, 99; VI, 5, 26, 33; VII, 36, 55, 95, 147。

十三画

塞索斯特里斯(Sesostris) II, 102—104, 106—108, 109—110。 111, 137。

奥西里斯(Osiris) II, 42, 144, 156。

奥林匹亚和奥林匹亚比赛 I, 59; II, 160; V, 22, 47, 71; VI, 36, 70, 103, 125, 126, 127; VII, 170, 206; VIII, 26, 782, 134; IX, 33, 81。

意大利 I, 21, 145; III, 136, 133; IV, 15; V, 43; VI, 127; III, 62。

敬老的风俗 II, 80。

狮子 III, 108; IV, 191; VII, 125; 126。

盐 IV, 181—185。

圣病 III, 33。

贿赂 III, 148; V, 21, 51; VI, 72; VIII, 4, 5, 112; IX, 41。

运河 I, 193; II, 108, 158; IV, 39; VII, 22—24, 37。

铁尔摩披莱(Thermopylae) VII, 175—177, 184, 186, 200, 201, 205—207, 213, 219, 233, 234; VIII, 15, 21, 24, 27, 66, IX, 71; 78, 79。

铁米司托克利斯(Themistocles) VII, 143, 144, 173; VIII, 4, 5, 19, 22, 23, 57—59, 61, 63, 75, 79, 83, 85, 92, 108—112, 123—125; IX, 98。

十四画

梦 I, 34, 107, 108, 209; III, 30, 124; V, 56; VI, 107, 118, 134; VII, 12, 14, 17, 19; VIII, 134。

寡头政治 III, 81。

寿命 I, 32, 163; III, 23。

玛尔多纽斯(Mardonius) VI, 43, 45, 94; VII, 5, 9, 10, 82, 108, 121; VIII, 26, 67—69, 97, 99—102, 107, 113—115, 126, 129—131, 133, 136, 140, 142, 143; IX, 1—5, 12—18, 20, 23, 24, 31, 32, 37—45, 47—49, 58, 61, 63, 64, 66, 70, 71, 78, 82, 84, 89, 100, 101。

玛哥斯僧 I, 101, 107, 108, 120, 128, 132, 140; III, 79; IV, 19, 37, 43, 113, 191。

碑铭 I, 93, 187; II, 102, 106, 125, 136, 141; IV, 87, 91; V, 59—61, 77; VII, 228; VIII, 22, 82。

罚金 III, 52; VI, 21, 92, 136。

蓖麻子油 II, 94。

语言 I, 57, 142; II, 2, 52; IV, 24, 183。

赫西奥德(Hesiod) II, 53; IV, 32。

银矿 III, 57; IV, 17, 23; VII, 112, 144。

魂的轮回 II, 123。

十五画

撒依人(Sacae) I, 153; III, 93; IV, 113; VII, 9, 64, 96, 184; VIII, 113; IX, 31, 71, 113。

撒尔迪斯(Sardis) I, 7, 15, 22, 27, 30, 35, 43, 47, 48, 69, 70, 73, 77—81, 84, 86, 91, 141, 151—157; II, 106; III, 3, 5, 48, 50, 120, 126, 128, 129; IV, 45; V, 11—13, 23—25, 31, 53, 54, 73, 96, 99—103, 105, 106, 108, 116, 122, 123; VII, 1, 8, 11, 26, 31, 32, 37, 41, 43, 57, 88, 145, 146; VIII, 105, 106, 117; IX, 3, 107, 108。

撒米拉司(Salamis) V, 104, 110, 113, 115, VII, 90, 141—143, 166, 168; VIII, 11, 40—42, 44, 46, 49, 51, 56, 57, 60, 64, 65, 70, 74, 76, 78, 82, 86, 89, 90, 94, 95—97, 121, 122, 124, 126, 130; IX, 3—6, 19。

潘恩(Pan) II, 46, 145, 146; VI, 105, 106。

蝗虫(食用) IV, 172。

轮索 VII, 85。

十六画

砖 I, 179。

砖造金字塔 II, 133。

锡和锡岛 III, 115。

骆驼 I, 80; III, 102—103; VII, 83, 86, 87。

十七画

戴尔波伊(Delphi) I, 13, 14, 19, 20, 25, 31, 46—52, 54, 65—67, 85, 90, 92, 167, 174; II, 134, 135, 180; III, 57; IV, 15, 150, 155—157, 161—163, 179; V, 42, 43, 62, 63, 67, 82, 89, 92; VI, 19, 27, 34, 35, 52, 57, 66, 70, 76, 86, 135, 139; VII, 111, 132, 139, 140, 141, 148, 163, 165, 169, 178, 179, 239; VIII, 27, 35, 36—39, 82, 114, 121, 122; IX, 33, 42, 81, 93。

戴尔波伊神托的受贿 V, 63。

戴美特尔(Demeter) I, 193; II, 59, 122, 123, 156, 171; IV, 198; V, 61; VI, 91, 134; VII, 141, 142; IX, 57, 62, 65, 69, 97, 101。

十八画

萨地尼亚(萨尔多)鸟 I, 170; V, 106, 124; VI, 2; VII, 165。

萨摩司(Samos) I, 70, 142, 148; II, 148, 182; III, 39, 40, 43—45,

47—49, 54—56, 120)122, 131, 139, 140, 142—144, 146, 148
—150 ; IV, 43, 95, 162—164, V, 27 ; VI, 13, 14, 25, 95 ; VIII,
85, 130, 132 ; IX, 90, 96, 106。

十九画

涯青 I, 179。

二十画

鳄 II, 32, 68—71 ; IV, 44, 192。

